



女人的房间

彭怡平
文·摄影

Herroom

Yi-ping Pong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女人的房间 / 彭怡平著.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117-3014-5

I. ①女…

II. ①彭…

III. ①女性—社会生活—研究—世界

IV. ①C9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3200 号

女人的房间

出 版 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霍星辰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3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77 千字

印 张: 24.5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8.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牛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55626985

软房间

你有一个柔软的房间
有时肥沃、潮湿
让你可以自在地又踢又打
像在子宫里一样
让你在里面种花
让你养一颗月亮
有时干裂、渗血
像被烈日鞭笞过
有时因痛而绞扭
在梦里也叫不出声
有时舒展开来
像火山喷涌的蒸汽
把彩色天花板烤得晕陶陶
像大海起伏斑斓
暗暗交汇着暖流黑潮
不知名的生物各自爱着，泪着，歌唱着

房间里有剪刀、针线、锅铲
让你编织自己的姓氏，花一般开放
剪掉自己的姓氏，花瓣一般飞散
翻土，翻身，也翻搅着
熟成，熟烂，还发出焦味的
生生死死的片段

女儿在喊你，情人在喊你，酒在杯底喊你
在软房间里
回声是夏夜的风
把门窗吹得开开关关
那是你的音乐
那是你的骊歌
那是你的摇篮曲

软房间，你雪中的漂流，你的寺庙，你的医院，你的铅笔盒
你书写，然后又消失的地方

鴻鴻

2014.12.26

自序

一部跨国界的女书

十多年前，英国小说家吴尔芙于《自己的房间》书中的一段文字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女性若想要写作，一定要有钱和自己的房间。”多年以后，我拥有两者，并成为作家，却发现，两者相较，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之于女性，更是必要！一方面，无论已婚或者单身，它都是每位女性不可缺少的生命空间；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如中国古代女书，代表每位女性的私密世界。唯有在此，女人才得以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呈现真实的自我。

从吴尔芙到我的书房到世界女人的房间

然而，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以及见识的增广，我却发现“女人的房间”，这一块小小天地的获得，竟然是如此得来不易！事实上，不少的女性终其一生都不曾意识一个完整属于自己空间的重要性，甚或终其一生都不曾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我对不同国家里女性与空间的关联产生强烈的好奇。女人如何看待空间？女人的空间与家庭、社会与文化间的关联又是如何？为了寻找解答，我决定踏出自己的书房，走遍世界各个角落，探访世界各地的女性，并进入她们的生活空间，与女性的心灵展开最为私密的对话。

2015年，《女人的房间》摄影文学书，便是我长期研究的初步成果。

自2007年至2014年期间，我实地走访了10个不同的国度，自200余位受访女性中选出40位最具代表性的女性与其空间，阐述与传达空间与女性，以及女性身处的家庭、社会、阶级、种族、历史、宗教、文化之间的关联，并进一步探讨父权政治以及女人当家的空间结构与权力之间，彼此又有何不同面貌？

走遍世界的田野调查

一如所有我的作品，创作起来耗日费时，过程备尝艰辛与波折，个中滋味，非外人所能了解，但是，也就是在这样的数度放下与再拾起间，我终于得以拨开重重云雾，窥见一道道美不胜收的景致。在这段长达8年的研究过程里，我竭尽所能地采集不同的案例，却也赫然发现，女性拥有自己的房间并不决然与自己的社经实力或者政治阶级有其绝对的必然关系。在伊朗这个篇章，我们便不难发现，《从运动场到家庭的末代公主》里嫁给艺术家、家境小康的运动员蕾莉与同样婚配艺术家的《波斯微小画家的空间》里的贵妇莎蒂海，与《双姝奇缘》里家境清贫的护士法蒂梅，虽然处于同样极其父权的社会环境里，但因对拥有一个“自己的空间”的渴求截然不同，结果也完全出乎意料；而我一再从研究这些国度里发现，个人乃至社会整体的经济状况与女性之于空间的拥有，并无绝对关联，女性对于空间支配的自主权，却因所在国家文化的不同而有极度的差异。

此外，我也发现，当人类社会从远古的母系社会转而发展成为父权社会以后，女性对于公共空间的分配与运用，再无任何置喙与参与决策的权力，这点可以从中国陕西西安半坡遗址这个6000年以前的母系社会遗址中，女性对于空间握着绝然的决策权与今日世界两相比较，便可见一斑。但是，基于“男主外，女主内”千年不变的传统，使得女性转而将自己的人生精力投注于规划与经营一个但见自己特色，全然属于自己的生命空间，这样的例子，不分东方西方，屡见不鲜，读者可自古巴篇、巴黎篇章中陈述的诸多故事里窥其堂奥。这也使我得以从这些实际的研究案例中大胆地综合出一个结论：女人空间的华美或宛如一场盛宴，或单调贫乏地三言两语便可总结，之间的差异，与女性身处的国家整体的GDP没有任何关联，却与该国的文化深度、历史厚度、女性自身的生命经历与其家族历史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也是为什么在这本著作中，读者单单窥见影像，恐生“这些受访女性是否大部分都是中上层社会阶级”的错觉，这或许一方面出自我对于这些受访女性的敬重，一方面也是对于真实世界的呈现，每一幅摄影作品的完成，皆是寻访再寻访、探索再探索、沟通再沟通以后，破除了每位女性的心防，并在这些姐妹们的热心协力之下，精心规划，才得以共同完成的创作，尤其在那些被国人认为是第三世界的国度，如古巴。从公务员、

女巫、村妇到画家与古董收藏家，因女性之于空间的意义与概念不同，产生出截然不同于吴尔芙的女人要有钱，才会有自己的房间，也才能写作的一脉相承的逻辑性思维，相反的，古巴女性在经济条件捉襟见肘的状况下，一点一滴地将原本的废墟打造成一个人人称羡的天堂。

多元形式及风格的展演

我将这8年来的研究汇整成《女人的房间》第一部曲，期望通过各种不同形式与风格的展演，如文学、摄影、戏剧、装置、录像与实物投影，邀请观者分享我的研究成果，并进一步思考不同的社会、政经、宗教、阶级以及文化背景下，女人如何以“自己的房间”来书写自己的历史；“女性”此符号，在社会中的象征意义，如何透过“空间”构成与解构？女人如何通过拥有自己的房间而得以构筑自己的人格，并发展出与社会对话的可能？希望此著作能够帮助世人重新思索与了解女人的空间不仅是女性的异想世界，也是女性权利与自由的象征。

通过这8年来持续不断的研究，在世界女性的房间中游走，与这些姐妹们建立出跨国界的情谊，并共同分享与承担一个属于女性的共同生命经历与痛苦，不知不觉间，谱写出这部跨国界的女书，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这些女性们的慷慨以及无私的分享，以及所谓的“一位成功女性的背后，都有一位默默付出的男性”，我仅将此书献给我的人生伴侣 James，屡次当我遇到写作瓶颈，就要半途而废的时候，他总是背后那双推动我的双手，鼓励我义无反顾地追求自己的梦想。我也要感谢蔡琳森，在面临人生抉择的前夕，还能抱病为此书校稿，并不厌其烦地为我竭尽所能地寻觅附录在每篇篇章前的世界女性诗人的诗句；我还要感谢我30多年来的好友国伟，自我写作以来，他就是最忠实的读者，从来不放过任何一个枝微末节的转折词与错字；我仅以此书献给他们，若此书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请归咎于我个人的不完美。

彭怡平

2015年1月23日写于我的房间

序一

女人的房间：

一项用影像探讨女性议题的特殊摄影展览

庄灵

摄影家

认识影像作家彭怡平已有相当一段时间了，虽然见面机会不多，但是从她之前在欧洲拍摄、以人物为主的彩色纪实作品，到她四年前应“台湾摄影博物馆文化学会”之邀，为我们在北投捷运站旁的“台北摄影中心”策办的“镜观世纪台北”摄影展做特别导览时便深知，她不但非常了解摄影，同时也对当代国内各家作品知之甚详，甚至皆有个人独到的看法。去年年底，她为了筹备“女人的房间”的摄影多元展览和出书，邀笔者写序，我当时未多考虑便贸然答应下来，及至截稿时届，必须提笔践诺时，才蓦然发现，要想以一篇短文来谈这个展览，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女人的房间”这个展览的命题，便是她以身为女性一员，在长期从事摄影创作时，最想表达的一份深藏在心底的愿望；为此，她不惜花费8年时间，经过无数联系和执行上的困难和波折，跑遍欧陆、美国、拉美、中东和亚洲多国，勉力才完成了这项以议题作要求和传达的多元影像艺术展览。

谈到这项展览的肇始，其实源自英国女作家吴尔芙在自己书中的两句话：“女性若想要写作，一定要有钱和自己的房间。”再加上作者彭怡平的引申：“然而，两者相较，我却觉得‘女人的房间’更显必要！一方面，无论已婚或单身，它都是每位女性不可或缺的生命空间；另一方面，它也是每位女性的私密世界。唯有在此，女人才得以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呈现真实的自我。”笔者虽然身为男性，却十分同意作

者的说法：毕竟无论东、西方，千百年来在两性平等的天平上，绝大多数女性都是屈居弱势的一方。

现在我们来“女人的房间”的摄影作品，作者一共把它们归纳为十个主题，分别是“日本女人的异想世界”、“旧金山上流女性的追求”、“北京女人的一方天地”、“没落的贵族：斯里兰卡女性居所”、“伊朗女性的房间”、“南洋娘惹”、“拥抱艺术的巴黎女人”、“古巴女人的美好家园”、“马来西亚的客家女子”和“越南北部山区少数民族的家”。读遍这十个主题的作品，笔者试着从“画面表现”和“内容探究”这两方面来浅述个人的所见和感想。

如果单从摄影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观察，“女人的房间”的影像，由于大部分都是出自作者事先和被摄者沟通并安排好的摆拍静照，似乎并没有太多令人惊艳的特殊画面；不过它们却能十分明确地传达出，绝大部分都来自属于女性个人独有的空间之内；而且从影像还可以清楚看到，大部分女主人都相当自豪于自己的居所环境和陈设装饰；其实从整体来看，它们也代表了每位女性不同的个人好尚、生活品位和生存状况。当然通过这些画面，我们还可以感受到来自不同种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背景与鲜明殊异的民族风情。这些应该都是这个展览希望传达的重点所在。

第二，画面大部分都只有一个女主人，出现两人以上的为数不多。另外，所有无人镜头也多摄自女主人房间的某些角落或居所环境；表现上依然紧扣主题，并增加了画面的多样性呈现。

第三，有少部分画面可能限于环境或者拍摄者当时的条件，虽然用了类似纪实拍摄的手法，但是却不会造成对整体表现风格的干扰，甚至能够衬托作者在创作时当机立断的灵活反应，以及对不同拍摄方式的娴熟运用和掌控技巧。

第四，对于作者于展出时有意利用三联做的呈现方式，可能是基于多数观者习惯观看单张照片方式的求新和求变；实际上，它们却能达到同时观看三个不同空间和内容画面所引发的视觉新感受，以及画面彼此之间戏剧性的对比效果。

现在，我们回头再来探究关于这个展览的实际内涵。

作者曾说：“我发现‘女人的房间’这一小天地的获得，竟然是如此得来不易！事实上，不少女性终其一生都不曾意识到一个完整属于自己的空间的重要性，甚或终其一

生都不曾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作者这段话，除了显示她个人对“女人的房间”的重视，对现实条件不足的女性表示同情，更表现出她对世间拥有这样空间女性的肯定，为此，她甚至愿意千里迢迢、不辞辛劳去寻找她们作为自己拍摄的对象，然后通过作品来颂扬她们。事实上，通过所有展出作品的画面，我们不但看到今天世界各国许多拥有这样条件的女性，她们身上展露出成就与自信；我们能够体会到她们如何满意于自己的空间，如何享受自己的空间；以及从她们所拥有的那些空间呈现出来的不同品味、爱好和殊异的文化特色。事实上，它们都吸引着我们的目光；感觉上，通过这些各地不同女性和她们独有的生活空间，仿佛让我们一下子便尽览现代各国成熟女性协力绘制的一卷色彩缤纷的社会图画。

不过回到展览的最初构想，作者本欲借这项展览对观看大众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女人如何看待自己的空间”，一个是“女人的空间与个人、家庭和自身所处社会的关联又是如何”。对于前一问题，我们似乎已能够从展览影像中，各位女主人的姿态和表情里清楚地找到答案；不过对于后一问题，则似乎单从展览的作品中还很难找到问题的解答。如果对于同一主题，作者还有第二阶段的延伸展览计划，则笔者倒有一个建议，不妨将“女人的房间”取样条件放宽，女主人不必都很富裕，不必拥有很高的社经地位，甚至不一定要拥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如此，在精英女性中若能适当增入一般女性的比例，也就是把部分摄影对象从精英女性转移到庶民女性身上，如此在画面的相互对照和激荡下，或许更能增加观众对于今天世界各国女性处境的全面深入观察和了解，同时也更容易为作者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找到较周延的答案。

序二

成为自己生命的独立策展

——阅读彭怡平写的《女人的房间》及她的策展

黄海鸣

台北市立美术馆前任馆长、现任“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文化创意产业

经营学系教授、“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南海艺廊负责人

身为艺评、策展人，或是美术馆馆长，我对于独立策展／完全策展的感受很深，我也常对通常女生人数超过四分之三的班上同学说：“在家里女人经常在做独立策展以及完全策展的事情。”这样的说法，也对也不对，因为的确类似，但是如果她在社会、家里的权力、资源、自主性、独立性不够，她是无法成为这个家庭本身就是美术馆的独立／完全策展人。

说实在的，当所有东西都可以成为展览的材料的时候，上面的那句话就更显得密切对应。但是这句话毕竟不完整，不具体，也不够周全，其中的奥秘不足与外人道，它还包括了整个社会文化潮流、价值判断以及认同等等的问题。直到我读了彭怡平所写的《女人的房间》，才让我对于相关的问题有更进一步的厘清。

关于这本书的动机，彭怡平引用英国小说家吴尔芙于《自己的房间》书中“女性若想要写作，一定要有钱和自己的房间”的这一段话，并且她觉得其中：“‘女人的房间’更显必要！”“它也是每位女性的私密世界。唯有在此，女人才得以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呈现真实的自我。”

《女人的房间》这本书很好读，却适合慢慢地读。共有十篇，从法国巴黎、美国旧金山上流社会女性的追求，到中国北京女人的一方天地，以及日本女人的异想世界。秩序及篇幅就已经传达许多讯息，例如巴黎，又包括马蒂斯画作里的女人、沐浴在阳光

里的人、一个美国女孩在巴黎、与路易十四共舞、编织梦想的女贵族。这些篇章像是一面面的镜子。

进入“马蒂斯画作里的女人”这一篇主人公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的家，就能够体会她拥有多么大的历代累积的文化资源，以及社会文化家庭所共同培育出来的文化理想及自主性。“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的家，宛如一间森林小屋，从每扇窗户望出去，入眼所及，尽是一片浓浓绿意；环顾室内，没有一面墙壁，不被绘画覆盖……陈列于五斗柜上的青铜雕像，上了彩釉的陶器、琉璃艺品，与那千姿百态的花束，它们将整间大厅打造得如一件活生生的马蒂斯画作，洋溢着色彩与生命的舞动。”她的家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综合博物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家中收藏的每一幅画，其背后皆都有一段源远流长的故事，甚至于她与这个家的结缘，也因画而起。”也就是说，她们家族与艺术社群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除此之外，她懂得其他生活情趣与文化，并将其达到精深的程度，例如：“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热爱料理，也乐于为家人每天准备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甚至为了追求卓越，还前往巴黎 Lenôtre 甜点学校上课。”26岁的她，突然萌生了想学花艺的念头，而远赴伦敦，找到一间教授花艺的教室，35岁那年，她还与朋友共同创办了一所花艺学校。

她这些特立独行实际上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她的三个姑姑在20世纪30年代可算是前卫女性。20年代就前往巴黎，浸淫于那个年代的艺术氛围，过着波西米亚式生活，疯狂地爱上运动、爵士乐与文学，并成为自然主义的忠诚信徒。”家人之间数千封的家书往返，“为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的家族提供了最好的文学素材。”“对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来说，‘家’，是一个温暖与安全的茧，而这个空间里的每一件物品，都联结着家族的情感或友人的记忆。”此外，作者有感而发：“这些法国老太太们，却极其精神地固守着祖先遗留下来的古物，犹如这个国家的圣女贞德，为法国文化的延续以及民族的存续而奋战……”

这些典范以及这些理想，贯穿着十篇所有的访谈及描述，虽然没有直接写到台湾女人的房间，我认为这本书正是让每位想获得自主的女人房间的台湾女人，以及愿意或不愿意支持女人应该有独立自主的房子的男人一起思考及努力的问题。也许可以说，女人的房间虽然很小，却具体而微地牵涉了多重的殖民与独立的课题。

序三

《女人的房间》：

大地理·大世界

蔡素芬

作家

20 世纪的英国作家维吉妮亚·吴尔芙主张写作的女人要有自己的一点钱和“要有自己的房间”，此后这句话就被女性主义者视为至理名言，尤其在 20 世纪女权全面提升的时代，直至 21 世纪的今日，这句话看似仍有呐喊似的存在性。怎么说？怡平这本《女人的房间》岂不在响应吴尔芙的主张。而历经一百多年，过去女人要争取自己的房间和经济自主权，现在的女人仍停留在争取的阶段还是已经轻而易举拥有自己的经济能力与房间？这也许是怡平写作此书的初衷，她拜访不同国家的女人，探照她们的房间，扫描式的替读者搜寻了不同国家女人的生活自主性。

是的，归其宗，女人拥有房间的自主权代表了生活的自主性，也是女性意识与权利能不能受到自我维护与申张的重要观察指标。今日的女性拥有经济独立相较于 20 世纪初已经不是遥远而艰难的事，但经济独立即表示女性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吗？

《女人的房间》正为这个疑问提供了解答的线索，但也不难发现，答案没有二分法，社会文化和传统观念、政治宗教规范会纠结简单的声张，让女人的处境因地殊异。

这本跑了十个国家，从两百余位受访者中汇聚出 40 位女性的空间访谈内容，延续彭怡平上一本书《她的故事》对女性的关怀，站在了解女性与她的空间的关系，通过访谈显影出现今时代，不同地理空间背景的女性所面临的处境问题。可说空间是个引子，在那有限的空间里有无限的时空意义浮现。若不是这样，怡平又何必地球跑半圈，远到法国、美国、古巴、伊朗，以及斯里兰卡等亚洲诸国取景。当然这种地球跑半圈式的书

写，常见于怡平的书中，她总是放眼世界，为读者带来他乡异国的风貌。

在古巴的篇章，我们见识到贫富差距在女人所拥有的空间的满足感打成平手。为了——部计算机得存钱存很久的家庭主妇梅琳，一手打造绿意家庭，和主妇兼画家的叶安娜一样拥有空间的主控权；她们都一样打理家庭生活的一切，拥有空间的主控权使她们为家的付出得到心灵的回报，因而活得自信卖力。人民平均所得只有17美金，一般家庭为了让女儿15岁时可拥有一个社交晚宴和拍一本纪念相簿，得省吃俭用至少10年，而受专业教育的女性能拿到工作的比率偏低，这些对女性拥有自我空间十分不利的因素，在古巴这篇反而让我们看到女性变魔术般的智慧技能，将居住空间点缀得生动出色，且都对摆设对象具有主张。对照满室艺术搜藏、居住在物质生活显得尊贵的黛安娜，梅琳那样僻乡中的家庭主妇，离婚带儿女寡居的马鲁奇夫人，或画家叶安娜等人，她们对空间布置的执着，也有充分的主控权，并不亚于富有的黛安娜，这种主控权可能一部分原因是男人不打理不擅长也没兴趣，也可能男性习惯由女性安排家里的一切。女人命运各不相同，但强韧地面对生活与解决生活难题的处境却相同，看来她们不需一个独立的房间，整个屋子都任由她们安排，她们的独立空间在内心。

而我们所读到的这些女人，不仅仅是女人的命运与思想，更多的是形塑女性形象的背景，历史的发展，文化的变化，经济的结构，古巴的革命带来的社会变化成为女人背后的景深。历史、人文就像树干与树根，因为其存在，才看到枝叶的形貌。同理，看到马来西亚娘惹文化的渊源与现状，明末由中国来到南洋立足发展的华人，以原生文化结合当地特色而发展出富有华人特色的文化与习俗，通过怡平的实地踩踏和专访，带来了照片与人物的感动，让从现今中国也找不到的明朝发展出的礼节习俗和文化氛围在南洋重现与加工，也让读者见识了传统的复辟和化为尘屑的可能性。

伊朗的篇章环视伊斯兰女性在伊朗受到的教规，女性在大众场合和家庭里的外貌形象截然不同，一场婚礼见识更是黑色夏朵下极端的对比，夏朵内有蠢动而受压抑的意识，没有所谓女性的独立房间，祷告的角落或许才是女性真正安静的内在空间。

无论写的是哪个国家的女性，怡平企图将形塑成这位女性自我意识的周遭环境容纳进来，小自家族渊源、婚姻、爱情，大至社会发展、历史脉络，由一个女性房间的探寻放大到国家的整体印象，虽是女人的房间，反映出的却是大社会的缩影。

她东奔西走，扛着摄影器材，单枪匹马闯荡邀访，真是雄心壮心，总是做大的事。胆识加才华，为读者送来十个国家的女性采样和精彩的照片，也是送来十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景观，这个习惯做大的事的怡平，其实没有疆界观念，她做的是大地理大世界的事，不是区域的。总是如此，无论是书写还是摄影。

序四

从书桌到房间的筑造之旅

——谈彭怡平《女人的房间》的“房间”意义

曾钰涓

世新大学公共关系暨广告学系副教授

如果我们再活100年，我说的是共同、真正的生命，而不是个人、分别的小生命，每个人每年有500英镑，还有自己的房间，如果我们有自由的习惯和忠实记录我们思想的勇气；如果我们稍微避开共享起居室，而且观察别人时不是去看他们的人际关系，而是去看他们与“真实”的关系，并且也去看看天空、树木，以及其他东西的本性，如果我们的视线能够超越米尔顿的鬼魅。

维吉妮亚·吴尔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的《自己的房间》

受到吴尔芙《自己的房间》一文的启发，彭怡平自1998年创作《Herstory》系列作品的同时，开始进行“女人的房间”系列创作。从吴尔芙的《自己的房间》到彭怡平的《女人的房间》，时光趋近百年，女人是否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房间？吴尔芙的《自己的房间》到彭怡平的《女人的房间》是否具有相同的意识？此提问可以延伸出更进一步的讨论：女人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房间”？“房间”的定义为何？

1929年，吴尔芙发表《自己的房间》，开宗明义点出：“女性若想要写作，一定要有钱和自己的房间。”该书可分为六个章节，每一个章节都有不同的重点，环环相扣，由女性如何能够写作为开头，带出女性处境的思索与剖析，并于论述中展现作者自由主义的信仰，因此使得全书除了对于女性遭遇不平发出不平之鸣外，更具有自由主义的浓厚

人文关怀气息。(方蕙玲, 2007) 文中, 她杜撰了牛桥(OxBridge)大学, 借此嘲弄学院里的性别歧视, 虚构了莎士比亚的妹妹, 讨论具有才华的女性在被歧视的环境中的悲伤结果, 同时以“男女合搭一辆出租车”的意象, 比拟阴阳同体, 亦即具有男性与女性两种力量的心灵蓝图, 并且强调此是具有创造力的心灵。(张小虹, 2011)

吴尔芙的时代, 正是妇女运动最重要的关键, 英国 1872 年成立了争取妇女投票的全国性组织, 1918 年通过妇女投票法案, 让 30 岁以上大学毕业的女性拥有投票权, 1928 年允许 21 岁以上女性拥有投票权。(张小虹, 2011)《自己的房间》发表于 1929 年, 当时正是英国女性主义成功通过运动, 达成争取女性平权目的的时候。西方女性主义最早的两大思潮源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前者争女性平权, 后者重妇女解放, 因此, 在自由女性主义的思维之中, 强调争取女性权利, 女性与男性应具有同等经济权与受教权。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则认为应该以合作的集体主义方式, 让女性从个别的家庭中解放出来, 不须依赖个别男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存在主义女性主义, 西蒙·波娃认为女人受到身体的拖累而失去自主性, 但是却也不认为生物决定论的真实性, 因为除了自体存在, 尚有自觉存在, 不应该由男性来定义而成为他者, 而应该由自己自觉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 建构自己的主体性, 定义自己的内涵, 并且反对婚姻, 反对女性生育, 因为这样的家庭建构的过程, 妻子与母职都是社会建构的女性形象, 是妨碍女性自我发展, 并且在代代相传的社会化过程中, 让女性渐渐失去自我, 被塑造成为阴柔被动的角色, 成为他者。激进女性主义更主张女人受压迫是一切压迫的根本形式, 反对父权体制, 葛瑞尔 1970 年出版《女太监》一书, 提出女人是被动地存在, 因为她被男人阉割了, 家庭是父权体制的核心, 社会借性别角色刻板化的过程, 使妇女接受她们次等的地位, 并将其内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吴尔芙认为女性写作的问题症结并非是在于肯定女性的优越, 而是在于“写的是不是心底要写的东西, 才是真正重要的事”。因此, 为了要写出心底的东西, 属于物质层面的金钱, 和一间有锁的自己的房间就变得非常重要。而是否拥有能自由支配的金钱, 成为女性能否独立的关键指标, 不仅能让女性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也能拥有独立的生活空间, 因此, 才能促进女性的精神独立。(方蕙玲, 2007)



友弟(蓝色房间里的客家女子)



库玛丽(山城岁月·绿色纱丽雅)

彭怡平的《女人的房间》

阅读了彭怡平将近 26 篇 40 位女性的房间的文章，观看了将近 200 多幅的摄影作品，画面中呈现的受摄对象与其所在的空间影像，彭怡平以《女人的房间》定义系列主题名称，并且以摄影为创作媒材，透过镜头所定义《房间》，如仅以影像视觉来讨论彭怡平的《女人的房间》，明显不符合吴尔芙的“自己的房间”概念。

以其拍摄几位女子为例：居住于马来西亚半岛的客家女子——友弟，穿着红色旗袍的美丽女子，横卧于美人榻上，墙上悬挂着泛黄的照片与花鼓歌表演的海报，以及放满音乐 DVD 的书架。另一张则是穿着蓝色旗袍的友弟，半掩掀开珠帘的模样，Gramophone 古董留声机旁边是祭祖的祖先相片。女子婀娜的身姿搭配空间的摆设，以一种表演的姿态，说明友弟的音乐人生涯，展现出一位事业有成的女明星家，她以家族对象与个人光荣历史图腾，将自己的空间塑造成如同个人博物馆。而居住于斯里兰卡的库玛丽·玛都加雷尔（Kumari Madugallere），穿着红色纱丽雅，安坐于圆形桌后方，以悬挂满家族照片的墙面，与小心收藏的精致瓷器柜为背景，脸露微笑展现出喜悦与富足。另一张照片则是装着绿色纱丽雅的库玛丽，坐在起居室红色椅子上，已经快要溢满出来的书架、茂盛的蕨类植物陪衬，墙上悬挂的蝴蝶标本，右方景深处则是一条长廊，引导视线进入下一个居住空间，引领观者感受到家族的荣光，嫁作豪门妇的辛酸血泪。

而黛拉(一个美国女孩在巴黎)，以玄关处悬挂的钥匙挂钩图案上斗大的纽约（NEW YORK）字样，纽约摩天大楼以及黄色出租车街景的黑白照片，呈现身处巴黎老公寓却

思念纽约的情感，书架上珍藏着祖父担任战地记者时所留下来的古董相机，与珍贵的8厘米与16厘米胶卷摄影机，展示的是一个辉煌时代的结束，以及她那段灿烂的青春岁月。居于旧金山的特莉许(旧金山上流社会)的空间，则是井然有序，摆满名贵的水晶器皿与造型奇特茶壶的木柜，亲朋好友的生日卡片祝福则被排放于收藏柜平台上，展现的是女人职业生涯的辉煌历史。苏菲雅(北京女孩的一方天地)与其同居奥地利男友，热爱搜集中国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显著特点的东西，“计划生育”的黑板描绘出中国70年代末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的社会面貌，捡拾来的黑色模特儿，脖子上挂着五颜六色的鞋带，桌面计算机银幕里展示着设计作品，书架上陈列厚重昂贵的设计书，呈现出年轻一代处于新旧交接的焦躁感。

吴尔芙的“自己的房间”以虚构的场景与人物，讨论个人自由主义的重要性，强调女人拥有自己可以支配的房间之重要性，房间所象征的意义，是建构个人主体性的重要象征，房间所象征的符号，是女人独力超越社会文化框架与系统的重要场域。然而，彭怡平的“女人的房间”中，受摄者的“房间”里除被摄的对象之外，彭怡平会强调女性空间中的各种杂物去烘托主角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并且铺陈出其职业与身份。以摄影纪录真实的人、时、事、地、物，并邀请观者通过影像观看，并思考女人如何建构自己的身份主体，以及各地文化对于女人角色的社会价值观。彭怡平的“女人的房间”与吴尔芙的“自己的房间”的意义，是绝然不同的。如果以女性主义的思维来讨论，彭怡平的“女人的房间”所呈现的，或许会让观者反而觉得，她所拍摄的是女性的牢笼，禁锢于忙碌的生活当中，缅怀家族或故土的荣光与记忆，并且在与家人、男友共同使用的空间中，与自己的兴趣喜好中，争取个人主体意识的存在。



特莉许(旧金山上流社会)



黛拉(一个美国女孩在巴黎)



苏菲雅(北京女孩的一方天地)

彭怡平的房间

彭怡平的《女人的房间》是如何定义“房间”？在此，将从两个方面讨论彭怡平“女人的房间”：其一，女人一词指称是艺术家本人，彭怡平《女人的房间》是在拍摄与探访中，建构自己的房间。其二，21世纪女性主义思维的改变，“女人的房间”的意义已经脱离吴尔芙“自己的房间”的自由主义意义。

深夜，来到彭怡平的工作室，整洁的环境，到处安置的摄影器材与作品，中间一张大工作桌，兼做暗房的洗手间，小小十几坪的空间中，显露工作室主人对于自己空间的妥善配置与使用。在对谈中，彭怡平展现身为女性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家庭教育的启迪与母亲的教诲，使她从小就从未感受到男女性别的差异性，并且认为女性应该拥有独立的生活与经济能力，甚至可以成为家庭中的主要财务经济来源。她对于空间的渴求，可以回溯到书写第一本书时，刚回到台湾居住于家中，书桌是摆放在二楼夹层的开放空间，当家人于客厅看电视时，她将写作空间搬至自己的睡房，直到拥有自己的写作空间之后，对于捍卫自己的空间自主权的习惯，即使男朋友进入空间，甚至结婚之后，仍然坚持着自己对于空间主权的保护，并且认为这是一种人格的自主权与完整性的保护。彭怡平认为，空间是政治的、是经济的、是思想的、是主权的。女人在空间里的权力有多大，女人存在的意义便有多大。

1998年至2007年进行创作 *Herstory*，反思男性所主导的 *His-story(History)*，彭怡平在大量的访问摄影中，通过女人的故事(*Her story*)写女性历史(*Herstory*)，访谈期间，感受到女性与所居空间之间的关系，因此，自2007年开始开启《女人的房间》创作计划，该计划是建构女性历史的其中一个脉络。彭怡平认为其创作计划是一种文化研究，通过拜访女人的家，与女人聊天，通过摄影与书写记录，呈现出各国女性与自己房间的关系，并且通过房间，理解该国的文化元素，也理解女人与自己文化历史的对话方式，将女人角色定位为文化代言人。2007年开始执行拍摄计划，至今年已历8年，总共拍摄与访问共10个国家200多位女性。

计划部分实践了吴尔芙在《自己的房间》一文中，对于女性书写的期待。吴尔芙认为：“如果我们有自由的习惯和忠实记录我们思想的勇气；如果我们稍微避开共同起居

室，而且观察别人时，不是去看他们的人际关系，而是去看他们与‘真实’的关系；并且也去看看天空、树木，以及其他东西的本性；如果我们的视线能够超越米尔顿的鬼魅。”通过走出世界的方式，女人的关系是与世界真实的关系。此创作思维与彭怡平所强调的出走的创作方式，有着相同的思维，通过拟定拍摄国家地点的研究准备工作、旅行摄影的创作方式、偶遇的摄影对象寻觅过程，彭怡平所铺陈的，是自己的房间。检视彭怡平的创作，与其说是纪录观察每个受摄对象的房间，不如说彭怡平通过创作，将自己的房间从书桌、从工作室，离开台北市走入世界，以研究与创作的方式，进行文化脉络的建构，是书写女性历史 herstory 的一种策略方式，并在此过程中，以实践型操作的方式，将“自己的房间”概念，从狭隘的实体空间，扩展成为意念上的空间，成就其自己的房间蓝图。

她的房间

然而，在此我们更想讨论一个问题，彭怡平所记录的“女人的房间”中的女人，是否仅是被禁锢于家中的灵魂？

艾莉丝·马里雍·杨(Iris Marion Young)于《像女孩那样丢球——论女性身体经验》(2007)一书中，讨论了女性、房子与家的关系。她提出，数千年来的文化，将“家”等同于女人，期待女人在家服侍男人。房子与家意味着支撑男性而限制女性，如果此为真实，则女性主义就有充分理由拒绝“家”作为一种价值。但是，真实状况是，我们往往期待回家，邀请他人做客。因此杨认为“家”虽然带有压迫与特权的意涵，却含有批判的解放潜力，独特地表达了诸多人类价值。彭怡平所讨论的“家”所象征的政治、经济、思想与主权，与杨对于“家”的思考，具有同样的主体意义。

如何重新评估“家”作为主体意识之所在，马里雍·杨重新讨论了海德格的栖居(dwelling)。海德格说，栖居是人的存有模式，人类的活动显现了物所具的意义，而通过物中的居所，人们有了安放自己之处。栖居分为筑造(building)与维护(preservation)，筑造有两个方面，养成(cultivating)与建立(constructing)，前者是珍惜、保护、保存与关切，以及筑造的双重性，“维护的筑造”与“建立的筑造”。而男人是先天的筑造者，作

为“建立的筑造”的主力，建立了世界，设立自己在世上的位置，成为具有认同与历史的某人，男人成为主体，筑造成为个人现身与栖息于世之主体的方式，当女人无法参与筑造时，则被剥夺了成为主体的可能性，并且女人成为男人建造的物质，被当作男人栖居于内之处，男人把女人放置于此，通过女人重回他们失去的家。女人成为原料、照顾者、被交换的商品本身，她待在家中，扮演家的角色，成为一种囚禁。女人试着从“为他存有”中获得主体性，却终究没有自己的房间，因为他以她为包装，打造了他自己的房间。

马里雍·杨认为，海德格讨论“建立的筑造”，却忽略了“维护的筑造”对于世界的建构具有同样的贡献。“家”可以成为支持人的个体主体性，主体在其中被视为流动的、局部的、转变的，且与他人处于相互支持的关系。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家的构想，及其家与个人认同感的关联。家是很个人的，表现出个人在其中生活的物——支持了他或她的生命活动，也反映出他或她的生命事件与价值。家的认同之物质化过程有两个层次：

1. 我置于这个空间的所有物，即是我身体习惯的延伸，也支持我的生活例行事务；如与他人居处，即是我/我们共同选择或制造了它，反映出需求与品味。而这些物以一种支持着栖居于此者的身体习惯与生活例行事务的方式，摆设布局。身体在栖居的过程中，形成“习惯回忆”(habit memories)。

2. 这个家的许多物以及空间本身，都承载了沉积的个人意义，有如个人叙事的保存者。物被附上意义，意义与个人价值堆积于物质事物与空间本身之上，构成个人或群体叙事的事件与关系之物质标记。我们栖居于互动与历史的流动中。栖居的意义，不仅是建造，维护他们的意义之持家活动，赋予物生活上的意义，让物各就其为，让拥有者的生命活动可以持续，并维护它们的意义。栖居于世意味着我们置身于物体、人工物、仪式和实践，这些塑造了我们历史的制品，必须被保护、清洁、维护与修补。塑造是创造性的建立，而维护是往复循环的。维护产生记忆，是对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确认。

马里雍·杨提出，女人的平等，有赖于重新评价对别具意义事物之维护的各种公私工作，并将这些活动去性别化。家具有一种核心的正面意义，作为能动性、流动多变之认同感的具体定锚，应该让家的正面价值，延伸到每个人身上。马里雍·杨引胡可斯提

出家居乃是一种自觉地建构认同的场所，而这种认同的自觉建构，是一种批判且转变不平等制度与实践的政治计划，强调家居作为民族历史与文化维护的政治价值。而这种维护的政治价值，亦是建构自我价值与意义的实践。马里雍·杨认为女性主义者必须从对家的压迫意义中，释放出一种正面价值。如果女人仍然将自己限制在房里，当个无私的滋养者，房子与家，依然是压迫性的父权价值。

以此分析彭怡平所摄对象的家，即是这些女人所维护的栖居，从祖先、祖父母、父亲所遗留下来的家族记忆，从捡拾收藏的艺术品与历史文物，承载着的是一个家的历史文化与记忆，这些物，以一种姿态，支持并传承栖居于此处者的身体习惯与摆设布局，人们环绕于此环境中，通过物的展现。马里雍·杨引伦内普说明：

“我的”这个代名词，在“我的房间”这句表述中，并不是表达我对房间的拥有，只是我和这个房间的关系，此关系意味那已发生的我的空间性存在。

因此，彭怡平描述了法兰斯多尔的家：“无论是祖传的那座路易十六写字台、五斗柜，来自佛罗伦萨修道院的烛台，因氧化而泪痕斑斑的镀金明镜，还是摆放了整个家族



法兰斯多尔(编织梦想的女贵族)

成员肖像的日本屏风，自查理—法朗索瓦·戴拉玛榭（Charles-François Delamarhe）购得的那具19世纪初浑天仪，或是祖母遗赠的四季女性图，从儿时房间带来的《精美的礼物》（Le cadeau délicat）与《我们本是俩人，而现在，我们成三》（Nous étions deux, nous voilà trois）两张图画，乃至仿古的上釉彩陶以及范伦铁诺打制的金色十字架与伊莎贝尔·卡诺瓦（Isabelle Canovas）的国王头像等物品，再次显示了法兰斯多尔多么在乎自己家族的历史并以法国传统文化为荣。”

法兰斯多尔的家，“法兰斯多尔的”并不是表达了法兰斯多尔对家的拥有，而是她和这个房间的关系。“当时，我的祖母就住在楼下，楼上的这个房间，在我来此之前，本为佣人房；她利用楼下客厅来招待访客，访客多的时候，她也会开放这个房间作为第二个迎宾室。”通过编织回忆她与厨娘玛丽的美好时光，“喜欢坐在厨娘温暖的膝盖上，看着她一针又一针地编织出一件又一件美丽的衣裳；久而久之，玛丽的膝盖成了这间若大却冰冷的城堡里，她唯一的情感慰藉所”，房间中的对象与家族历史的关系，从祖传的路易十六写字台、五斗柜，来自佛罗伦萨修道院的烛台，因氧化而泪痕斑斑的镀金明镜，摆放了家族成员肖像的日本屏风，自查理—法索朗瓦·戴拉玛榭购得的那具19世纪初浑天仪，祖母遗赠的四季女性图，儿时即拥有的两幅图画《精美的礼物》与《我们本是俩人，而现在，我们成三》，仿古的上釉彩陶以及范伦铁诺打制的金色十字架与伊莎贝尔·卡诺瓦国王头像等物品，法兰斯多尔“固守着祖先遗留下来的古物，犹如这个国家的圣女贞德，为法国文化的延续以及民族的存续而奋战……”

结论

马里雍·杨认为女人并不参与筑造，即使在今日女人已经进入许多男性的活动，然而盖房子与建筑仍多属男性，即便在家庭中，参与筑造与修缮的仍为男性，因此女人大抵依然被排挤在这种建造结构的活动之外，只有当女人也同样参与世界的设计与创立，才会有属于女人也属于男人的世界。《女人的房间》中的女人们，虽然在持家的过程中，在与物的对话当中，记忆、建构、赋予、实践与传承物的意义，并塑造自己的特殊身份，也保护这些物不受栖居与使用者的无心忽视与破坏。物，也是支撑她们生活的意义，在

反复的维护之中，时间流动改变当中，更多的故事被创造与叙述，成为生命叙事，同时伴随着个人认同与地位特权，历史的意义与活动不断地被塑造与流传。但是，这样是否就真的建构了自己的房间，抑或是仍然无法脱离千年来的文化束缚命运。

然而，彭怡平却是通过历史与文化建构，通过艺术构造的筑造工程，在艺术的世界中，实践筑造意义，获得栖居之所。虽然其自述中提到，受到吴尔芙《自己的房间》一文的影响而开启此系列创作，然而，整个创作过程，却更像是从她自己的书桌为起点的一场旅程，在旅程的寻觅中，与诸位女人的交谈中，确认自己房间的主体性。彭怡平的房间，不受限于实体方寸之中，也无视于现实世界中的语言与地域隔阂，她以行动的方式，创造具时间轴向的延续性空间，建构了属于她自己独一无二的“女人的房间”。诚如海德格所认为，筑造建立了世界，设立自己在世上的位置，筑造成为个人现身与栖居于世之主体的方式。

因此，回到初始的提问，女人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房间”？要看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房间，是吴尔芙的房间，彭怡平的房间，抑或如彭怡平眼睛所观察的各地的女人的房间。为文至此，环顾自己方寸间书桌与计算机，开始准备打造梦想中的书桌，似乎是拥有自己房间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方蕙玲（2007）：吴尔芙《自己的房间》一书析论，《明新通讯学报》，2007.06，pp.181-194。

吴尔芙（2011）：《女性书写的逃逸路线——自己的房间》（翻译陈惠华，导读张小虹），台北：大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原著出版年：1929年）。

马里雍·杨（2007）：《像女人那样丢球：论女性身体经验》（*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 "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翻译何定照，台北：商周出版（原著出版年：2005年）。

木

一本の木のなかに
まだない一本の木があつて
その梢がいま
風にふるえている。

一枚の青空の中に
まだない一枚の青空があつて
その地平をいま
一羽の鳥が突つ切っていく。

Kora Rumiko

目 录

自序

一部跨国界的女书.....彭怡平 1

序一

女人的房间：一项用影像探讨女性议题的特殊摄影展览.....庄灵 4

序二

成为自己生命的独立策展

——阅读彭怡平写的《女人的房间》及她的策展.....黄海鸣 7

序三

《女人的房间》：大地理·大世界.....蔡素芬 9

序四

从书桌到房间的筑造之旅

——谈彭怡平《女人的房间》的“房间”意义.....曾钰涓 12

日 本

女人的异想世界.....1

日本女性运动胎死腹中.....2

现代艺妓“Otaku”.....3

痴汉弥漫的国度.....4

垃圾堆里的天堂.....6

来之不易的空间.....10

我有权拥有自己的房间.....15

游走于狂想与童年.....	17
日本女人的异想世界.....	25

旧金山

上流社会的女性.....	27
我的旧金山初夜.....	28
以壁画写城市历史.....	30
没有时间完成的完美居所.....	31
活在钟声与古书世界里的女人.....	34
我的家即代表一切.....	42
温暖明亮的家.....	48
精神的富足胜过一切.....	54

北 京

女人的一方天地.....	57
原子的玫瑰中国园.....	59
苏菲雅的 70—80 年代.....	60
马司胡同的张姥姥.....	65
薇薇的猫居.....	69
凯特琳的彩色拼图.....	74
菲菲的卡通乐园.....	77
女人的欲望与女性观点.....	85

巴 黎

拥抱艺术的女人.....	87
马蒂斯画作里的女人.....	88
完美比例的蜜桃千层派.....	90
花与革命.....	91
乌夫人.....	92
波西米亚姑姑.....	95
每幅画都有故事.....	97
温暖与安全的茧.....	101
沐浴在阳光里的女人.....	102
逐光的女人.....	103
第十八个孩子.....	104
兰花与银杏.....	107
一个美国女孩在巴黎.....	110
眺望纽约.....	111
十年圆梦.....	111
拥抱艺术.....	113
光影人生.....	115
与路易十四共舞.....	117
在凡尔赛花园里用餐.....	118
绿色沙龙与红色沙龙.....	119
我的人生从凡尔赛公园的一场漫步开始.....	122

一切从零开始.....	123
法国传统文化的圣女贞德.....	125
编织梦想的女贵族.....	126
远离城堡.....	127
在地中海里阅读.....	129
厨娘玛丽的膝盖.....	132
那些老东西.....	134
不要叫我编织女.....	135

古 巴

女人的美好家园.....	137
世外桃源.....	138
卡斯特罗革命.....	139
和平与自然.....	142
梅琳的梦想.....	145
艺术家的房间.....	146
宝盒里的秘密.....	146
叶安娜的父亲.....	148
我这样成为画家.....	148
路易十四起床了.....	150
大理石浴缸与可口可乐厨房.....	151

彩色与黑白.....	153
叶安娜的忧虑.....	154
你结了几次婚.....	155
15 岁的成人礼与满月聚餐.....	158
芭比娃娃.....	161
废墟变天堂.....	162
命中的居所.....	162
从南特、海地到古巴.....	162
阿拉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交锋.....	166
中国的风水与非洲的 Oricha.....	169
诸神的居所.....	171
60 尊木头人偶.....	173
萨塔莉雅的海神殿.....	178
众神的房间.....	180
追忆似水年华.....	182
重现殖民时代荣光.....	183
封存历史记忆.....	188
黛安娜的私人美术馆.....	190
挽救青春的面霜.....	190
家就是美术馆.....	194
第一件珍藏.....	195
古巴超女.....	197

越 南

北部山区少数民族的家	199
个性美与文化美	207

马来西亚

蓝色房间里的客家女子	209
蓝色大海	210
名字就是故事	212
马来西亚侨生吹起台湾风	214
引领时代风骚的激荡	215
另类音乐人时代	217
剧场时代	218
客家女人	219
因演歌而开启生命之窗	219

斯里兰卡

女人的两张脸	223
山城岁月·绿色纱丽雅	224
世外桃源	224
东西合璧	226
家族的画像	227
为百年古宅带入绿意	229

不可思议的房间.....	232
林中的魔法红屋.....	232
绿色房间.....	233
初见海尔格女士.....	233
德席尔瓦家族的画像.....	238
两位女性联手打造梦境.....	239
上演私奔记.....	240
幸福的婚姻生活.....	242
以绘画疗愈伤痛.....	243
儿童游乐园.....	244
别有洞天的神奇房间.....	248
珍莉莉安·万斯的石窟.....	248
人生尽其在我.....	253

新加坡

南洋娘惹.....	255
寻找翡翠岭上的爱美丽.....	256
新加坡社会的缩影.....	257
卡巴雅与珠鞋.....	258
外祖母是创作原型.....	259
爱美丽的完美化身.....	262
返璞归真的极简生活.....	263

女子学堂的传人.....	264
马六甲的娘惹世家.....	266
豆芽的故事.....	267
保存中国传统礼俗的土生华人.....	268
明式家具祠堂.....	269
世纪豪华婚礼.....	272
喜扮慈禧太后的娘惹.....	274
摩托车与缝纫机.....	275
女人当家的娘惹空间.....	276
收藏家的房间.....	277
从收藏家到历史文物馆主.....	277
欧洲文物与东方观音.....	280
从娘惹糕到大石山.....	281
殖民是我们的历史.....	283
太太拍照先生打灯.....	284
厨房是我最喜爱的空间.....	285

伊 朗

拥抱艺术的女人.....	289
从运动场到家庭的末代公主.....	290
一片巧克力.....	290
梅丽洁与梅丽洁.....	292

肖像照是禁忌.....	293
波斯房间的传统与现代风.....	295
艺术家的空间.....	296
诗人的国度.....	297
厨房是我待最久的空间.....	298
这是我的作品.....	298
单身贵族的绿色革命.....	301
厨房与电视机.....	302
我的一生就是我的房间.....	303
天竺葵与乌鸦.....	304
男人的生命远比女人值钱.....	307
没有人在艺术上花钱.....	308
德黑洛杉矶.....	308
双妹奇缘.....	310
没有发梳的女人.....	311
与禁忌共生.....	313
伊朗婚礼.....	314
伊朗女人国.....	315
疯狂的飙车族.....	318
没有家具的客厅.....	319
味道的竞技场.....	320
属于自己的空间.....	321
粉红色的洋娃娃之家.....	322

恐怖分子.....	324
一万元里亚尔的祝福.....	325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326
独居生活.....	327
穿制服的女孩.....	328
梦想与现实.....	330
女子美容院.....	330
血的记忆.....	331
永不匮乏的美人.....	332
波斯微小画家的空间.....	333
咖啡馆的女人.....	333
寻找磁盘中的神秘女子.....	334
金色宫殿里的诗意田园.....	335
一家都是画家.....	336
动物农庄.....	340
附录 1 诗作译文.....	342
附录 2 《女人的房间》中的女性名单.....	345
关于彭怡平.....	347

日本

女人的异想世界



女人的房间

这个如此现代化的国度里，日本女子想要拥有自己的房间并非易事，这与一直以来日本社会将日本女性当成“人偶”的思想有关。

日本神话中有这么一段故事。日本天神伊邪那岐与大地女神伊邪那美，两人相约于天柱成婚，但因为身为女性的伊邪那美先开口称赞男性伊邪那岐是个英俊的好男人，使得伊邪那岐听闻后面露不悦之色，指责伊邪那美：“女人这样说不好！”婚后不久，两人生下畸形儿，天神认为这都是因为女人先开口称赞，才会引发如此的恶果，愤而休妻。后来两人重新成婚生子，这一次，女人闭上嘴巴，一切以天神丈夫的意志为依归，这才顺利地生下正常的“日本国土”。这段神话的建立可被视为是日本文化中女性地位低落的开始，也可以说，基于此的日本国，打从诞生之初，就奠基于贬抑女性的发言权与自主意识的基础上。

日本女性运动胎死腹中

日本军国主义当道时期的日本女性被当成是服务日本帝国主义的生产机器，无论是卖春妇、家庭主妇或者是日本艺妓，都得身体力行报效国家。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以后，因美国的压力，日本宪法里不得明文规定，大幅提升日本女性的地位，而日本社会也弥漫一股女权主义风潮，如专拍女性故事的导演沟口健二也顺

应局势，拍出《我的爱在燃烧》与《夜之女》等。前者描述明治时代萌芽的女性主义运动，后者探讨日本卖春女性的泛滥乃出自社会对女性长久以来的压迫所导致。两部都堪称是提倡女性意识的作品，但是，随着这股政治运作的热潮退烧以后，日本社会又回归常态。直到今日，日本社会的女性状态，相较于19世纪末期，仍未有显著的改善。

近年来，日本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崛起，以及自民党近年来一连串的修宪与道德劝说，包括反对夫妻别姓、鼓吹日本女人应多生育以免日本亡国，及运用社会集体压力来逼迫日本现代女性放弃“宁为‘败犬’，也不愿结婚生子”的言行思想，这些都使得萌芽的女权思想面临胎死腹中的命运。日本女性是否将再次沦为“为国家服务的工具”？要看这一整个时代的日本女性是否具有反叛的精神与追求个人幸福的勇气与决心。

现代艺妓“Otaku”

由此观之当今日本女性的现况，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这个如此现代化的国度里，日本女子想要拥有自己的房间并非一件简单易事，这与日本社会一直以来将日本女性当成“人偶”（可爱的日本娃娃）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有关。而近年来吹起的“Otaku”风更将日本传统一直以来对于“艺妓”的癖好换了个版本，成功地延续下来。

国中女生打扮成漫画人物或虚拟世界里的人物，或者摇身一变，成为欧式布尔乔亚家庭里可爱的女仆，她们性感、天真又带点狡黠的模样，让日本社会为之疯狂。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很快的，喜欢标新立异的日本少女都迷上了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装束，她们群聚在“秋叶原”，在专门贩卖“Otaku”品味的“Madame Coffee”等地兼差。虽然咖啡店里明文规定不得与客人交换电话与私人信息，卖艺不卖身，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围绕在“Madame Coffee”附近的店家多是Hard Core等色情场所，使得我很难不将这些巧笑盼兮的“Otaku”少女当成是现代版的“日本艺妓”。

而我从这些品味独特的“Otaku”少女身上所感受到的，与其说是她们不同于一般的“女性自主意识”以及“独立人格”，还不如说是借由“Visual Art”的世界来逃避日本正规社会对于人性的制约与钳制。不过，这样的逃避却仍无法根本解决日本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问题。

痴汉弥漫的国度

十年后，我再次探访日本，特意选择商业环境较为自由的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所到之处，依旧是一片光鲜亮丽、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但是在一尘不染的公共空间里，我却瞥见一张“痴汉乃犯罪”的海报，这张海报的尺寸，相较于其他的广告牌，显得十分袖珍，好像并不期待任何人留意到它的存在似的。而海报中“痴汉”的形象以一个黑色的剪影来象征，黑影隐身于O.L.之后，反映出日本社会里无处不



北村佑子，现代 minimal 乐作曲者，40 多岁，同居状态。



在却始终无法浮上台面的性犯罪。近来，终因一位大阪女性的挺身而出而打破社会禁忌。

这位女性选择诉诸法律，却因此在日本社会里掀起轩然大波，这张海报也使我想起东京女友高桥的一句话：“在日本社会里，只要身为女性，百分之百都有遭到‘痴汉’性骚扰的经验，尽管如此，当这些日本女性受到男性毛手毛脚与言语的侮辱时，却多半隐忍下来，以免丢了工作或失去升迁的机会，视其为‘没办法的事’。而日本男性则认为女人的默不作声，表示喜欢或并不排斥，直到这位女性选择采取不同于其他女性的响应，并由大阪市政府确认这样的行为乃犯罪以后，这才在日本男女心中建立起性骚扰等于犯罪的观念，这也导致越来越少的日本男性胆敢在公众场所里旁若无人地阅读情色暴力漫画。

事件落幕以后，日本地铁特辟专为女性设置的女性车厢，并以粉红色来装饰。不过，令我匪夷所思的是，这些车厢的使用时段仅限周六、周日及假日的非高峰时段，这纸张贴告示无形中宣告：“日本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国度！”而当我仔细地观察以后，也发现在上下班时间，地铁车厢内几乎清一色是身着深色西装、打领带的男性上班族，看到这些男性上班族将粉红色的车厢挤得滴水不漏，使我不由得想起了我东京女友高桥的一句话：“近来我常常想，再过不久，是否日本女性也会像塔利班统治时期的女性般不见天日。”不过，访问了14位日本女性之后，我却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日本社会真的在改变，而改变的关键在于日本女性的改变：她们对人生的期望从过往的经营幸福的家庭生活，转而成为经营自己的人生。这或许也可以从我所访问的14位女子的房间里，看到明显的蛛丝马迹。

垃圾堆里的天堂

恒本泰美的家坐落在大阪府吹田市郊山区的老小区，不少房子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而泰美住的家也有50多年的历史，无论建筑或者隔间都以木头为材料，看起来古意盎然，整座建筑物呈“一”字形排开，与今日惯见的长方形或者四四方方的



身为摄影师的垣本泰美，榻榻米上特意摆设了几只色彩斑斓的软垫子，空间富有阿拉伯帐篷情调。



建筑物截然不同。

泰美的家里并未上锁，只是微微地带上门，这与日本人谨慎小心的生活习惯并不太一样。不过，令我惊讶的事物却是屋内的布置，起居间兼卧房的榻榻米上，特意摆设了几只色彩斑斓的软垫子与软骨沙发，将空间装点得有如阿拉伯帐篷般富有异国情调，不过泰美却告诉我，这几只垫子可不是什么中东名物，而是她到巴里岛、寮国与夏威夷旅行时买的纪念品，至于屋内所有看得到的木制家具，她得意地告诉我：“全部是别人家的丢弃品，我捡起来做再生利用！”

对于着重文化遗产的日本民族而言，家里摆上一两件祖母时代遗留至今的老家具，并不算稀有，有些日本人甚至专买老旧的家具来装饰房间，或者故意将新家具处理成老旧的模样。但是，像泰美这般专门捡破烂的日本女性，却十分罕见。对她而言，这些老旧的废弃品没什么不好，稍加整理就可以再利用，何必浪费时间与精力添置新家具，而且，每一件老家具都有一段故事，她接收了这些老东西，也等于是为故事开启新的篇章，延续老家具的生命。

虽然泰美早在与父母同住时期就拥有自己的房间，但是，相较于那段时日，她觉得独立时代的生活反而更为自在，空间也宽敞许多，并且可以自由自在地规划一个专属于她自己的房间。身为摄影师的泰美，便将这个月租35000日元（约2500元人民币）的空间隔成“摄影工作室”以及“起居室兼餐厅卧房”多功能用途。而喜爱摄影的她，也是位旅游爱好者，并且在“摄影工作室”的墙壁上贴了张世界地图，凡是去过的地方都以彩色图钉做标记。她告诉我，未来她十分想去台湾拜访少数民族，这成了她下一趟的旅游标的。

不过，当我好奇地问她，是否考虑结婚时，泰美坦诚地告诉我：“在日本，女人一旦结了婚，便很难拥有自己的空间！因为女人结婚以后，无论是主动或者被迫，多半得辞去工作！当女人失去了经济来源，光靠丈夫一人的薪水又无法租用更大的空间与负担沉重的押金与租金，自然而然，空间变得不可能！对我而言，空间又是不可缺少的，自然而然不想结婚。”

但是，当我问及脑筋异常清楚的泰美：“日本宪法明文规定可以采用‘夫妻别姓’，但是日本社会里99%的女性却选择从夫姓，你对此有何看法？你的选择呢？”

她的答案却出乎我意料：“应该也是从夫姓吧！”泰美的理由却是她不知道为什么如此选择。“大概是从小的教育使然吧！还有就是社会的集体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选择从夫姓。如果我们坚持保留原姓，在行政机关与现实生活里，拒绝改变的女性可能面临重重的桎梏，比如，一般的档案送审只要一天，不改姓的女性的档案可能会拖上个十天半个月，甚至半年，却不告诉你明确的原因是因为你拒绝从夫姓。”

离开泰美的家以后，我一路都在思考日本社会的奇特现象。宪法里明确地记载着男女平等的条文，但是，这些日本女性对于现实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任由社会集体主义的宰割。由此来看日本社会中妇女的地位，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低下呀！

来之不易的空间

我跟加藤育子老师相遇于一场关于“写真家视点下的女性形象”的专题演讲。加藤老师是大阪府立茨木高等学校的英文老师，懂得英文，这在日本国，可是罕见的才能。我们的对话应该从这场写真的“性别”议题开始。

对于已经拥有女性自主意识的日本女性来说，讨论性别间的差异性，是女性教育中必要且不可避免的。因此，在不少日本学校中，“性别教育”都被列入相当重要的教育课程；而我却因为压根儿不认为男女之间存在差异性，使得这些日本女性对我的看法感到诧异与不解，她们纷纷问我：“你从小到大，难道从来没有遇到过男尊女卑的问题吗？”

“有！十多年前，当我初次到日本游学时，初次感受到男女大不相同！而这样的观念，在我的生活与教育中是不存在的。”

我的答案似乎让这些女性感到相当的沮丧！她们原本以为全世界的女性都跟她

喜爱料理的加藤书架上的书，大致上可区分为三类：女性主义、日本最著名的“绕着地球走”系列旅游指南，以及各国的料理食谱。



们一样，生活在一个极度男女不公的社会。

“你结婚了吗？”这是加藤育子老师问我的第一个问题。

“结婚了！”

“那你先生不反对你工作？！”

“不工作，没饭吃。”我哈哈大笑地说。

加藤对我的好奇使得她很快地接受了我的邀约，我风尘仆仆、一路辗转数趟，终于抵达她位于山上的家。不同于我所访问的写真家垣本泰美，加藤老师今年48岁，已婚，并有两个孩子。

加藤老师的家很大，这在日本很少见，还有难得一见的西式开放厨房。

“你很喜欢做饭吧！厨房好大。”

“是呀！每天下厨。”

“都做些什么国家的料理呢？”

“意大利、中国、泰国、日本料理与各式各样的汤……我都喜欢，我非常热爱外国料理与旅行。到国外旅行的时候，也会顺道研究外国的料理，料理、踢足球与旅行是我的三大嗜好！每周五晚上，是我固定踢足球的时间。”加藤很得意地说着，因为如她这般已婚又有孩子的日本职业妇女，能够腾出属于自己的一点点时间，从事自己喜爱的事，绝对是值得炫耀的。

喜爱料理的加藤，也非常亲切地为我准备好了热腾腾的咖啡以及刚买的日本泡芙，这在我访问的日本三十多岁的女性中是少见的，显见加藤很重视社交礼仪以及我的来访。

另一方面，相较于独自奋斗的垣本泰美，加藤的家显得宽敞明亮，舒适的生活环境也显示了她们的生活质量，因夫妻的两份薪水而明显有所提升。

“几个孩子？”

“一男一女！女孩20岁，男孩17岁。”加藤老师得意的表情，告诉我她多么以两个孩子自豪。

加藤25岁才结婚，对那个时代的日本女性而言，已经算晚婚；婚后，她一如其他大多数的日本妇女，也改从夫姓，所以她的姓不叫加藤，而是吉冈。



“为什么改姓？是自己的选择吗？”

“已婚的女人都做这样的抉择。至少高达99%的日本女性。”

“改姓有何特别意义吗？”

“代表结婚以后，你就是属于夫家的人；另一方面，已婚女人改姓较易为社会所接纳。若保留原姓，在日本社会里生活会处处掣肘，非常不方便；比如你办一个公文往往就得花上比别人多数倍以上的时间，公家机关会处处刁难你，很多女性受不了，就会放弃坚持了！”

“谈谈你的家吧！结婚前跟结婚以后，个人的空间安排有何不同？少女时代就有自己的房间吗？”

“少女时代我已有自己的房间，比现在的房间大多了！现在则是孩子优先。”

加藤很不好意思地向我展示她个人的空间。在空无一物的客厅里，靠阳台落地窗的角落，摆着一张日本式的计算机办公桌。“这就是我的私人空间。我常常需要工作到凌晨两三点，为了不打扰到丈夫与孩子睡觉，我特地将书桌搬到客厅。另外一处则是我与先生共有的书房。”

加藤带领我来到一处狭长的空间，指着靠门旁的一张桌子说：“这里即是我的书房。”

房内堆满了书！不仅是书架上，连地板上都堆砌着一摞一摞的书，一摞又一摞的书墙使得狭窄的空间更加的寸步难行！加藤指着一排书架的边缘告诉我：“从这一排开始，都是属于我的藏书！我跟他各自拥有一半的空间。”

在这批为数不少的书中，大致上可区分为三类：女性主义、日本最著名的“绕着地球走”系列旅游指南，以及各国的料理食谱。

不过，像加藤这般可以拥有自己的书房与办公空间的日本女性却是极少有的！加藤毫不遮掩地告知我：“日本女性结婚以后，可以说绝大多数都不可能享有自己的空间，而我却因为丈夫的支持，不但可以工作，还拥有自己的空间，而这是大部分的日本女性连想都不敢想的。”

离开加藤以后，我想起了我曾访问过的一位年近70岁的日本妇女前田隼子，婚后专心做“专业的职业妇女”。家境大幅度改善以后，虽然住在独栋的别墅里，依旧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当我问她，为什么这么大的空间里也难以安排出一间属于她自己的房间时，隼子微笑着回答：“我每天的主要活动空间就是这个家，我把家人照顾好就是我分内的工作，既然如此，整个家都是我的空间，我何必需要再特意腾出一个专属于‘我’的空间？此外，刚搬到这里来的时候，我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的，不过，小孩子们常进进出出，堆放些东西，或者挪作其他用途，久而久之，我的空间又变成大家共有的空间了！”

看来，日本妇女想要在家中拥有一处完全属于自己且安静而不受打扰的私人空间，得等到家人都不在的时候，这个愿望才得以真正的实现呀！

我有权拥有自己的房间

加藤育子老师的境况说明了她是一位运气挺好的女性，却未言明如果她的丈夫是一位观念传统守旧的日本男性，那么，加藤老师会不会奋力抗争，以寻求属于她自己的一片天空？

我造访另一位女性松村知可子，不但年龄与加藤育子相若，都是48岁，并同样育有两子，不过两个孩子都是男孩，分别为20岁和18岁，她俩的社会背景也极其相近，都属于小康的日本中产阶级。

松村知可子的家位于大阪郊区山腰上的别墅，是早在14年前就买下的居所，搬迁到当时这所新居没多久以后，因先生被调到俄罗斯工作，只好将它出租，随着先生一调再调，一家又远赴巴西，直到3年前才回到日本。

松村知可子在职场上是女强人，回到家里却喜爱与她的玩偶为伴。



“一转眼，新房子已经变成老房子了。”松村知可子自嘲地说着。

性格活泼的松村知可子从事的却是一份我连想都不敢想的职业——专业翻译员。这是份必须全心全意投入并且不断地累积新信息与新知识的工作，精神压力相对也比较大，也因为如此，当松村知可子带领我参观她的工作室的时候，我毫不意外地在她书架上那一堆大部头的“环境学”、“医学”、“法律”、“信息科技”字典堆里，发现手冢治虫的《怪医秦博士》与《名侦探柯南》等系列漫画书。

“哈！我的嗜好！”松村知可子的脸颊微微的泛红，似乎为我窥见她的秘密而有些不好意思。她故作姿态地辩解：“你知道，在日本社会，‘漫画’不是只给儿童看的，也是成人的读物。而且我的工作压力大，希望能轻松一下……”

不过，光看松村知可子屋内的摆设，不难发现她是一位相当懂得自嘲的女性。比如她在床边墙壁上挂着一块北海道著名监狱“网走刑务所”的招牌，她那塞满了整张床的大小布偶，充分流露出她童心未泯的内心世界。

另一方面，她却也世故地一再向我表示她的家实在“很小”！并且再三向我保



证，再过不久，“我们一定会搬到大房子，现在我们已经找到适合的了”。

不过我还是将话题带回到她的个人空间，因为，她似乎对于拥有这么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而引以为豪。

“我需要空间，用来摆放自己的东西。而且，自从丈夫自 Panasonic 离职以后，我的工作收入成为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我没有权力为自己要求一间房间！”松村知可子有点激动地说着，“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日本女性，四五十岁的，一旦结婚后，为了家庭都放弃了工作。我与先生结婚以前，跟他约法三章，婚后绝对不放弃工作，20 多年的婚姻到现在，除了随他去俄罗斯与巴西的那几年，我从没有放弃工作。”

她心满意足地待在自己的天地里，一手拿着红色马克杯，啜饮着咖啡，一边打开计算机，聆听她喜爱的 Bossa Nova 爵士乐，浏览着自己喜爱的漫画家的作品。再集中注意力，一口气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随后才慵懒地抱着她心爱的布偶在床上沉沉地睡去。唯有在这片天地里，松村知可子才可能尽情地放松自己，享受不被任何人打扰的自由感觉。

游走于狂想与童年

伴户千雅子穿着一件剪裁极其简单的洋装，牵着她的脚踏车，笑嘻嘻地在车站出口迎接我的到来。她带领着我缓缓地穿梭于宁静的小区小路上，若不是转角一栋别墅围墙上的迷你风车转呀转的，发出刷刷的琐碎音律，我还以为这片天地是一张静止的图画。

现年 40 岁的千雅子是花岚舞蹈的舞者，不排演的日子里，她以打工维生，现在在残障中心当老师，教育者舞蹈。她神态优雅地告诉我：“这个地方，我与先生两人已经住了 11 年多了，这是一栋很老很老的房子。”

房子虽然很老，但是房屋状况却很好，上下两层的屋子里，摆满了夫妻两人自己做的灯与古董家具。千雅子指着其中一盏以枯枝做成的吊灯，若有所思地说着：



伴户千雅子最爱这张捷克画家的作品《狗儿》，因这只狗儿的表情真是可爱极了！表情也很像她！



“一位朋友造访我们家时，看到这盏吊灯，神情紧张地要我们赶紧取下，因为树枝是易燃物，怕灯泡过热引起火灾，不过，我们总是忘了，而且它在那儿挺好看的！不是吗？”千雅子回头望着我，我赶紧点头……“不过，我们现在很少开这盏灯了。你瞧见这盏灯吗？它还是油灯呢，老式的那种！”

千雅子带领我参观她与丈夫两人的书房。这是一间榻榻米式的日本房间，角落摆设了一张计算机办公桌，这样款式的桌子在当今的日本家庭里几乎已成了必备的家具。然而，不同于其他女性的是，千雅子的计算机桌上摆放了不少橡皮玩具。“喔，这些都是我童年时代的玩伴，放在这儿感觉很好，不是吗？”

“东西不少呀！那些东西是属于你吗？”

“你看到这些机器人、33转唱片、书呀，都是他的！而那些小东西、海报则是属于我的。”

而千雅子的海报不仅只贴在书房里，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可见到它们的踪迹，



千雅子是“舞蹈”舞者，因喜爱整个身体可以变成“透明”的状态，如“空气”一般，慢慢地扩散。



千雅子视自己的石膏作品为家人。

连厨房与厕所的墙壁也不放过，真可以用无处不在来形容！不过，这些海报却流露出千雅子个人与众不同的品味，尤其是厨房墙壁上贴着那张捷克画家的作品《狗儿》，更是让人印象深刻。“这只狗儿的表情真是可爱极了！我先生则说它的表情很像我！你觉得呢？像吗？”

千雅子带着我来到另一间榻榻米的房间。不大的屋子里摆设了一个专门摆放和服的古董衣柜，以及一只尺寸大到可以塞满整个房间一半空间的灯笼，衣柜的平台上摆满了日本人偶，墙上挂着一张字画，大意是：“山动的时间要到来了！但是伊势的人们却不相信。”古怪的句子与屋内不协调的摆设似乎相得益彰。

“你的日本人偶收藏品不少呢！”

“喔！这些人偶是从我一出生开始，父母就为我添购的，这属于日本传统。从女儿出生到出嫁这段期间，每年三月三日的‘雏祭典’那天，父母得为女儿买一个日本人偶，并摆放在五层的架子上，直到女儿出嫁那天为止。这些人偶也会成为女儿嫁妆的一部分。不过，我的家空间太小，所以只摆放了一层，而特别重视传统的日本家庭里，都会特辟一间房间来摆设这些日本人偶，而且，它们是那么的讨人喜欢……”

不过千雅子对于童年时光的恋恋不舍不仅表现在她对于日本人偶的喜爱上，也表现在她的收藏品与嗜好。

千雅子从另一个古董柜子里取出她经年累月的珍藏。这些美丽的蝴蝶被小心地制作成一盒又一盒标本，整整齐齐地堆栈成摞；而大小、颜色与形状各不相同的石头，也是千雅子收藏的对象。她抚摸着这些石子，脸上流露出一如抚摸她心爱的日本人偶时不胜怜爱的表情，悠悠地说着：“有些是我意外捡拾到的，有些是我在跳蚤市场里寻获的宝贝，有些则是我特意寻找的珍藏。喔，这些宝贝……我应该找个时间，好好地再将它们擦拭与整理一遍。”千雅子语带愧疚地说着，似乎为她没能更加费心地照顾它们而感到过意不去。

“这些石膏人像呢？我在厕所里也看到它们。这些也是你的收藏品吗？”

“这些不是，是我的作品。没地方摆，就到处找地方放。”千雅子仔细而用力地抚摸着这些石膏像的线条与棱角，执着的姿态，仿佛她想在这些石膏像的体内探触到活人的血肉似的。

千雅子拉开古董衣柜抽屉，小心翼翼地从中取出一套套以宣纸仔细包裹好的日本和服，每一件都是京都、东京等地著名的和服师傅精心裁制的手工艺品，不仅价格不菲，与和服搭配的配饰如宽腰带、细腰带、背枕……也一应俱全。

繁复的穿衣步骤有如日本的茶道仪式般，在冗长、肃穆与庄严的气氛中完成，千雅子完全沉浸其中，以免任何步骤出错！

“真是复杂呀！”千雅子气喘吁吁地在我面前展示她惊人的美丽收藏，一件件美丽的和服图案在我面前跳跃着，闪现着令人难以逼视的光芒，看得我眼花缭乱。千



雅子换上一件黑底金色雪花的秋季和服，搭配上金色的秋叶腰带，显现出日本女子内敛的尊贵气质。“你看到袖口垂下来的部分吗？这是已婚妇女的象征。但是夏季的时候，长长的袖摆实在不怎么通风，工作起来也很不方便，就做成短袖形式，袖口处开大一些，工作的时候，则将袖摆卷起来，塞进袖口，像这样……”千雅子朝我示范了一次。“不过，这样一来，就好像优雅不起来了！”千雅子哈哈大笑地说着。

“这些和服可是一笔为数不小的财富啦！”

“那可不是！不过，我和先生是没有能力购买这些和服的，我也不喜欢贵重的东西。我喜欢的东西是简单而好用的，以前的我，是非常抗拒这些所费不赀的和服以及贵重物品的。不过，这个古董衣柜以及柜子里所有的衣服，都是母亲送给我的结婚礼物，而这些和服的款式都是母亲所喜爱的，至于我结婚时的和服，风格很不一样……”

千雅子向我展示了她结婚时的嫁裳。那是一件绘满了金色叶子，蓝底、绿色滚边、红色衬里的和服，充满了热情与活力，十足呈现出千雅子活泼热情的本质。披上了这件和服的千雅子，突如其来地跳起舞蹈，她不断扭动的肢体化成一道道快速闪动的金色光芒，在瞬息万变的肢体型态中，她或以老妪之姿出现，或向我做出乞讨的动作，或化身为虔诚膜拜上苍的信徒、疯狂痴傻的疯子、生活于黑暗世界里的盲人……20分钟过后，千雅子又没有预兆地完全安静下来，只是对着窗外发呆。

“你怎么会选择舞蹈这种舞蹈表现形式的？”

千雅子摸摸刚刚长出来的头发，又恢复到她一贯腼腆的表情，但眼神坚定地回答我：“你看到这个橘色的大灯笼吗？它是我到巴厘岛参加舞蹈祭时的道具。15年前，25岁的我担任“京都舞台艺术协会”的理事，跳的是传统的巴厘舞蹈，需要穿上繁复华丽的衣裳学习舞步，因为这是一种拥有特定的舞蹈形式的艺术表演，不讲究个人内心情感的表现，也不重视原创；后来，我无意间接触到‘舞蹈’这种形式的舞蹈表演，这是一种自1968年才诞生的表演风格，相较于日本的传统舞蹈‘能剧’以及‘歌舞伎’而言，它既没有方法，也不着重外在的形式，而是强调个别舞者身体的力量、情感与思想的展现，舞者必须削发与眉等性别特征，慢慢地将身体‘净空’，使整个身体变成‘透明’的状态，如‘空气’一般，慢慢地扩散。”

日本女人的异想世界

千雅子喜爱以身体自由来摆脱日本社会里层层叠叠的形式束缚，一如我所见到的大部分日本女性，她们可能是借由文学与艺术来挑战性别偏见。穿着上颠鸾倒凤，追求各种不同的性爱体验，或者狂热地迷恋异装，借此挣脱日本社会对于日本女性的种种制约与束缚，表达她们对自由的向往！

拥有自己的房间对于日本女子来说，可谓难能可贵的幸福！无论是为了拥有个人自由运用的空间，而不惜单身的写真家垣本泰美，她以捡拾来的废弃家具来装点自己的异想世界，开创出废物利用的第二春；或如已婚的英文老师加藤育子，在丈夫的大力支持之下，才得以在家中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或是专业翻译员松村知可子，既以女子撑起家计半边天为荣，也懂得主动争取自己权利，在家中挪用一处作为自己的空间。这些日本女子都反映出一个事实：空间对于她们来说，是多么重要且不可或缺！

日本女人唯有拥有自己的空间，才得以无拘无束地发展自己的嗜好，展现真实的个性以及活出自己的尊严，也唯有在这个空间里，她们才能放下一切日本社会加诸女人身上的种种性别成见与束缚，专心地享受属于一个人的感觉。一如松村知可子所言，女人的房间意味着“自己的世界”，一个不受外界打扰的自由天地。

Kindness

Kindness glides about my house.

Dame Kindness, she is so nice!

The blue and red jewels of her rings smoke

In the windows, the mirrors

Are filling with smiles.

Sylvia Plath

旧金山 上流社会的女性



女人的房间

出身上流社会的莉萨认为，一个美好的家，永远也没有完成的一天！

美国之旅有如绕半个地球，繁琐而冗长的机场安检以及无法避免的转机，使得这趟飞行耗去了将近一天的时间，抵达旧金山时，已是周五晚间十点半，整个机场十分冷清，连警卫都不见人影，我疲惫地拖着行李箱，寻找前往地铁的标示，在迷宫似的机场楼层里跑上跑下，终于找到了目的地。卖票口内空无一人，一台没有任何使用说明的自动购票机，以及一台纸钞自动兑换机，冷冰冰地标示了“自动化”时代的来临。私营的地铁公司对利润的计算方式滴水不漏，票价以“搭乘距离”来计价，但是，从机场到我预定的目的地，总共是多少公里？多亏了候车台上一位当地人的帮忙，我才得以顺利地搭上最后一班前往旧金山市区的列车。

我的旧金山初夜

一出了“市中心”（Civic Center）地铁站，即见市政府广场。此时已是凌晨时分，旧金山四处夜阑人静，此处反见三两人聚集，虽然街道的灯火通明，他们却宁愿藏匿在阴暗的角落里窃窃私语，从他们神秘兮兮的手指接触，以及不时扭过身子向四周环伺的紧张模样，不难知道这群人正进行着毒品交易；离他们不远处的喷水池

畔，一对女朋克族旁若无人地沉浸于耳鬓厮磨的欢愉里；一旁，摇臀晃奶的美国流莺弯下身子，与摇下车窗的顾客讨价还价，不到几秒钟光景，车门倏忽地打开，一只粗壮的手臂伸出车外，将女子肥硕的身体攫住，用力地甩入车内，随即启动离开！我拖着行李穿越马路，来到整条大街上唯一还开着的熟食杂货店。

店家老板是来自土耳其的阿拉伯人，他漫不经心地仰头瞧着电视里的足球比赛，那晚，是爱尔兰对德国，谁赢谁输，他可不在乎！柜台后的墨西哥女郎，懒洋洋地为吧台的男顾客端来一杯热咖啡：“一块半美金！”

她瞅了我一眼，但面无表情。“请问，艾丽斯街往哪个方向？”女侍看了我一眼，不动声色，一如旧金山的夜晚，低气压笼罩，冷空气降至冰点。

不修边幅的男客人，唇上的胡须还残留着咖啡奶泡的痕迹，很自然地打破僵局，指着对街说：“你过马路，往上坡直走，大约走……让我算算，五六个建筑群吧！就可看到艾丽斯街了，不过，那条街有点长，往左往右，你到时再问……”

我向他道过谢，重新投入黑暗的夜色里。凌晨时分，单身一人拖着行李在这一区漫步，似乎不怎么惬意。道路两旁的建筑物都已年久失修，锈斑累累的逃生梯钩挂在建筑物外墙上，有如枯萎的秋叶般，随时都有坠落的可能；而一路上迎面而来的醉汉，各个摇摇晃晃，他们醉眼惺忪地打量我，有如正在观赏马戏团里三个乳房的女人或者侏儒大力士的表演……

旧金山的上坡路果然名不虚传，攀过五条十字路口以后，我全身都冒出热汗来。站在艾丽斯街与拉金街的交叉口，我再次茫然了：“往左还是往右？”我决定仰赖直觉判断：“往左！”不过，一往左我便放弃了坚持，因为这条马路上每隔十来步，楼下就站着一个双手插在口袋、东张西望的彪形大汉，我的旅舍不会是在那儿，我试图回忆起这间旅舍简介上的一切美好：温暖、舒适、明亮的维多利亚风格，现代化的网络设备……

我转向右方，不到一分钟，我终于重返人间。柜台的接待女士的姿态一如英国女王般冷漠拘谨，她以细如蚊蝇般的音量问我：“你有订房吗？你有信用卡吗？”我掏出我的白金卡，在美国，没有信用卡的人被视为罪犯或非法移民，到哪儿都寸步难行！

等我一切条件都符合她所要求的标准以后，她终于将房门钥匙交给我，临去前，她仿佛下定决心似的，倏忽提高声调：“尽量避免走艾迪街、土耳其街与欧法雷尔街，尤其是入夜时分，那一区，有点麻烦！”

“什么样的麻烦？”我回想起刚才经历过的一切。

“运气不好的时候，他们会掏枪互相对干！子弹不长眼！不少路人就这么被流弹扫射到。”

以壁画写城市历史

我在此又坚持了两个夜晚。每天，我流连在有着蒙马特风情的意式酒吧、越南移民文化中心、阿拉伯人开的24小时杂货店、广东快餐店与墨西哥快餐店，为饱览旧金山闻名世界的壁画艺术而穿梭在大街小巷，当我为这些壁画之美所惊艳的同时，也不能不佩服它们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使不少原本毫无血色的街景得以焕然一新，并为这个城市注入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象；更重要的是，经由这些为数众多的壁画，我发掘了这个区域、这条街道、或者是这栋建筑的过去与现在。

而当地原有为数不少、由外来移民所形成的文化与种族聚落，经历了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多次的城市更新计划以后，这些有历史意义的聚落多已销声匿迹，幸存的壁画便成了该地唯一留存下来的见证，它们记录并传颂着一个又一个消失不再的传奇，珍贵的价值，由此可知。

为了寻访有“西部的哈林区”之称的“菲尔摩街”（Fillmore Street），我搬离“市中心”区，来到旧金山的上流社会的聚落——“太平洋高地”（Pacific Heights）与“玛琳娜”（Marina）区。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菲尔摩街，是继纽约与芝加哥之后的另一个爵士聚落，极盛时期，比利·哈乐黛每晚在香槟晚宴俱乐部（Champagne Supper Club）献唱，戴克斯特·高尔登不时出现在咆哮乐城市（Bop City），而艾灵顿公爵、强·柯尔塔、查理·帕克、迪吉·葛拉斯彼与里雍内·汉普顿也不时来凑上一脚，参加同伴的爵士

即兴演奏。然而，20 世纪 60 年代的都市更新计划，却迫使原本盛况空前的爵士文化一夕间凋零，原为美国黑人聚居的菲尔摩街，经房地产公司的大力整顿，成了美国白人聚集的布尔乔亚区，而被视为黑人产物的爵士俱乐部，也被精品店、成衣服饰店或高级餐厅所取代，曾有二十多间爵士夜总会聚集的菲尔摩街自此走入历史。

五十多年后，我来到此地，除了两处近期完成的爵士壁画，象征性地为此地曾有过的辉煌历史留下蛛丝马迹外，什么都没剩下！

没有时间完成的完美居所

在这个多种族多文化聚居的城市里，每一个区域都代表不同的种族与文化聚落，区域景观也随着聚落的特质而有不同的面貌，如以华人为主的“唐人街”的喧嚣脏乱；以美国黑人与阿拉伯人为主的“市中心”，充斥着残破的建筑与牛鬼蛇神杂处的紧张氛围；以西西里人为主的“意大利城”里，汇聚了酒吧、餐厅、咖啡馆、色情场所与赌场，是集罪恶与欢愉于一体的不夜城。而一进入旧金山最昂贵的地段——滨海的玛琳娜区，又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面貌，一尘不染是玛琳娜给观者的第一印象。它不仅显现在此区的建筑外观，也表现在此区干净得出奇的道路、静谧得有点遗世独立的氛围，这些特质都使得玛琳娜区成为布尔乔亚阶级最爱的居住区。

一阵狗吠声打破了原本的宁静。一位戴着墨镜的壮男一口气牵着十来只恶形恶状的大狗出来溜达，它们有如贴身保镖般，紧紧地跟随在男主人四周，亦步亦趋，阵仗一摆开，架势十足，让人不能不注意到他们的存在，也顺道提醒路人们快快让出整条人行道，或绕路而行。

布丽塔妮搬到这个一百多平米的大房内前后还不满一年，难以想象，年仅 25 岁的单身女子，即可坐拥如此豪华住宅，这或许归功于她独特的职业：Old Dominion Bancorp 于旧金山分行的股东。布丽塔妮从事的是合法的高利贷融资服务，专门借着发放比一般银行更高额的贷款利息，来帮助那些因财务周转不灵而被银行征收房产

的苦主们，她为这些屋主争取四年的宽限期，当然，屋主所付的代价也很高昂，而这之间的利润，便造就了布丽塔妮的财富。

二十多岁的她，不仅有着美国美女的金发蓝眼以及高挑儿的身材，还年纪轻轻便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且经营得有声有色，无疑的，她的境遇是所有美国女人的梦想！而一位杰出而成功的美国女子，如何经营自己的空间与看待自己的空间？这成了我这趟访问的重点。

虽然布丽塔妮朝夕与金钱相处，但是她的私人空间却充满了低调的东方禅风，以及“不确定”的因子与“矛盾”的对立。

“我希望将自己的居所营造得既温暖又精致！”布丽塔妮如此告诉我，不过，置身于这个空旷的大厅里，我却只感受到冰冷的感觉。整个空间里除了一张“L”形沙发、原木餐桌椅等功能性的大件家具以外，没有其他摆设；走廊的原木酒柜内，只吊着几只酒杯；而白色的墙壁上，随性地刷上几笔土金色，除此以外，再无任何色彩点缀，或许因为如此，餐桌后方半腰平桌上的那尊佛祖头像，反而特别引人注目。

“你对佛教艺术特别情有独钟吗？”

“也不是如此！而是因为我觉得亚洲艺术品的线条干净简洁，摆在那里都不显得突兀。其实，我每天接触现代艺术，但是，我并没有收集这些艺术品的嗜好，而且，我认为‘颜色’对艺术品虽美，但是放到家里，我可就不那么喜爱了。”

“那么，墙面上那些古怪的土金色呢？”

“喔，那是我自己试着画着玩的，我想调出自己想到的墙壁颜色，不过，好像还没成功，我也没时间，就搁在那儿了。”

“为什么选择这儿？”

“因为我工作的地方离这儿并不远，才六个街口的距离。此外，与父母同住时，我的家即非常宽敞、舒适与明亮，若要搬出来住，当然居住的条件不能比以前差。”

“谈谈家中你最喜爱的角落吧！”

“我最喜欢这张沙发，真的，这是我最爱的角落。我经常将工作带回家里，但一回到家，我就倒在沙发上，享受完全放松的感觉！我也挺喜爱那张餐桌的，如果有时间，我会做做饭，邀请一些朋友来家中做客。当然，我也喜爱那个佛陀头，它带

给我宁静的感觉。而我的书房后方是一个宽敞的平台，从平台上，可以眺望整个内庭花园，早上，我就在平台上吃早餐、读读杂志。”

“谈谈你的兴趣吧？不会只是躺在沙发上吧！”

“室内设计！我喜欢将不同风格的东西摆到一块儿，如果以后有时间，我希望能够上上这方面的专业课程，充实这方面的知识，至于现在，我的心思放在‘真正独立’上！我想赚很多很多的钱，多到我能够做任何我想做的事！”

“比如？”

“环游世界！旅行！婚姻对我可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交个男朋友倒不是坏事，而且，何乐而不为呢？”我望着入口处的柜子上摆放的一张5×7的结婚照，那几乎是这个空间里唯一与“人”扯上一点关联的。

“那张结婚照里的女孩是谁呢？”

“我妹妹，小我两岁多，不久前刚结婚。她认为结婚生子是女人这一生最重要的大事。而在加州，很多女人都是如此想的。”

布丽塔妮继续自顾自地说着：“对我而言，当下，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独立自主’，女人选择婚姻是因为她们无法照顾自己！而我的梦想是‘以自己期望的方式来活，不仰赖任何人’。我计划十年内结婚、生子，可以居住在不同的城市，有更多的机会旅行。”

“不过，要完成这些梦想，好像不需要很多钱就行吧！除了人生既定目标以外，有什么事是你花费时间经营，并且自己很有兴趣的吗？”

“唱歌！我一直梦想成为歌手，像我所喜爱的艾瑞莎·弗兰克林（Aretha Franklin）般的灵魂乐歌手，我断断续续到录音室里录了五首歌，集结在一张专辑里。”

在我的要求之下，她终于在书房角落的手提音响上，找到了这张珍贵的专辑。

临别前，这位矢志追求独立自主的美国新女性，终于放下女强人的身段，展现了难得一见的温柔微笑，她递给我那张专辑：“如果你不嫌弃，我将它送给你做纪念。”整日被云雾笼罩的旧金山天空，此时露出了温暖的阳光……

活在钟声与古书世界里的女人

特莉许的家位于旧金山另一个布尔乔亚聚落——“太平洋高地”(Pacific Heights)，建筑师是德国人，不仅是正对面的德国大使馆的建筑师，还完成了这栋带有高地风格、充满了童趣趣味的楼房。

我与特莉许相约于下午两点半，我稍稍提前抵达她的居所，大门却早已为我敞开，屋内传来一阵阵清脆悦耳的嘀嗒——嘀嗒——嘀嗒声，我仍然象征性地按了门铃，才一眨眼时间，特莉许已经应声出现，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很热情地邀请我进入屋内，并邀请我到晚宴厅小憩片刻。

“你想来点茶或咖啡？”

“茶吧！”

特莉许进入厨房准备茶的这段时间里，我环视着屋内的摆设，一切都井然有序。每件东西的位置都好似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才被小心翼翼地放到最适合的位置，以免搅乱了此地的“和谐”与“美好”。晚宴桌旁的一个木柜里摆放了名贵的水晶器皿，通往厨房的走道上另有两个柜子，专门陈列造型奇特的茶壶，而刚过57岁生日的特莉许，将三十来张亲朋好友寄给她的生日卡片，全都如骨牌般竖立站起，一张接一张，如军队操练般整齐地排列在晚宴桌旁另一个半腰高度的收藏柜平台上。在这堆卡片陈列中，最显著的莫过于那张布什与妻子劳拉寄来的生日贺卡，这与特莉许退休以后的生活形态有关：她成了美国上流社会社交晚宴里最受欢迎的主持人，她热爱参与上流社会举办的社交活动，也非常乐意与这些人相处。尽管特莉许经常出入这些场合，她却让我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矫揉造作或者自抬身价的凌人气势，相反的，她表现得异常谦和有礼，不时夸赞我父亲的为人以及妹妹的身教，有时，她也会突如其来地冒出一句：“你不觉得你的妹夫有点奇怪吗？你觉得贾丝汀如何？”这或多或少与她担任妹妹婚礼上的主持人有关，自此以后，她将妹妹的幸福当成自己女儿一样关心。

特莉许再次出现，两手各拎着一只茶壶问我：“你喜欢这只猪茶壶，还是这只米

老鼠？”

“猪吧！它让我想到丈夫！”

厨房里传来一阵阵铿锵声，让我有点担心，特莉许极力掩饰她日益严重的视力退化问题，而如今，弱视问题也连带影响到她的听力，从她总是两眼直视前方，以及靠着摸索与听觉来鉴定对象的方式，可知她为了继续如常人一般生活，付出了多少心力。而特莉许的弱视问题却并非近期才开始，早在她10岁那年，她已经感受到轻微的视力问题。

刚开始她以为自己患了近视，并为此而吃了不少苦头。老师看到她盯着黑板发呆的古怪表情，认定她是偷懒的学生，事实上，她是因为无法看清楚黑板上写的字而发愁。就这样，她在不断地换眼镜与不断地迎接新挑战中坚持下来，并完成了学业。

这一切或者归功于她年轻时所受的“青年团”(Junior League)“领导人”训练。

这个餐厅的布置，是原封不动地从婆家那儿搬过来的。





特莉许最爱的是她经年累月收藏的古董钟与二手书。



虽然特莉许有视觉障碍，仍手不释卷。



25 位来自各个不同国度的年轻女性，自愿参加这个团体，成为义工，跟随年长的领导者，学习她们的领导技巧与分享她们待人接物的经验，从潜移默化的过程里学习如何成为各行各业里优秀的领导者，而这个社团并非政治团体，而是自动自发的小区组织，在于培养人才以促进自己小区的繁荣与生活环境的改善。

特莉许取出一只如观看幻灯片专用的独眼放大镜，以戴泳镜的方式，将连着放大镜的橡皮圈套在头上：“我读书的时候就戴着这个古怪的玩意儿。”她有点无奈地摇摇头，继续告诉我，“大学毕业以后，我梦想环游世界，‘空中小姐’这个职业成了我的首选，但我却因视力问题而无法被录取，后来我远赴TWA 位于纽约的招募中心，视力问题再次成为录用与否的关键，最后他们决议给我四个星期来矫正视力问题，我因而得到这份梦寐以求的工作，四个星期以后，他们并没有复查，我就这么

待下来，待到公司关门，我才正式退休。”

膝下无子的特莉许退休以后也没闲着，她成为“青年团”的主席，为筹募一年100万美元的基金而四处奔走。“这笔基金是用来整修这一区老旧破损的古建筑，比如，我现在正致力于抢修一栋三层楼的建筑物，你不知道这份工作有多么艰难！为此，我们动用了205位女性义工，从不同部门的协商、雇用专业人员到展开维修，真是难以想象的庞大工程！”

而今日的旧金山市容，不少就因为这些女性义工团体的努力，而呈现了焕然一新的都市面貌。

除了“青年团”主席的重责大任以外，特莉许还是照顾社会孤苦无依老人的义工。



“我现在照顾一位97岁高龄的意大利老祖母，她家离我四个街口的距离，与她两千多个洋娃娃与一堆猫狗合住在一栋维多利亚风格的老房子里，为了保护她那些心爱的古董娃娃，经年累月，老祖母将一楼的门窗反锁，使屋内透不进一丝一毫的光线，而每回我的来访，都使她必须从椅子上挪走一只洋娃娃，好腾出一点空间让我坐下。”

“你忙得如此不可开交，这个空间对你的意义呢？”

“哈！事实上，我很少在家，我喜欢这个家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一群非常可爱的邻居，这使得我舍不得离开此地，尽管我与先生可以搬到比这儿大好几倍空间的地方！三年前，我们试着搬离此地，最后还是作罢。”

“那么，你室内这些维多利亚风格的木头家具呢？”

“喔，这些家具摆设大部分都是出自我婆婆的赠予，比如这个餐厅的布置，原封不动地从夫家那儿搬过来。十年前，这里摆的是我小姑的餐桌，她因为买了放不下，而摆到我这儿来，后来又换成我婆婆的，无论如何，我待在家里的时间实在不多，也就没怎么花心思照顾……”

“在这个空间里，你可有花心思的部分？”

“古董钟与古书吧！”

“喔！难怪我一进门至今，嘀嗒嘀嗒的旋律声不绝于耳……”

“那些古钟都是我经年累月收集的，有美国的、英国的，你瞧，这只19世纪的座钟，是我在钟博士那家店里寻获的。那家店真是美妙极了，一开门就可听到各式各样的时钟发出的音律。每当我听到这些钟摆的旋律，便有如坠入另一个古老的奇想世界。”

“你收集什么特别主题的古书吗？”

“简·奥斯汀的作品，《科学怪人》、《吸血鬼伯爵》、《鲁滨孙漂流记》、《金银岛》……大部分是冒险故事。”

特莉许常常独自一人坐在客厅的角落，或者阳台改建的书房那儿阅读，她沉醉于古书的冒险世界里，只有古老的钟声才能偶尔将她的心思带回到现实世界。

离开特莉许的家以后，我回想着她临别前所说的这段话：“我那个时代的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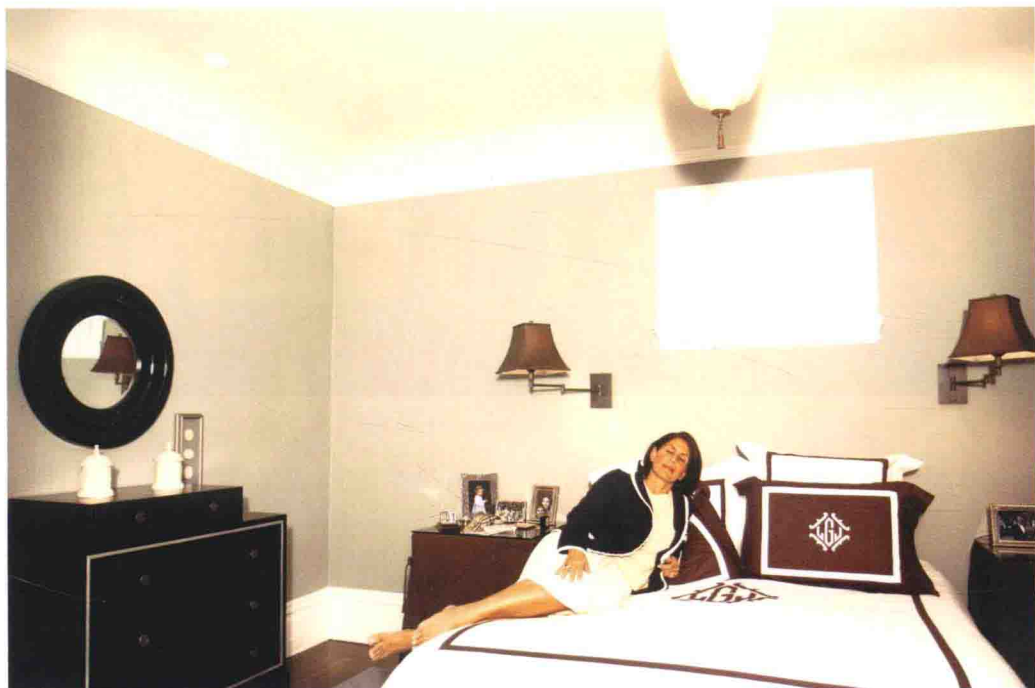


都是任由社会来规范自己的人生，她们多半担任秘书或护士，过着常规的生活，但对我而言，自由意味着：‘走出自己的路，活出自己的方向！’想要拥有不一样的人生，就得走出框框，迈开脚步去获取，做出成果来！”

我的家即代表一切

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影《蒲公英》，剧中的上流社会贵妇，带领她的学员们到意大利餐厅见习“如何完美地吃完一盘意大利面”，而我所拜访的这位女子莉萨，一如剧中的这位贵妇人，43岁的她，身为社交礼仪与外交礼仪的专业顾问团——AML GROUP 团长，被评鉴为旧金山最会穿衣的五位女性之一，不时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不是一切都很完美！”

莉萨的家坐落在名人与历史建筑环绕的地段，不远处，有宋美龄女士举办婚宴



追求完美的莉萨，认为“家”是穷毕生之力也无法完成的伟大艺术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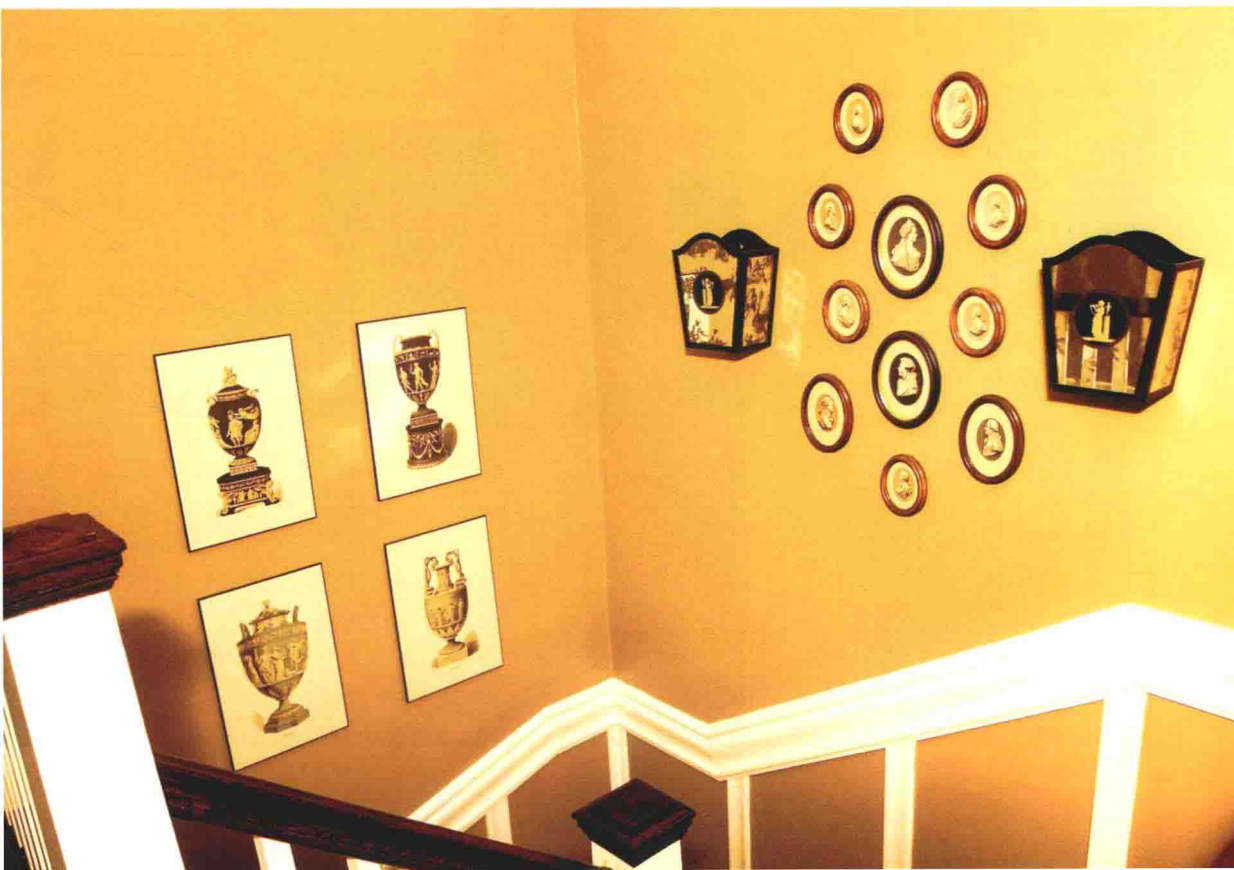
的场所，陈冲住在距离此地两个街口的转角，某位知名的色情小说女作家住在几百平的绿色草坪环绕的城堡内，每当这位女作家主办烟火音乐派对时，她的宅邸四周便充斥了豪华轿车以及盛装出席的绅士淑女们。而不远处一栋橘色的楼房，据说是希特勒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旧金山指挥总部，直到战争结束以后，当地居民打开深锁的大门时，还发现大厅正中央挂着一张希特勒的画像。

在我们约定的星期三的早上，莉萨打电话告诉我：“我的墨西哥女佣周四才来，家里很乱，只能拍沙龙！半小时够吧！”

我决定将约会往后延，等到她的墨西哥女佣将整个家里里外外都整理到合乎她的要求为止，周四下午，我终于取得“许可证”。

出身富豪之家的莉萨，一切都唾手可得，她却也因此而养成极其挑剔的人生态度：“我喜欢成为与众不同的！”莉萨说这话时，有如向上帝宣誓。

一进入莉萨的家，就可以感受到她所谓的“与众不同”。客厅墙壁一侧挂着一幅日本彩绘画，另一侧则悬挂着观音抱子雕像，桌上放置着珊瑚，花瓶内插着竹子，





莉萨热爱珊瑚，连客厅的沙发抱枕都是红色珊瑚礁。



连沙发抱枕也是珊瑚图案。

“只参观我家，不少人还以为我是中国人或日本人！”莉萨不胜得意地为我端来她特意挑选的东方茶，喝起来有着桂皮的味道。

“你在哪儿找到这幅日本金色彩绘画？”

“从我先生那儿。我们2001年1月结婚，是非常罗曼蒂克的烛光婚礼，美极了！我一直找不到足以匹配我家墙壁的画，正为此发愁得很！就在我先生办公室的墙壁上看到这画，我告诉他：‘摘下来！这正是我想要的！’下一刻钟，它就在这儿了。而这两个珊瑚抱枕也是这么出现的，我找呀找的，就这么找到我梦想中的图案了。”

紧接着，她又指着大厅通往餐厅门槛上放置的两尊鸟人像，以及门口玄关柜子上的花童，不胜怜爱地说着：“这几尊都是从犹加敦半岛找到的。很独特，很美吧！”

虽然莉萨从事的是政治事务，如公共行政、教育与医疗等相关工作，以及加州度假胜地房产买卖，她在大学专修的却是艺术，这使她养成一个多年的习惯。

“我有一本‘黑书’，每当我在任何杂志、书，或者商品目录上看到我喜欢的物



以大自然为基底的绿色厨房。



品，我就剪下来，贴在我这本‘黑书’上。这本‘黑书’成了我设计灵感的主要来源。”

莉萨对东方艺术的兴趣，却缘起于三十多岁，她为旧金山前市长威利·布朗（Willie Brown）工作的那段时期。

“我为前市长处理所有对内对外的社交礼仪。之前，每隔一段时间，我便因‘厌倦’了一份工作的重复性而倦勤，直到遇到威利·布朗。跟他一块儿工作，每天都是挑战。”

原本热爱法国蓝调风格的莉萨，那段期间，因工作之便而旅行世界各地，并因与上海、北京、台湾、越南等姐妹市的贸易交流，而接触到东方艺术。

“它成为我的风格，连我的公共卫生间都洋溢着东方情调。”

花鸟人物的壁纸，竹编的红色吊灯以及中国结穗子的门帘……如今，莉萨的家里充满了东方绿竹、日本棕色以及法国蓝调的色彩。不过，莉萨对整个家中最满意的角落却是她的浴室。

“完全出自我的点子！我模拟法国新古典主义时期的风格，连镜子都是特别定制。”

除了收藏珠宝、雕像与陶器的嗜好以外，莉萨还用20年的时间来收藏“药丸小盒子”，这些珍贵罕见的收藏品，一如她的珠宝，都被整整齐齐、小心翼翼地分类，并陈列于专门的展示柜。至于那些大小不等的浮雕侧面人像，则皆被装裱成画像，悬挂于楼梯墙上，搭配从意大利买来的剪影顶灯，与几张希腊陶器素描，呈现出与东方雅韵和法式华丽不同的古典高雅。

“我的家，即代表一切！”而她似乎乐在其中。一个家的从无到有，满足了她创造、沉思、使一切事物看起来更和谐美好的欲望，一如她自言：“一个美好的家，永远也没有完成的一天！”

快乐自豪的莉萨，突然显得紧张起来：“你还需要多久？我的丈夫在等我做饭，我命他待在客房不要出来，现在，已经几个钟头过去了……”

温暖明亮的家

来访之前，史黛西传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所有的朋友，宣告她要整容！因为是大幅度、大规模、由里到外的大整容！她需要所有人的帮忙，告知她相关一切的信息，比如，哪家整容大夫的手术做得最成功？这使我在这趟访问之前，一直考虑要不要在背包里放一瓶特级香槟，因为我实在担心，在我来访的那天，史黛西手术后的针线尚未完全拆除，而一条线还悬空垂挂在眼角，而如此这般的情景，在旧金山的上流社会可是司空见惯，这些上流社会女性们还会为动刀、抽脂、打针而开狂欢派对，邀请姐妹们一块庆祝，而这样的酒会中，参加者多是以亚当家庭成员面貌出现的，这也是为什么香槟在这样的派对中是绝对少不了的。

史黛西用力地打开门，大声地说：“嗨！您好！”瞬间，我全身都松了口气！豪爽而男子气的史黛西，那天看起来实在棒极了！她一直对我的来访犹豫不决，一直到最后一刻，她还不确定要不要接受访问，这一切都缘自她的出身——一个来自“白



现实世界里的仙杜拉，可得凡事自己来，她的结婚钻戒是自己花一半钱买的，生活费亦然！她得自力更生！



人垃圾”地区的底层社会女子，因婚姻而跻身上流社会，看似麻雀变凤凰的成人童话发生在现实人生里，却使得她极度没有安全感，也缺乏自信心。

她找了两位朋友来壮胆！不过，随着我们之间对话的开展，她终于一点一滴地放松，朋友起身告辞，她告诉我她的家族故事……

“我来自一个有七个孩子的破碎家庭，母亲来自捷克，父亲是搭乘‘五月花’号前来的爱尔兰人，我是他俩婚姻所生，也是母亲最后一次婚姻，因此，我与最大的姐姐之间有25岁的悬殊差距。从小，我就活在一个年龄比我大很多的成人世界里，这也影响了我看世界的观点。我一直穿着姐姐留下来的二手衣服，因为父亲有酗酒的习性，一家大小几口，全靠母亲一人撑持下来，我们那时的食物天天都是马铃薯；5岁那年，母亲告诉我：‘你想买单，就得自个想办法付钱！’14岁那年，我靠清洁工的微薄收入来赚点零用金，当时，为了从高中毕业，我的脑袋里只想着一件事：‘如何能得到工作，好赚钱养自己！’19岁那年，我第一次结婚，那时父亲65岁，终于可以领到国家的退休金，父亲停止了酗酒，却开始吸毒，这使得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我23岁那年，他因吸毒过量而出了车祸，重伤。”

史黛西喝了口咖啡，苦笑着说：“而我的人生也一如母亲的翻版！我的第一任丈夫也是个酗酒狂，我们在一起五年，为了照顾他，我身兼两份差事，结果他有了外遇。原本他想先杀了我再自杀，这次尝试却失败，三个月后，他死于车祸！我终于找回我的人生。”

在餐厅里担任服务生六个月以后，她搬到了旧金山，在那段期间里，她遇到了现在的丈夫——保罗，他来自一个衣食无缺的家庭，有着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他的个性稳定、温暖、明亮，喜爱与家人亲近，而史黛西却对家庭关系充满不信任，他们一切都不同！两人却坠入情网。

史黛西自嘲地说：“我们相遇没多久以后，他的母亲以及最好的朋友都死于癌症！我告诉他，我是‘黑寡妇’！我为周遭人带来死亡。我决定搬到纽约。刚搬去两个月，我的那间公寓因枪战而严重地受损，而且是那次意外事件里唯一受损的寓所。在纽约的六年间，保罗与我仍维持联系，他的哥哥因一次汽车意外而过世，没多久以后，我的母亲告诉我：‘你父亲病危！’我决定返乡照顾父亲，我与保罗相



史黛西婚后不忘根，将家族的照片带到新居。

约，如果两个月后，我们还活着，就结婚！两个月后，我们结婚了，那年我39岁，结婚那天，父亲过世。”

现实世界里的仙杜拉，可得凡事自己来，她的结婚钻戒是自己花一半钱买的，生活费亦然！她得自力更生！

史黛西指着长廊里的家族照片告诉我：“这位是我的祖母，她是个既幽默又强悍的女人，从小我看到她就全身发抖。”史黛西指着另一张照片，高亢的声调转瞬间充满了柔情，“这位就是我的母亲，她一辈子都自力更生，从不让自己失去控制，我一直以她做我人生的榜样。但是，独立自主也代表一个人承担痛苦。长久以来，我总是一个人面对，不让任何人进入我的世界，而现在，我要求帮助，但是，保罗并不了解我的需要……”我回想起应邀到史黛西家中做客那晚，保罗端着妻子亲手烤的培根芦笋，以近乎哀求的声调，请我们务必品尝：“史黛西辛苦了一整天，吃一点吧！”

史黛西有点悲伤地说道：“家、安全感与友谊，对我而言是最重要的。”



史黛西最喜爱的天地——厨房！

“那么，这个家的空间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我催问。

“温暖与安全的地方，能够表达自己。”

“这儿原本是保罗一个人的家，你的加入为这个空间带来些什么不同吗？”

“保罗害怕色彩！我却很喜欢！我尤其喜爱花卉的图案。此外，我非常热爱料理，因为食物给人们带来快乐！而且，料理让我有表现自己的机会。”

史黛西向我展示了她最喜爱的天地——厨房！她以藏红花的橘黄温暖色调为主色，与晚宴厅的鲜红色形成鲜明的对比。史黛西对我提及她的梦想：“我想自费出版一本自己手绘的、图文并茂的彩色料理绘本，里面有我最爱的食谱。”

史黛西带我来到另一个空间，不太好意思地告诉我，这儿完全出自她一手打造：“百合花呀！紫色的花卉床套，简单的木制家具，都是我的选择。”这里也是她最常待的地方，她在这里吃东西、看电视、读书与休息。但也是在这个天地里，我看到了史黛西天性里既中性化、又罗曼蒂克的一面。

“我对社会地位没有太多的感想！对我而言，你如何对待他人，你也就如此看待



这个世界，而世上的人，并不会因为教育、金钱、社会背景而有根深蒂固的不同。唯一的不同是，当我要将这些有钱的女人聚在一起拍张照片时，她们永远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待办，她们总是期待这个、要求那个，而这张照片永远拍不成！而我拍蓝领妇女的时候，她们会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让我拍照，你瞧见我们的不同？”

精神的富足胜过一切

探访旧金山上流社会女性的空间，让我了解到美国社会并非如表面或者媒体报道所显现的只注重金钱与名利的追逐。特莉许将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公益活动，

而眼力日益退化的她，却借由抚摸古籍与聆听钟声而得到心灵的安慰，对她而言，这些古物以及与邻居的亲密关系，远比家中那些名贵的家具更能带给她温暖！莉萨虽然贵为社交界名女人，朝夕与各国总理、王子、首相与外交大使等重要人士相处，吃的是山珍海味，看的是雕梁画栋，但是，她最重视的，却不是她的名声地位，也不是她的财富，而是她一手打造起来的家，对她来说，自己的家才是一切！为了让这个家达到百分之百的完美，她竭尽所能，乐意以一生的力量来完成。最让我吃惊的女性就属从底层社会力争上游的史黛西！自从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以后，她追求的是一份真诚与温暖的关系，从她与保罗两人共处八年才结婚，以及两人一起生活的空间里，我看到了她不仅不避讳自己的过去与出身，还将祖先的照片汇集成一条家族历史长廊，显现出她的自尊自重，另一方面，她也努力地在空间里以色彩与花草，营造出温暖与明亮的感觉，反映出她内心对“爱”与“家”的真实想望。无论何者，我都感受到美国女性注重精神的富足，远胜过对一切的追求，而这却是我们社会里的女性所忽略的，身为一位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个人的空间反映出我们内心的世界，以及对人生的态度，因此，无论再忙，女性也不要任由自己的心灵空间荒芜呀！

黑房间

天下乌鸦一般黑
我感到胆怯，它们有如此多的
亲戚，它们人多势众，难以抗拒

.....

待字闺中，我们是名门淑女
悻悻地微笑，挖空心思
使自己变得多姿多彩
年轻、美貌，如火如荼
炮制很黑，很专心的圈套
那些越过边境、精心策划的人
牙齿磨利、眼光笔直的好人
毫无起伏的面容是我的姐夫？

翟永明

北 京

女人的一方天地



菲菲的家，有如小熊维尼的儿童乐园。

北京女人一直给我豪爽热情的印象，不仅在日常生活里，也在待人接物方面，或许因为如此，我这个举目无亲的外地人，自然而然地选择北京作为我在中国落脚的第一个“异乡”。

在我交往的女性朋友圈子中，不少都属于媒体或者文化界，或许因为她们从事的并非朝九晚五的工作，生活作息总是晨昏颠倒。而几年的相处下来，我意外地从她们的生活里，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不少事业越是成功的女人，反倒越感孤独。

她们的孤独被锁在一扇扇门窗之后，被光鲜亮丽的外表所覆盖，在呼吸着事业的成就感带给她们的荣耀的同时，她们却为着现实世界里找不到一位可以理解她们、与她们的思想见识匹配、分担家务，并且愿意分享彼此喜怒哀乐的人生伴侣而感慨：“北京的好男人都死光了！”这句话不约而同地出自我身边几位杰出、聪慧又敏锐的女子之口。言语间，夹杂着嘲讽、哀怨、愤愤不平，而一位女性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有没有发现，北京的女孩特别难嫁掉？因为男人怕这样的女人！她们见过世面，有头脑。”我难以评断这话的真实与否，因为，我认识的朋友当中，也有人自婚姻关系里得到心灵的平静与满足；无论是否走上婚姻一途，北京女子都已挣脱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强铸于中国女性身心的枷锁。而今日，她们伫立在高楼大厦林立的北京都会里，将她们对自己、对未来的梦想，凝聚在一方天地里。

原子的玫瑰中国园

她们之中，35岁的原子刚刚自六七十平方米的国民住宅，搬迁至北京国贸一带，一家三口，连同保姆，一块儿搬进140平方米的三居室，过起舒适快意的上流社会生活。工作上，她甫获得升迁，孩子也进入所谓的“贵族学校”就读，但是，在一间这么宽敞明亮、一切看起来都完美无缺的家庭里，爱笑的女主人却不怎么快乐得起来。

每天下了班，当她好不容易可以自层层叠叠的工作压力里暂时逃离，又得扛起身为母亲妻子的责任，忍受孩子的吆喝任性，丈夫的怨声载道。一直等到夜深人静时分，家人都相继熟睡以后，她才得以享有这片刻的宁静来读书、思考与写作。她在部落格上张贴生活里光鲜灿烂的点点滴滴，阅读网友们的来信，却将她人生的阴影隐藏起来……“那时候，谁想得了那么多。”她匆匆忙忙地嫁人，嫁给了一个有责任感却不懂得温柔细语表达爱意的男人。

男人认为她是什么都不懂的乡下姑娘，十年一晃眼，乡下姑娘变成了精明干练的女主管，在时尚界工作的她，越来越懂得穿着打扮，外形也越发显得亮丽动人了！“他不喜欢我这个样子！每次出去都要问长问短的，好像我有什么似的，可我是什么都没有，他也太多心了……我这个人不是那样儿的。”她总是重复这句话，购买服饰时提心吊胆，生怕裙子太短或者式样太暴露，这些都超越了“他”可以容许的尺度。

搬新家的喜悦，很快就被张罗新家的辛劳所取代。她努力地挤压出所剩不多的时间，忙乱地张罗着里里外外；半个钟头内，她得决定客厅摆什么样的沙发，十分钟内，她得解决餐厅桌椅，还有，孩子房间的床与衣柜……她不断地往原本已经不够用的24小时里塞东西，直到每天待办的事项多到……溢出！自己早已超过负荷，她却依旧如故，不肯开口大喊：“救命！我快撑不住了，帮帮我！”反而轻描淡写地说：“他不管这事！”便一肩扛起“女主内”的本分。

几个月后，她因过度操劳而生了重病，至今未从这场耗竭中康复起来，少了她

的这个家，那飘逸的红色罗纱，印着大红玫瑰的窗帘与双人床，既古典又现代的中国风木头沙发，橘色底咖啡店蕨类花纹的餐桌椅，以及她客厅书桌上那盆日渐凋萎的花束，都逐渐失去了昔日鲜活的色泽，一片死寂的沉默，贯穿了这140平方米的空间，虽然完美无缺，却因原子的身影不在，而变得空无一物！

苏菲雅的70—80年代

苏菲雅的家坐落在赛特购物中心后方的一栋大楼中，那原是一栋15层楼高的公寓洋房，却被标示成14层。不过，凡事细心的她，仍旧数着自己的楼层，找出自己住在15楼的真相。

从她所在的高楼层落地窗往下看，可以清楚地瞥见一条运河，一条新完工的高速公路，一条穿越市中心的铁路，以及一个北京老胡同。这个胡同一半都已被挖掘机铲平，剩下的一半，在高楼大厦的环伺下，显得如此渺小，如此微不足道。一如整个近代中国历史的面貌，又再一次地被彻底地改头换面；只剩一半的胡同里，居民仍旧一如往昔地生活作息，仿佛处于世间喧嚣之外。

虽然每天清晨醒来时，此地居民都会发现今日与昨日不同……“呀！老王家的书报摊怎么成平地了？！邻居的菜圃子也成碎石头堆啦……”老奶奶惊慌地看着周遭的改变，她还不习惯闭眼睁眼之间，世界就变了个样儿！她养成睡觉时竖起耳朵的警醒，生怕这个世界在她所剩不多的生命里，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

然而，对于在高楼上远观她世界的白领新贵，却憎恶“它”依然存在！怨恨它像是一位得了癌症末期的老人，尽管器官一个接着一个坏死，却始终顽强地抗拒着死亡的命运。

我的视线从正下方的胡同废墟拉向远方，几栋外观华美的现代建筑高耸入云。然而，其中一栋大楼却因建筑商的资金短缺、产权纠纷等各种问题无法解决，而成了空无一人的废楼，这使得北京市内充斥着新旧混杂、人去楼空的苍茫！或许因为这个城市里，一切人事物都面临着汰旧换新的命运，所以见到苏菲雅家里那些

老东西，我如获珍宝！

它们或自垃圾堆里捡来，或者出自她男友讨价还价的结果。如今，这些老旧的东西，如黑板、大字报、碗橱等，都被她那从事建筑工作的奥地利男友小心翼翼地摆放在房内各个角落，连那个几十公斤的保险柜，也是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给“扛”回家的；不过，一旦来到新居，它们便跳脱了原本的实用性功能。

靠躺在墙边的这些黑色模特儿，脖子上挂着五颜六色的鞋带，如装饰艺术品般，整齐地陈列在大厅里。苏菲雅告诉我：“这些模特儿一如屋内其他老旧的东西，都是他捡来的。他很喜欢老旧和有中国特点的东西，我家楼下那些废墟，成了他采集



靠躺在墙边的这些黑色模特儿，脖子上挂着五颜六色的鞋带，如装饰艺术品般，整齐地陈列在大厅里。



中国七八十年代的老东西，带有“文革”色彩，是别的国家找不到的！

收藏品的‘宝库’。偶尔，他也会从别处的废弃堆里捡些东西回来，但是他的收藏品多是具有中国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显著特点的东西。”

我听着苏菲雅的解说，瞥见墙边摆放的这块“计划生育”的黑板，五颜六色的粉笔，图文并茂地描绘出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的社会面貌。这块黑板来自新街口一家印刷厂的保卫科。

“这主要与他的年龄有关。他出生于70年代，成长于80年代，这些东西都是我从小用的，但对他而言，却有中国七八十年代的特色，又带有‘文革’色彩，是别的国家找不到的！因为，那个年代里的物品，受到当时中国的技术水平、欣赏角度以及制作方式的影响，是不会再有了。”苏菲雅更进一步向我解释男友将这些破烂当作宝贝来收藏的原因：“七八十年代很多是手工做的东西，现在可少了，而且，现在的手工制品十分昂贵，过往，我们看这样的东西嫌‘土’！现在，当我们再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却感到怀念……”

她不胜感慨地告诉我：“你看北京变化得这么快！很多东西都是不加思考就废掉了！实在可惜！如果周围的人像我这样‘怀旧’的话，有的东西就不会消失……”

从来不收藏旧东西、受过扎实的西方美术设计训练并深受西式思维影响的她，也有“爆发”的时候。

她很坦然地告诉我：“也得看捡到什么了！我最低的底线是要‘卫生’！不过，带着欣赏的角度来看他这些捡回来的东西，就很容易接纳。一般来说，捡东西回来之前，他都会征询我的意见，我若是不同意，就告诉他‘我不喜欢’，不会大吵大闹。”

不过，礼貌上的征询与实际的结果之间，看来大有出入，因为，两人居住的空间里，还是塞进不少她不喜欢的东西。

“对啊！没办法，我说要他丢掉，他不听，不过，我不会为此而大吵一架。因为下次搬家，我肯定不会让他将这些我讨厌的东西再搬进新家，也因为如此，我可以给那些我不喜欢的东西一个期限……”

苏菲雅的空间，随着另一个男人的加入而有了不同于往日的面貌，这个空间里属于她个人的Touch也越来越少，只有在她的工作房内，我还能找到属于她的色彩——桌面计算机屏幕里展示着她过往的设计作品，书架上陈列着一本本厚重且昂贵的



设计书，这些都是她省吃俭用在二手书店买来的创意“补给品”，而她自小跟随外交官父母周游列国的经历，则浓缩为一张张盖上各国邮戳的外国邮票。

对于从事设计工作、崇尚个人主义的苏菲雅而言，有自己特色的空间，只剩下这间小小的工作室，面对此现象，她却毫不在意！

“我今年34岁，比他大4岁，他生长于欧洲，一个温室！我则生长在北京，可说是现在世界上变化最快的城市！有时，这个环境给我带来很多的疲惫，和……很多的感受，身心上，我比他的历练要多出许多，不过，每当我看着他时，也会看到当年的自己，我一点都不怀疑，曾经的我一点也不比今日的他逊色。然而，通过和他住在一起，我和我的过去有了某种程度的链接，而通过和他今后的生活，又会创造出新的未来。”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也常常因为意见不合而吵架，却因为不想为了工作而伤害彼此的感情，各自克制，慢慢地，两人的默契磨合得越来越好；从事自由职业的苏菲雅与身为建筑师的男友，两人都不希望过着朝九晚五的“打工”生活，他

们希望可以成立自己的工作室，拥有自己的设计品牌，到不同的国家旅居，也因为志趣与工作相投，情感与工作的关系都比别人更紧密一些。

几个月前，苏菲雅与朋友合伙在三里屯开了一家名为“蚕茧”(cocoon)的店，专卖陶瓷、餐具和琉璃制品。某些东西的设计便是出自两人共同的创作。而这个我听来有点“自闭症”的店名，对她却有着不同的含意，她一字一字说出，一如蚕宝宝吐丝般费心仔细：“因为蚕茧总有一天会孵化成蝴蝶或是昆虫，所以想用‘蚕茧’这个名字，带给人一种‘不知会变成是什么’的想象，它可以是一个美丽的蝴蝶，也可能是一只可怕的昆虫，可能……可能……无限的可能，像蚕茧一样，将无限的人生可能性留在孵化的过程中……”

兵马司胡同的张姥姥

位于西单与西四两个人车鼎沸的商业区中间的兵马司胡同出奇的雅静，让初来此地的我有些诧异。还记得刚来北京时，我坚持要体验胡同生活，却因大栅栏一个晚上而彻底梦碎。这回再探胡同，残留在脑海中的印象难免作祟，不过，陪我一块来此地的力维却告诉我，这里是北京最漂亮的胡同。

坐落在兵马司胡同周围，与其纵横交错的其他胡同，经历数度都市重整计划以后，都已被拆毁，原本的居民搬的搬、走的走，只剩下兵马司胡同孤零零地坐落在此。为什么它可以逃过一劫？力维像说书先生般地娓娓道来：“因兵马司胡同东段的兵马司胡同9号，曾为中国最早的科学研究机构，而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就曾在此工作过，故而保留至今。不过，昔日造就科学英才的研究院，现在已成了大杂院，里面住着的多是外地人。”

然而，改变的不仅是兵马司胡同周遭的环境，位于北京流行前线的“西单”，已成了商铺林立的纯商业区，“西四”则成了玉石、饰品、婚纱一条街，而原本为当地居民服务的超市，或禁不住商业利益的诱惑，或迫于高昂的租金压力，纷纷改头换面。如今，住在兵马司胡同的小老百姓们，只能到便利商店或者邻居们开的小杂

货铺里，添置些日常生活用品。

尽管生活不如以往便利，老伴也过世许久了，面对人去楼空的房子，张姥姥却始终不愿意离开。连从5岁起，因母亲工作关系而搬来与姥姥同住的力维，也宁愿搬回来与姥姥同住。

通过张姥姥的眼，以及她描述这间老宅院时眉飞色舞的表情，我似乎也看见了这间宅院秀丽的原貌：“这间四合院不仅格局对称，庭院也特别的宽敞舒适……这里是花池子，前院里有棵老槐树，浓密的树荫形成一条天然的纳凉廊子，后院里种着银杏树，架上爬满了葡萄藤，在当时的北京四合院里，可算是难得一见了！”



姥姥指着一张古色古香的八仙桌与两把木椅说：“这两件东西是我的陪嫁品，这在当时可是值钱货！”



出自资本家后代的张姥姥，父亲是开车行的。24岁嫁过来以后，哥哥被批斗，当时带着红卫兵来抄家的，却是亲弟弟。她一人学会打理事物，上至公婆，下至侄子侄女与4个孩子，一家大小，每个人都被料理得妥妥当当的。“做小馅饼，不能出3寸。”张姥姥一讲起这事还是浑身哆嗦，两手比画出三寸口径的大小，过往被婆婆折腾的痛苦，在心底烙印得太深，不过，她却学会以自嘲来面对。

在所有的家当中，姥姥最自豪的却是孙女劝说多次，想廉价出清的两口樟木箱子。

“不识货的丫头！我死都不卖！”“可它们占地方……”力维撒娇地抱怨，姥姥皱起眉头，收敛起笑容，一句威严的“去”，没人敢再提这事。姥姥指着一张古色古香的八仙桌与两把木椅说：“这两件东西是我的陪嫁品，这在当时可是值钱货！当年，姥爷的月薪只有30块人民币，后来虽然涨到70块一个月，但要养活近十口，那不是容易的事！”或许因为如此，姥姥这一代妇女，不少都靠洗衣、看小孩儿，攒点零用钱，为自己添购些行头，因为夫家不可能拿出一分钱给她们打扮。姥姥还记得，当时洗衣的行情是：“两毛钱洗一大堆衣裳，八毛就搓久一点。”

我尾随姥姥来到她的厨房，大半辈子她都在此度过。

“那时的厨房就是一只煤气炉加盖，现在的厨房可宽敞多了。”它在建筑法规尚不明确的年代里落成，因此，并不算是一间违章建筑。不过，放眼望去，没有人不在这寸土必争的有限空间里，为自己多争取一点生存空间。

置身在姥姥的厨房里，望着我母亲时代的热水瓶，贴着红色春联的木门，墙边木头架上的那只彩绘花纹洗脸盆，儿时记忆如开栓的水龙头，不断涌现。那一刻，我仿佛回到了儿时，看到童年时的我，坐在我的对面，我们凝视着陌生的对方，却又感觉熟悉，直到我们终于在眼光中找到彼此，我才真的领会到祖孙俩口中的“最美”，它是怎样的无可替代。而那消失了数十年，我以为一去不复返的童年往事，却经由这次出访，奇迹般的在我的心底浮现。

薇薇的猫居

我抱着豁出去的死士精神，坐上她崭新的德国轿车。她不疾不徐地先开启 CD 唱盘，播送一曲轻柔无比的流行歌曲，等我全身放松，心理准备也做得差不多以后，才发动引擎。不一会儿，我俩已经进入龙争虎斗的北京车阵。一路上，她老神在在地以 30 公里时速超低速前行，口里直念着：“宁愿被别人超车、按喇叭，也要‘安全’第一。”几条街口的距离，果真开了半个地球之久，不过，这一路上，后座有两位特大号老鼠朋友的陪伴，也不显得无聊。

薇薇的家在朝阳区平乐园磨房北里小区，这些公寓楼建于 1994 年左右，纯属住宅区，小区内菜市场、家常饭馆、各型超市一应俱全！几块钱就可以吃到又饱又好的东西，是个相当有老北京特色的地方。虽然小区居民因不需负担所谓的“物业费”，

26 岁的薇薇称呼这儿是她的“猫”窝，因为她特别懒。



庭园花草维护欠佳，但是小区花园、运动场一应俱全。每天清晨六点多，天色还没发白，已可看到出门运动健身的老人们，或牵着狗溜达的老太太。

薇薇带着我穿过油漆早已剥落的一楼走廊，在昏暗的走道中，来到她78平方米的“猫”窝，一入其间，我立刻感受到明显不同，完全不同于整栋大楼予我的黑暗冰冷感觉，满庭满室绿意盎然的盆栽，为空间里注入生命的活力与欣欣向荣的气息，而以红白橘三色为主调的大厅，相较于粉色的奢华、蓝色的冷、黄色的躁，显得干净又温暖明亮，这是一个让人立即放松想待下来的空间。

26岁的薇薇称呼这儿是她的“猫”窝，因为她特别懒。

“上辈子一定是‘猫’！”她信誓旦旦地宣称，虽然“超”懒，可她的空间却很洁净，不分大小，每件东西都被女主人仔细地分类，整整齐齐地摆在属于自己的位置。最显著的，莫过于她那塞满了书的三只书架，它们几乎喧宾夺主地成为这个空间里的主角。

虽然撰写的是娱乐新闻，但是，她却是我所见过的女孩里最爱书的女人之一，这点从她的空间安排与她放置书籍的方式可见分晓。跟姥姥住在一起的时候，她居住



的房间只有10平方米大，每个角落都塞着书；大三那年，她搬到30平方米的单身公寓，空间虽不是很大，却很温暖，一切都在自己控制的范围内，但是却因东西越来越多，不得不买更大的空间来“摆”东西。尽管如今的新家比起从前已是大了两倍有余，她却仍然因为空间不够用而扔了两箱的书！也因为扔的是“书”，她得从这些成堆的书报杂志里，挑选出她觉得可以扔掉的“垃圾”，久而久之，她有了自成一家的“扔书”观点。

薇薇这么分析：“那些流行话题的书，不看好像落伍，但是，看过以后，很一般，我就会堆放在地上，准备扔！”她指了指红色书架左上那层说：“还有一类书籍，可看可不看！以前觉得有用，现在却已不需要，可扔可不扔，就暂时摆在那儿……”她对书如此挑剔，那么，什么样的书才能在她的书架上占有一席之地呢？

我随意指着连阔如的《江湖夜谈》问她。

“资料性强，思想性也很强，很多思想说出来，值得保留。”

藏书的态度犹如世间最挑剔的美食家，但买起书来，她却很疯狂！不看价钱，不挑主题，几百块钱人民币，就这么换成几十本沉甸甸的书抱在手上。对什么都好奇



的薇薇，为了吸收信息，每个星期，家中还会多出五六本各种类型的杂志，从《看电影》、《三联生活周刊》到时尚杂志，她都看！脑子被严肃的思想与知识塞满，却在时尚的轻松氛围里得到休憩，对她来说：“人的审美观是需要培养的，以免浪费无谓的钱，而时尚杂志里那些成功女性的故事，也起了激励作用，虽然看多了有点假了。”

不过，面对时尚杂志里那些看起来有个性、可爱极了的房间，她却觉得一点儿也不真实，因为，处于真实的生活状态时，这样的空间根本无法生活。“有洁癖、患有强迫症的‘绝望的主妇’才会喜欢！它搞得丈夫、孩子都很紧张。”

听起来自信又有主见的薇薇，真实生活里却并非如此，她很在乎别人的看法与肯定，出门前，她一定要打扮得干净、利落，而且穿着一定要讲求“协调”。如果，她今天出门不小心穿了双与衣服不对称的鞋子，她会恨不得把脚给砍下来！正因为如此，一个人的生活空间，对薇薇显得特别重要。

有趣的是，在她的私人空间里，喜爱孤独又需要别人赞美的冲突本质，在此却得以和谐共生。她借着艺术照的形式，让自己化身为时尚杂志里的梦幻女郎，为的





是将自己年轻美丽的影像永远地保留下来；但却在经历了一整天任摄影师摆布的时装模特儿经验以后，对拍出来的结果十分失望！“只有八分像！”她不胜懊恼地抱怨着。的确，照片里的她，一如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里的精灵，与她衷心期盼成为的“身材苗条，穿着帅气”的模特儿形象明显有出入，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因没有足够大的柜子来收纳所有的艺术照，她也就不避讳地挑出几张，摆在客厅显眼的地方。还好照片的色调极配客厅的沙发，也就这么搁下来，与她小学六年级的布娃娃与其他的布偶们组成了一个纯属私人的世界，一个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欲望，充满对立冲突元素的女性世界。

凯特琳的彩色拼图

住在西城区西绒线胡同7号楼的凯特琳是我见过的女人里面最活泼好玩的一个，在她的人生字典里，从来不存在“不可能”。或许因为如此，打从懂事开始，就只有她决定往东或者往西，面对“禁止”标语，她更是视而不见，有的时候，这样的横冲直撞却叫我心惊。

我在后海一个结了冰的湖边望着她解开铁链，在空无一人的薄冰上，踩着脚踏车，妄想一路骑到遥远的对岸，虽然这个计划被保安人员及时阻止，我却对此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凯特琳是一个无法活在框架里的女人！她旺盛的精力与聪敏过人的脑袋，让什么东西到了她手上，都可变成钱，她却冷冷地说：“这是因为我的血

凯特琳的家居布置全然不同于她平日粗犷、狂野、固执的举止，而是流露出一种细致、缜密、绮丽的女性风格。



液里淌着爷爷做生意的天分。”凡事精打细算的她，几年前舍弃了澳洲“躺着吃喝睡都可过一辈子”的优渥生活，卖掉一切，只身来到北京开创事业，身兼两个外商公司主管的她，一手规划着中国环保建筑的未来蓝图，另一手推销动物饲料给畜牧业，而这两个看似完全扯不上半点边的工作，她却融会贯通。或许是她太聪明干练，或许是难以忍受男人的无聊，对45岁的她来说，每段爱情的保鲜期只有两年，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仍未婚，对今日的她来说，男人只是用来满足性需求的“对象”，在智识与阅历上，她都已不再需要他们的指引。

这位追求独立人生、毫不妥协的现代女性，却喜欢住在北京胡同里。从这间43平方米大的阁楼上放眼远眺，可见到出自“戴高乐机场”建筑师之手，正在兴建中的中国大剧院，而楼下则是王震和汪东兴的宅子，与此宅比邻的是著名的西交民巷，当年八国联军就是从这条巷子一路打进紫禁城。方圆1000米内，可直通北京的中心，中南海、天安门、西单商业街，以及闻名海内外的琉璃厂，这个家让她享有“新旧交汇，坐拥历史”的尊荣感。

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凯特琳的家居布置全然不同于她平日粗犷、狂野、固执的举止，而是流露出一种细致、缜密、绮丽的女性风格。

喜爱凡事井然有序的她，巧妙地结合家具与置物柜两种功能，使得空间利用一点儿也没有浪费，并善用她那“化腐朽为神奇”的天赋，将一个原本一居室的格局，以木梁卡榫的方式，做成富有中国风味的开放式木阁楼。

“52平米使用空间，增加了近10个平方单位。”她不胜得意地告诉我。

除了精心规划的木阁楼以外，她还利用半透明的纱帘与高碑店买来的仿古柜，在一居室的空间里，隔出玄关与衣帽间，这些工程，加上家具、电器与床垫等开支，前前后后、林林总总的花费只有两万元人民币。

凯特琳对“美”的看法有她独到的见解，这使得她的家居空间与众不同。“那些是什么？”我指了指墙壁上的那些看不太清楚的图样，睁大了眼睛仔细瞧了半晌，总算瞧出这些是“花朵”。“那儿原本要装空调，但因师傅打洞打得不好，水泥墙硬是给凿出了一个窟窿，我的画家朋友德仁就以铅笔在洞上画了几朵花，我称它们叫‘缺陷的美’。”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挂在斜屋顶墙上的那幅巨作，就是出自这位东北画家德仁之手，他与凯特琳都属于“流氓村”的核心成员，这个协会自1997年8月成立至今，成立的目的是每年大家一起出去玩。

当她向画家要求为她的新居画幅画时，她给了画家一个方向：“画什么都好，但是千万不要画你觉得有意义的东西。”而这幅“没有意义”的画作，却让她十分满意，她还为此以身相许，使得这画成为这段奇妙关系的浪漫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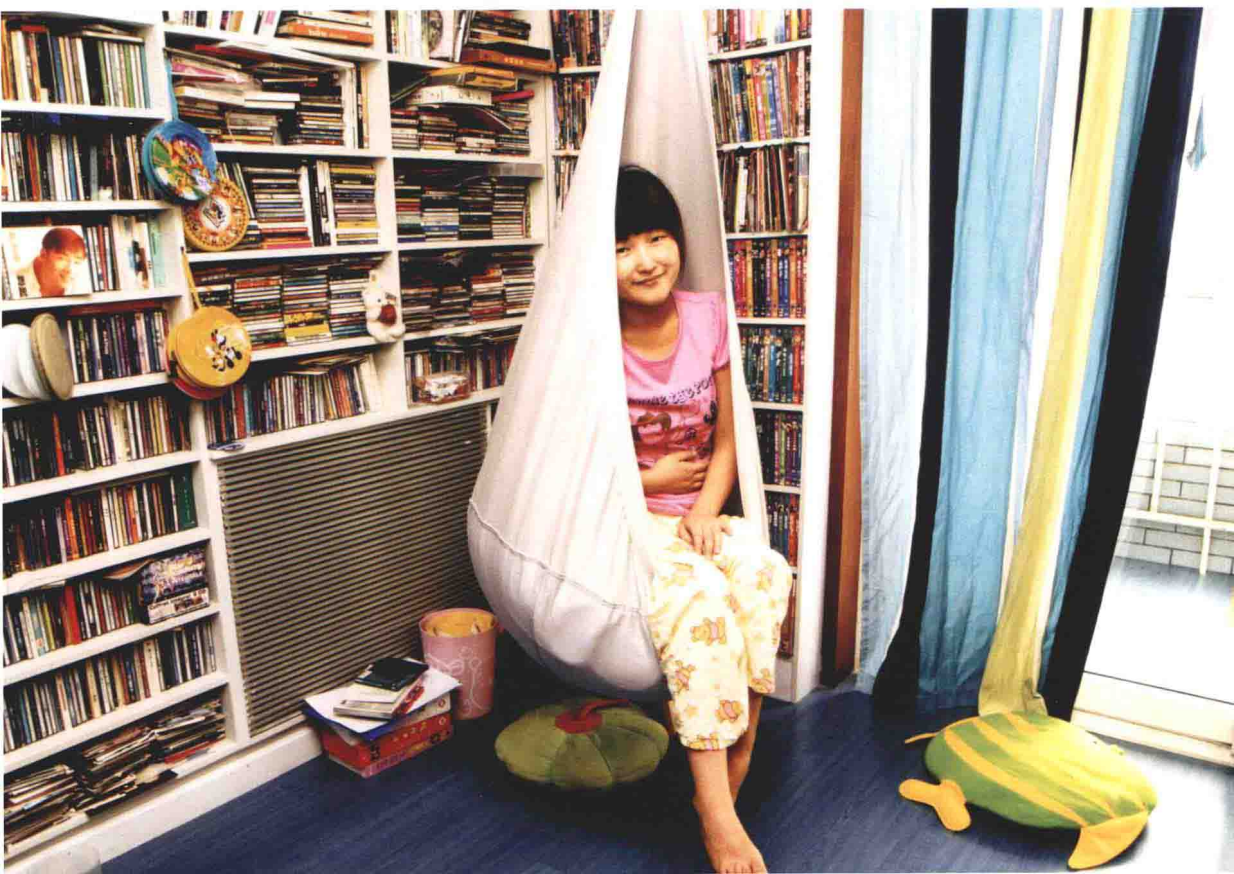
喜爱色彩的凯特琳为了避免“审美疲劳”，一口气自杭州买来红、蓝、绿、紫四把伞！她不厌其烦地更换，这周挂红的，下周挂绿的，不时更换的结果，使空间的色彩始终有变化。在厨房与浴室的墙壁上，她特意贴上蓝色渐变的马赛克砖，以及米色的阿拉伯几何瓷砖，为空间色彩增添了层次与立体感；再加上那刻意漆上三种颜色的电暖器，以及黄、绿、白三个色调的墙壁，她的空间成了一个色彩拼盘。

虽然与现代家居风格流行的极简“禅”风大相径庭，凯特琳的家却出自她独一无二的个人笔触，是当代女性中难得一见的呕心沥血之作，这也成了我珍爱它的原因，因为，花费时间、心力，以双手打造出来的“家”，才弥足珍贵。

菲菲的卡通乐园

一直到23岁以前，菲菲都自认没有一个完整的属于自己的家。与父母同住的那段时期，家对她来说，只是关上门后的小房间，连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都没有自由；离开了父母以后，直到大学毕业，她都住在大学宿舍，这是8人一间上下铺的狭窄空间；毕业了，她搬进学校分配的宿舍，老师的工作十分繁忙，每天13小时，还不包括吃两顿饭的时间，小房间却是三人一间，回宿舍的唯一目的就是睡觉；那段时间里，她对生活的需求都无法借由这些空间获得满足，更甭提这些空间对她的意义了。

搬到北京以后，她刚开始是租房，15个月后，她结了婚，这才拥有了平生第一个完整的家！这得来不易的“家”是她期盼已久的美梦，为了让一切都显得平衡又完美，她绞尽脑汁地规划一切，由里到外，从大到小，各个细节她都不肯忽略，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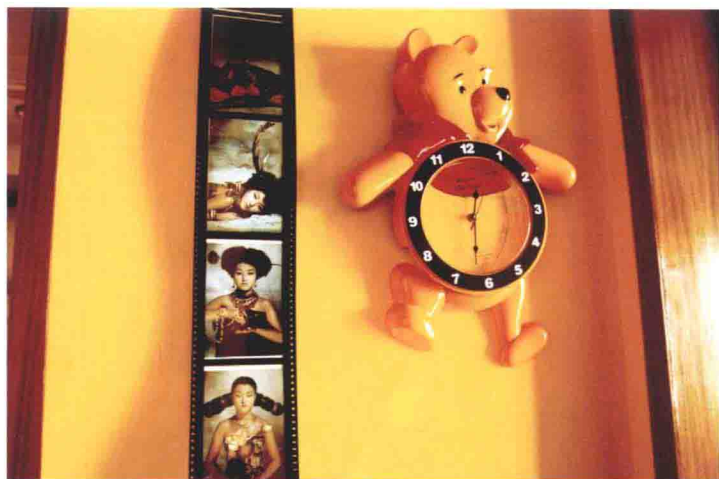




菲菲的小熊维尼厨房。



罗纱与小熊维尼塑料帘隔成开放式卧房，成了空间里另一个大胆而成功的设计。



如她玄关墙上的那张由4000个小块拼成的图，她以一天几块的速度，循序渐进地拼出她的王国。4年过去了，“家”不再是当年刚搬进来时的模样，而是成了主题式的卡通乐园……

菲菲的家位于东四环临河的一栋20多层的大楼内，温度低或者温差大的时候，河面上的雾气便凝聚不散，这也加深了它的神秘……我便是在这么一个天气里造访

她家的。虽然早已习惯北京居所内外有别，初次拜访时，还是为这个家里到处是小熊维尼与粉红小猪而诧异，她却像是早已料知我的反应，老神在在地说：“这就是我家！”

刚开始的时候，这儿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当年她因为喜欢这间的户型，隔断墙又少，就定了下来。两年后，一个衣橱里塞满了她的衣服，她深切觉得自己需要一个更衣室，想来想去，看中了入口玄关与书架后面那一长条空间，加上黄色的窗帘，便成了她的“衣帽间”。而她自由自在地切割空间的概念运用在了她的卧房，便成为另一间充满梦幻情调的香闺。她摒弃水泥、砖头等不透光且占空间的传统建材，采用轻质又透光性强的材料，以罗纱与小熊维尼塑料帘隔成开放式卧房，成了空间









里另一个大胆而成功的设计；但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她爱人的工作房内，一只从天花板垂吊下来的“秋千”。

这也是她专属的“书房”！因为秋千的大小与承重，只能够容下她一人，她可以放心地蜷缩入她的布袋里，尽情地享受这份不受旁人打扰的宁静。“家”，成了她享受生活的地方。

不过，最引我好奇的，却是这个空间里无处不在的小熊维尼与粉红小猪，它们究竟是怎么闯进她的生活，甚至喧宾夺主，成了这个家里的主角？她悻悻然地说：“这来自天蝎座偏执狂。爱人陪外甥一块儿看动画片的时候，发现了片中的小熊维尼很像他，而维尼身边那个长得很小的好朋友——Piglet（小猪），又十分像我，他开始狂热地搜集小熊维尼与小猪，甚至不计成本，只要拥有。”

一段时日以后，我再次造访她家，发现菲菲家里已被它俩给塞爆了！

有的洗衣机、空调与电视机都因维尼的到来而被一一替换，而原本设定作为放CD的柜子，也塞满了维尼与小猪玩偶，而屋内一切看得到的东西，也为了迎接小熊维尼的到来，而有了全新的气象；厨房里的炒锅、烤箱、电饭锅、水壶、刨冰机、咖啡壶、菜刀、勺子等，没有一个不是维尼！而她原本因喜爱鲜艳的色彩，而特意挑选的黄色瓷砖，以及厨房内蜂巢样式的抽油烟机，或为提高室内亮度而刷上的黄色漆，也意外地成为最速配小熊维尼的颜色；就连厕所的墙壁、马桶盖、淋浴花洒、

牙膏、洗手液……也全部贴上了它俩的图案。

有一阵子，她实在受不了，向爱人发出最后通牒：“挤不下了！如果你再买维尼，就得换一间更大的房子！”不过，他依然如故，她只好改变自己的想法来适应……“毕竟，维尼与小猪也为我俩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快乐。在外地出差时，特别累！每当看到橱窗里摆着一个笑得傻乎乎的、憨憨的维尼时，我都会因此而感到特别轻松。他和我，维尼与小猪，两个人的空间，这就是我家。”

女人的欲望与女性观点

在男女关系里备受压抑的原子，以她的玫瑰中国园，显露她内心的女性世界，并未因父权体制的长久禁锢而完全地销声匿迹；而苏菲雅的空间，也因奥地利男友的加入，得以另一种观点，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兵马司胡同张姥姥的坚持，使她那一代女性的生活，通过空间的保存而不至于灰飞烟灭；薇薇的“猫”居，既满足了她对时尚的梦想，又得以自建“扔书”规则，对文化记者的工作，提出她的观点与批判；身为事业女强人的凯特琳，让我在她“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的空间里，见识到她的艺术品味与浪漫；而菲菲的家，则颠覆了我对家的传统观念，原来，家也可以是一座儿童乐园。

她们的热情与坦然，帮助我从这些空间里抽离出不同于她们工作场合形象的各种元素。不同于名女人，她们不需要时时刻刻将自己的私生活摊在阳光下，供世人评头论足，这反而使她们得以摆脱虚假，显露真实的自我。在这个空间里，女人百无禁忌地实现内心最纯粹的欲望，或者毫无保留地实践她们的观点。可惜的是，因婚姻或同居关系，不少女性空间的面貌有了相当程度的转变，她们必须在个人的想法与伴侣的情感之间，取得一种平衡，并且积极地在两人共有的空间里，努力地保有自主性。这或多或少显现了北京女性不再乐于受男人摆布，而是将自己对空间的期待与狂想落实于这“一方天地”。

Maisons Louées

Adieu maison, adieu cloisons, adieu murs familiers,

Adieu portes ouvertes sur mon corps refermées

Adieu, rappelle toi...ce bonheur fou furieux

Là-bas, un peu plus loin, tu as ri d'un troisième:

Tu t'es même juré de réfréner ta vie,

Adieu le rideau effrangé à l'aurore,

Et le parquet qui glisse, et le disque rayé,

Et le coin de la chambre que le chat saccageait.

Françoise Sagan

巴 黎

拥抱艺术的女人



女人的房间

玛丽-法朗索娃为了传承路易十四以来的传统文化与美好价值四处奔走演讲。

马蒂斯画作里的女人

7月底的巴黎笼罩于绵绵细雨之中。返乡和度假的巴黎人纷纷离城，将这个城市一下子净空，萧瑟的街景反而给这个城市带来难得的清静。

这条于1550年落成的渡轮街（Rue de Bac），原为建造杜勒丽宫（Palais des Tuileries）而设，起始目的在于横跨皇家大桥（Pont Royal），将石块运送到塞纳－马恩省河对岸。如今，这条长度仅有1150公尺，与伏尔泰码头（Quai Voltaire）及塞弗街（Rue de Sèvres）交界的小街，成了家居精品店的集聚地，不少巴黎的富商与政要，如当今首相弗朗索瓦·菲永（François FILLON）也选择在此居住，可见此街的魅力。我却难以想象，居住在这条商业街上的居民，怎能不受纷扰俗世的干扰？

然而，当我自喧嚣的渡轮街一踏进弗朗索瓦·葛洛斯戈杰雅特（Françoise GROSGOGEAT）的居所，便立即感受到远离尘嚣以后的宁静，伴随而来的放松，促使我的感官得以舒展，全心全意地沉浸于女主人一手打造的这座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



葛洛斯特杰雅特女士的家，宛如森林小屋，就连脚下的“地墙”，也铺上富丽多彩的地毯。

完美比例的杏桃千层派

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的家宛如一间森林小屋，从每扇窗户望出去，入眼所见，尽是一片浓浓绿意；环顾室内，没有一面墙壁不被绘画给覆盖，好似女主人耻于将“没穿上衣服”的白墙展现于世人面前，就连脚下的那面“地墙”，也被铺上富丽多彩的花样地毯。

我步入其间，有如置身一条繁花似锦的大道上，顾不得眼前的目不暇接，只知贪婪地赏玩着陈列于五斗柜上的青铜雕像，上了彩釉的陶器、琉璃艺术品，与那千姿百态的花束，它们将整间大厅打造得如一件活生生的马蒂斯画作，洋溢着色彩与生命的舞动。

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为我端来她精心准备的下午茶点。为了泡好这壶茶，她先让我在一堆著名的茶叶商标 Mariage Frères、Kusmi Tea、Fortnum & Mason 间随意选择，再于一整柜子的精美瓷器里，挑出这套白瓷花卉茶具，一点也不含糊地以定时器设定 3 分半钟的泡茶时间以后，才肯将茶壶里的滤茶器取出。虽然，这款马黑兄弟 (Mariage Frères) 伯爵红茶的滋味有些黯淡，但是，边欣赏着这套绘有“鸟语花香”图的茶具，边品尝着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自制的这道杏桃千层派甜点，着实让这个下午的开端洋溢着温暖与幸福。

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热爱料理，并且乐于为家人每天准备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甚至于为了追求卓越，还前往巴黎 Lenôtre 甜点学校上课，并得以从两次的见习中领悟到，要做好一道甜点，所需的自我要求之高，远比做料理还严苛。

“比如，甜点不能够塌下来！为了控制甜度、酸度以及软硬度，每个环节都得经过精细与严密的计算。”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热情地与我分享她的学习心得，却也促使我注意到桌上的这四块杏桃千层派，每块大小都一模一样。

“你最热爱的是什么呢？”我满心疑惑地提出我的疑问，眼光却不由得停留在她满室生香的花儿上。

花与革命

“人生里，第一次激起我热情的是‘花’。”腼腆的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平静的眼神里闪现着火花，娓娓道来这段她与花结识的经历。

1965年，26岁的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每天为了张罗一家大小的生活起居而操劳。那天傍晚，她好不容易做完家事，哄得孩子入睡以后，总算有了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无意间，她翻到一篇关于花艺的报道，原本对此完全外行的她，突然萌生了想学花艺的念头，而当时的欧洲，大部分的花艺学校皆在伦敦。她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一间教授花艺的教室，她自茱利-马克斯（Jules-Max）与玻曼（Baumann）女士那儿学习到如何解放自己，让创意源源不断地涌现。

1968年5月，当巴黎街头四处窜动着示威的学生与对峙的警察时，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一个人抱着她的花束作品，心无旁骛地穿越大街小巷来到花艺比赛的现

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与她钟爱的花，在她温暖与安全的茧/家中互相陪伴。



场。

“我得到第一名。所有人都为我花束展现出来的‘自由’与‘现代’而震惊！”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掩不住满脸的喜悦与骄傲，告诉我当年的花艺讲求的是形式与规则，没有人胆敢像她一样，无拘无束，只知尽情挥洒。

35岁那年，她与朋友共同创办了一所花艺学校，每天为了张罗花艺学校里的各项杂务而里里外外奔波。一个月后，她发现右耳失聪，经过诊断，住院医师斩钉截铁地告诉她，没有任何治愈的可能！她却在6个月后，近乎全面地恢复听力。这个奇迹的发生，对于非教徒的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来说，实在是太不可思议！

我却深信，这源自于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一家子的祖宗庇荫，以及一直以来，她根深蒂固地厌恶战争，崇尚和平。

“只有那些从来没有真正经历过战争的人，才会动辄把‘打仗’两字挂在嘴上！”她愤怒地责备那些好战分子，并且告诉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在经历过战争以后，还能存活。

然而，出生于1939年的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留下的那条疤痕，却是因与哥哥玩耍时，一不小心，被他挥舞的鹤嘴锄击中头部而留下。那年，她3岁。

鸟夫人

自懂事开始，她的家里就不时可见到动物的出没，这些狗呀、猫呀、老鼠与鸟等，都是儿时玩伴。战争期间，不少人都故意让动物饿死，以免除物资短缺带来的困扰，她的家人却宁愿自己挨饿。而三位姑姑过世以后，留给她的，除了一堆的画册与书籍之外，还有30只流浪猫；而她就是在如此的家庭氛围中成长，耳濡目染地培养出她对动物的挚爱。

我望着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脖子上挂的那条缀满鸟坠子的项链提出我的疑问：“那你与‘鸟’的这段因缘，又是怎么展开的呢？”

她垂首望着自己的坠链，一手轻巧地拉起，仔细地端详上面的鸟兽图案，一个接一个告诉我这些鸟兽的学名与种类：“这是猫头鹰，这是喜鹊，这是……”



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的先生是位医师，中国屏风画来自她先生的病人家属，记志一段奇特的缘分。



这条链子是先生去年送她的圣诞礼物，她有些难为情地告诉我：“他人很温和，但没什么想象力，就是不知道要送我什么才好！我让他去这条街上24号的世纪首饰店里挑选。他挑了一款缀满钩子的项链，我不喜爱，就返回此店，请首饰的设计者莎乐美·奥梭里欧（Salomé Osorio）为我将这些钩子换成禽鸟，后来，她将整条项链挂满了各种姿态的小鸟，我却嫌太满，又取下了四只，就成了你今天看到的模样。”

我看着大茶几底下的那只克里斯汀·季翁（Christian Ghion）的牵牛花玻璃，耳畔传来阵阵悦耳的鸟鸣声，难以置信在这个充斥艺术品的空间里，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继续与她的嗜好耳鬓厮磨。如同哲学家深信，人生就是由一连串的际遇与巧合构成。

作家罗曼·盖瑞（Romain Gary, 1941—1980）与女演员珍·西伯格（Jean Seberg, 1938—1979）的儿子狄亚哥，因年龄与她两个儿子相仿，经常聚在一起玩耍。1970年的某个下午，他们在乡间的沟渠里捡起一只折翼的谷仓猫头鹰，三个人高兴得不得了，将它带回巴黎家中，并且迫不及待地向保姆展示，没想到这位西班牙保姆一

看就吓得发抖，直尖叫着：“天啊！多可怖！这会带来厄运。”兄弟俩原是娇生惯养的孩子，一听之后，热情瞬间冷却。这只受伤的猫头鹰便由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收养，自此成为她的日常生活重心，走到哪儿都一定带着它作伴，猫头鹰把她当作母亲，常常对着她叽叽喳喳地说着鸟语。

她在浴室窗外的阳台搭了一个鸟网，为的是防止鸟儿在痊愈以前不小心自阳台坠落！其后，她又收养了一只雏鸟以及一只乌鸦。当鸟儿们的伤口痊愈以后，她就送它们去专业的鸟禽训练学校，直到它们恢复原始的狩猎本能之后才放生。

波西米亚姑姑

“你猜猜我结婚几年？”容光焕发的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告诉我，“这段关系至今已延续了52年，而且，我即将晋升为曾祖母了！”

她出生于法国西南部多尔多涅（Dordogne）省的佩里格（Férigueux）市，一个以松露闻名全世界的地方；外婆生了4个千金，一家子都从事幼教工作；父亲家族则世代都是眼科医师，他却将满腔热情与金钱用来照顾弃儿与离家出走的少年，也因为如此，家境并不富裕。

她极其自豪地告诉我，她的三个姑姑在20世纪30年代里可算是前卫女性。20年代就前往巴黎，浸淫于那个年代的艺术氛围，过着波西米亚式生活，疯狂地爱上运动、爵士乐与文学，并成为自然主义的忠诚信徒，这也意味着：在家时，她们往往是一丝不挂。

三位姑姑对文学的热爱与造诣之深，不但让她们写得一手好字，家人之间的沟通也多以书信往来。结果，直到三位姑姑过世为止，家书多达数千封，为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的家族提供了最好的文学素材。而通过这千封家书，我们不但窥见了外婆一家人对动物的关爱，也感受到她们虽然捉襟见肘地过日子，物质条件极为拮据，心灵却很富裕。

20世纪20年代，医疗设备仍很落后，卫生条件极差，抗生素尚未发明，更不容许堕胎，她的母亲怀孕6次，存活下来的，仅3人。其他的孩子或因体弱多病于6个



月后身亡，或是流产，而她排行老幺，且是家中唯一的女儿。

1949年后，举家迁居波尔多，大哥前往巴黎读医科，成婚以后，与新婚妻子定居凡尔赛，偶尔在医院的守卫室过夜，过着波西米亚式的生活，她因与嫂嫂处得很好，来巴黎度假时就住在哥哥嫂嫂家里，也就是在那间医院的守卫室，她遇见了这生的真命天子。

“那时，他还是医院的心脏病科实习生，没有任何经济基础，一年后，他向我求婚，那年我才20岁。一想到从今以后，我就要与这个人共度此生时，内心十分惶恐！然而，在那个年代，女人对自己的婚姻没有发言权，婚姻大事得由‘父亲’说了算！而大部分的女孩，都在21岁前步入婚姻生活。20岁那年，我们成了婚，没想到这个关系竟然成功，且延续至今。”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说着说着，似乎自己都感到惊讶。

“一年后，我产下艾菲，不久后，我又怀了二胎，等到腹中胎儿8个半月大的时候，一个斗室的空间，再也容纳不下我们一家四口，非得赶快找到一个较大的空间。但在1960年，没有银行提供贷款购屋，我的娘家也无法帮助我们，最后由疼爱外子的姑丈出面，才得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十年后，我们从姑丈手中买下这间170平方米的五居室。如今，我的大儿子是营养学医师，他的诊所就在楼下，每天中午必定回家用餐。”

每幅画都有故事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家中摆放的每一幅画，每件物品，都有一段源远流长的故事，甚至于她与这个家的结缘，也因画而起。

这间公寓在20世纪30年代由一位性学专家巴拉佐里（Palazzoli）拥有。客厅原为会客室，她先生的书房为办公室，儿子的房间则作诊疗室之用。当时，她正为了找寻大点的公寓而焦头烂额。姑丈的某位商界朋友的太太，却因热爱野兽派画家阿尔伯·马奎（Albert Marquet, 1875—1947）的塞纳—马恩省河画作而四处拜访艺廊老板，也就在那个时候，一位艺廊经营者告诉她：“巴拉佐里是阿尔伯·马奎作品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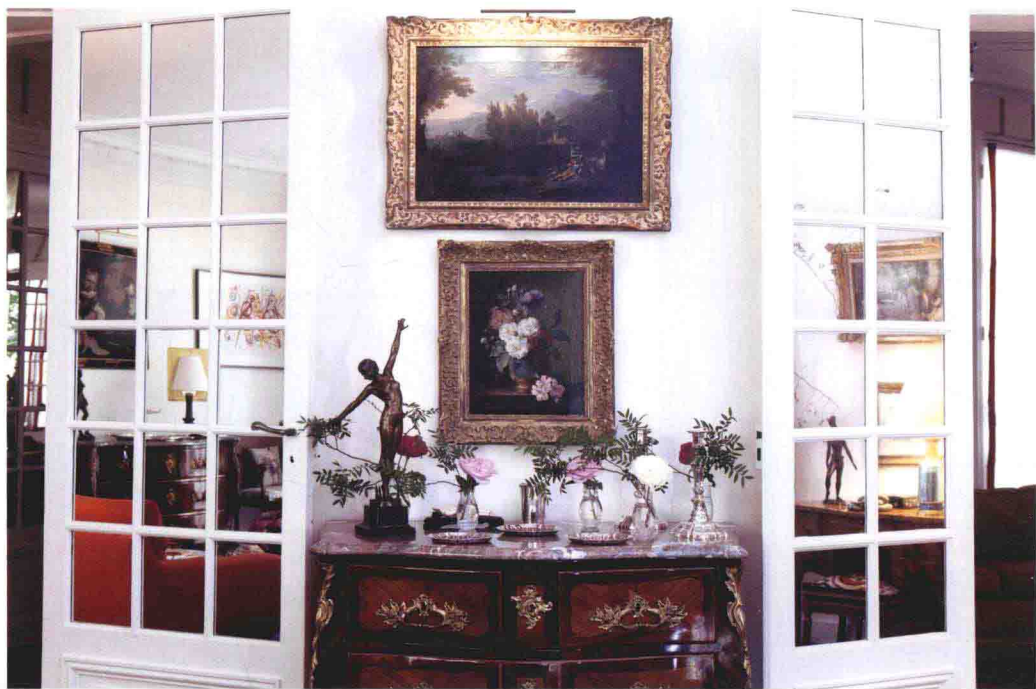
睡佛像旁的蓝色图画，来自现居墨西哥的法国画家杰哈·艾柯诺摩斯。

重要的收集者，他不仅打算转让这位画家的作品，连公寓也一起卖出。”后来，那位富商的太太不仅买了画，还买下这间公寓；富商为了拥有姑丈手中的股票而与姑丈协议：“我知道你的侄子想找大一点的房子，我愿以这间公寓换取你手中的股票。”疼爱侄子的姑丈最后同意交换，她们一家子也得以搬进这间公寓，并于10年后，成为这间公寓的拥有者。

她与绘画的因缘却只是开始。她领我来到一个插满了玫瑰花的柜子前停下来，



指着墙上的那幅画作对我说：“刚搬进此居所的时候，我的先生为了将病历表归档而需添购一只文件柜，就在找到柜子的同时，我看到上方挂的这幅画作；我第一眼就着迷了！当时，我们没什么存款，最后家具商勉强同意我们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没多久以后，家具商联络我们，希望以原价买回这幅作品，我没有同意！家具商也没有太坚持。后来，我找来一位古物鉴赏家，他告诉我：‘你的这幅画作出自17世纪尼古拉斯·普桑(Nicolas Poussin, 1594—1665)的连襟——克劳德·杜盖(Claude



Duguet) 之手。”

随之，她领我来到玄关，指着墙上悬挂的两幅作品告诉我：“上面那张是来自公公的礼物。这名画家很穷苦，但想配一副眼镜，为了答谢，画家赠予公公这幅画，公公后来还跟他买了几幅其他的作品。下面那幅作品出自一位法国女画家之手，她现在已有90多岁了，这张图画是她17岁时完成的，很不得了，不是吗？”

餐厅墙壁的那联中国屏风画与那套闪闪发光的镀金餐桌椅吸引了我的目光。

她告诉我：“这是一位朋友送的。她的先生是外子的第一位病人，我俩因此而结缘，60岁时，她成了寡妇，唉，医学还是有它的极限；她独自活过43个年头，过世前，她坚持把这联屏风画连同这套餐桌椅赠予我当纪念，于是，我把它放在这儿了。”说到这里，语气有些无可奈何。

事实上，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的仓库里还放着满仓满谷的绘画、陶瓷器与家具，既有的空间根本容纳不下所有的收藏。她只好每隔一阵子，就把墙壁上的图画摘下来换上另一幅，或者调整位置。精力充沛的她甚至周周更换摆饰，使得生活其中有如搬新家、换住所一样，总是充满着新鲜感。

不过，在这些绘画中，我最喜爱的还是挂在睡佛像旁的那幅蓝色图画。这位现居墨西哥的法国画家杰哈·艾柯诺摩斯（Gérard Economos）画这幅图的时候，特意将画布挂在舞台上当成背景，而他则在聆听香港京昆剧场演员倾情演唱《牡丹亭》这个凄美爱情故事的同时，也在这巨幅画布上，挥洒下他的情感。当时，坐在台下观众席里的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在欣赏昆曲艺术的同时，也见证了这幅风景画的诞生。

温暖与安全的茧

对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来说，“家”，是一个温暖与安全的茧，而这个空间里的每一件物品，都联结着家族的情感或友人的记忆，睹物思人，是这位73岁的曾祖母的慰藉，如她自言：“我从来不喜欢参加社交宴会，那儿多的是虚张声势、故作姿态的人们；我们也不属于非常有钱的那个族群，人生对我而言，从不是‘快速致富’，而是心灵的富足。”

沐浴在阳光里的女人

我紧抱着惊恐不已的妹妹逃到卧房，紧紧地把妹妹和自己裹在厚厚的棉被里。5岁的我竖起耳朵，蜷缩着倾听隔壁的动静，深恐这顶上的世界随时会崩塌，并不断地祈祷上苍，让母亲心中的黑暗赶紧远离，光明重现，然而，母亲的抑郁症并未因为我的请求而消失，父亲终被驱离家门。

自父亲离家的那天开始，家里所有的门窗都被安上铁栏杆，我与妹妹在孤立无

“我需要的唯一装潢，就是‘光’！”费德列克·贝朵深情款款地告诉我。



援的情况下，身体和心灵都被母亲禁锢在暗不见天日的屋内。在那段时日里，我生命中唯一得以接触阳光的时刻，便是在前往学校的途中。在一座离家不远处的铁路交叉路标志旁，每天清晨六点不到，父亲便在此守候，一心期盼我与妹妹的身影出现，一看到我们，他就从怀里掏出刚出炉的热腾腾的面包，用力地塞进我们的书包里，一面流着泪，一面向送着我们的身影远离。

或许因为那段黑暗的日子，在生命旅途中，我不断地追寻着阳光。但即使是最绝望、最黑暗的时刻，我也记得站在铁路交叉道另一端的父亲，像一具永不熄灭的灯火，以他的生命之光守护着我。那栅栏后的身影，让我深信这世上只有爱才能拯救人类免于黑暗与恐惧。

逐光的女人

我循着亮光步出哈内拉哥（Ranelagh）地铁站，来到布兰菲利耶街（rue de Boulainvilliers）。难以想象此区也曾历经战乱，因为放眼望去，整条街道上十八九世纪建筑占绝大多数，而在这阳光普照的日子里，外墙上精雕细琢的石雕更将街景烘托得富丽堂皇。在一片精美绝伦的老建筑间，这个绿色木门跳入眼帘，门牌号码显示这就是我要找的地址，经年未清洗的白墙布满黑浊的痕迹，凹墙侧面上有两户未标注姓名的门铃，哪一个才对呢？我以50%的概率随意抽按，不到几秒钟的工夫，对讲机那头传来极其悦耳的女声：“怡平吗？我这就下来给你开门。”

她穿着白上衣蓝短裙的家居装束出现在我眼前，满头的髻发以红色宽带随意固定，露出宽阔的额头，手里还拎着两只垃圾袋，一看就知不拘小节！这女人叫作费德列克·贝朵（Frédérique BEDOS），是法国第二台与第六台最著名的音乐节目主持人，她几近素颜地出现在我眼前，却比电视画面上的她看起来还要美丽。

她一把将大门内侧墙边的垃圾桶盖掀起，快速地倒光袋内所有的东西，将这两只标示着名牌的纸袋折好，方才转身对我眨眨眼说：“顺道。”

我尾随这个讲求效率的女人，穿过这条既幽暗又潮湿仅能容纳一人肩宽的巴黎摸乳巷，自巷底那座巍巍颤颤的贝壳楼梯登至三楼，大门敞开的那一刹那，光线扑

面而来，我似甫自冥府回到阳间的奥菲，顿然迷失在这个光的宇宙里。

三年半前，厌倦了蒙马特公寓的生活，决意搬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她寻寻觅觅心中理想的居所：一个拥抱自然的光之所在。

“我所需要的唯一装潢，就是‘光’！”她深情款款地告诉我这段寻光之旅的源起。

第十八个孩子

费德列克的父亲米契尔（Michel）在诺曼底与兄长共同经营五金行生意，业余



每日，费德列克·贝朵都要以歌声向上苍祷告。

时，他便投入儿童人权国际组织“人类的土地”（Terre des Hommes）^①做义工服务，也因此结识了此生的心灵伴侣玛莉－泰瑞莎（Marie-Thérèse）。婚后，俩人继续担任义工，每天，他俩接获十多封来自世界各地的儿童档案，每开启一封文件夹，就见到一个因饥饿、贫困，或者战争、暴力而被迫流离失所的孩子无助的面容，就听到他凄厉的呼喊与求助的声音。这些无家可归的孩童的人生故事，每每让玛莉－泰瑞莎在掩卷后仍不停拭泪；或许是她的诚心感动了苍天，在米契尔19岁、玛莉－泰瑞莎18岁那年，他们读到李察多的资料。

费德列克指着家族照里其中一位笑得极其开怀的大男孩说：“这就是李察多，那年他已14岁，被视为问题少年的他，从一个寄养家庭辗转到另一个，再到另一个……就在这个无家可归的少年即将被送进军队的前夕，玛莉－泰瑞莎与米契尔决定领养他，这个决定彻底扭转了他的人生。之后，他们又接连收养了来自南印度的海伦以及韩国的维吉尼尔，直到发现自己有了爱的结晶——玛莉萝伦斯！所有孩子都以为这对夫妻会自此另眼看待他们，没想到，他们反而再接再厉，又领养了14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使得每次的家族聚会都如一个小型联合国。”

我仔细地端详这些家族照片，发现没有一个孩子不是敞开胸怀放声大笑，他们笑得如此没有心机如此自然，就连不认识他们的我也深受感染。而就在这些肤色、面貌、年龄皆异的孩子中，我发现一位面容难以辨认的男孩，与一旁如守护天使般护卫着他的小女孩两人的合照。

我尚未提问，费德列克似已了然于心：“男孩叫卡斯东，原籍喀麦隆，因一场意外而坠落在火堆里，自此毁容并几近失明，额顶全秃，仅剩下几根稀疏的毛发垂挂在后脑勺。小女孩叫凯蒂，直到她5岁前，亲生父母都不知她患有重度听觉障碍！她的恐惧与痛苦被视为无理取闹，父母屡屡以惩罚代替理解，反激起凯蒂更大的愤怒与反抗，他们选择弃养，这也使得凯蒂再也无法相信‘爱’，直到养母玛莉－泰瑞莎不断以‘爱抚’与‘包容’来释放她的怨恨，这才慢慢地化解了她的心结。我还

① 人类的土地，简称“TDHIF”，此名汲自圣修伯所写的小说，后被瑞士人爱德蒙·凯瑟（Edmond Kaiser）于1960年引用，作为这个专门谋求儿童人权与福利的非营利组织的名称。该组织本部位于洛桑，至今已遍布11个国家。



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有一个待完成的天职，而我父母的天职就是“爱”。

记得，当卡斯东出现的第一天，凯蒂瞧了他一眼后，嘴里不断叨念着：‘我不喜欢他！我不想亲近他！’日复一日，凯蒂在远处端详他的一举一动，直到某日，她突然走近卡斯东，并拉起他的手，成为他在这个家里的向导；那个下午，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凯蒂在卡斯东的后脑上亲吻了一下！”

不过，真正带来这家人关键性改变的却是第18个孩子的到来。皮耶文森一出生便没有手脚，被亲生父母以白布裹着，当垃圾般地给扔在图尔（Tours）街头，没人注意到这个生命的存在，直到他因过度饥渴而放声大哭，才免于垂死街头的命运。打他有意识开始，就只见过穿着白衣白袍的医生护士，这也是为什么养父母与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刻意换上白衫以免惊吓到这个脆弱的小生命。

为了收养皮耶文森，玛莉-泰瑞莎与米契尔决定召开家庭会议，因为，从这个生命进入家中的第一天开始，每个人都必须承担照顾他的责任，而这对年轻的夫妻不知孩子们是否也会欣然接受这个决定？费德列克找来一个洋娃娃，与两个姐姐海伦与维吉尼尔合力扯下娃娃的双手与双脚，再将四肢不全的娃娃抱在怀里，为的是揣摩照顾一个像皮耶文森这样的婴儿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孩子轮流抱过这个假皮耶文森以后，纷纷惊呼：“看不出问题在哪儿呀？！”就这样，皮耶文森成了这个家中的一分子。

圣诞节的晚上，每个孩子各自带着精心准备的礼物前来探视他们的小兄弟，整个家都因他的出现而笼罩在一片神秘的光晕之中，费德列克甚至怀有三位东方博士前往马槽探访耶稣的感觉。

从此以后，皮耶文森成为这个家所有人生活的重心，孩子们在学习付出的过程里，看到皮耶文森以无比的勇气与耐心面对自身的残疾，并且从不抱怨自己的人生时，也逐渐治愈了心灵的创伤。他成为人人人口中的天使，也是这个大家庭里唯一的运动健将，如今，他不但是法国卡宾枪射击大赛的冠军，也是轮椅足球国手。

兰花与银杏

“你瞧见桌上这盆银杏与兰花吗？银杏长得很慢很慢，一年嘛……就长这么丁



点儿。”费德列克以手比了比两个指头的长度继续说着，“至于这兰花吗？我几个月未浇水，原本以为它枯死了！就在我准备把它扔进垃圾桶前的那个晚上，它一下子怒放，开了二十多朵花。”

在怒放与矜持两个极端间挥洒自如，竟也出落得如此美丽的兰花与银杏，不就是费德列克两种人生态度的体现？从她的生命故事里，我不仅感受到爱，更感受到当人处于逆境之中，仍选择爱之时，这因爱而产生的力量，能让我们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一个美国女孩在巴黎

我与黛拉·蒙特哥梅尼（Terra MONTGOMERY）相约于星期四午后一点。十四号线是巴黎最现代化也最快捷的一条地铁，不仅因为它最晚开通，也因为相较于其他地铁线，它多安装了一道安全闸门，因而少了其他几条地铁频传的“跳车”事件。我从地铁终点站奥林匹亚（Olympiades）出口一上来，便抵达了目的地，比预计的时间提前半个钟头，这也使我多了充裕的时间可以再次探视这个我早已熟悉的环境。

黛拉的家让我想起纽约。



令我惊讶的是，那天午后，周遭的商店与市立图书馆几乎全数关闭，予人街景萧条却十分宁静的感觉。

眺望纽约

黛拉，原是居住在美国中部明尼苏达州首府圣保罗的美国女孩，每次提起她的家乡，总是以这么一句话揭开序幕：“我的家，置身于一片绵延不绝的绿色田野间……”当她向我展示家乡的空照图时，我既妒忌又哀怨地想起自己的故乡台北——那杂乱无序的街景，不断遭人为破坏的自然景观，以及那些被政府标售给建筑商的国有绿地，纷纷被改建成钢筋水泥的摩天大楼。难以想象，自小成长于绿色大地的黛拉，如今却选择在中国移民聚居的十三区中国城定居下来。

似乎，凡是中国人集聚所在就会出现如此建筑景观：形式简单且外貌有如一个模具复制出来的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平地上挺立；相较于巴黎五层楼的传统建筑，或者七层楼的现代花园建筑，无疑的，此区给人身在纽约的错觉！来巴黎已度过了15个年头的黛拉，怀抱着对故乡深深的思念，选择了位于巴黎十三区的中国城边界上的这栋巴黎19世纪末期老建筑的顶楼。

“因为这儿让我想到纽约，我的国家。”她如是说，这也是我踏进黛拉家中的第一个印象。

甫一进门，玄关处悬挂的钥匙挂钩图案上斗大的纽约（NEW YORK）字样，步入客厅后，首先映入眼帘的两张黑白照片，尽是纽约摩天大楼以及黄色出租车街景，足见身在巴黎的黛拉，多么心系家园。

十年圆梦

自1996年来到巴黎以后，黛拉总共历经27次搬家，只因她始终无法在每个待过的空间里找到归属感与安全感；在美国生活的经验，使她永远对居所有着不同于一般巴黎人的要求。



黛拉讨厌没有历史的建筑，对她而言，一栋吸引她的建筑物一定要留存着历史的轨迹，让人身在其中也能感受到历尽沧桑以后遗留下来的古朴与典雅的感觉。她憎恶巴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建筑物，这些现代化的建筑多平庸而乏味，虽然带来舒适与便利，却缺少她最需要的“历史魅力”。

黛拉有着所有美国人都具有的民族特性：居住空间一定要宽敞。只是，黛拉对于宽敞的定义截然不同于一般。

“我要可以‘呼吸’的空间，所以，天花板一定要挑高。”

这间顶楼公寓有着巴黎老公寓里罕见的四米以上的高度，而裸露在外的木梁则赋予整个空间温暖沉静的乡间风格。黛拉充分地运用了此间公寓原有的特色，将唯一的大房间作为 15 岁大儿子朱利安与 13 岁小儿子昆丁的卧室兼书房，并煞费周章地找来一个上下铺木床；再以书架隔出另一个开放式的空间作为客卧，并且利用屋脊中央挑高处下方，再隔出一间跃层格局的夹层主卧。

“我原本住在一个 160 平方米的花园洋房，宽敞、舒适、干净，还有一个极大的花园可以让孩子们嬉戏，但它实在离我工作地点太远了，光是晨昏接送两个小孩上

下学的问题就够令我头疼不已！我决定还是搬回巴黎！就在我找到这间 85 平米公寓的同时，动画公司也将我升格为制片，我还获得一份来自三星公司的合约，这使我足以负担多出 200 欧元的房租而不影响到生活，就这样，我们一家三口搬进了这个让我‘一见钟情’的八楼公寓。如今，我总算可以毫不羞愧地对家人与朋友说：‘这就是我的梦想家园！’”黛拉不无自豪地对我说起这段历经 10 年奋战不懈的寻找过程。

拥抱艺术

黛拉于 2006 年搬到此处，当时，屋内除了外露的木梁支架、隐藏式壁橱、传统砖砌火炉以外，空无一物。她将整个空间当作她的画布，以一个艺术家追求绝对完美的精神来打造一个她眼中的完美家园，一点一滴的，它慢慢形成今日的格局与模

黛拉为我演唱了一曲乡村民谣，使得整个空间顿时洋溢着温暖沉静的乡间风格。



样。

这与黛拉的人格特质、家庭教育与学养有关。当黛拉笑着告诉我，她来自于一个“母系社会”的家庭时，我一点也不感到震惊。她告诉我，她的祖母在20世纪40年代即毕业于医学院，取得学士学历；母亲于70年代取得医学博士，却嫁给学历仅止于高中的父亲。虽然家中有4个孩子，家境也并不宽裕，4个孩子全被母亲送往私立天主教贵族学校就读。考大学那年，母亲告诉身为长女的她：“我无法负担你的大学学费，从今日起，你得靠自己。”她放弃了哈佛与柏克莱等名校，因为那意味着离家太远，她得负担学杂费以外的住宿费用，她决定选择邻近的大学就读，结果进入了俄勒冈州立大学医学院。

医学院第一年的课业负担极重，为了让自己的心灵有喘息的空间，她选择旁修



艺术史，结果却深陷其中，她发现高更、凡·高、雷诺阿、毕加索、罗丹等人的生平与作品，远比医学课本里教的那些血液、身体构造、骨骼组织与药物等一切东西都更具魅力。她再也无法在脑中塞进任何一个医学名词，除了艺术，什么都引发不了她一丁点儿的兴趣。她做了人生里第一个重大决定：弃医从艺！

“当祖母知道我的决定后，对着我咆哮：‘你将永远无法养活你自己。’但我决定活得正直与勇敢。”

第二年，她转入艺术系就读，并于四年后取得该校的“美术、摄影、电影与动画”学士文凭。次年，她转往伦敦就读电影学院，两年后取得“电影”硕士学位。在伦敦求学时期，她与表兄一起游历欧洲，彻底爱上了这个古老大陆的人文、历史与文化，她再也不想返回处处崇尚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的美国。就在1996年，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仓仓促促地奉子成婚！婚后却饱受家庭暴力的困扰，直到10年前，她才得以顺利地摆脱这场人生的梦魇。

光影人生

而今，这些曾经丰富了她人生与心灵的艺术，都被她完好如初地保存在屋内一隅，比如，书架上排列得歪七扭八的一排古董照相机，便是来自祖父的遗物。她指着其中一台告诉我：“20世纪50年代，祖父从事战地记者的工作，他带着相机出生入死，曾以这台Traveller双眼相机，记录了惨绝人寰的炼狱景象。”而那些被她珍藏 in 盒内的8厘米与16厘米胶卷，以及书架上久未使用而蒙尘的超8与16厘米录像机，却向我展示了一个辉煌时代的结束，以及她那段灿烂的青春岁月。

而这些甜蜜多过苦痛的人生记忆，如今，都被她以摄影与绘画两种形式捕捉下来。她以摄影捕捉刹那间的光影，却以绘画拷贝形体的残骸，这也是为什么她仰慕那些可以将光影的印象留在画里的艺术家。

14年前，当她以为就要与深爱的巴黎永别时，为了给自己留下一个永恒的回忆，她在蒙马特买下这幅《蓝色巴黎》画作。如今，《蓝色巴黎》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法国男友安德烈送给她的英格兰国旗冰箱，她热爱的克林姆特画作《吻》，以



黛拉的书架上珍藏着祖父这位战地记者的古董相机以及她珍爱的 8 厘米与 16 厘米胶卷摄影机。

及引领她回归大自然的盆栽、枯枝屏风，甚至于人造花。

如今的黛拉已是两个可爱男孩的母亲，不但创办自己的柯塔国际制片公司 (Cotta International)，更即将进入巴黎大学教授动画与制片，成功地达成了她梦寐以求的艺术人生。当我置身于她一手精心打造的梦想家园，我感到空气中弥漫的欢笑、爱与幸福。

与路易十四共舞

紧邻巴士底歌剧院与圣-马丁运河 (Canal St-Martin)，距里昂火车站 (Gare de Lyon)、奥斯特利兹车站 (Gare d'Austerlitz) 与梵森公园 (Parc Vincennes) 皆约 10 分钟脚程的圣安托尼街，几世纪以来，都是手工家具业集聚之所，此处甚至还有一家专门进口中、日家具的店铺，如今，在自由贸易与世界经济浪潮的席卷之下，手工家具纷纷被大量制造的机器成品取代，传统行业逐渐没落，取而代之的是大型商场、

玛丽- 法兰索娃·乌塞特的居所使人有如置身在东西古典艺术殿堂的幻觉。



鞋店与连锁企业。圣安托尼街成了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商业街。

我因玛丽－法兰索娃·乌塞特（Marie-Françoise Ousset）的午餐邀约，第一次拜访此地，却因缘际会地开启了这扇通往路易十四艺术殿堂的宝库。

在凡尔赛花园里用餐

1967年，法国学潮尚未爆发的几个月前，在朋友的引荐下，玛丽－法兰索娃来到这栋当时看来既残破又老旧的公寓，当时，她完全没想到自己会在这样一个简陋的地方待下来，并且一待就是45年。

“看到这间公寓的第一眼，我就无可救药地爱上空间里的‘凹室’。尽管喝汤的时候，自天花板剥落的泥灰如胡椒粉般不断地洒落在我的碗里；淋浴间上方的窟窿也有如身在土耳其澡堂，我却无怨无悔，并且花费了20多年，一点一滴地改善，直到它成为今日所见的样貌。”

才进入玛丽－法兰索娃的家，我的心便沉静下来。55平米大的寓所由大小不一的数个房间组成，却因每间房内的“凹室”，赋予空间别具一格的中世纪魅力。置身其间，恍若身在与世隔绝的修道院内，疲惫不堪的心灵在此得以寻获栖身之所。

我们的对话从玛丽－法兰索娃这张绿意盎然的餐桌上展开。就在我聚精会神地享用她为我精心准备的这道芳香四溢、口感绵密又滋味丰富的焗香奶油花椰菜佐香煎鸭肉的同时，耳边传来玛丽－法兰索娃对我带来的这瓶佐餐酒Bergerac赞不绝口的评语。一谈起料理就眉飞色舞的她，这会儿正以如黄莺般悦耳的腔调，华尔兹般令我眩晕的速度，如数家珍地将法国的这道传统料理甘蓝菜包肉（Chou Farci）所需的材料与做法传授给我：“甘蓝菜叶、盐巴、胡椒、香芹、大蒜、香肠肉末、面包屑……”

置身于这间由凹室改成的庭园餐厅内，我不但未有钢筋水泥建筑予人的禁锢窒息感，反而有着和谐且愉悦的感受，这不仅因为室内洒落了满地的午后阳光，也因为玛丽－法兰索娃特意将对路易十四凡尔赛公园（Parc de Versailles）的热爱融入自己的居所。

一方面，她将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透视法巧妙地运用于内墙，以切割成四分之

一圆与正方形不等的镜面，以及浅绿色的格菱窗，组成一条拱形镜廊；再于凹室的左右墙面，象征性地挂上同一色调的格菱窗门，从而制造出空间绵延不绝的景深效果；另一方面，为了重现古罗马帝国时期的传统，她特意于左右两侧墙角添置像柱。当时的罗马将领，每攻下一座城池，便在这座城池的边界安置护界神胸像柱，以此作为界桩与地标，而今，这个传统在玛丽－法朗索娃的餐室里重现！只是，圆柱上的护界神胸像被置换成人造绣球花，淡淡的粉紫及浅绿花瓣，与粉色墙相互辉映，形成看似假又似真的凡尔赛庭院餐厅。

绿色沙龙与红色沙龙

绿色沙龙的摆设与装饰有如家庭版的凡尔赛公园，无论是沙发上的靠枕、墙上的壁灯，或是小茶几上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圆形树丛，一切都必须符合左右对称、上下等距的几何美感；我被墙壁上悬挂的那幅《百花图》所吸引。

玛丽－法朗索娃告诉我：“这张《百花图》仿自罗马帝国神庙内的壁画，绘制于难产而死的小牛皮上，小牛皮先经过软化处理以后，再以水泥凝化处理。”她的解释让我对这幅《百花图》的出尘之美产生了另一番体悟。

“我厌恶混乱！总是希望在居所里营造出宁静、和谐的氛围，犹如它就是俗世的天堂。”

虽然玛丽－法朗索娃不断地强调她偏好宁静、优雅与和谐的那一面，我却从她的人生与居家布置里，同时看到她的另一个自我——热情。

与绿色沙龙相对的是红色沙龙。玛丽－法朗索娃毫不在意将东西挪作他途。比如来自寮国的宽边斗笠藤帽，被她当作灯罩使用；而某场狩猎会后获赠的山猪脚纪念品，也被她当作“现代艺术品”展示。而在这间以红色调为主的沙龙里，她特意以东方特色的手工藤编地毯铺陈整间的地板，再以风格古朴、形式简约的红、白两只柜子，以及绘有禽鸟秋色图的金色屏风，勾勒出古典婉约的东方气息；却又在这幅日本图画留白处，刻意画下一朵象征法国王室的标志——百合花。而她对法国王室涓流不止的热情与思慕，就连日常生活用品上也处处可见法国皇室的痕迹。



玛丽-法朗索娃打开她儿时的素描簿，从中找出这幅最珍爱的作品《非洲少女的画像》。



在这间由凹室改成的庭园餐厅内，玛丽-法朗索娃特意将她对路易十四凡尔赛公园的热爱融入其中。





与庭院餐厅比邻而居的是绿色沙龙。

纸笺上的百合花图案；点心餐盘上的花纹——白色与金色珠玉串连而成的项链，仿自玛丽皇后最钟爱的一套餐具；祖传的糖果方形盒、水果盘等银器；水晶酒杯与醒酒器；甚至连摆放在书架上展示的那本《国王的画师，1648—1793》（*Les Peintres du Roi*, 1648—1793），也与王室有关；不过，最令我啧啧称奇的，却是壁炉上方墙面的镜子与挂画。这个于17、18世纪曾流行一时的风潮，如今已难再见，若非玛丽—法朗索娃的慷慨，我至今也无缘在民宅中得见。

为什么玛丽—法朗索娃会如此钟情于路易十四王朝？

我的人生从凡尔赛公园的一场漫步开始

1943年出生的玛丽—法朗索娃已年近七十，至今单身的她，不仅依旧明艳动人，生活计划也是满档。身体堪称硬朗的她，每天就算上下四层楼梯好几回也不觉累。不过，她最引以为豪的却是《费加洛女士》（*Madame Figaro*）尊崇她为“凡尔赛公园最佳代言人”这事！

“直到52岁，我才找到自己的人生志向！”说到此处时，她的语气里既是懊悔，却也自豪。

“我从小就喜爱画画，尤其是画人像素描，12岁时，我已经能够画出这样的水平了！”玛丽—法朗索娃打开她儿时的素描簿，从中找出这幅最珍爱的作品，指着它对我继续说。

“你看这张《非洲少女的画像》！”

望着这幅非洲少女的画像，我不由得为玛丽—法朗索娃少女时期就已展现的天分而惊叹。“还记得当我第一次向家人宣布‘我想进美术学院就读，成为人物素描画家’这个决定时，同样画得一手好素描的父亲却在此时告诉我：‘我不准你读美术学院！这是个既没有信仰也没有法律的糟地方！’”玛丽—法朗索娃叹了口气，接着说，“要知道，我的父母都是极其虔诚的天主教徒，标榜自由信仰与无神论的美术学院对他们而言，就如不洁之所！最后，我成了秘书，一直到50岁那年的某天……”

说着说着，玛丽－法朗索娃犹如坠入了时光隧道，岁月倒流，回到1993年那天。

“飘着细雨的午后，天色阴郁，我的心情也很蓝调，一个人独自来到凡尔赛公园内漫步，走着走着，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一座喷水池，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顷刻被点亮起来，我无法自拔地爱上这座公园。自此以后，我不断地旧地重游，我追随这里的每一场园内导览，却仍旧无法满足，我到书店里买下每一本与凡尔赛公园主题相关的书籍回来研究，我上图书馆查阅数据，务求将这儿的一草一木、每一座雕像、每栋建筑里里外外一砖一瓦都弄清楚不可。正是这份燃烧了近20年也不曾遏止的激情，改变了我的一生。”

一切从零开始

刚开始，玛丽－法朗索娃报名每个周末举办的法国文化遗产导览，听着听着，她逐渐培养出对文化导览这份工作的浓烈兴趣，她决定先从自己的朋友开始。两年过后，她已有专业程度，却没有任何朋友肯为她的专业付上半毛钱。直到某日，巴黎市政府找上她，要求她以任何一座巴黎植物园作为测验的主题，她才有了第一次由业余转为专业的机会。

她到植物园拜访园丁，就园区内的树木、花草的名称与植物学知识恶补；并在当天找来一群待业中的朋友，要他们装成“充满热情”的聆听模样。然而，那天前来参与测试的市政府官员们听完以后，各个面无表情地离开。一周过后，她再也忍不住了，打电话到市政府询问测试结果，却得到如此回答：“我们看出你对植物一窍不通！我们决定再次测试。这一次，以拉雪兹墓园为主题。”

为了通过这次的测试，她铆足了劲儿，挑选出园内1000个重要人士，并将其事迹背得滚瓜烂熟以后，才去拜访墓园里的守卫，这才得知书上从未记载的事：入夜以后，这些躲在墓园停尸间内的青少年们，集聚在吉米·莫里森的墓前，进行秘密的撒旦膜拜仪式，使得市政府不得不加派夜间守卫带着狼犬来此盯梢。



博学多闻的玛丽—法朗索娃的藏书，多围绕着路易十四的主题。

法国传统文化的圣女贞德

如今，她不仅是巴黎市政府聘请的植物园、圣母院以及拉雪兹墓园等地的导游，也是文化艺术项目的邀请讲师，而她对凡尔赛公园这个主题钻研之深，更使她成为这个项目里的佼佼者，这不能不归功于她对法国传统文化的信仰与热爱。虽然当下的法国，四处弥漫着一股法国文化濒临灭绝的悲观论调，玛丽-法朗索娃却认为法国犹如塞加画中的芭蕾少女，看起来纤弱，实际上却坚强。为了可以重新活跃起来，“她”必须感到自己被爱，而为了爱上“她”，人们只需学会“看”她。

玛丽-法朗索娃一直认为法国现有的公立学校灌输第五共和国才是法国，根本是错误观念！为了传承路易十四以来的传统文化与美好价值，她四处奔走演讲，甚至邀请这栋楼的清洁人员来家中做客，为的是让他们也有机会能接触到传统法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一直以来，希望自己有奥黛丽·赫本的优雅以及德雷莎修女的深邃与博爱的玛丽-法朗索娃，如今却以圣女贞德的无畏与勇敢，继续守卫着这块土地的文化遗产，一如她所言：“你看那自然所生的天地万物，哪个长得一模一样？！教育，岂可是大量复制？受教育的目的在于学会‘爱’，而不是‘造反’。”

编织梦想的女贵族

紧邻巴黎顶级食品杂货店“便宜市场”（Bon Marché）的椅子街（Rue de la Chaise），虽然有着极为通俗的名字，却是仅次于巴黎第十六区的高级地段。住在这儿的，不少是坐拥城堡与领地，具有贵族身份的布尔乔亚。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生后，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革命的贵族，纷纷被送上断头台，而少数幸存下来仍能保有财富与土

法兰斯多尔为了追求独立、自由的生活，宁愿放弃城堡，居住在巴黎的阁楼，仰赖编织来实现独立人生。



地的，便成了今日法国社会里的布尔乔亚阶级。

尽管他们的穿着打扮与一般法国百姓无分轩轻，然而，他们的名字当中，却存有一个“de”字，而“de”字之后，又衔接着世袭封地的名字，使其与一般大众区分开来。但是，切割他们的不仅是姓名，还有居住的环境。

相较于巴黎其他地区的市容街景以20世纪70年代以后落成的现代建筑为主，极为罕见的，此区建筑多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老建筑，完全不见今日巴黎街道上的人车鼎沸、脏乱失序、商贾云集的现象，让初来此地的我，有如跨入“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的时空里。然而，也就是在此静谧的氛围里，我赫然发现，此区户户门窗紧闭，就连小区公园内，也只有几只鸽子前来做客，毫未见半点生命的迹象，使得巴黎第七区犹如一位迟暮美人揽镜自照，却只能孤芳自赏。

我来到法兰斯多尔·都·拉斯图尔（France Dor de Lastours）女士的家门口。这栋外观看来平凡的大楼，出入口却安置了一座精雕细琢的木雕门扉，以微笑与闭眼天使分别象征日与夜。

远离城堡

“‘美好年代’对巴黎人来说，已是逝水年华。”68岁的法兰斯多尔女士以此揭开我俩对话的序幕。

虽然法兰斯多尔的名字里也存有一个“de”字，她的家族却非世袭贵族，而是因专业而致富的“新贵”。她告诉我，根据祖谱记载，17世纪初，安东尼·多尔（Maître Antoine Dor）因担任皇家公证人而使得家族致富，18世纪初期，家族定居加斯特尔（Castres）地区，因购买拉斯图尔（Lastours）的领地，而在既有的名字后面加上“de”以及地域名“拉斯图尔”（Lastours）的字样，随后，她的家族又买下卡尔伯斯（Carbes）的贵族身份与其庄园，自此晋身为贵族阶级。而今，她的妹妹与弟弟住在塔纳尔省（Tarn）的拉斯图尔城堡（Château de Lastours）。

为什么法兰斯多尔舍弃豪华宽敞的城堡空间与舒适的贵族生活，自愿屈就于这个仅有25平方米大的巴黎阁楼？



“淡蓝色带给我平静，使我感觉安全，得以免于外在世界的纷扰。” 法兰斯多尔如是说。

当我满心疑问地提出困惑时，法兰斯多尔却微笑地回答我：“我渴求‘独立’！我需要‘呼吸’！我向往全世界展现在眼前！只有巴黎能满足我的需求。”

1960年初，身为长女的她，只身离开故乡，来到这间原为女仆居住的阁楼。

“当时，我的祖母就住在楼下，楼上的这个房间，在我来此之前，本为佣人房；她利用楼下客厅来招待访客，访客多的时候，她也会开放这个房间作为第二个迎宾室。”

在地中海里阅读

除了一张床与一个洗脸盆以外，这个原本空无一物的陋室，经过法兰斯多尔多年的用心整顿，如今，已成为一间舒适而雅致的套房，并且规划出厨房与淋浴间格局。热爱色彩与绿意的她，在阳台上种植了攀藤植物九重葛，从室内往阳台眺望出去，满眼尽是红花绿意；而环顾室内，无论是裸露的木梁、沙发床罩、地毯，还是墙壁，皆笼罩在一层淡淡的绿松石色泽中，就连书架上用来盛装毛线球的艾梅甜点铺（Pâtisserie Herme）甜点包装袋，也被她别出心裁地在内里填入一张青绿色卡纸，使得原本镂空的叶子，呈现绿松石色彩；而青绿色的房间搭配纯白色式样极简的家具，予人徜徉于蓝色地中海，沐浴着明媚春光，享受蓝顶白墙的希腊小岛风光的感觉。

“淡蓝色带给我平静，使我感觉安全，得以免于外在世界的纷扰。”法兰斯多尔如是说。

这位迫切需要宁静与安全的女子，刚刚喝完她自制的番茄汤，欣赏完一段芭蕾舞演出，准备继续阅读她未完的书本篇章。当我问她正在读什么，可有偏好的读物，她竟回答我她正在阅读一本由一位法国女作家所写的有关台湾历史的书籍：

“‘福尔摩沙’来自拉丁文及葡萄牙文的‘Formosa’，均指‘美丽’之意。”

她滔滔不绝地对我讲述她经由此书而得以认识的台湾历史，我听得津津有味，更感受到她对于知识的渴求与世界的好奇，借由阅读，方才得以稍稍疏解。而一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的她，却是真正的书本杂食家。从哲学、诗、小说到历史、



法兰斯多尔的窗外是花团锦簇的世界。





艺术与评论，无一不读，当我问她：“什么样的书才能勾起你的兴趣？”她斩钉截铁地以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之名回答我：“世上只存在写得好的书与写得差的书。”

厨娘玛丽的膝盖

虽然法兰斯多尔并非劳拉·艾斯奇维（Laura Esquivel）《巧克力情人》（*Como agua para chocolate*）里的蒂塔，因闻到食物的香味或者受到切洋葱的刺激而呱呱坠地！但自懂事开始，她就喜欢待在厨房，闻着空气中弥漫的香气，看着厨娘玛丽以新鲜的食材及自家花园栽种的蔬果，变化出一道又一道美味的佳肴；更喜欢坐在厨娘温暖的膝盖上，看着她一针又一针地编织出一件又一件美丽的衣裳。久而久之，玛丽的膝盖成了这间偌大却冰冷的城堡里，她唯一的情感慰藉所，只有在此处，她才得以逃脱恶魔般的父母掌控，自由自在地呼吸，尽情地挥洒创意。

“我有一对令人可憎的父母，从他们的嘴里吐出的句子，只有命令，没有丝毫的

疼惜与怜爱，更遑论同情与理解。”一提及自己的父母与家庭，法兰斯多尔柔和美丽的面庞，顷刻变得狰狞，语调满溢着怨恨。

“我根本不觉得女性是弱者，相反的，我觉得她们控制一切，掌管一切！看看我的家庭，母亲的影响力无所不在！……我的母亲没有半点‘女性特质’，就连为我梳头发的时候也从不温柔！她总是‘拉扯’我的头发，还不准我喊疼！也许，正是因为女人的控制欲太过强烈，才会引来男性的惧怕，逼使男性用尽各种手段也要防堵女性的力量；我从来就不赞同‘女性主义者’的抗争；她们的抗争到头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男人照样不做家务，自此以后，还可以将生活重担转嫁到女人身上，到头来，只是把自己累死。”



法兰斯多尔在乎自己家族的历史并以保存法国传统文化为荣。

然而，当法兰斯多尔稍后提及母亲的遭遇时，却又满怀同情地说：

“打从我懂事开始，就没见过母亲对父亲展现丝毫的爱。许久以后，我才自母亲那儿得知，新婚之夜，她蒙受的对待，使得她自此满怀怨恨，为了报复我的父亲，她选择‘沉默以对’，这给父亲带来很大的痛苦，终其一生，她再也不曾对父亲说过一个字。虽然她为此懊悔不已……”

法兰斯多尔的幸福时光却在她8岁那年戛然而止。玛丽的猝逝，使她顿失心灵倚靠。直到她埋首于针织，从那繁密如蛛网的针织世界里，她方才得以重温坐在玛丽膝上的那段幸福时光，再次感受到爱与被爱的感觉。

那些老东西

她以无比的耐心、惊人的毅力以及数学家的精准度，花费300到400个钟头来完成每件作品，渴求透过这一件又一件以情感结晶而成的艺术品，取得世人的共鸣，谋得现世的报酬。然而，她的人生却如桌上摆设的这盘古董西洋棋，在人生的竞技场上，她从未赢过。

虽然如此，我却从她屋内陈设的那些17、18世纪的老东西身上，看到了历史传承下来的轨迹。

无论是祖传的那座路易十六写字台、五斗柜，来自佛罗伦萨修道院的烛台，因氧化而泪痕斑斑的镀金明镜，还是摆放了整个家族成员肖像的日本屏风，自查理-法朗斯瓦·戴拉玛榭(Charles-François Delamarhe)购得的那具19世纪初浑天仪，或是祖母遗赠的四季女性图，从儿时房间带来的《精美的礼物》(Le cadeau délicat)与《我们本是俩人，而现在，我们成三》(Nous étions deux, nous voilà trois)两张图画，乃至仿古的上釉彩陶以及范伦铁诺打制的金色十字架与伊莎贝尔·卡诺瓦(Isabelle Canovas)的国王头像等物品，再次显示了法兰斯多尔多么在乎自己家族的历史并以法国传统文化为荣。

不要叫我编织女

在当今年轻人纷纷舍弃甚至憎恶自己的固有文化，纷纷东施效颦、标新立异的年代里，这些法国老太太们，却极其精神地固守着祖先遗留下来的古物，犹如这个国家的圣女贞德，为法国文化的延续以及民族的存续而奋战……

临别前，法兰斯多尔告诉我，永远不要称呼我为“编织女”。法国大革命期间，那些妇女们列席国民议会，面对协和广场上血流如注的砍头处决时，仍可面不改色地继续打毛衣。

Quiéreme Entera

Si me quieres, quíereme entera

no por zonas de luz o sombra ...

Si me quieres, quíereme negra y blanca

y gris, y verde y rubia, y morena...

Quiéreme día

Quiéreme noche ...

Y madrugada en la ventana abierta!

Si me quieres, no me recortes:

Quiéreme toda... o no me quieras!

Dulce María Loynaz

古巴

女人的美好家园



马鲁奇夫人坐在中庭花园的摇椅上逗弄着她的“饼干”，这只绿色鹦鹉，与“鲁佳”，这只长耳狗！

世外桃源

我几乎是仓皇地逃离哈瓦那这个嘈杂脏乱的城市，怀抱着“只要能离开，去那都好”的心情，买了一张前往菲娜雷斯（Viñales）的车票。票亭小姐再三向我保证：“在那儿，你看到牲畜的概率远比汽车还高！”巴士沿着山路颠簸前行，窗外的景致从高楼大厦的都市景观、蓝色外墙的四层公寓、低矮的平房，变成杳无人烟的山林田野，而那些椰子树挺立在一片绿油油的烟草田间，远远望去，如一根根细长的火柴棒。

四个小时过后，巴士停靠在半山腰的绿色公交车站旁，一位戴着草帽的老农夫，手里拎着翻土用的铁犁，摇摇晃晃地上了车，脚上的橡胶雨靴沾满未干的黄泥巴，湿答答的汗水里透着烟草的气味，这气味告诉我：“菲娜雷斯已不远了！”

终点站位于歌德教堂对面的巷子里。我花了1 CUC 租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前往几公里外的梅琳家。三轮车夫沿着主干道的碎石子马路往上坡使劲儿地骑到底后，兜个弯，便转入羊肠小道，不同于主干道，小径黄土飞扬，道路两侧是屋舍的前院，种满了橘树、九重葛、牵牛花、木瓜树、荔枝、鳄梨、可可、葡萄柚、芒果与棕榈树，村民将自家水泥外墙漆成土耳其黄、海洋蓝或肉桂红，并在前廊摆放了几张摇



整个菲娜雷斯小镇被翠绿的青山环抱。

摇椅纳凉，而趴在路中央酣睡的黄狗，在我们的车子经过的时候，却一动也不动。

卡斯特罗革命

梅琳特意换上一袭绿色露肩洋装，看起来很正式，神情庄严得如参加一场弥撒；而紧搂住她脖子的小女儿切以拉，依偎在母亲怀里，身上的紫色碎花洋装与满头的髻发使她像个小公主。我打开计算机，将我这趟古巴之行所拍的照片播放给梅琳母女观赏，梅琳很认真地看着每张照片，对其中的几张甚至忘情地叫道：“这就是古巴！”但是，当我问她，什么是她眼中真正的古巴时，她却满怀忧虑地回答：“对于在农村出生的我们来说，自从卡斯特罗上台以后，一切都改变了！再也没有战争、剥削！我的生活充满了宁静与和平。我希望它能永远这样持续下去，经济不要有太大的波动，社会秩序稳定，菲娜雷斯的大自然能够始终如此美好。”

梅琳对于社会主义深信不疑，这与古巴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在1959年卡



梅琳与她8岁的小女儿切以拉。



古巴英雄的画像被陈列在自家门前。

斯特罗的古巴革命^①成功以前，这些农民如奴隶般贱卖劳力，却永远无法换得一家温饱。他们个个面黄肌瘦，被地主剥削与压榨到只剩下皮包骨！女孩还得卖身以养活自己与家人。而这段历史对现年35岁的梅琳而言，虽未亲身经历，却从她64岁母亲蕾蕾的口中时有所闻，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菲娜雷斯反而看到最多的革命英雄，如Berardo, Antonio, Ramón, René, Fernando的画像与名字，他们被村民陈列在道路的分隔岛或者自家门前，而古巴革命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乔瑟·马帝(José Martí)^①的塑像，则被村民们立在主干道与自家前院，尤其是乔瑟·马帝的这句“受教育是免费的”(Ser cultos para ser libres)，更成为四处可见的标语。

① 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指的是推翻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的武装革命。以卡斯特罗为首的“726运动组织”在1959年1月取得胜利，并在西半球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古巴地理学者安东尼奥·努涅斯·希梅内斯(Antonio Núñez Jiménez)所提供的数据显示，革命前，古巴最好的土地全掌握在外国人或外国公司手中，其中，又以美国最甚。革命成功后，卡斯特罗的第一个政策就是消除文盲，以及进行新的土地改革。古巴政府自外国人与外国公司手中强行收回产权以后，把这些土地合并与规划成较大的田地，并以农业合作社的名义来进行土地改革，不但有效地帮助农民提高生活水平，并使得古巴的医疗与教育社会福利政策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楷模。

因为农民是这场古巴革命的最大受益者，他们也成为古巴社会主义的最重要支持者，而恐惧这片桃花源被再度复活的资本主义浪潮给淹没的心境，也反映在梅琳的空间布置里。

和平与自然

梅琳的家里四处陈列着花朵与蕨类，对她而言，人无法脱离大自然而存活，也因为如此，在日常生活里就得培养出对大自然的深厚情感以及尊重自然的态度。

她忧心忡忡地说：“对全世界居高不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问题，我很担心！虽然，我只是个家庭主妇，但我仍希望可以为环境保护做点什么。”

“这也是为什么你总是让空间里充沛着绿意与五彩缤纷的花朵吗？”

梅琳点点头：“我不仅在室内摆设人工花束与绿意盎然的蕨类，在每个房间的入口处及每扇窗户也挂上绣着花朵的纱帘。”

“你也信仰‘洁玛雅’吗？”我指着客厅桌上摆放的那尊神龛问。

“喔，那是卡利达的圣母，是家庭的守护者，为世人分忧解劳。”

喜爱孩子的梅琳，除了在前院花圃里摆了一对小矮人夫妇陶瓷玩偶以外，也在家里的茶几上摆满了她四处收集而来的人形陶瓷娃娃，并将8岁的小女儿切以拉及13岁的儿子侯塞的儿时相片置于这些陶瓷娃娃间。

“没有什么比宝宝更可爱的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的教育问题，小女儿还算乖，大儿子就是不爱念书，令我十分操心。”

“塞里欧先生关心孩子的教育吗？”我追问。

“古巴的传统就是非常大男人主义！家庭暴力时有所闻，不过，在我的家中并没

① 乔瑟·马帝 (Jose Marti, 1853—1895)，生于哈瓦那。古巴诗人、革命家，贫农出身，父母移民自西班牙，学生时代就参与反殖民主义运动，1869年出版《自由古巴报》(La Patria Libre) 第一期，曾被西班牙殖民统治者逮捕下狱，两次被流放至西班牙。流放期间，他在马德里大学、萨拉戈萨大学学习，获得法律学位。1892年在纽约与佛罗里达组织古巴革命党 (Partido Revolucionario Cubano, PRC)。1895年4月11日，他偕同戈麦斯、马塞奥 (Maximo Gomez) 将军一起领导古巴第二次解放战争。同年5月在战斗中牺牲。他的著作丰沛，合辑成《马帝全集》，共73卷。



梅琳的家里四处陈列着花朵与蕨类，对她而言，人无法脱离大自然而存活。





发生过。”梅琳说到此处，有点儿愤愤不平，“我们结婚13年了。对于家里的事，他是一根手指头都不会动！”

“塞里欧先生平日的工作？”

“他负责购物、到山里牦田、开出租车以及盖房子；我呢，最重要的工作是打扫家里、煮饭烧菜与照顾小孩儿。”

梅琳的梦想

说到此，梅琳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起身离开，一刻钟过后，她为我端来一杯自己调制的 Mojito^①鸡尾酒。“喝喝看我的独门配方。”梅琳看我迫不及待地一饮而尽，为我的牛饮而哈哈大笑起来，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地说：“没办法，我就是爱酒。”

“你爱酒，我爱计算机。好想拥有一台，但它一定很贵吧？多少钱才能买到？”

“大概350CUC可以买到吧？！”我掐指算了算。

“那得存上好久才行。而且，我得找到管道才能买得。”

“你还有什么愿望？”

“我好想了解其他拉丁美洲的国家以及世界！”说这话时，梅琳的眼睛里满溢着梦幻的色彩。

① 因海明威而成为古巴人气最高的调酒，以莱姆酒为基底，将新鲜薄荷叶捣碎以后，加入红砂糖以及现压的柠檬汁，捣出酸涩的柠檬香气，再加入冰块、苏打水与莱姆酒。夏季饮用一杯，可一扫盛夏暑热。

艺术家的房间

“你瞧这杯底……”叶安娜神秘兮兮地将这只咖啡杯置于灯光底下晃呀晃的，一个隐隐约约的女影，自模糊转为清晰。

“日本艺妓！”我的惊呼一点也没让叶安娜·萨赫兹（Ileana Sánchez, 1958）分神，她反而得意洋洋地告诉我，她的祖父来自中国，并且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就是因为有中国人的血统，才能带着一家子渡过大风大浪；对于叶安娜以拥有中国血统自豪，以及对日本、中国的一视同仁，不免令我莞尔。因为，那天正值韩国大邱世界锦标赛男子110米栏结果出炉，来自古巴的戴龙·罗伯斯（Dayron Robles）因为三次阻挠刘翔而失去银牌资格，不过在古巴的新闻报道上却写着：“裁判不公，古巴银牌梦碎！”一时之间，古巴民情沸腾，纷纷祭出那个古老的谣传：“每次古巴有状况，都是因为背后有个中国。”不过，成见归成见，古巴人对中国文物迷恋之深，已渗透到骨子里；古巴人的居家布置里，处处可见中国的身影，就连这一路上所遇见的老先生、老太太，也会热情地向我炫耀他们家族的中国血统，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巧遇这位70多岁的老先生。

宝盒里的秘密

戴着牛仔帽、背着吉他的罗杰斯，在披萨店前对我望了又望，总算下定决心，笃定地朝我走来。“你是中国人吗？”他取出怀里那只年代久远的旧铁盒，小心翼翼地在我面前打开，指着盒内摆放的那张泛黄的老照片对我说：“你见过她吗？”

我望着相片中那位满月脸的女子，及肩的鬈发与时尚的洋装，搭配陶瓷般光洁

无瑕的脸妆以及画得细细长长的柳叶眉，一看就知是来自上海的摩登女子。我翻转相片，看到这几个字：“郑菊：上海虹桥。”娟秀的笔迹，展露了女子含蓄的情感，可以肯定的是，那段恋情让这位已是风烛之年的古巴情郎依旧念念不忘，尤其是当他听到我念着相片背后的名字“郑菊”时，情绪更是激动不已。

他告诉我，1958年，郑菊随着家人离开古巴，原本相约一年以后，两人共结连理，没想到，不到一年，古巴改朝换代，他无法出境，郑菊也无法前来，两人之间仅能书信往返，而这张相片是罗杰斯收到的最后音讯。自此以后，茫茫人海中，每遇到中国人，罗杰斯就会锲而不舍地掏出怀里的这张相片，只求获得任何一点蛛丝马迹。罗杰斯见我摇头，满脸泪痕，手里抓着这仅存的一点余温，目送我的背影在人群中消失。

叶安娜的家，如现代艺术馆，里面尽是珍藏。



叶安娜的父亲

或许是因为心中始终怀抱着对罗杰斯的愧疚，当叶安娜邀请我走入家族的秘密之时，我内心虽战战兢兢，却也毫不犹豫地从我手中接过这封家书。

我打开宣纸的信封，取出内藏的家书，整封信以毛笔书写于九宫格信纸上，这个承自几世纪以来的美好中国习俗，今日已难再见。全文字里行间排列工整，笔迹自含蓄转为张扬，而末段笔迹更自边缘溢开，显示行文者墨笔未舔便下笔成书，心浮气躁由此可见！家书来自署名伍凤梅的女子，家住广东省台山县汶村人民公社凤材大队高围村，女子先问候父亲伍雷思的近况，随即责问起父亲为何这一年来从未捎来只言片语，而寄来的支票也给了哥哥伍福林，她一人生活极其困苦，又有一家大小嗷嗷待哺，期盼父亲伸出援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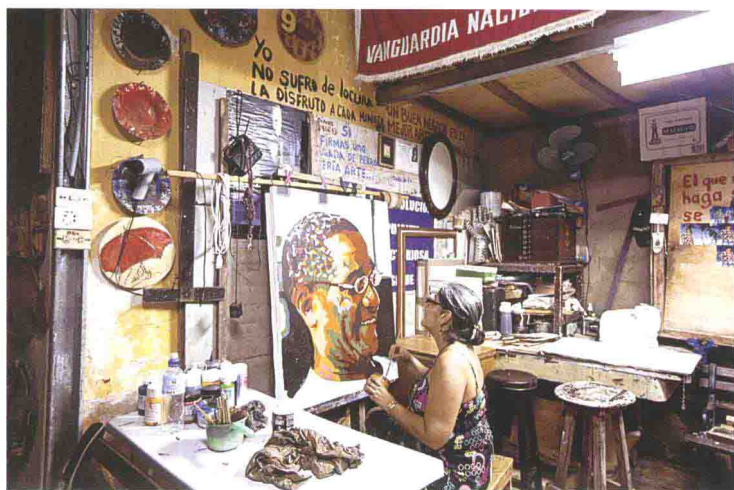
我翻译完这封家书后，又自叶安娜手中取过一本名册，一打开才发现这是一本海外华人的身份证兼祖谱，申请人乃叶安娜的祖父伍世暖，他于1966年8月1日向中国驻古巴大使馆提出申请，并留给他最疼爱的孙女，却从未对她解释此本名册的涵义，而不识半字中文的叶安娜，直到今日才得以了解它们的涵义。她从我手中接过祖父的遗物，小心翼翼地重新置入木箱内，开始说起她的故事……

我这样成为画家

20世纪30年代，为了逃避中日战争，叶安娜的祖父带着她父亲辗转经香港、加州，最后抵达古巴，在此定居下来。叶安娜印象里的祖父俊美帅气，无时无刻不打扮得时髦体面，头发一定得以发油梳理得条理分明，衣裤都得熨烫到一丝不苟，口袋里的那条手帕得喷上香水，外出前，一定先戴上绅士帽后才肯出门见人。

叶安娜15岁那年，祖父卧病在床，前往探望他时，发现祖父的双脚竟因身长过高而悬于床外，那是第一次，她发现祖父的高大。祖父的骤逝带给她无限的感伤，因为在这个家中，最疼她与最了解她的，就是祖父。

“虽然家中从未出过半个‘艺术家’，但是，望女成凤的父母仍旧花了一大笔钱，



“我认为，我生来就是要当画家的！”叶安娜气定神闲地说出这句话。

送我进入最好的古典芭蕾舞学校；上课的第一天，老师要我沿着线走，我的脚却不听使唤，两只外八字的鸭爪好不容易歪歪扭扭地走到老师跟前，他却盯着我，半晌不发一言，我心里大喊着：‘耶！’知道父母的芭蕾星梦已碎，但才高兴没几天，父母又花了另一大笔钱，送我去学古典钢琴。”

在那所学校里，每一个学生都有一架钢琴可以练习，这个钢琴课程前后共有16个月，每天得花一小时来此上课。第一天上课的时候，老师击掌要同学们重复他的节奏，每位同学都照表操课，如实地演练了一遍，轮到叶安娜时，她坐在钢琴前，随性地弹奏出截然不同的旋律，老师大吼着：“重复我的节奏。”她即兴地弹奏了一段充满爵士感的曲调。老师命她立刻从琴椅上下来，站到墙角，并且严厉地告诉她：“你，没有音乐之耳！永远不能弹琴！”那堂课，她再也不许碰钢琴一下。两小时后，老师将入学费用退还她的父母，她的艺术追寻之路再次受到打击，却借由画画而得到很大的心灵安慰与快乐。

“我认为，我生来就是要当画家的！”叶安娜气定神闲地说出这句话，好像一切都理所当然，但是，我却知道，在这个国度里，人们要活下来，而且，微笑地活着，乃至活出自己的人生光彩与意义，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

路易十四起床了

这也是为什么当我首次置身于叶安娜的家居空间时，惊讶得简直无法呼吸。这个以画家之眼打造出来的空间，恍若百花齐放的神奇花园，邀请观者游走于不同时代、不同形式共组而成的艺术飨宴，从罗马马赛克壁画到拜占庭艺术的耶稣受难图与圣母画像，从古典婉约的女子画像到Coca-Cola广告，从引发儿时甜蜜回忆的洋娃娃到印制着乡村田园景致的陶器，就这么融洽地共存于这一方天地之间。

从事波普艺术创作的叶安娜，热爱着安迪·沃霍尔与妮基（Niki de Saint Phalle，1930—2002）的作品，却自这些她四处搜罗而来的收藏品里寻找创作的灵感，而伴随这灵感而生的一件又一件创作又被她给悬挂在四处，不过，她还是给从事多媒体画作的伴侣侯埃尔·侯佛（Joel Jover）留了一整面完整的墙以展示他的杰作。此外，

专攻摄影艺术的女儿安娜特·毕齐（Annette Pichs），在黑白与彩色绘画间自由穿梭的儿子阿萨利·侯佛（Azary Jover）的作品也在此可见；他们彼此争奇斗艳，却也相互辉映，难以置信，眼前所见的这片美不胜收的繁花美景，竟完全出自叶安娜一人的精心规划。

为了让她的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为了让一家大小无经济的后顾之忧，为了在这块她生长的土地里注入生生不息的艺术养分，为了培养出心灵纤细敏锐的下一代，多年以来，叶安娜一直贯彻着“九点起床，凌晨三点多才入睡”的生活作息。

“妈妈就像路易十四！”女儿安娜特表情严肃地告诉我，当她入睡时，全家人为了让她好眠，不敢发出半点声音；当她起床时，每个人都跟着她动起来。坐在一旁听及此言的叶安娜双手合十地说了声：“阿门！”随即又面不改色地啃食起那片涂了蜂蜜的烤面包，狠狠地吸饮那杯藏着“日本艺妓”的黑咖啡，只为强迫自己的头脑随着双眼地睁开也跟着运转。

大理石浴缸与可口可乐厨房

在这个空间中，叶安娜最引以为豪的却是她的厨房与她的浴室。等我参观了她一手打造的料理空间以后，我不能不为她的神来之笔啧啧称奇。

在这个布满了Coca-Cola文字广告招牌的厨房里，叶安娜不无得意地告诉我：“我有世界各地的料理书。”伫立在一旁的卡尔，女儿安娜特的男友，始终保持旁观者的缄默，这会儿却忍不住：“她的料理手艺真是非凡，既快又好。”接着又口沫横飞地说了好几道他念念不忘的叶安娜料理，“尤其是意大利面，我就算是每天吃也不会腻。”

或许是因为叶安娜的意大利面太诱人，在餐厅的入口处，叶安娜画的巨幅食物图腾之一便是洒满了Parmesan奶酪的西红柿意大利面条，色泽之诱人，让望了一眼的我也感到饥肠辘辘。不过，喜爱搞怪的叶安娜引领我进入她最喜爱的浴室以后，我才了解一间浴室的空间也可以在女主人无边无际的幻想之下变得如此深具魅力。

这间浴室简直就是女主人的异想空间，在此，她恣意地驰骋想象，情色的、童

趣的、古典的，全都凝聚在这个不到6平方米的空间里。“你瞧，整间浴室里，这是我最喜爱的。”叶安娜忍不住地拉开浴帘，露出她的精美收藏品，一只大理石浴缸。我惊讶得无言以对！在这个国度里，大理石镶嵌的桌面已不算稀罕，但一具整块大理石雕琢成的浴缸，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在里头洗澡是什么感觉呢？”我还来不及提出这个疑问已经被她带到客厅，这儿是她接待朋友与访客的地方。

自1989年搬到这栋19世纪末殖民时期的老建筑以来，这个53岁的女人精力旺盛地以绘画将这块空间转化为散播着欢愉音符的人间天堂。对于绘画，她的要求也是：“越多的色彩越好！我喜欢‘快乐的绘画’，不想绘制痛苦或悲伤的事。”在主题方面，叶安娜将戈雅、毕加索、莫迪里亚尼画作里的女性，20世纪传奇歌手与明星如玛丽莲·梦露、猫王、牙买加传奇歌手鲍伯·马里（Bob Marley, 1945—1981）以及她的亲朋好友，都是她作画的对象。而运用波普艺术的拼贴技法，融入自己观点的作品，却因凡事只愿强调正面，常引来同是创作者的女儿批评的声浪。



在这个布满了Coca-Cola文字广告招牌的厨房里，叶安娜以雌雄同体的姿态展露她的另一个创作天地——厨房。



叶安娜的浴室简直就是她的异想世界。

彩色与黑白

带着年轻人特有的直言无讳，安娜特谈起她的母亲与古巴社会现况：“我与母亲虽是两个时代，却无话不谈！我们之间不存在大部分古巴家庭都有的代沟，却有观点的不同。比如，我希望我的人生能有更多海外生活的体验，母亲却以‘你是我唯一的亲生女儿，不希望你有任何闪失’拒绝了我的渴求！又比如，面对问题，我选择正视与呈现，而不像多数人，因内心感到害怕而隐藏。”

安娜特的敢于表达所思所想，受惠于21岁那年，她因荷兰朋友的邀约而到当地住了两个月。“那是我第一次出国。还记得，在博物馆内亲眼见到林布兰特、高更的绘画时，我内心的激动无以言表；尽管如此，看到荷兰的社会、人们与环境，一切都与古巴那么的不同，我感到震惊！再加上食物、语言的障碍，我迫不及待地想返回故乡；当我开始习惯了当地的生活时，返国之日已迫在眉睫。那段时日帮助我的心变得开阔，如今，我只想再回荷兰。”

不同于叶安娜自戈雅、毕加索、莫迪里亚尼的画作里汲取素材，再运用波普艺术的粘贴手法，将广告、啤酒罐、衣物与她所想要表现的信息与观点结合的多媒材艺术；安娜特专拍黑白照，在照片中偶或画龙点睛地以“色彩”传递某种社会观点与批判思想，在这个空间里展出的这幅“Defendiendo el Socialismo”（保护社会主义），是母女于2007年共同展出的S/T系列。

这张黑白照片中，一位小男孩赤着脚丫子光着上身滚钢圈，走着走着，就这么迷迷糊糊地走过彩色的“保护社会主义”的告示前，那既纯真又令人绝望的反差，让整个画面产生了莫大的力量。安娜特闷闷不乐地告诉我：“我的国家非常非常的悲伤！也非常非常的绝望！我的男朋友卡尔想去加拿大，我呢，则想拥有一台专业的照相机，但就连我现在的这台不怎么样的照相机 Canon EOS T3 以及它那 18—55mm 的镜头，也是父母排除很多很多的困难，并且耗费了多年积蓄才得以拥有。我家庭的经济状况在古巴已算是相当优渥的了，都还尚且如此，难以想象，如果换成一般家庭呢？”

安娜特的话却也反映出当前古巴社会的状况。昔日，天性乐观的古巴人民，生命里最重要的是：“活得有趣！活出滋味！”虽然，现实总是不尽如人意，但是，靠着音乐、雪茄与 Mojito，他们苦闷的精神得到了纾解；他们如此安慰自己：“明天，一切将会不同。”虽然第二天醒来，日子仍旧一如往昔。如今，每天睁开眼，古巴人第一个想到的却是：“我如何解决温饱？”这个问题伴随着孩子的诞生变得更为紧迫，这也是为什么当我见到叶安娜时，对于古巴现状，她忧心忡忡。

“越来越多的父母不在乎他们的孩子是否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唯一在乎的是：如何以最简单的方式快速致富？”

叶安娜的忧虑

我可以理解为何叶安娜如此忧虑？为了将艺术在这个地方生根，叶安娜特意邀请孩子们一起参与，在街头巷尾的墙面、人行道、公园、学校、医院等处作画，她甚至将自己居住的这个小城卡马圭(Camagüey)的主力交通工具——三轮车与巴士——

的车厢上也画上了古巴人民的日常生活即景图，不仅为小城景观增添了多彩多姿的艺术风景，也为当地的庶民百姓生活带来焕然一新的面貌。然而，当我路经叶安娜与几十位孩童们一起绘制的那面涂鸦墙时，却发现它已近全毁。

我在被挖掘机肆虐过的这条街道上拾起一块碎片，碎片上还残留着一只猫眼与半只耳朵，其他部分已被淹没在这一片断壁残骸间，不由得心痛起来。而面对着此情此景的叶安娜，却在内心最哀伤的当下，做出“重拾画笔”的决定。而身在古巴，且为女性画家，这个决定意味着叶安娜得肩负起妻子、母亲、古巴名画家的伴侣应该做的所有大小事情：采购一家大小的吃的用的穿的，张罗三餐，洗碗筷餐盘，打扫家的里里外外，做一个称职的社交晚会女主人，督导孩子的教育与家人们的情感需求，其后，若还有时间，她才能腾出时间来采购古巴当地取之极其不易的绘画颜料与材料，并且，找出时间来画画。

“政府从来不会花心思照顾我们女性艺术家。对他们而言，我们无足轻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为地方做了那么多以后，政府仍旧无动于衷，反而派出挖掘机把那面艺术墙整个拆除，并且一点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叶安娜语气平和地道出她的失望，却也使我回想起在巴黎机场的那段奇遇……

你结了几次婚

自巴黎机场等候登机前往圣地亚哥的队伍排得好长，等得不耐烦的古巴人民中，有人开始唱起改编自民族英雄乔瑟·马帝《简单的诗篇》(Versos Sencillos)的“Guajira guantanamera”，有人则与另一排同样拖得很长的队伍中喝得微醺的同伴们互以“Mojito”隔空对喊。就在气氛里洋溢着节庆欢愉的当头，我与另一位已出入古巴十余次的法国旅客开始交流起古巴女性的现状。不料，排在我前头的一位女性，突如其来地转身对我说：“我是古巴人，大学教授，相信我有资格对这个议题发表看法！”不容我有响应，该名女子已经叽里呱啦地说起古巴革命对女权带来的关键性变革。

她告诉我，古巴革命所带来的关键性转变就是社会不再存有性别与种族歧视，



以画家之眼打造出来的空间，恍若百花齐放的神奇花园。



女性自此可以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而且完全免费！这也使得古巴拥有为数众多的女性工程师、科学家与医生，这在其他国家相当罕见。

女教授讲得理直气壮，我也十分同意她的见解。古巴教育出强悍且经济自主的独立女性，却没有足以与其匹配的社会资源与条件，让这些新时代的女性能够真正当家做主。比如，在粥少僧多、政府又不允许产权私有化的前提下，婚姻生活不是“两个人一起生活”，而是意味着“自此以后，男女双方得与拥有房子的男方或者女方家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这也是解释了为何古巴境内处处可见四代同堂的家庭。

下班以后，这些职业妇女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张罗一家几十口人的饭菜，并且学会在狭小的生活空间里与公婆妯娌和谐相处，日子久了，却难免互生嫌隙，不少的婚姻在女性的要求下以离婚收场，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古巴旅行期间，古巴人不是问我结婚了没有，而是问我：“你结了几次婚？”

身为女性艺术家的叶安娜，对于古巴女性艺术家得不到国家任何资源，只能凭借着自己的满腔热情在这块土地上自力更生，这也使我不由得好奇地想听听她对当今古巴女权的看法。

“古巴男性是精神上的沙文主义者。虽然在公开的场合里，他们的言谈举止似乎十分支持‘男女平等’，私底下却一点也不不是那么回事。女人得做所有传统女人被要求的一切杂务。”叶安娜话未说完，坐在一旁半晌不发一言的女儿安娜特这时突如其来地插话：“这也是为什么我妈只有‘晚上’才有时间作画。”

15 岁的成人礼与满月聚餐

古巴家庭常见的女儿 15 岁成人礼时盛装拍摄的巨幅彩色写真，耗费不费。

环顾叶安娜精心打造的房间里，什么都不缺，独缺我在一般古巴家庭里常见的女儿 15 岁成人礼时盛装拍摄的巨幅彩色写真。这些照片被每个古巴家庭煞有其事地放大与裱框，挂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通常是入口正对大门的位置，让访客很难忽视它的存在。但在叶安娜家里，我完全看不到这个景象，就连仅见的一张 5 × 7 吋

的安娜特照片，也是黑白色调。我回想起应邀至好友伊纳西欧家中做客时，他16岁的女儿安妮迫不及待地取出三大册的相簿要我浏览。

安妮问我：“在古巴，我们有个习俗，女孩到15岁就代表成人，在那年的生日，得为她盛大庆祝并留下美好的记录。在台湾，你们也有这个风俗吗？”我摇摇头。坐在一旁的伊纳西欧骄傲地告诉我：“这是我找两位专业摄影师拍摄的《15岁纪念相簿》，其中一位还是我的好友。”语毕，难掩得意神色。

当我翻开第一本相簿时，看到的是一个近乎美国上流社会的社交晚会。晚会中，每一位宾客都是盛装出席，而前来的访客除了伊纳西欧与妻子双方的亲友、邻居以外，还有女儿的同学，而这个奢侈豪华的女儿15岁成人礼就在蛋糕与一场又一场双人舞后画下句点。紧随晚宴之后是摄影棚内拍照。

这也是我在第二本相簿与第三本相簿中所见。15岁的安妮浓妆艳抹，穿着极尽暴露，惟妙惟肖地模仿好莱坞电影明星或者流行歌手，摆出性感妖娆的姿势：比如她站在拉丁情歌王子瑞奇·马汀(Ricky Martin)放大照前扭腰摆臀的照片；也有少数照片则与婚纱照如出一辙，少女换上晚宴华服，梳起19世纪的发型，装扮成冷艳的晚宴交际花，或者等待心中白马王子前来邀舞的浪漫少女。而在这些相片中最令我惊讶的是有张她穿着勉强遮盖住身体的比基尼与热裤，手持铁鞭，佯装成SM少女。当我翻看这些照片的时候，一旁的伊纳西欧专注地望着我的表情，想探知我一丝一毫的反应，我却在浏览相簿的过程中，一语未发。

伊纳西欧忍不住地问我：“你觉得拍得如何？很漂亮，不是吗？不过，安妮现在胖了不少，身材有点走样。”我点点头，却无法理解为何身为医生的他，愿意花钱让女儿拍摄这些有着性暗示的照片并且引以为荣。这个盘旋在我脑海中的疑问，随着造访叶安娜的家而得到解答。

“我也尝试告诉过我的朋友们：‘如果有女儿，别让她们穿这样的衣服，拍摄这样的照片！’他们却无法接受与理解。”

“为什么呢？”

“古巴的现状是人民没有任何信息以了解这些照片影射的含义，他们根本无从得知这样的穿着与姿态代表妓女、SM与Playboy，而是被告知，这样穿与这样拍

会很漂亮！而这些父母为了让女儿在15岁那年可以拥有一个社交晚宴与一本纪念相簿，至少得省吃俭用10年！更多的家庭则是自女儿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为这一刻的到来开始存钱。在这段时间里，父母过着没有电视、没有餐馆、没有休闲娱乐的生活，一切只为他们的女儿在学校免受同学们嘲笑‘你家没钱’。”

“所以，拍摄这样的相簿在古巴社会被视为‘上流社会’的象征啰？！”

叶安娜点点头：“对大部分古巴人而言，这也代表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叶安娜说到此处，示意我等一下，不一会儿，她从厨房里取出一件羽毛缀饰成的衣裳以及一长串珠链。“你见过这玩意儿吗？”

我想起在巴拉圭与圣地亚哥街头见到过的那些小女孩穿着羽毛衣，脖子上戴着一长串珠链……

“这是我们这儿的另一个习俗。小女孩满月的时候，母亲在一丝不挂的女儿身体上围上羽毛衫蔽体，并在她脖子上挂上项链，他们认为这样很时尚，并说这是来自迈阿密的习俗。你也知道，迈阿密那儿有很多我们的移民，却不知道，这样的穿着在色情杂志上到处可见！这一切源自他们无从获取信息。”



芭比娃娃

离开叶安娜与安娜特的居所以后，我满怀忧伤。对我来说，古巴革命为女性带来最关键性的影响却是广告牌上的宣传人物都换成了革命英雄。在这些多如过江之鲫的革命英雄中，最受欢迎的政治明星就属切了；他那忧心忡忡却满怀着梦想的眼神，以及那句点燃革命之火并使其生生不息的“Hasta la Victoire Siempre”（直到永远的胜利），被涂鸦画家们给复制到古巴每个角落。

我再也见不到任何女性搔首弄姿的媚影，却四处可见警察的身影，这些表象都让我满心以为，在这个极力避免女性被物化的社会氛围里，足以让女性从此摆脱可憎的宿命。然而，我的一厢情愿却在初抵圣地亚哥的头一个晚上被这段遭遇给惊醒。

70多岁的歌手 Chely 声嘶力竭地吟唱着 Amar y Vivir，用情之深，使在场者莫不因心酸而落泪，听众间却见两位面无表情的稚龄少女，背杆挺得直直地交叉着双腿端坐在椅子上；时髦的迷你露背洋装，露出完美无瑕的巧克力肤色。突然间，两位女孩的身旁各伸出一只毛茸茸的粉白手臂，像张牙舞爪的章鱼般，紧紧地吸附在女孩们的背部，由下往上，朝她们修长的脖颈上蠕动着，女孩们默不作声，双手各自紧抱着刚得到的礼物，一个装在纸盒内的芭比娃娃，直到曲终人散，女孩们被两位白人男子拥搂着离开音乐酒吧，却在抵达马帝广场前倏忽分手。白人男子再三地环伺着周遭的一举一动以后，比手画脚地打出了一个暗语，女孩们点点头，怀抱着她们心爱的芭比娃娃径自往相反的方向离去。

废墟变天堂

“马鲁奇夫人这会正忙，没空见客！”老妇笑盈盈地婉拒我的请求，这已经是第四次我被礼貌地排拒在门外，顾不得礼节，我径自推门而入，却见到近乎一丝不挂的马鲁奇，仅以毛巾包覆着下半身，抱着枕头仰卧在床上，那丰腴的体型如漂浮于水面上的鲸鱼般令人不容忽视，卧姿却让我联想起布歇（François Boucher, 1703—1770）的那幅《卧床的少女》（Portrait of Marie-Louise O'Murphy, 1752）；床尾那头，一位戴着钨丝边眼镜的中国老先生正使劲儿地给她捏着脚丫子与小腿肚，两颗眼珠子不时自镜片后朝我望来，眼神里充满了好奇，双手却毫不停歇，直到马鲁奇因舒坦而释放出心里的压力以后，方才开口对我说出她与这栋房子之间的因缘……

命中的居所

“我原住在公寓大楼，15年前，我路经此地，看到这栋殖民时期的老房子时，一见钟情！当时，它的状态比废墟还糟，简直就是一处垃圾场。我感受到这座屋宇的悲伤，却也感受到它的内在，有着很古怪的个性，当它对我发出召唤‘这将是你命中的居所’时，我不顾众人嘲笑我是‘疯子’，克服了一切困难，搬离我住了几十年的那间小而舒适的公寓，并花了12年时间来整顿它，直到3年前，它才成为今日这般模样。”

在古巴，人们无权买房与买车，只能继承或者有条件地换房，而在人民平均月所得仅有17美金的情况下，为了打造这间房子成为心目中完美的居所，马鲁奇夫人借由出租房间以增加收入，并将所得全数用来改造屋舍。可以想见，其间过程的艰

辛。而这12年来，马鲁奇夫人倾其全力，一点一滴独力改造这栋19世纪的老房子成今日这般模样，不仅重现了殖民时期建筑的辉煌面貌，还一举将这栋老房子改造成为一座喷水池与栽种了各式奇花异草的中庭花园、一间珍藏了19世纪古董家具与各国陶艺精品的会客室、一间办公厅、四间客房与一间厨房的梦幻居所；并且雇用了2名清洁妇兼厨娘，1名老管家与1名园丁，与23岁的女儿和15岁的儿子一起生活在这个她一手打造起来的美丽家园里，犹如女王般尊荣，她却唉声叹气地告诉我：“我离婚了，现在的我什么都不缺，独缺一个伴。”

做完一小时全身按摩以后的马鲁奇夫人神清气爽，这会儿换上红色的便装，坐在中庭花园的摇椅上逗弄着她的“饼干”，这只有着红色颈子与柔顺性格的绿色鸚鵡，乖巧地停驻在马鲁奇夫人的右手无名指上，却警醒地盯着“鲁佳”这只长耳狗的一举一动。“鲁佳”特爱争风吃醋，在马鲁奇夫人面前表现得十分温驯的它，每当女主人一转身，便露出狰狞的面孔，一会儿猛追着猫儿的尾巴转，一会儿用爪子使劲儿地晃着摇椅，为的是让酣睡得正甜的“饼干”失去重心，从椅背上重重地摔落到地面。

从南特、海地到古巴

面容总是略显憔悴与忧虑的马鲁奇夫人，这会儿却露出难得一见的温暖笑容，还特意命女仆端来一整瓶山粉圆汁为我消暑解渴。现年53岁的她，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今年她预计完成“加勒比海文化”硕士论文，明年开始，她打算学习法文与钢琴，不仅因为这是她长久以来的心愿，更因为她的祖父来自法国南特。

17世纪中期，她的家族随着法国殖民主义的扩展而来到海地，在西方传教士与当政者的共谋之下，远自非洲不断地引进数以百万计的黑奴，这些从事蔗糖与咖啡工业的白人殖民者，因拥有了这些吃苦耐劳的黑奴而快速地致富，却连带地种下日后的恶果：1791年8月的一场黑奴暴动，使海地一夕间风云变色，两千多名法国地主被虐杀，280处蔗园被焚毁，侥幸存活下来的，携家带着逃离海地来到邻国古巴，连带将法国文化、蔗糖与咖啡工业引进到这块土地上。



难以置信，15年前，此处为一处垃圾场。



17世纪中期，马鲁奇夫人的祖先因法国殖民主义的扩展而来到海地，在西方传教士与当政者的共谋之下，自非洲不断地引进数以百万计的黑奴，从事蔗糖与咖啡工业。



自1959年卡斯特罗与切等人发动革命成功以后，不少一如马鲁奇夫人的欧洲后裔子孙，相继与故乡失去联系，他们不懂先辈的语言与文化，成为地道的古巴人，唯一还可以引发思古之幽情的，只剩下这些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老旧建筑，以及在政权变天以后，某些布尔乔亚家庭仓促离开古巴时，不得不留下来的那些精美的手工家具与艺术品。这些精品部分转为各地博物馆的典藏，部分在美国实行物资禁运时期，以及苏联垮台以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先后流入民间，被廉价地卖给当地收藏家以换取民生物资。这也是为什么我可以在马鲁奇夫人的家里见到如此多的奇珍异宝。

阿拉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交锋

地板上铺设的是混合了西班牙与阿拉伯风格的“莫德哈尔艺术”(art mudéjar)^①地砖，黑得发亮的桌椅均出自古巴工匠们高超的手工艺，虽承自17世纪西班牙传统，以进口的西班牙桃花心木制成，展现的却是19世纪的新艺术风格，藤条编织的网格状椅背与圆弧形的线条为其主要特征；大厅内还展示了许多来自法国瓷器之都里摩日(Limoges)、德国瓷器之都迈森(Meissen)、中国景德镇以及英国的瓷器；绘有西班牙法朗明哥风格的扇子，以及穿着七彩裙装的非洲布偶与黑童雕像。

我径自推开绘有孔雀图案的玻璃彩绘蓝色圆锥雕花双门，这出自典型的殖民时期建筑，刻意挑高的屋脊以及半开放式的双门设计，为的是疏散热气以及通风采光，再穿过一个办公厅，随即来到搭有棚架的中庭花园，却在此时再次撞见64岁的中国医生曼纽尔·张，他正从以红砖块砌成的圆形拱门内步出，刹那间，我还以为置身中国南方园林。

若说古巴经历过西班牙与法国殖民文化的深度影响，而使得建筑与生活里处处残留着两者的影子，这不难理解；但中国文化的痕迹在此却是处处可见，尤其是圣地亚哥，两者之间的渊源又是从何而来？

^① 莫德哈尔艺术(art mudéjar)指西班牙复国后，12—16世纪受阿拉伯艺术影响的基督教艺术。



多元文化交轨的痕迹四处可见。



为了追本溯源，我特意前往了位于哈瓦那国会大厦（Capitole）后方的中国城，并在城区内发掘到一座小规模的中国墓园，墓碑上的字迹多难以辨认，多少显现了客死异乡、后继无人的悲凉。19世纪末，三万名中国移民来此淘金，最后发现自己成了建设铁路的奴工，绝大多数因与当地人通婚而融入古巴社会，他们或开设中国餐馆、武馆、中医馆，或者仰赖歌舞厅、妓院或者鸦片馆维生。1959年革命后，纷纷离开古巴，如今，只剩下为数不到500名的中国人还生活于此。第一代的中国人带来他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活风格，与当地的西方殖民文化与基督教信仰互相激荡、相互混血以后，产生了今日我在马鲁奇夫人家中所见到的这般混搭风格。

中国的风水与非洲的 Ocha

马鲁奇夫人指着那尊闭目冥思的女性喷水池告诉我，这座喷水池的设立，灵感来自于中国的“风水”观。她特意在家中摆设了鱼缸、镜子、水、鸟、兽，为的是营造出和平与爱的感觉。不过我在这座让人精神得到全然松弛的中庭花园内，却赫然发现印第安酋长、非洲某部落的神灵面具与天主教的圣母抱子像并陈，这多少也说明了马鲁奇夫人家中为何总有不少信仰 Orishas^①的教士在此出没的原因。

一年到头，凡与 Orishas 有关的宗教节日，她必定在家中举办宴会招待教徒与神学研究者，如 Fiesta del Fuegos（火的祭典）、Fiesta del Caribe（加勒比海节庆），乃至最重要的 Regla de Ocha，这也使得她成为当地举足轻重的社会人士与古巴的非洲宗教专家。

不过，故作神秘的马鲁奇夫人却始终不肯为我解说 Regla de Ocha 这个源自非洲尼日尔、贝宁与多哥的多神信仰，她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我，这是源自非洲，被黑奴引进古巴，并与此地的基督教信仰混血而生的宗教体系，信仰石头、水等自然元素，实行牲祭。人类需经由“神鼓”敲击的声音与灵媒方得以与神直接对话，敬神仪式的开始与结束均须召唤“Eleggué”（路神与门神），因此神立于人类与神明交界

① Orishas 也拼写作 Orisa 或 Orixá，是一种神灵或神，反映了约鲁巴精神或宗教系统的神（Olodumare）的表现之一。

的十字路口，掌握着人类的命运。

我怀抱着对这个宗教的好奇与疑问挥别了马鲁奇夫人的家，并在其后的旅程中，与这些非洲的神祇不期而遇，进而相识。

诸神的居所

离开马鲁奇夫人家以后，帮马鲁奇夫人按摩的那位中国老先生叫住了我。他用西班牙文告诉我，他姓张，这里的居民都叫他“张医生”，英、法双语堪称流利的他，唯独不会说中文，却以对中国针灸与穴道按摩的一知半解在圣地亚哥闯出名堂，还成为此地中国传统医学的专家，前来求教于他的医科学生络绎不绝。

但是，人称“张医生”的他，却干了一辈子工程师。当时，他的月薪仅仅 20CUC^①，若是达到业绩，就可额外获得 15CUC 的分红，但不是每月都有，一家大小就仰赖着他这份微薄的薪水度日，除了电器、瓦斯、蔬果以比索给付以外，凡是好东西如洗发液、矿泉水、肥皂、纪念品、刮胡刀、电器用品等，全以 CUC 计费，我可以想象张先生一家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退休以后，张先生对中国针灸与传统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没想到因此开出一条财富人生的康庄大道。去年，他的第二任妻子想离开古巴前往迈阿密定居，他坚拒。

“那儿，我不认识半个人，也没有任何朋友！”

坚决不移民的他，最后与第二任妻子协议离婚。他花了 2000CUC 买下前妻的房子。第一次，他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并安装了电话，还添购了电视机、DVD 与冰箱。“我还想存钱买洗衣机！”他兴致勃勃地说出今年的计划，却在提及自己的独子时，噤声不语……半晌过后，他终于下定决心似的对我和盘托出这段往事。

“你可知道已有两万多名古巴人以各种非法途径前往美国，游泳、渡轮、跳机……他们从未返回古巴。我唯一的儿子，多年前，他的朋友打电话给他，对他说：

① 1 CUC = 7 元人民币。也相当于古巴国币 24 比索。



现年35岁的雅妮丝贝尔，堪称高龄产妇，为了母子平安，她祈求“洁玛雅”的祝福与保佑。

‘你从未见过真正的圣诞节，来巴塞罗那吧！到我家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圣诞节！’他就这么离开古巴，没多久以后，他从巴塞罗那寄了一封电邮给我，告诉我：‘爸爸，在巴塞罗那，一切都如此美好！’自此以后音讯全无。如今，8个年头已过，我无法到巴塞罗那，儿子也不得返国，我们从未再见。”

我们就这么坐着不知不觉地闲聊了一个下午。临别前，张医生掏出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指着这张照片上的女人说：“你不是要去特立尼达研究萨塔莉雅^①吗？在那儿，你只要找到照片上的这位女子，便会得到你所想知道的。”

张医生依依不舍地目送着我，我回望时，看见他越来越小的影子依旧站在那逐渐隐没于夕阳余晖之中。

60 尊木头人偶

我如战士般乘着一路奔驰不停的白色巴士抵达了这座古巴人口中最美的中世纪古城——特立尼达（Trinidad）。这个于1514年建立的古城，最初的名字为“Villa de la Santisima Trinidad”，意指圣灵、圣父、圣子的“三位一体”；但这个源自西方传统基督教概念的圣城，却因蔗糖工业的兴起而大量引进黑奴，从而使得宗教面貌连带产生了本质上的变化。

城虽不大，但想在这个人口数量达到5万多人的城市里找到照片里的这位女子却非易事，尤其在石头地面被磨得又滑又亮的城内步行，我的那双脚有如踩在鹅卵石子上练功，数小时下来，举步维艰。我决定以当地人的交通工具——马匹代步。为了找到一匹骏马，我来到当地最著名的养马人朱利欧·姆洛兹的家里，却阴错阳差地找到他的父亲乔治·姆洛兹·封丹尼尔先生；而他的古怪癖好，竟又带我找到更大的惊奇。

“我这辈子最大的乐趣就是收集人偶，而且，我只收藏木做的人偶。因为石膏模

① 萨塔莉雅（Santería），古巴最受欢迎的宗教。它的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 Regla de Ocha。它也称为 La Regla Lucumi 或者 Lucumi, Lukumi。15 世纪，西班牙因殖民版图不断地扩张而自非洲引进黑奴，这批来自西非与加勒比海的黑人带着各部落的原始信仰，与西班牙天主教混血而生古巴的萨塔莉雅，礼拜仪式的语言采用约鲁巴方言。





乔治·姆洛兹·封丹尼尔先生在房屋后院加盖而成的房间内，伫立着60尊造型千奇百怪的人偶。

子复制的没有收藏价值！”现年81岁的乔治，在吞进一堆五颜六色的小丸子以后，神采奕奕地为我打开他的那间密室。

这间坐落在房屋后院加盖而成的房间内，伫立着60尊造型千奇百怪的人偶，然而，无论非洲还是西方的，它们的外形几乎都难分性别，且充斥着“纯真”的趣味。他特别指着个头矮、颈子上挂着长串珠链、身着清朝官服的长胡子伯伯问我：“你认出他是谁吗？”

“木偶戏！”我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却始终不知他是哪出戏里的仙人道长。乔治有点气馁，却不死心地追问：“你难道看不出他就是你们中国的神‘圣法洛公’？”



白墙上，简单几笔蓝色线条勾勒而成的天地、日月、海洋，与海水间悠游自得的鱼儿相映成一幅创世纪的景象。



接着，他教我如何分辨“圣塔巴巴拉”与“将哥”间的不同。原来古巴的神明，每一位都拥有两个名字，以示公平。一个是天主教名，另一个是非洲神祇的名字：“圣塔巴巴拉”就是这位雷神与战神的天主教神名，而“将哥”则是祂的非洲名。有趣的是，在西方，“圣塔巴巴拉”本是女神，到了古巴以后却被转性；祂身着红衣，一手握鼓，另一手执剑，“鼓”象征丰收，“剑”代表力量。以雷电击退暴力。

听乔治说着这些古巴神仙的故事，我发现，古巴仙界不仅神明众多，更讲究男女平等，令我大开眼界。如“双胞胎”由一位男神和一位女神共同组成；而且在神界里，不仅男神可以拥有众多妻子，女神亦然。如古巴爱神“欧楚”，她的配偶就有三个，而这位代表河流的爱之女神，也同时保护受孕女子，象征丰饶与富裕。

乔治自众神祇间特别取出一尊抱着孩子的蓝色人偶说：“这就是本地最著名的海神，来自非洲的信仰，总是穿着一身蓝袍，我们称呼祂‘洁玛雅’。”

我看着这尊神像，感觉似曾相识，掏出怀里的那张相片，两相比对后，不由得惊呼：“原来，这相片里的女子就是‘洁玛雅’！”

乔治看了看照片，慢条斯理地说：“我认得她。她住在神庙里，名字叫雅妮丝贝尔·彼托·甘比诺。”

萨塔莉雅的海神殿

建筑的外貌毫无神庙特征，紧闭的门窗却使得这间房子看起来神秘兮兮。我使劲儿在门上敲了又敲，门内只传来狗吠的声音。过了好一会儿，脚步声终于响起，戛然而止，五尺高的巨门在我眼前裂出道门缝，一双精亮的眼珠子像探照灯一样地朝我全身上下打量，直到确认我没有威胁性以后，才将两扇门敞开。

迎接我的妇人，看起来比照片上的女人苍老许多，体形也似久病未愈，不过，这张照片时日已久，也许，当年貌美的她饱经人世风霜，早已风华不再。我掏出怀里的相片，怯生生地问：“你可是相片中的女子？”没想到她听闻以后，哈哈大笑地扯开嗓门大叫着：“雅妮丝贝尔！有人找你。”

她穿着非洲蜡染花纹布裁剪而成的洋装，身后尾随着一只哈欠连连的黄狗，她边走边将满头的髻发分盘在两侧，结结实实地扎出两个髻，姿态慵懒却也神色从容地对我招手。我跨过高高的门槛，眼前一亮，登时进入一个世外桃源。

整间大厅除了那张罩着白色手勾纱的藤椅，及椅子上放的那具黑人洋娃娃外，空无一物；白色墙上，简单几笔蓝色线条勾勒而成的天地、日月、海洋，与海水间悠然自得的鱼儿相映成一幅创世纪的景象；而笼罩于苍穹之下的洋娃娃，一袭白色新娘礼服，裙摆却不成比例的长，拖垂到黑白大理石砖地面，在这个空间里自成一幅古怪的风景。

当我问起雅妮丝贝尔，为何大厅的中央要放置着这么一位身穿新娘礼服的洋娃娃的时候，她摸摸自己的肚子，脸颊上浮现神秘的笑容：“‘洁玛雅’不仅是渔夫的守护者，也是怀孕妇女的保护者。而今年35岁的我，堪称高龄产妇，为了母子平安，我祈求‘洁玛雅’的祝福与保佑。”

刚开始，我以为这间大厅便是雅妮丝贝尔行使神奇魔法的祭坛，她却笑着引领我来到后面的厢房。“这是我的神龛。我们刚结束祝祷仪式！9月7日那天，萨塔莉雅的祭司全都来了！所以神龛上还摆着信徒们留下来的海贝、花朵与水果。”

“所以，你的家也是通往海神居所的神殿啰？”

雅妮丝贝尔点点头，却对于她如何成为神殿女祭司的事笑而不答。她仅仅告诉



雅妮丝贝尔的家也是通往海神居所的神殿。

我：“这是天意！神指示我成为祂的使者，我只是顺从天命。”

不同于其他海神庙的是，这座萨塔莉雅的神龛建基于一块石头上，远望好似伫立于海岩上的女神。而在这个黑人居民众多的城市里，女神的面孔被入境随俗地改成了黑人。有趣的是，她怀抱中的孩子依旧是白人面容，成为古巴黑白种族和平共存的最佳见证。

众神的房间

“除了‘洁玛雅’以外，你可还信奉其他的神祇？”

雅妮丝贝尔突然面露不安：“萨塔莉雅神明众多，各司其职，且每位神明的力量都很强大，通常，信徒随着职业或需求的不同来选择他想信奉与膜拜的对象；但是，我有另一个房间专门用来陈设萨塔莉雅诸神，你想看看吗？”

穿过一条又一条的窄巷，夜色越来越昏暗，街上的路灯尽管挺立于暗沉的夜色



雅妮丝贝尔指着这些神祇，如数家珍。

中，却继续保持沉睡。我俩早已远离观光客聚集的市中心，雅妮丝贝尔的另一个房间却仍未出现。

30 分钟后，我们终于抵达一间平房。不同于市中心的殖民风情，这间房舍看起来像是临时搭建的违章建筑；然而，当我一脚跨进这间屋舍的门槛后却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惊叫！这会的我，就置身在一间西方与非洲诸神交会的万神殿入口，眼前呈现的这些神祇的姿态与样貌，除了少数为世人耳熟能详的十字架上的基督、圣母玛利亚、苦行僧圣方济、西方的“圣塔巴巴拉”女神以外，多是肢体残缺不全、宛如人蛇般扭曲的人偶，或瓦瓮与布偶，某些还以布匹完全地覆盖住，让人一眼望去不知其所以然，雅妮丝贝尔却一一指着这些其貌不扬的神祇，如数家珍般地告诉我祂们的名字。

“被蓝布覆盖的是‘欧龙古’，海神，不同于‘洁玛雅’，祂具有男性的力量与面容，身体却是女性。而这位身体做扭曲状的是‘欧哑’，战神，冥间的守护神。至于这位头顶斧头、手执杯具的是鼓神‘将哥’，以雷电击退邪恶力量；至于那捧着南瓜罐的洋娃娃则是古巴爱神‘欧楚’，是河流之神，拥有不少的丈夫，最知名的莫过于鼓神‘将哥’、正邪战神‘欧古’以及正义之神‘欧秋西’。”

“这些摆放在地上的白布又是何方神圣呢？”我大惑不解地问雅妮丝贝尔，她转身从房内取出一件白袍与一顶白帽，以及好几只五颜六色的手环，要我穿戴起来以后，照着她的指示做。

“祂是掌管创意的‘欧巴塔拉’，修行此派的人，一年内都得穿白衣、戴白帽，手上则得随时佩戴这些五色手环。”

我们的修行仪式很简单，只是穿戴好衣帽以后，以约鲁巴语念诵一段经文后便大功告成。

虽然我不知道从今以后我是否可以得到“欧巴塔拉”神的眷顾，但是这一趟走访雅妮丝贝尔房间的旅程，却让我深刻地认知到：古巴的宗教信仰因黑人的到来而有了本质上的转变，欧洲大陆与非洲大陆以及加勒比海文明相互交融以后诞生出这个千奇百怪的信仰世界，并经由个人信仰而落地生根，女人的房间成了诸神的祭坛，这不可思议的独特人文风貌形成古巴之旅中最令我难忘的景象。

追忆似水年华

下午4点，一向如猫咪般蹑手蹑脚的梅雅，这会儿却异常精神抖擞，将室内的百叶木窗一扇扇打开，让午后的阳光进入这间布满尘埃的18世纪房内，角落筑巢的蜘蛛被倏忽洒下的阳光吓到踉跄而逃，而大理石桌面上的古董花瓶、被岁月侵蚀得光芒不再的巴卡拉水晶吊灯、殖民时代的藤编扶手木椅以及那堆放在茶几上的旧书，则自长长的冬眠中逐渐苏醒。梅雅掸了掸琴盖上如雪堆积的灰尘，端坐在琴椅

梅雅演奏着莫扎特钢琴奏鸣曲。



上。就在掀开盖子的那一刹那，她突然忘了该怎么弹，一阵晕眩，闭上眼睛，她想起外婆……

大厅里，握着精致的拐杖，斜倚着身子，故作矜矜的上流社会绅士围站在钢琴边，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位少女演奏着莫扎特钢琴奏鸣曲；而那些散发着青春魅力的淑女们，正以优雅的姿态，温婉动人的眼神，鼓动着每一个盯着她甜美脸庞傻笑的男子前来邀舞——那一刻，这个房间仿佛被注入了灵气，在梅雅的冥想世界里复活起来。

重现殖民时代荣光

我在客厅那面支离破碎得难以成像的镜子里，瞥见这座古老宅院的大门，遥想起当年这栋房子刚落成时，前卫大胆的空间设计以及别出心裁的室内装潢，曾引来访者多少的赞叹。



餐厅的木门，显露出20世纪初期才有的“新艺术”风格。



18 世纪末以前的特立尼达，原本仰赖海盗贸易与走私来聚集财富；但随着第一间蔗糖工厂“Guaimaro”的营运，经济形态发生改变，极盛时期，同时有 60 家蔗糖厂夜以继日地运作，特立尼达成为古巴最大的蔗糖生产地；人力市场的短缺与人力成本的居高不下，促使企业主远自西非引进身强体壮又性格温顺的黑奴，自此以后，特立尼达的发展一日千里；这些靠着廉价的黑奴劳动力而致富的白人企业家，纷纷建造豪华的宅邸以炫耀自身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繁荣的景象延续到 19 世纪两次独立战争^①以后才彻底敲响丧钟。为了躲避革命军的来袭，这些企业主只能仓皇地抛下大部分的家产，带着一家大小远走他乡，繁华的特立尼达一下子坠入地狱般的景象。

1907 年，梅雅的外婆外公成婚不久，便买下了这栋位于市中心的 18 世纪建筑，当时的它，外观残破得有如一座年久失修的废墟，身为经济学家与律师的外公，却从第一眼便爱上了它。

这间房子出自西班牙建筑师之手，七彩的玻璃窗、白色的栅栏铁窗、极富装饰趣味的屏风门，处处流露出巴洛克时期的影子，唯独餐厅的那两扇木门，显露出 20 世纪初期才有的“新艺术”(Art Nouveau)风格。

为了保持整间屋内的凉爽，建筑师巧具心思，特意挑高房子的屋脊至 7 公尺之高，而屋内的梁柱也有 4—5 公尺的高度，为的就是将热气聚集在屋脊，并使得室内的空气保持流通；而为了避免地面的湿气附着在地面及墙面，特意以土耳其及西班牙进口的瓷砖铺设地面与墙壁底部四周，形成天然的防水屏障；而为了将大自然的雨水回收利用，建筑师环绕着屋檐搭造出一条水管，使雨水径自汇流到地下室的水槽里，尔后盛放到特大号陶罐“Tinajones”^②里，好做灌溉、牲畜饮水与洗涤之用。

① 第一次独立战争(1868—1878)：19 世纪 20 年代，西班牙在美洲大陆的殖民统治崩溃后，进一步加强对古巴的控制和奴役。古巴人民不满情绪日益高涨。1868 年 9 月，西班牙爆发革命，女王伊莎贝拉二世被推翻，古巴人民乘机掀起争取独立的斗争。

第二次独立战争(1895—1898)：西班牙不仅拒不履行承诺，反而进一步加强对古巴的掠夺，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同时，随着古巴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一定发展，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逐步形成，解放运动增添了新的力量。1892 年 4 月，乔瑟·马帝(José Martí)把分散在国内外外的革命组织联合起来，在美国纽约成立古巴革命党，宣布以革命战争赢得古巴完全独立。1895 年 2 月 24 日，圣地亚哥、巴亚莫等地爆发起义，点燃了第二次独立战争的烈火。

② Tinajones，源自西班牙卡塔卢尼亚(Catalan)一区的陶罐，体积硕大，高度比人的身长还高，可以容纳上吨的谷物与饮水，自 16 世纪以来成为地区特色。



童年时候的玩伴——洋娃娃，被梅雅小心翼翼地保存。



梅雅的外公不但将这栋房子修复回原貌，甚至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原屋主遗留下来的家具，仿佛在等待着一去不复返的屋主出现似的。无论如何，自那以后，这栋房子就再也没有更动过一砖一瓦。

封存历史记忆

梅雅阖上琴盖，叹了口气。

“两年前，外公过世了！跟那个时代的联系，只剩下这些家具与这栋老房子。”

“为什么结婚后的你还住在娘家？”我有点不好意思对梅雅提出这个有点令她尴尬的问题。

她却落落大方地回答：“我总算离婚了！3年前。原本，我的夫婿与他一家子都住在这里。你知道吗？从古巴女人结婚的那一天起，就失去了她们的姓，对我而言，这如同失根；我在这间房子里度过童年，我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那段岁月、我的好友都在此；为了研读矫正齿科，我远赴哈瓦那读大学，一待就13年。而我无时无刻不想着我的故乡。”

1990年初，梅雅返回故乡，那时的古巴因苏联解体^①而失去最重要的经济外援，加上长久以来美国对古巴施行的全面禁运^②，整个古巴社会近乎解体。

“为了‘活着’，我什么都干！”梅雅说这话时，从一位看起来柔弱而缺乏主见的女子，摇身一变成为强悍的母亲。

为了装修老旧得难以居住的房子内部，修补不停漏水的屋顶，她与走私者交易。为了取得日常生活用品，如一块肥皂，她得铤而走险。

“一切都为了这个家，为了让儿子在家道中落时，不致误入歧途，能够安心地上

① 苏联解体（俄语：Распад СССР）发生在1991年12月25日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的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苏联共产党正式解体。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立国69年的苏联正式解体。

② 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1962年2月7日对古巴施加部分禁运，后来扩大为全面禁运，加大对古巴狂人卡斯特罗的施压力度。肯尼迪冀望禁运可阻断古巴经济，动摇卡斯特罗政府。但在经历半个世纪与其后的9位美国总统后，卡斯特罗依然屹立不倒，目前退居二线，由弟弟劳尔继位，古巴的共产体制也未出现巨大改变。

大学，我必须承担起经济与情感上的那个最重要支柱。”

1995年起，古巴开始开放观光，曾经一蹶不振的特立尼达也开始出现了转机。为了增加收入，梅雅开始出租家中的房间，进一步开办家庭食堂，虽然家里的经济情况已经好转许多，她依然执意不肯将这些早已破旧得不堪使用的老家具、外婆的瓷花瓶、外公最喜欢的爱迪生留声机以及童年时候的玩伴——洋娃娃淘汰，相反的，她小心翼翼地保存它们，并系上麻线，禁止任何人使用，将这些老东西所在的地方，都变成了供人瞻仰的博物馆。

为了让她的私人收藏品重见阳光，一到下午，她便打开所有的窗户，让历史的场景重现世人面前，而那时的她，好似《哈利·波特》里那只猫头鹰 Hedwig，将乏善可陈的人间景致转变为不可思议的魔幻场景，带着她最忠诚的19岁老狗钱宁，坐在扶手摇椅上观赏电视里播放的肥皂连续剧，也就是在那短短的一个钟头间，我随着梅雅摇啊摇的，摇到了18世纪末的古巴，看到了甘蔗田里挥汗如雨的黑奴，听到了这间大厅里响起如银铃般悦耳的笑声。

我无法不想起这块土地上从辉煌到平淡的这段日子里，人们为了活下去，为了守护自己的家园，曾用尽一切的努力！梅雅女士，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将祖父母留下来的这座家园给守护了下来。

黛安娜的私人美术馆

为了寻找切·格瓦拉^①，我特地来到古巴的圣塔克拉拉，却发现，在这座以切·格瓦拉而闻名世界的城市里，除了寥寥的几个标语“Seremos como El Che”（我们将如同切），远离市区的“切·格瓦拉纪念碑”（Monumento Ernesto Che Guevara），以及1958年一战成名的火车遗址^②外，几乎未见其他；然而，当我在这座城市里，看到古巴内地极其罕见的富裕，干净的街道以及从容的市民面容的时候，切的革命理想：“Hasta la Victoria Siempre”（继续前进，直到胜利。）似乎以另一种面容，在这个城市里体现。

不同于特立尼达或卡马圭，这个城市的建筑多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风格，这意味着，相较于18、19世纪殖民建筑的繁复或典雅，它们的外观现代却也平凡无奇！然而，当我一踏进黛安娜房间的刹那间，不由发出惊呼，原来，这个城市最美丽的风景不在室外，而在这个女人的房间。

挽救青春的面霜

黛安娜手里紧握着一个小罐子，愁眉不展地问我：“你可曾在哪儿看过这个牌子

① 切·格瓦拉（西班牙文：Che Guevara，1928年6月14日—1967年10月9日），或简单称切（El Che 或 Che），本名埃内斯托·格瓦拉（Ernesto Guevara），是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医师、作家、游击队队长、军事理论家、国际政治家及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自切·格瓦拉死后，他的肖像已成为反主流文化的普遍象征、全球流行文化的标志，同时也是第三世界共产革命运动中的英雄和世界左翼运动的象征。

② 1958年12月29日，切·格瓦拉率领着18名游击队员，以一辆推土机，成功地阻挡了装载着350名精兵的装甲列车，并迫使其脱轨翻车，一举歼灭独裁者巴蒂斯塔的政权；这场以寡击众的神奇战役曾使得骄傲的卡斯特罗也不由得发出由衷的赞叹：“切以艺术家般的想象力搞革命。”

的眼霜？”一见我摇头，天性活泼的黛安娜就像泄了气的皮球般，瘫坐在沙发上，难过得半晌无法言语。我望着眼前这位一手将这个家从无到有打造成私人美术馆的女人，难以想象，眼前的她，无心其他，只想找到那瓶可以挽救她青春的眼霜。

“整整两年了！我逢人便问，但就是没人瞧过这牌子。”她好不容易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说这句话的时候，挺着啤酒肚子的欧兰多先生，坐在一旁深情款款地看着妻子，双手不时地搓揉，因自己无能为力为妻子分忧而难过，这个沉闷情况持续到15岁小女儿西西莉亚的英语家教来访，才总算告一段落。

黛安娜的家就是美术馆。





为了搭配家中的气氛，黛安娜将客厅的沙发椅换成复古风，楼梯间的墙壁漆成绿色。





餐厅里摆放的是捷克“蜘蛛”水晶灯、餐厅镜台上那只1880年由巴黎著名钟表商“慕金”制造的名为“Amore”(爱)的丘比特金钟、厨房碗柜里摆放的20世纪20年代的捷克“爱皮亚克”(Epiag)餐具。



长廊间悬挂的那幅黑人小女孩的作者，出自无名画家。

爱笑的安娜是圣塔克拉拉的大学生，有位来自巴塞罗那的西班牙男友，为了筹措旅费到西班牙，她兼职做英文家教；随她而后抵达的是当地电视台的制片拉瓦先生以及装饰艺术美术馆的杰可夫先生，他们俩特意为一年一度的“装饰艺术大展”来拜访黛安娜，为的是借出她的20件珍藏品参展，并且录制一集“私人藏品”的专题，而这已是装饰艺术美术馆第三度前来借展了。

家就是美术馆

欧兰多先生热情地取下他架上的西班牙葡萄酒，招待我们一面饮酒一面参观黛



安娜的收藏。不知不觉，时间已过了两个小时，杰可夫先生在观赏屋内的摆设品的时候，不时发出啧啧称奇的赞叹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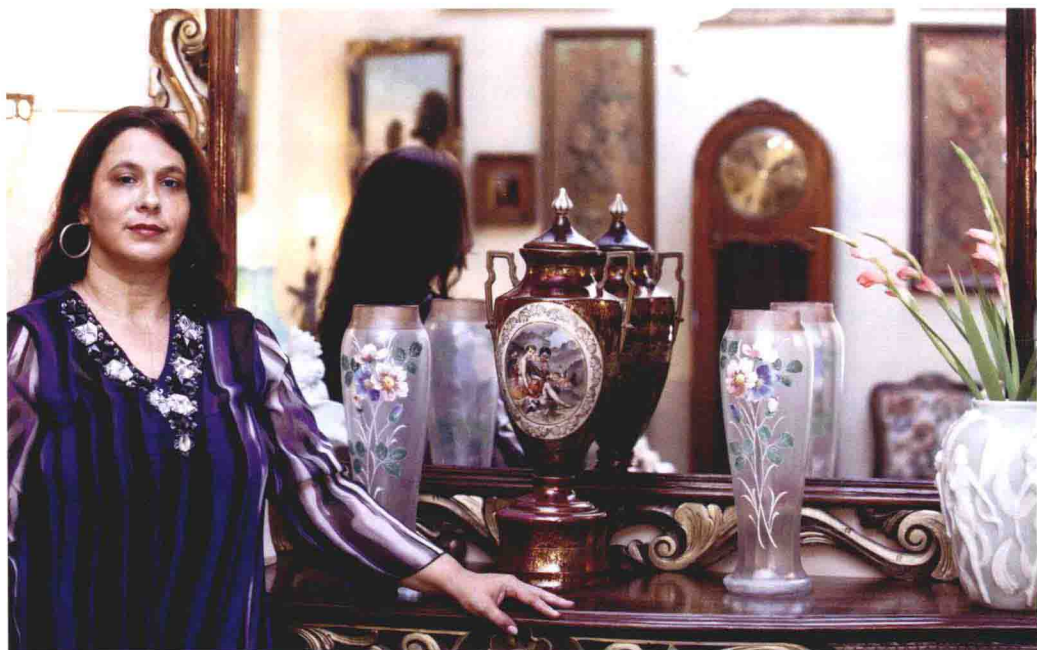
重要的收藏品包括：19、20 世纪期间古巴“玫瑰”家族仿中国明清瓷器的花瓶、捷克共产党统治前的“蜘蛛”水晶灯、19 世纪法国的巴卡拉水晶灯、餐厅镜台上那只 1880 年由巴黎著名钟表商“慕金”(A.D.MOUGIN)制造的名为“Amore”(爱)的丘比特金钟、19 世纪波兰知名设计师亨利·科索夫斯基(Henry Kossowski,1855—1921)的烛灯、厨房碗柜里摆放的 20 世纪 20 年代的捷克“爱皮亚克”(Epiag)餐具、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新艺术风的牛奶水晶花瓶、19 世纪西班牙花瓶、德国的陶瓷人形、维也纳的 18 世纪挂耳花瓶，以及客厅墙面上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期的古巴绘画与楼梯间的当代画家萨尔瓦多·卡伯雷拉·莫雷诺(Servando Cabrera Moreno,1923—1981)的素描画、约翰·苏罗(John Sloan,1871—1951)的风景画。

在黛安娜所收藏的绘画中，除了三幅人物画，其他均为风景、花卉、静物。悬挂在客厅的这幅画出自奥斯卡·费南岱兹(Oscar Fernandez Morera,1880—1946)，描绘的是居家生活场景；那将脸深埋于双手中的母亲，以及呆立在一旁不知所措的父子，仿佛就是黛安娜与欧兰多的居家生活写照。而悬挂在楼梯间的丹尼尔·沙巴特·萨拉伯特(Daniel Sabater y Salabert,1888—1951)的画是西班牙殖民时代的总统萨瓜。而长廊间悬挂的那幅黑人小女孩的作者，却是无名画家。

第一件珍藏

我因黛安娜庞杂而多元的收藏品味而对她倾心不已，不禁问她是否出身艺术家庭。没想到，她却如此回答我：“我的职业是高中老师，专教理工；家庭成员里也从未有人收藏艺术品或者醉心于艺术，但我自小便对艺术十分着迷。祖父过世以后，遗留给我这只中国花瓶，自此开启我的艺术品收藏人生。加上从事营造业的先生十分支持，使得我从一位业余的收藏家逐渐变成专业收藏家，如今，14 个年头已过。”

但在这上百件的艺术收藏品中，什么才是她最舍不得割爱的呢？当我问黛安娜这个问题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引领我来到客厅的落地镜柜前，指着那只绘有男欢



黛安娜的第一件收藏，来自维也纳的18世纪挂耳花瓶，瓶子的绘画出自法国著名画家布歇之手。

女爱的维也纳挂耳瓶器说：“这是我的第一件收藏，也是我最珍爱的宝藏。当时看到它的时候，我一眼就爱上了它，怎么样也要把它带回家。买回来以后天天端详着它，这才发现瓶子上的绘画有署名，一查之下，竟是法国著名画家布歇^①！原以为这是惟妙惟肖的赝品，但还是找了古董专家来鉴定，没想到竟是真的！”

“古巴怎么会有这么多来自欧洲的宝藏？”我惊讶地问。

她笑着回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不少有钱的法国人为了躲避战乱而移民此地，原本只想暂时居留，没想到却爱上古巴，在此落地生根！法国文化的影响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而后，古巴一夕之间改朝换代，加上实施锁国政策与美国的禁运，使得生活困苦，这些法国移民不得不变卖家中物品以换取食物或金钱，再加上没有来自海外的竞争者，因此我得以收购了大量的百年古董。”

^① 弗朗索瓦·布歇 (François Boucher, 1703—1770)，法国洛可可时期最重要的画家，出生于法国巴黎。画风浪漫，装饰风格强，是18世纪法国浮华优雅风格的代表。他绘画的主题大多来自于历史故事，以感性的笔调，情感上的欢愉与美丽的女人赢得大众的喜爱。

古巴超女

为了搭配家中19世纪的气氛，黛安娜连客厅的沙发椅都换成复古风；为了搭配楼梯间的画作风格，她不惜将此处的墙壁漆成绿色；这一切，只是为了营造出“美”与“舒服”的居家感觉，让置身其间的人，能够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欣赏，并享受这些艺术品给心灵带来的愉悦。

但当我问及“何谓古巴女人”时，关于艺术品收藏话题，总是可以侃侃而谈的黛安娜，这会儿反而噤声不语，陷入沉思，半晌过后，在欧兰多先生的鼓励下，她终于打破沉默：“我觉得古巴女人不仅是母亲，也是劳工、妻子。身为古巴女人最重要就是‘才干’，因为，古巴女人无时无刻都得面对问题与解决问题。我们不仅要孕育下一代，还得为下一代奋战，成为家庭的支柱。我们必须有智慧、教养，还要有文化，对传统有足够的认识与了解，更重要的是，有幽默感以应付生活中的大小事，还要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创造力。”

“古巴女性可不个个都是超女？”

黛安娜听闻后哈哈大笑：“对我而言，现在最重要的可是找到我的防皱眼霜！”

冬之书

写给你的信墨迹摹衷
咸咸的雨穿墙入房来
山的寒气让我难入眠
晨光映在银亮芦苇上
雪躺进薄薄的席子里
烟雾缠绕着山
笔中墨水冻结
我在火炉边烘着笔给你写信

陶金花

越南

北部山区少数民族的家



女人
的房间

巴哈市集里的妇女

离开日本以后，我真的开始怀疑，台湾人是不是最不热爱家居生活的蚂蚁！我决心再次探访亚洲，这一回，我来到位于越南北部海拔1650公尺的山中小城沙坝（Sapa），此处虽然享有“法国小城”的美称，却因为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市集而享誉世界。我也是慕名前来的观光客之一。抵达沙坝市的当天中午，我便在梅芳的带领下，展开了为期四天三夜的“拜访少数民族”之旅。

梅芳今年才19岁，小学五年级肄业，却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她告诉我这是与外国观光客交流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学会的，而当地的少数民族几乎个个如梅芳，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梅芳来自靠近云南河口市的边城——老街（Lao Cai）深山处的黑苗（Black Hmong）族，她穿着自制的传统黑色服装，袖口、衣摆与绑脚布的边缘处，分别以橘、红、黄、黄、黑色的线以及白色的波浪图案饰带，一针一针地绣出几何图案，美丽而独一无二的民族服饰，让我看得目不转睛。她告诉我，这些服装得花费至少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完成，如一件上衣要花三到四个月，刺绣又得花一个月，腰带要花两星期，手镯则需要一至两天，但是这些染料都是取自大自然，完全对人体无害，如鸡蛋加上智利辣椒可萃取出蓝色，既环保又有益健康。

深受观光客影响的越南北部少数民族，却奇迹似的保留了他们珍贵的传统。我在这为期四天的少数民族之旅中，拜访了四个不同的族群——花苗族、红瑶族、黑



门梁、门楣与柱子上，到处悬挂红布或者贴上红纸，以此表示好运连连。

苗族、Zay 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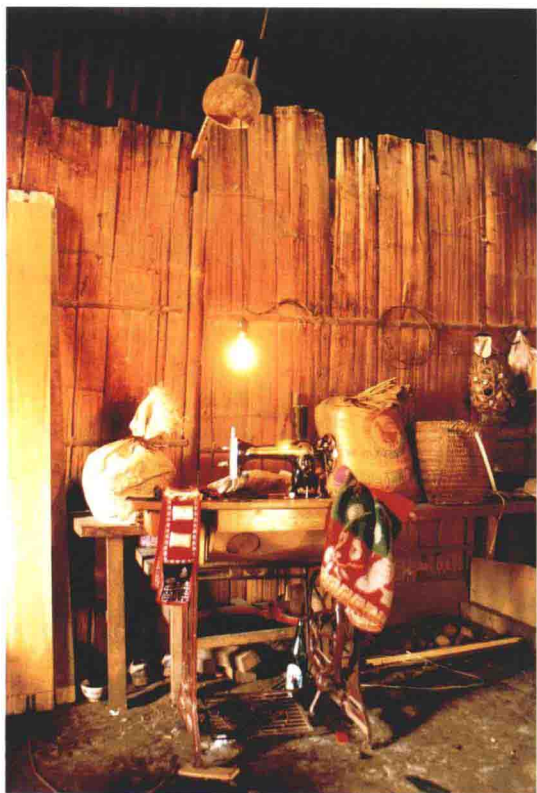
我们先来到花苗族聚居的 BANFO 村落，这是一个有 1600 人的大村庄，房子的地基以石头与黏土混合而成，整间建筑以木板搭建，房内有两间厨房，一间供应家人日常三餐，另一间作为照顾牲畜所需之用，正厅的阁楼隔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用来堆放玉米，另一半则作为米仓。花苗人喜爱在正厅的木头门楣上刻出各式各样的花鸟鱼兽的图案，象征丰收之意，除此以外，他们还在门梁、门楣与柱子上，到处悬挂红布或者贴上红纸，以此表示好运连连。屋外，当地居民使用水力推动米舂，并以水力发电设备来点亮灯泡，这种利用大自然资源的巧思，着实令人激赏。

经过几个钟头的跋涉，穿过无数的梯田与起伏的山丘以后，我终于来到了第二个村庄 TA VAN，这是一个由 Zay 族组成的聚落，住着 170 户，1000 余人。整个村落虽然傍水而居，但是小溪的水仅做排泄废水与舂米之用，聪明的 Zay 族人还拥有另一个水源，位于高山上的泉水，他们将此处泉水作为饮用与灌溉水，相当有卫生概念。当今的 Zay 族房子多为竹墙水泥瓦屋顶，因为传统的茅草屋顶一遇雨就漏水，并



当今的 Zay 族房子多为竹墙水泥瓦屋顶，房子的四周以木篱围出水塘与前后院，前院多作为养鸡养鸭的场所，后院则养猪并且栽种野菜。







以月历画面来增添室内的美丽。



且极容易潮湿腐烂，故以水泥瓦代替；房子的四周以木篱围出水塘与前后院，前院多作为养鸡养鸭的场所，后院则养猪并且栽种野菜。

梅芳带我来到方家，这也是一间以竹条与木板组盖的屋子，屋顶覆盖水泥瓦，这在当地算是相当奢侈的材料了。一如这儿所有的少数民族，方家也喜爱以风景海报与明星月历来装饰大厅与卧房的墙面，让我回想起小的时候，我的家也是以这些月历画面来增添室内的美丽，这也使得原本阴暗的室内明亮起来。

导游与方先生父子到厨房为我张罗晚餐。厨房的墙壁也以竹条编成，空间宽敞，

但是仅有一扇木门作为进出，整个空间的照明完全倚靠一只灯泡与柴火的余光；方先生父子两人以捡拾的枯枝生火，坐在小凳子上，以全黑的锅子为我炒出了一盘盘热腾腾的饭菜，因为锅子边缘的炭未刷洗干净，一遇热就会起火，所以他们得随时调整火候大小，而这一餐饭炒下来，方先生父子已经是大汗淋漓。晚餐除了炒青菜、切白肉蘸柠檬酱汁、西红柿炒蛋与炒高丽菜之外，方先生还为我们端来他自酿的小米酒，微醺的感觉让我完全忘记了旅途的困苦。我问方先生：为什么在这段为期四天的旅程中，几乎看不到任何 Zay 族的人去当街头小蜜蜂呢？他告诉我，这或许得之于 Zay 族人俭朴，并且十分重视孩子的教育，因此族人普遍经济状况都相当不错，不但房子较大，屋内也宽敞干净。

第二天一早，梅芳与我吃过方先生自制的蜂蜜松饼以后，依依不舍地道别。几个钟头以后，我们抵达了 GIANG TA CHÂ, 这是一个黑苗族与红瑶族混居的小村，村落人口约 1500 人，红瑶族仅有 10 户人家，70 口人。我拜访的即是红瑶族的傅家，老妇人告诉我，她家现在仅有 6 人，但是相较于其他的少数民族，傅家的屋子相当宽敞，三间厨房中，一间专门烹调用动物的料理，另一间作为家人的厨房，还有一间专门放置柴火，最大的那间厨房里，还有一个石磨，专门用来磨谷物。我还在大厅发现了一架缝纫机，在这边陲地方，这可是极其罕见的奢侈品。大厅的角落设置了一个小型的银器工作坊，以代代相传的古法来打造各式各样的银饰品；不过，最让我惊喜的并不是这些看得到的财富，而是屋主以空酒瓶设计的门槛以及以葫芦做的吊灯，它们极具时尚的现代感，让我不能不佩服红瑶族的创意。

个性美与文化美

在越南北部山区少数民族的居家生活里，金钱并不代表“生活品位”，居家环境的好坏与否，在于是否用心经营自己的家园。唯有鼓励个体发展独特性，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才可能丰富个人的生活，为群体生活带来愉悦而美妙的感觉。当我们的社会中每个人都以不同于他人为荣时，势必将营造出多元而创意十足的环境，也唯有鼓励多元文化与个人创意，才能打造出兼具个性美与文化美的“家”。

光亮的兽

原来我们 一度是

光亮的兽

平庸地过着

平庸以外的日子

... ..

可溶于水

不容于俗世

... ..

有些低等动物没有头比如

幽灵

心脏排列上万个隔间

左边是爱 左边的左边也是爱

左边的左边的左边

还是爱

遇上坏人就变好

遇上好人就变坏

我们没有头 我们

是低等动物

陈头头

马来西亚

蓝色房间里的客家女子



如入的房间

客家姑娘友弟。

吉隆坡是一个处处喧嚣、活力充沛的大都会，也就是在这无休无止的喧哗与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里，人容易迷失了自我。然而，一步入友弟的住所，迎面而来的是吕克·贝松的电影《碧海蓝天》（Le Grand Bleu, 1988）水底世界里无声寂静的神秘色彩——蓝，如大海般纯净美丽的蓝，伴随着窗外光线的变化而挥写出不同旋律与节奏的光舞，深深吸引着我的目光。我，也被这静谧的蓝给层层包围。

蓝色大海

“色彩美感因人而异，大自然即是一幅色彩和谐的绘画，而我的个性本就不是跳跃型，蓝，而且是各种颜色的蓝，都可以带给我平静。”

友弟是如此喜爱蓝，甚至期望可以享受到完全被蓝包裹其中的感觉，于是展开平生第一次潜水经验。她发现全身浸入到水中往下潜泳时，带给她的不是如鱼得水般的悠闲享受，却是无边无际的恐惧。海洋、天空，都变得好大，自己竟是如此渺小，感觉快要死了。“所以，这间屋子得在这片蓝色汪洋里开一扇窗，否则，它就像是旅馆房间，一种令我快窒息的感觉！”

蓝色，不仅带给友弟心理上的安全感，也是客家女性亘古以来最钟爱的色彩，

马来西亚 蓝色房间里的客家女子



Hakka Blue，一如喜气洋洋的客家花布，均已成为这个族群的象征。这也使得我不由得发出如此疑问：“友弟，你是客家人吗？”

未来马来西亚之前，从不知道马来半岛上住着如此多的客家人。然而，这些为数众多的客家人与其族群漂洋过海的这段历史，却因我误打误撞地踏进友弟房间的那一刻起，重见天日。

名字就是故事

当时的客家人被本地人称为“卖猪仔”，是19世纪移民潮下远自广东惠州来此讨生活的苦力。这些远渡重洋来到异地的客家人，多是年轻力壮的少年郎，举目无亲，生活又很困苦，多数人受不了如此的煎熬，转向鸦片馆里寻求慰藉。

这些装潢华丽、美轮美奂的鸦片馆，成为苦力们心目中的温柔乡与俗世天堂，却因沉迷到难以自拔，终至散尽家财，客死异乡；还有一些苦力，虽然拒绝温柔乡，却为了提振精神以及舒解苦力工作所带来的剧烈痛楚而吸食鸦片，自此以后再也无





法戒除毒癮，他们将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尽数换成毒品，最后落得负债累累。一旦癮发癫狂，失去控制，有人烧掉自己的房子，毁掉家业，沦落街头，从此一蹶不振！而极少数侥幸从鬼门关逃过一劫的苦力们，无论戒毒与否，终其一生与毒顽抗，他们将所有的积蓄转投资农业，以种植橡胶与甘蔗为生。民歌手叶友弟的太公，是少数之少数，胼手胝足直至小有局面的客家子弟。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友弟的父亲出生，太公却于那一年过世。那年头的女人一个人要拉扯两个孩子很辛苦，婆婆没守寡多久，便带着友弟的大伯与父亲改嫁。父亲长大成家后，盼望家里添个男丁以兴旺家业，母亲却一连生下两胎女孩，大姊叫桂弟，她则因“兄友弟恭”取中间字而叫友弟，就是希望这个既不秀气也不

太有气质的名字能够为家里带来男丁。

马来西亚侨生吹起台湾风

友弟被母亲送到教会学校里学习华语，当时教学的先生多是神父，求学期间待得最久与最多的地方就是教堂。16岁那年，学期末要举办圣诞晚会时，她参与的社团成员都得参与表演，这却成了她的梦魇，在舞台上表演时，她必须克服羞涩感，第一次面对观众，她感到浑身不自在。华文学校毕业以后，在母亲的鼓励之下，她报考美术学院，很幸运的，她不但测试通过，还获得三年奖学金，自此展开她纯艺术的水墨创作时期，这段随性创作期间，画的主题多是风吹落叶等抒情水彩画。

而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第一批自台湾留学回国的马来西亚侨生如林福南，开创了紫砂壶与台式茶艺馆的风潮；陈耀威创立文史建筑研究室，从事文化古迹遗产的保存以及华人文史研究工作；专事马来西亚饮食文化研究，被称作“知食分子”





的林金城等人，不但将台湾的生活文化引进马来西亚，还将当时盛行于台湾的民歌风气也引进了马来西亚校园。

1985年，侨生带回来的新思维与新观念，促成百花齐放、蓬勃发展的时代氛围，马来华人喊出“自己的歌，自己唱”。校园纷纷成立友团，到处可见整天抱着吉他弹唱的大学生，友弟便是在那股马谣风潮的席卷下开始了自己的星梦之路，谱曲写词，如《我要为你唱首歌》，表达自我成长与心灵学习。多年以后，当有人问起友弟母亲时，她母亲却如是回答：“我都不知道我女儿会唱歌！只知道，有纸她就画。”

引领时代风骚的激荡

当时还怀抱着画家梦的友弟，歌唱事业的开展却是无心插柳。

当时国内已有不少年轻人零零散散地搞着歌曲创作，在茨厂街上，刚刚开张的“紫藤茶坊”里，就常聚集着一票中学生陈温法、叶珪佃、叶子麟、叶南方、李振强、黎威翰组成的“仙人掌”在那儿自弹自唱。林金城决定趁这个机会，把搞创作



的朋友聚集在一起，并以他和几个朋友集体创作的主题曲《激荡》两字，设立本地创作歌曲园地。

1987年，自许“放火人”的林金城，找来当时在报馆工作的诗人陈强华、“椰子屋”的庄若，以及文化界人士林添拱、郭祺佳、王祖安等人，在当时“中华大会堂青年团理事会”负责人兼作家陈雪风的大力协助下，9月4日晚于吉隆坡茨厂街的陈氏书院举行“激荡之夜”，正式开启马来华人音乐新纪元。

以《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一曲奠定马来西亚民谣“老大”位置的张映坤，是富有文艺气息、活泼年轻的社会工作者与报社记者。当他陪同作家程可欣与林金城来校园举办民歌演唱时需要一位合音，觉得外形甜美、性格温和的友弟十分适合，在张映坤先生的支持下，友弟成为“激荡”团体一员，一路由合音杀到主唱，并因一曲《你要小心保护你的心》而在歌迷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创作曲《漫步月光下》获得“娱协奖”之“十大金曲奖”。

另类音乐人时代

“激荡”点燃这把火以后，马来乐坛见到第一道曙光，但很快的，这把火便只剩星点之光。没多久，“激荡”便于1991年解体，成员四散各地，如陈温法、王炳智等人成立“216音乐街”，陈绍安转型为个人歌手，周博华加盟唱片公司旗下，周金亮为唱片公司打造“10个新朋友”等等。这时期的歌坛涌现大量新人，唱片公司需要新歌，从“激荡”培育出来的创作人开始为主流市场服务，唯一保留“激荡”原汁原味精神的，反倒是张盛德带领“调色盘”成员于1992年成立另类音乐人公司，继续非主流音乐创作。

“另类音乐人”的成员包含了不少“激荡”元老，如友弟、张汉宗、曾德仁、曾德嘉和“椰子屋”的庄若，他们用独立音乐的方式，计划出版4张唱片来推动马来西亚的民谣与其新人歌手，其词曲均出自大学生诗人或者社运工作者、记者。这些深具本土色彩的华文民谣立刻掳获了大学生的心。歌手将马来社会的华人故事写入歌中，借此写情写景。制作与完成了第一张专辑《另类抒情方式》，里头有庄若写下

的这句话——本地创作再思考的成果。

“另类音乐人”做了第二张专辑后，张盛德发现创作歌曲热潮大跌，集思广益一番后，为了激发年轻学子写歌创作，为未来乐坛培育生力军，决定主办第一届“海螺新韵奖”（1993）。身为“海螺”的创始人及诠释者，友弟参与策划及执行第一届及第二届全国校园创作歌曲比赛。“海螺新韵奖”培养出一批歌手，如张智成、梁静茹、戴佩妮、阿牛等人，都因参加此赛而受到瞩目。

此时，身为另类音乐人主将，友弟致力于本土音乐的创作转眼已过10年。她与歌手阿牛合作，出任他三张专辑的制作兼企划，合写成名曲如《桃花朵朵开》、《星星亮了》、《来来歌》、《北京的月亮》、《桂花香》等，并为影后李心洁写下《裙摆摇摇》。可惜，“另类音乐人”最后仍因路线问题——坚守本土色彩与创作路线或是进入主流市场，再次产生分歧，盛极一时的马来民谣风，终究成为过眼黄花。

剧场时代

自1996年开始，友弟参与剧场演出，并因参与《家——杨门寿宴》（Yang-Birthday Party）演出而结识了本地最著名的五艺术中心（Five Arts Center）。某次排演《红豆妹》（Ang Tao Mui）单人剧时，五艺术中心创办者——印度剧场名导克里坤·吉特（Krishen Jit）对友弟说：“你为什么要隐藏？请将‘自我’释放！”

这句话真正开启了她的剧场生涯。1998年，她开始在克里坤·吉特剧场接受特训，在3个月的特训期间，她学习的是如何将自己的内心打开，而不是从A到Z的知识。

友弟淡淡地说那段往事：“我，总是在扮演他人。”

随着自己感官的打开，跟自己的亲密感慢慢建立，她逐渐发现真实的自我——从未选择自己的命运，总是随波逐流，没有搞革命的胆识，更欠缺自主意识。

这段期间，她也结识了剧场界名演员、蔡明亮电影里固定班底的蔡宝珠，蔡宝珠饰演《翡翠岭上的爱美丽》单人剧长达24年，成为这出戏剧最受观众喜爱的演员。

友弟从观赏此戏慢慢了解到戏剧与舞蹈、文学、音乐、美术间的共通性。

友弟将大量的时间投入本地剧团并参与演出，如前面提及的五艺术中心之《家——杨门寿宴》(Yang- Birthday Party)、知名舞者埃达·雷扎(Aida Redza)的《Berkusmandangan Quirah》、缪长青川草舞蹈剧场的《Nusantara》等，为其舞码担任作曲、音乐监制与演出。排练与演出接连不断，某一回，在演出前3周的彩排中，突然腹痛如绞，被紧急送往医院急救，这才知道体内长了个瘤。这次的经历让友弟想到母亲。

客家女人

“我的母亲是典型的客家女子，任劳任怨。”提起母亲，友弟点滴滋味在心头。

“因为母亲，我从小就很叛逆，她要我往东，我偏就往西，不自觉拒绝她想要传承给我的一切东西。但自从父亲过世以后，我却逐渐开始真正了解母亲。她坎坷的一生，倔强、不认输！背着包包，摆出随时可以离家出走的样子，却始终守护着老家。母亲总说：‘只要我一天可以工作，就不会饿死！’”

友弟从一只竹篮内取出一大包椰糖说：“这是我母亲做的。很多事情，都遗传到我母亲，连椰糖我都只吃现做的，因为新鲜才好吃。”

不过，对友弟而言，那一代女性却是生存能力多，文化熏陶少，善良无知纯粹，粗糙像草、像树，可开花结果，生生不息。

“如果我想要严肃过人生，就必须跟母亲学习。母亲就像我的照妖镜菩萨！”我望着这个空间入口玄关靠墙处的柜子上放置着一尊西藏孔雀明王的神像，心里纳闷着，既有母亲当她的照妖镜菩萨，为何还需借由神像来寻求心神安定，远离灾祸？

因演歌而开启生命之窗

“马来西亚鼓励独居，就算是结婚，也是各有各的房间，再加上租房不如买房，所以‘家’的概念等同于平安，因为太自由了！而我每一次搬家，都是因为一段关

系的结束。1990到1999这10年间，我搬了十多次家。”

1999年，持续了一年的恋情戛然而止。为了给自己一个家，她买下现在这个居所。她把空间当作是旅馆，里面简单到只摆着一张床和桌椅供吃饭，其他什么都没有。友弟甚至于不让光进入房内，直到那年的元宵节，友弟应邀参与“老中国”餐厅举办的老歌表演。她首次穿上华人旗袍，在华社80人与英社120人面前演唱林黛的《不了情》、葛兰的《我爱恰恰》、白光的《等着你回来》、周璇的《月圆花好》以及《莫忘今宵》等多首令人怀念的老歌。观众发现友弟不是仅会唱，更将昔日歌手的风采模仿得惟妙惟肖，从此造就她歌唱事业的第二春。

自从那晚成功落幕以后，友弟开始了她事业的第三个阶段“演歌剧场系列”。她和编曲人阮柳韵、剧场中人甄山水合作，于艺人馆剧场、联邦酒店、老中国等场地演出《玫瑰爱情香》、《上海梦》、《花鼓歌》（1999）、《好老歌》（2000）、《情人会——老感觉新情调之约》（2001）、《南洋春风吹，老歌迎新年》、《歌女随想曲》（2002）等7个主题。

一年以后，随着表演事业带来的物质回馈，保险与财务都不再麻烦家人，心情上也从抑郁转而纾解，她从演歌事业里找到安慰，发展出“吃饱了，才能做戏，人生没什么好怕的”的人生哲学。灵感来自于放松，一点一滴，她建立起自己的空间。为了看到光，她在厨房的墙壁上凿洞，让阳光得以自窗外洒入屋内，并在入口玄关处放了一只打着蓝灯的鱼缸，让自己一回家就可看到光，看到生命在这个空间里流动带来的安慰。

突如其来，友弟取出一个抱枕，像小孩儿一样地对我炫耀着：“这是好朋友送给我的，它是我的心理治疗师，每当我需要抱抱的时候，我就抱着它。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个有自己气味的抱枕。”

2003年8月，她因演出《林黛——绝代星海女皇》获得媒体广泛报道，票房及口碑皆告捷。2004年12月，友弟再办《靡漫之色·靡靡之音》白光葛兰专题演出。2009年3月，友弟改变演唱路线，转而挑战爵士老歌，演出《上海一下吧》，亦得不俗反应。环顾整个空间里，Gramophone古董留声机，老旧大鼓做的茶几，以及被友弟给封存起来挂在墙上的每段歌唱生涯的历史剪影，就像是自己对此生及那段马来

华人历史的回顾。

“你还画画吗？”我这个问题牵引出另一个尘封已久的密室。

她轻轻拂拭着堆积在画框上忘年的尘埃，想从中找出那张替父亲50多岁时画的肖像。却翻遍画室也只能找出一幅又一幅她根据白金唱片封面绘制而成的李香兰、周璇、葛兰等令人怀念的老歌手画像。她取出一幅多年以前尚未完成的李香兰画像，重新找出那早已干涸的画笔与几罐颜料，在调色盘上挤出几个颜色，开始画了起来，就是在这个时刻，我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友弟，忘情地望着画中自己扮演的这个角色，在自己一手创建的这个世界里，神游起来……

Little Golden

Little golden pot, filled with water

And left on the edge of the well,

The one who hid it is a scoundrel who can't count to five or eight!

Will you give back my little pot, so that I can go home?

Gajaman Nona

斯里兰卡

女人的两张脸



库玛丽的世外桃源。

山城岁月·绿色纱丽雅

从没有半点特色的科伦坡搭巴士扶摇直上，于清晨8点多抵达15世纪的古都甘迪（Kandy）。在最热闹的市中心下车，第一眼对这座古老山城的印象是人声鼎沸、车水马龙，此起彼落的喇叭声不绝于耳。我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努力朝上坡前行。尽管一路风尘仆仆，灰蒙蒙的天色不但不见半点阳光，还飘起细细的雨丝。我忧心忡忡地在第五个红绿灯路口朝右转，数百米以后，终于抵达一间外墙漆成白色的平房。

世外桃源

门上装设的门铃样式简朴，才轻轻碰触到它，木门已经开启，门缝里露出一位穿着绿色纱丽雅、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妇女，露出腼腆的笑容，双手却像鹰一般地把我紧紧搂进怀里说：“你总算是来了！”门在我身后阖上，瞬间将外在纷扰的俗世隔绝在外。我比预计抵达的时间晚了约90分钟，库玛丽·玛都加雷尔（Kumari Madugallere）却已在门口守候多时，就像是母亲久候深夜不归的孩子般心焦。她把

我安置在大厅角落的小客厅以后，径自进了厨房。

环顾四周，我置身于一栋有着尖脊木头天花板的屋内，屋子围绕着一座花园中庭，光线自中庭流淌入屋，空气十分清凉，不时还可以听到鸟鸣，这是个让任何人都觉得宾至如归的舒适居所。不一会儿，库玛丽端着一只银制刻花托盘出来，托盘上除了一杯鲜榨木瓜汁外，还有一大盘水果，现烤的土司与煎蛋，以及一整套英国古瓷茶具盛装的上好斯里兰卡奶茶，搭配自制的斯里兰卡红色果酱。

我还来不及言谢，库玛丽左右晃了晃脑袋，手心向上挥了挥，作势要我等等，便转身将架上的一台老式收音机开关扭开，将频道调至 Ran FM，只听到耳畔传来一阵阵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斯里兰卡老式情歌，库玛丽向我笑了笑，示意我先行享用茶点，然后心满意足地倚身躺坐在有着 200 多年历史的荷兰贵妃椅上，摊开小说，自得其乐地阅读起来。在长廊尽头静候已久的女佣这时才现身，一手拿着拖把，另一手提着水桶，小心翼翼地张罗起整个家的仪容。





东西合璧

女仆跪在地面，以抹布蘸涂呛人氣味的油蜡，任劳任怨地在这百来平米的地板上努力擦拭起来。刚上过巧克力色油蜡的地板光可鉴人，映照属于这个国度的居家风尚，但这风尚却不仅源自公元前5世纪僧茄罗佛教王朝^①延续至今的传统，而是混杂了16世纪大航海时代来临以后，西方海上强权如葡萄牙、荷兰以及英国，伴随着殖民主义的兴起而引进的生活方式。

比如我身侧这张几乎占据了客厅四分之一面积的餐桌与碗柜，便是来自于荷兰贵族的古董家具，算算年龄，也大约有400多年历史了；装饰壁面的几只陶盘彩绘或仿明清的青花瓷，亦是承袭自荷兰代尔夫特蓝陶的居家风格；被小心翼翼地珍藏于上锁的碗柜内、擦拭得闪闪发亮的整套银器餐具，则是在英殖民政府时期担任区

^① 公元前5世纪，Vijaya王子率领子民自西印度来此建立了僧茄罗王朝，并于阿努拉达普拉（Anuradhapura）建立了斯里兰卡历史上第一座首都，尔后于1473年迁都甘迪，俗称甘迪王国。

首长的丈夫获得的一套礼物。在表面西化的居家摆设中，源自斯里兰卡自古以来传承下来的传统，却毫不张扬地融入空间的各个角落，比如这几张悬挂在墙壁上的圆形编织物。

库玛丽夫家出身显贵。每年到了七八月间，甘迪都会举办盛大的庆典，并持续到月圆之夜才风光落幕。在这为期10天的游行中，库玛丽的丈夫必须遵循古礼，身着传统贵族服饰，站在仆役撑持的阳伞底下，由另一名侍者将有着宇宙星辰与太阳图腾的圆形编织物悬挂在高高的竹竿上，一行人缓步前行至佛牙寺。而同为虔诚佛教徒的库玛丽，也会加入群众的行列中，随同前往佛寺参拜。

家族的画像

当我问她，为何不与丈夫一同立在队伍的最前方，一同前行？库玛丽却回答我：“我们的社会阶级不同，丈夫出身贵族，我出身平民百姓。当年我到丈夫家开设的米行工作，认识了比我大12岁的他。我的父亲一直与舅舅不合，两年后，父亲过世，





我在得不到父亲家族亲友祝福的情况下，于1975年只身嫁入夫家，一年后，我生下儿子，随后女儿出生，直到舅舅过世以后，舅妈才敢带着孩子们前来拜会我，但那已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婚后，库玛丽成了家中的佣人，从早工作到晚，说起婆婆，她却语带谨慎，言词中充满敬意，直说夫家待她如同己出，还说起这间房子位于市中心，常有宾客上门来访，婆婆从不会只招待一杯茶，一定会挽留客人用过午膳以后才肯让他们离开；公婆过世以后，遗留下来的家产以一堵墙均分为二，房子格局对半，花园也只剩下二分之一……说到此处，库玛丽似乎不胜感伤。

她指着墙壁上那幅仿造 Mulkirigala 庙宇里的画作说：“丈夫热爱艺术，尤其是绘画，闲暇时分，全将心思花在作画上。”随后，她指着餐桌上那盏造型奇特的水手灯告诉我，“你瞧，这就是我先生的杰作。”谈起丈夫，她的脸上充盈着喜悦与景仰，但我却始终见不着这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神祇，直到几天后的某一个晚上，我在走廊间瞥见一个俊美高大又黑黝的身影匆匆而过，只留下他未完成的一幅画像，孤零零地伫立在廊道上。

为百年古宅带入绿意

次日，库玛丽领我来到挂满照片的一面墙前，指着那些相片的其中几张对我说：“这就是我的婆婆！这是她念书的学校，当时是英国殖民时期，她在修女们开办的女子学校受教育。”这位受到最正统英式淑女教育的婆婆，在这些相片中却从未穿着维多利亚上流社会的服饰，总是一袭纱丽雅，而库玛丽也总是一袭传统服饰的装扮。我问她是否穿过洋装？她语气坚定地回答：“我喜欢斯里兰卡的传统服饰，洋装显露出来身体的曲线，在大热天下午，容易招来醉鬼的纠缠。”话虽如此，库玛丽的女儿，在这些照片中却是自小到大都穿着洋装，只有结婚照遵循古礼，新人均身着领主与贵妇的传统服饰。

自从丈夫的脚受到病毒攻击感染导致不良于行，家中的经济重担便由她一人完全扛起。“我以10年借贷的方式来度过这个经济危机。儿女毫不知情，我只让他们





安心地在澳大利亚完成学业，他们因为想家而回国，现在均已找到很好的工作。”库玛丽说起这段人生，语气很是温柔坚定。“以往，我们斯里兰卡女性总是将一切痛苦埋在心底，默默忍受。现在的教育则是鼓励大声地说出自己的感受。”

那么多年以来，库玛丽的生活始终围绕着婆婆、丈夫与孩子，她就像是这个空间里的隐形人，她的出现与到来，并未更动这个几百年家族里的一砖一瓦。上个世纪的古董电扇，就像这个家庭里的神祇与祖先一样地被供在有着200多年历史的花岗石柱上。有着200多年历史的砖墙、用来碾米的老式石臼、从古老房子里拆下来的柱墩，以及历经岁月风化而呈现出圆滑光泽的石头，都被妥善地安置在房屋的各个角落。我好奇地想知道，她的到来，是否为这个一成不变的空间带来些许不同？

直到婆婆过世以后，库玛丽开始为家里注入绿意。这些绿色的盆栽点亮了原本灰头土脸、死气沉沉的老宅，在空间里注入一股欣欣向荣的生命活力，一如她的笑容，温暖、明亮，如午后难得一见的阳光，为这座百年山城拨开重重云雾，让远道来访的我见到第一道曙光。

不可思议的房间

Tuk-Tuk 在蜿蜒的山路上奋力前进，将近一个钟头不停歇的车程以后，我们终于抵达山顶。从盘根错节的枝干间朝山脚下望去，整个甘迪山城像是坐落于棋盘上的方格，隐约现身于枝叶间的甘迪湖只有一枚硬币大，而佛牙寺也只如这棋盘上的一粒棋子。我抬头仰望，茂密生长的常春藤枝叶就如蜘蛛网般，将位于山顶上的这栋房屋给密密实实地团团围住，若非那令人晕眩、如血腥玛丽一样的红白这如茧般令人窒息的深绿中破出重围，以张牙舞爪的姿态将我紧紧攫入怀抱，我将完全迷失于这片野林深处。

森林中的魔法红屋

第一眼朝它望去，你便知道这不是一间平凡的居所。它有着童话故事里所有位于森林深处的房子都有的“过度妩媚”的特征。红色墙壁上成群结队地围绕着树神曼歌妙舞的树精灵与花仙子，神秘的鸟人，神话故事传说里的独角兽，以及象征勇气、力量与公正的狮子侍卫。

红色铁门嘎的一声在我面前开启。没有任何人出来迎接，只有覆盖了整面墙的两位女神。她们坐在大树荫下，笑脸盈盈的女神向另一位女神双手奉上满满鲜花的托盘，另一位女神则掌中轻握着一把花瓣，正准备向盘中撒去。这个美丽祥和的场景乃是出自于辛吉利亚（Sigiriya）的悲剧国王卡西亚帕的美女壁画中极少数幸存下来的一幅女神图像的拷贝。

布满各式鸟禽图像、宛如生态博物馆的蓝色墙面入口处，挂着一个黑色的木牌，

上面以烫金字写着“珍莉莉安·万斯的石窟”。这个神秘洞穴入口却由两位漆成红色的印度神祇守护着，不得其门而入的我，只好从另一扇透着微光的门走进去。

绿色房间

迎面看见的是张流露着20世纪30年代英式酒馆风情的木头吧台，一位肤色极其黝黑、身穿白色格子衬衫的男子正低头读着一本记载着满满数字的笔记本。我的出现，他丝毫不以为意，仍旧面不改色、聚精会神地继续着他手中未尽的工作。

男子身上的白衬衫泛着奇妙的绿光，这绿光源自整个房间被漆成绿色，只除了一面墙，这面粉色墙却被画上一棵朝着无边无际的苍穹生长、挤破屋顶的绿色大树，树下放置着一口彩绘着王公出巡的百宝箱，箱子后面还躲着几只不怀好意的猫盯着我。

我感到备受威胁，却又有股冲动想步入这个神秘的洞穴里一探究竟。就在我犹豫不决的当下，男子突然抬头对我说：“没有海尔格·德席尔瓦女士的同意，你是不能进入这个房间的。”随后又低下头来。“我可以见到海尔格女士吗？”内心却忐忑不安，深知这个要求与求见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一样的难于上青天。没想到，这位犹如艾丽斯梦游仙境里那只神秘的兔子般的黑面男子居然开口：“你明天一早来。记得，要在中午12点钟响以前。”

初见海尔格女士

隔日清晨10点不到，我已经焦虑地坐在库玛丽家中等待Tuk-Tuk司机前来接我。我们再次循着原路一直攀升至顶峰那栋神奇的红色屋子。司机问我是否需要等候，我摇摇手，告诉他会一直待下来，直到见到海尔格女士为止。司机对我的决心摇摇头后驾着Tuk-Tuk离去，不到片刻，山间又恢复了原有的宁静。柜台后方的黑皮肤男子见我提早到来，一反常态，面露欣喜地上前迎接我：“还好你早到了。女主人身体不适，想早点休息。你有5分钟时间。”







男子领着我在这个宛若神奇阿拉伯宫殿的通道上前行，我们穿过一间有着番红花色调的客厅。此处塞满了来自异国的奇珍异宝，羚羊与梅花鹿茸头标本，白色蜡烛融化成溶洞般石钟乳、石笋与石柱等奇妙景观，五彩缤纷的民族手工艺图案的沙发枕头与紫色椅垫，如西洋棋盘方格的天花板画有12星座及日月星辰，让我看得目不暇接。他领我爬上一座挂满黑白老照片的楼梯，来到二楼落地窗边的绿色客厅，与窗外的盎然翠绿相映成趣。

客厅以一扇绘制着中国侍女图的屏风与通向蓝色房间的甬道隔离，这扇屏风据说是周恩来的礼物。传说中只有半夜才会现身的这座红色宫殿的神秘女主人，终于于此刻出现了。她身穿一件绿色长袍，长长的裙摆使她移动步履时有如一只灵巧的沙漠蜥蜴，却因脚底穿的高跟鞋发出的窸窣声而泄露了踪迹，但当她近在咫尺时，又突如其来地停下步伐，自言自语地说着：“这身装扮和颜色与这间客厅一点都不合！”话才出口便毫不留恋地转身离去，留下我一人呆坐原地。

穿着红色斯里兰卡传统服饰，腰间系上一条黑色素面宽腰带的裸足男子出现，姿态毕恭毕敬，双手端着一只银色托盘，上面放着一只我从未见过的古董银器茶壶

组。这茶壶架在一个细如木棍子的银架上，男子先将另一只身型略小的银壶中的牛奶缓缓注入古瓷杯内，再轻轻转动轴心支点，将大壶内滚热的茶水倾注于杯中，倒茶的动作虽精巧，仍难掩生涩，神色也有些腼腆，他以微笑代替语言，告诉我请用茶，便默默退离。我啜饮杯中的奶茶，惊觉自己来斯里兰卡也有段时日了，却从未有时间坐下来静静地喝上一杯名闻遐迩的斯里兰卡奶茶。

“这奶茶滋味如何？”不知何时，海尔格已又出现在我身后。这回，她换上一件宛若意大利喜剧丑角般的红蓝色块相间的华服，圣诞红叶般的领口设计，鼻梁上架着的那只白色太阳眼镜，以及右手上使劲儿地摇个不停的檀香扇，将她点缀得如一只开屏孔雀女王般。

她不等我回答，径自坐下，看着眼前的摆设，似乎发现了什么让她不称心的瑕疵，举起手中的银铃铛，使劲儿地摇晃了起来。

刚才的红衣男子再次出现，嘴角始终挂着腼腆的微笑。

“查大拿，给这位女士端来我们自制的手工饼干，顺便给我端一杯温开水。”女



士转头对我说，“对不起，我的身体有些不舒服。刚吃过药，头还晕沉沉的。我不能待太久。会……”海尔格做了一个睡美人刚从沉沉的睡眠中醒过来，以手拂面，虚弱无力的娇美姿态。可惜墨镜遮住了她的脸，使我无缘得见她那双灵魂之窗。不然，她那倾国倾城的美丽容颜颇可比拟《埃及艳后》里的伊丽莎白·泰勒，那矫揉造作的姿态只有《乱世佳人》中的费雯丽堪可较量。

德席尔瓦家族的画像

无疑的，年轻时的她，一如所有 20 世纪 50 年代热衷于好莱坞电影明星与其上流社会生活的做梦少女。但不是每个女孩都拥有一如海尔格般得天独厚的条件。

她带着我来到位于屏风后面的那条挂满相片、通往家族密室的蓝色通道。指着墙壁上面挂着的一幅又一幅照片告诉我，每张照片都代表着她的家族史。祖父乔治·埃德蒙是参与斯里兰卡独立建国的开国元勋，祖母阿尼亚斯贝·尼尔是亚洲妇女运动的先驱，父亲埃德蒙·费德列克·罗伦佐曾出任法国与瑞士大使，哥哥戴斯蒙则





是与南斯拉夫卡捷琳娜公主成婚，至于婚配三次的海尔格女士，则启发了英国著名的摇滚团体“立体声”（Stereophonics）凯利·琼斯（Kelly Jones）为其写下《海尔格夫人》，并发行单曲唱片，此曲蝉联排行榜数周，让不少歌迷争相来此一睹海尔格夫人的风采。

不过说起这栋传奇的房子，得归功于两位女性：母亲爱斯玛，毕业于伦敦莱德艺术学校，是才情洋溢的设计师；阿姨米内特，亚洲首位职业女建筑师。家族中两位天赋异秉的女性联手将祖产改头换貌，打造成心中梦想的居所。

两位女性联手打造梦境

20 世纪 30 年代，一栋屹立于山顶俯视整座甘迪市的白色房屋终于落成。这座梦想家园的灵感来自于意大利艺术家皮耶罗·佛诺赛提（Piero Fornasetti）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其创作，爱斯玛与米内特使居家空间转变成梦境，每个对象、每个角落、每扇门窗的后面都蕴藏着意想不到的惊喜。房屋落成以后，优雅的风格吸引了世界

各国的政要名流争相前来一睹风采。圣雄甘地、尼赫鲁与他的女儿印蒂娜都曾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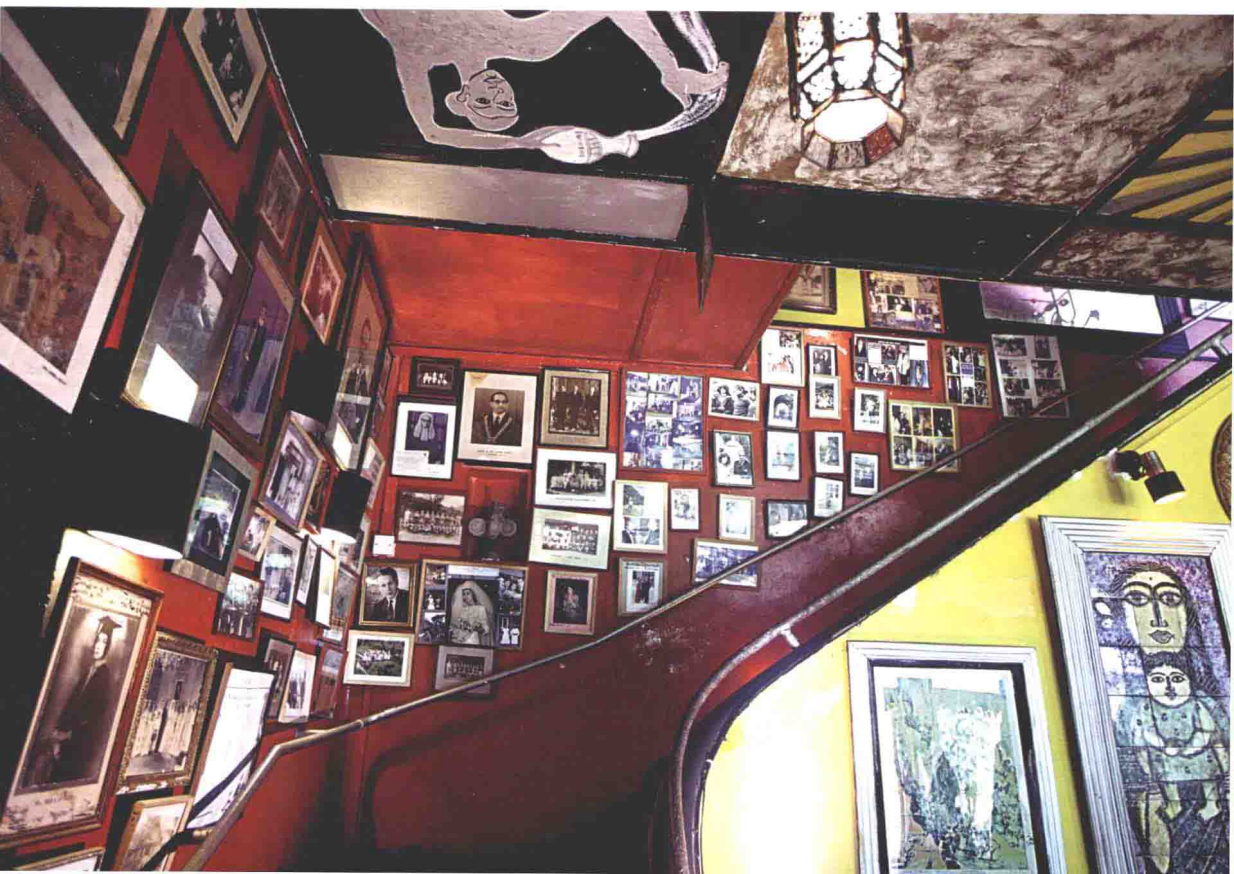
1953年1月，费雯丽与彼得·芬奇一起前往斯里兰卡拍摄好莱坞电影《象宫鸳劫》(Elephant Walk, 1954)，并在此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舞会。米内特阿姨还与费雯丽的丈夫劳伦斯·奥立佛共舞了一曲。影片开拍不久，费雯丽却经历严重的精神崩溃，派拉蒙电影公司不得不请来伊丽莎白·泰勒顶替她的角色，奥立佛陪伴她回到伦敦家中，费雯丽却告诉丈夫自己爱上了芬奇，并和他有了暧昧关系。那年海尔格13岁。

父亲决定把她送往英国怀特岛的寄宿学校以远离好莱坞的影响。那段时日的海尔格，有着一头红发，父亲说她看起来就像英国毛茛属中的兰花。她经常参加沃斯的时装沙龙走秀表演，偶尔也会充当迪奥的模特儿。

上演私奔记

“我被选中是因为比起其他模特儿白皙的肤色，我的却深褐，穿上五颜六色的衣服反而显得特别好看！当时的我不是超级名模，但在伯克利礼服秀上，我的第一任





丈夫乔纳森·奥利维尔·托勒马许·布劳上尉，比我年长25岁，一眼便看到我，那时，他刚完成最新的历史著作《介于伯克利和塔尔博特的最后一场英国内战》。没多久，他就知道我会是他的妻子，尽管当时的他正跟一位女士拍拖。”

即将度过17岁的海尔格，知道自己马上将面临回山上那个家，并在那儿终老一生的命运，内心里满是焦虑。就在此时，布劳上尉做出一个让她难以拒绝的提议：“为何你不嫁给我？这样，你就不需要回家啰。”

海尔格谈起这段往事仍旧是满脸笑容：“我当时想：‘这真是好点子！’但我不是法定年龄，必须征得父母的同意。母亲闻讯以后却不很开心，对此事的回应也不热衷，我决定离家出走。我待在一位伊朗女朋友位于市政府广场的豪华居所，享受着一流的房管服务以及所有一切。哥哥戴斯蒙打电话给母亲所有的朋友，告知她们：‘海尔格昨晚没有回家。’我的母亲闻讯立即搭飞机来伦敦，并签下结婚同意书。”

幸福的婚姻生活

海尔格戴着伦敦邦德街上购买的卡地亚星钻，紧急从寄宿学校向修女借调了13位室友当伴娘。在双方亲友见证及祝福下，海尔格与布劳上尉于那年的7月25日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举行了婚礼。

婚后，海尔格搬进布劳家族位于格洛斯特郡山上的庄园，这栋庄园由布劳的建筑师父亲设计完工。21岁时，她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大儿子戴特马是律师，现在伦敦经营一家艺廊；二儿子阿莫利是建筑设计师，也是历史学家；女儿赛琳娜则是时装设计师，她身上的这身装扮就出自女儿的巧手设计，如今，女儿在伦敦拥有自己的服装店面。他们全都以艺术为业。

“与布劳的生活从不沉闷。他幽默感十足，罗曼蒂克，总是让我大笑！我21岁生日那天，他将这栋家族手工艺庄园送给我当生日礼物。但这仙侣般的人生却因1977年布劳的过世戛然中止。32岁的我，顿时成了寡妇！”

3年后，海尔格再婚，这段婚姻仅仅维系了9年光阴。一直逃避回家的海尔格决定返乡疗治情伤，并陪伴父亲一段时日。父亲眼见女儿日益消沉，鼓励她：“何不



释出你的苦痛，并将你的痛苦化成力量，做些有创造性的东西出来？”

以绘画疗愈伤痛

某天，她在二楼发现一只通往阁楼的螺旋楼梯，一时百感交集，在这个楼梯间开始画起画来……

“我第一个颜色，是黑色。然后，我开始画3只猴子，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从那以后，我加入越来越多的色彩，从色彩中，我找回了自己。我想，我对色彩的喜爱一定来自于我的母亲。你瞧！这就是我的第一幅彩色画。”她指着墙壁上的吹笛小丑，双手捧着沉甸甸的一箱金银珠宝，抬着安坐在轿内的官员，沿着楼梯，咬牙往上爬的中国官差。

海尔格指着那扇紧闭的门扉说：“我就是在这个阁楼里出生的。那时，家里还没有现在这么大。20世纪30年代，母亲爱斯玛设计了这间房子，并且在此完成了多件家具，1957年，母亲决定将住家改为旅馆。自此以后，原本充满灵气的这间白色屋

子便成为旅游观光景点。所有访客走马看花，对隐藏于房内的那些有趣而且充满故事的元素，不是视而不见，就是意兴阑珊。这也使得这栋房子失去了往日的生气勃勃，变得沉闷而无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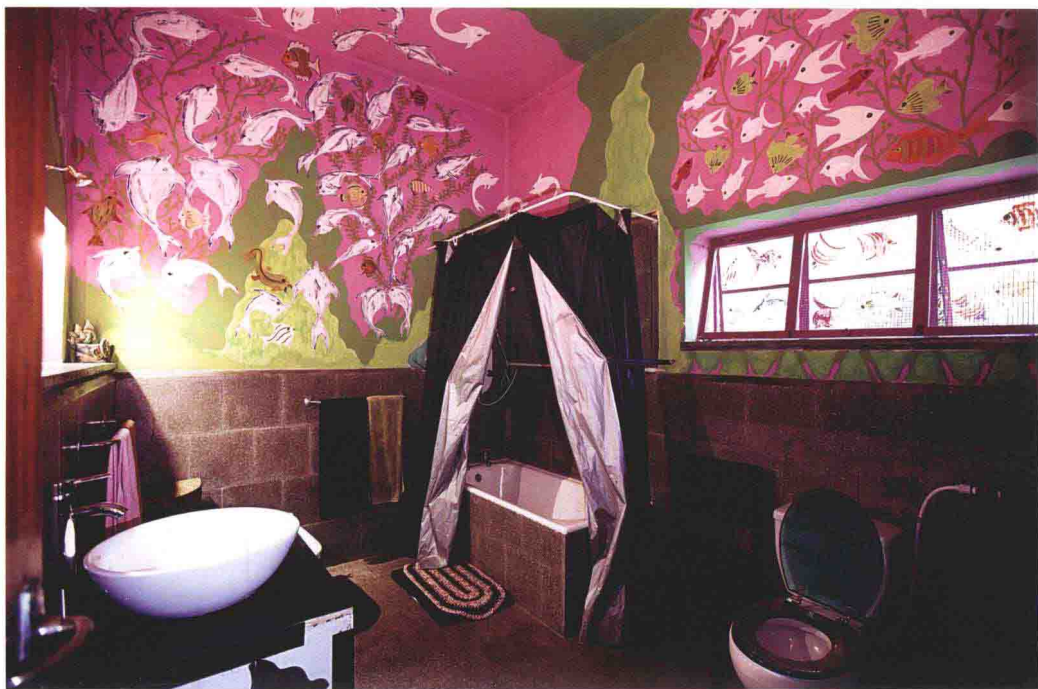
她想找回这栋房子失落已久的神采……

儿童游乐园

原与第三任丈夫戴斯蒙·裴瑞拉（Desmond Perera）以及两只斑点狗成天窝在阁楼里，但1995年，当海尔格继承此屋以后，她开始想要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一些不同的东西。“假如，你能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那不管什么年纪，都要勇往直前。否则，当我们死去的时候，只剩一堆骨头。”她笑着说。

当海尔格重拾画笔，开始为这栋白色的旅馆漆上色彩时，所有人都在笑话她，她却毫不在意，心想：“好，要笑，你们就笑吧！只要我的努力能让某人的脸上绽放





笑容，我便觉得快乐！至于其他，根本不重要。”或许受到海尔格的感染，那些来此的访客与工作人员一位接着一位拾起笔刷，彼此传递油漆罐，在房屋里里外外，画上他们想要画下的任何东西。

海尔格终于找回自幼熟悉的那个“家”的感觉，而她所期望的，所有远道而来的旅客也同样感受到“家”的温暖，也因为她持之以恒的努力，使这一切终于有所不同。

原怀着一颗破碎的心来此的那些宾客，离开的时候，每个人的心里却洋溢着幸福的欢笑。这栋不可思议的房子成为失意人的心灵居所，而海尔格唯一做的，就是交给他们她的房子，告诉他们：“做点什么，帮助你自己！”

“你瞧瞧壁炉上这件令人喜爱的美丽作品，便会对那些小小的、小小的偶尔失控不再引以为意。”海尔格微笑地说着这些陈年往事，似乎依然历历在目。

海尔格将自己的空间定义为“反旅馆”：“这栋房子应如幼儿园王国，所有人都尝试在此寻回童心，重新单纯起来。一切都是玩笑。生活本应充满了奇思妙想。”





别有洞天的神奇房间

这个充满了奇思妙想的房子的每个房间，每条甬道及长廊，每面墙壁，每个楼梯，都蕴藏着惊人的故事。

我漫无头绪地在这个宛若迷宫一般的空间内穿梭，来到沐浴在烛光之海的红色晚餐室，墙面上的连环画正静悄悄地诉说着很早以前的斯里兰卡王国故事，一位长着尾巴的红色魔女出其不意地从镜中出现，阴暗的甬道中，一群盛装的宾客正鬼鬼祟祟地打算在禁酒的夜晚里开香槟狂欢；我穿过摆满了古色古香、各式各样柜子的长廊，长廊上坐落着数不清的房间，每个房间都没有门牌号码，却在某处藏有一个秘密的辨识符号。我转动其中一个房间的把手，发现自己置身于一间藏红花色房间，床帐的四支柱子上镶着一顶巨大的王冠，一条盘踞在天花板的巨蟒懒洋洋地看着我，我望向窗外的花丛，七彩蝴蝶飞舞的曼妙身影被永远停驻在玻璃窗上；当我推开浴室门的刹那，却是另一个粉红色的海底世界，成群活泼的鱼儿正悠游地享受着生命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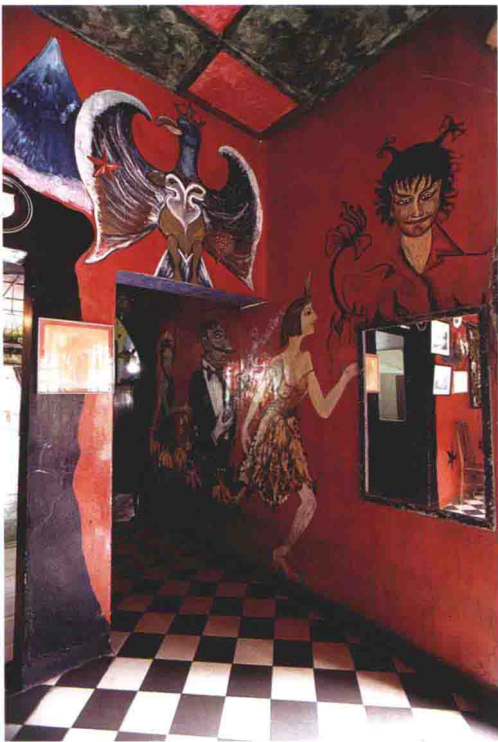
然而，在所有的房间中，最神秘的却是那间门扉深锁的“珍莉莉安·万斯的石窟”。我征得海尔格女士的同意，终于得以一窥其堂奥。

珍莉莉安·万斯的石窟

整个房间就如洞穴，若非查大拿及时端来烛台，我们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光才照进，这个洞穴已转化成一座神秘的祭坛。

由树灵、猴精、长嘴鸟神、梅花鹿与众位斯里兰卡神祇簇拥着一幅海尔格女士的画像。尽管这幅画像的尺寸非常小，却以金碧辉煌的画框凸显出它的不同于一般的重要与价值。

“这个画框空了整整47年。”海尔格谈起这段往事，神色仍难掩哀痛，“这个17世纪的金色画框是1966年我的第一任丈夫送我的生日礼物。他要我放上自己喜爱的任何东西，但直到他过世，我都一直无法找到令我心动的艺术家去填补这个空缺，



而这个缺憾必须由某个‘意义’来填补。为免睹物思人，我将空画框放进这个不见天日的洞穴里给埋藏起来，直到2013年的某日，奇迹似的，我透过Facebook看到珍莉莉安·万斯的作品，立刻引起我的共鸣。她是当今少数以心而非脑创作的画家，眼前宛若出现了光，我立刻写信给她，没多久，这张画出现在我眼前……”

珍莉莉安·万斯（Jane Lillian Vance）亲手递给海尔格夫人这幅画像。这幅绘画不仅填补了这个珍贵的金色边框长达47年的空缺，还赋予其意义。在画像中海尔格戴着菲利普·崔西的帽子以及身上这件象征生命之树的红色礼服，伫立在郁金香、天堂鸟、紫藤，以及眨也不眨的三色堇鸟的华丽花园，水晶红色蜂鸟被海尔格夫人甜美的心给吸引而在她身畔盘旋，象头神摇摇晃晃地走在绣着两只大象的装饰地毯上，成为海尔格夫人的守护神。右下方画着海尔格的梦境：头骨在苍翠繁茂的神奇土壤上冒出树根，并以铂金头骨种子的血统育成心灵果实。

“事实上，我与珍莉莉安·万斯早于18年前就见过面。但彼此仅交谈了15分钟，是命运将我俩牵引到一块儿，并因这幅作品的完成而牵引出另一幅绘画。”







在这间洞穴的另一面墙上还有另一幅非常古怪的作品。印度的象头神、圣母玛利亚，以及蓝色的释迦牟尼与泰国鸟神，均出现在这幅画像里。海尔格告诉我，这是因为她的家族里有各种宗教信仰。“我的祖父是佛教徒，母亲是基督徒，哲学源于佛教，其他关于谦卑与服从的信念则出自基督教。这些画中出现的神像均出自于家族收藏。”

在这幅巨大的绘画中，泰国鸟神的胸口上写着几个斗大的字“Help Save the Next Girl”。而一只神秘的黄金豹却横跨在整幅画的底部，与右上角那满头金发的少女以及象征死亡与亡灵守护者的猫头鹰，诉说着一个惊人的社会事件。20岁的金发少女弗吉尼亚大学生摩根·汉琳顿（Morgan Harrington），于2009年10月19日失踪，3个月以后，她的尸体被人发现肢解并弃置于一英里半以外的偏远农场，死前受到严重暴力伤害与性侵。凶手至今逍遥法外。为此，她的父母发起这个运动，希望能够避免下一位无辜的女孩受到如此残暴的对待。而珍莉莉安·万斯是这位女孩的老师，借由这幅绘画，她希望能唤起世人对女性安全的重视，避免再有悲剧发生。

海尔格夫人执意将这幅画悬挂此处。不久后，她收到一封来自弗吉尼亚大学生

的一张卡片作为答谢。海尔格取出这张卡片，虽看不见墨镜后的她眼眶中的泪水，却感到她心中的难受。

人生尽其在我

虽然，今日斯里兰卡的女性独立而强悍，可以做任何她们想要做的，也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她们的意志。她们也可以选择“要”或“不要”或将“部分”的嫁妆给夫家。可以自由恋爱与结婚离婚，选择将自己不喜欢的男人踢出去。经营自己的事业。但是，加诸于女性的身体暴力，却仍旧无法避免。

“我天生是要带给某人快乐的。痛苦转化为喜悦。颜色让我走出人生阴霾。只要从‘心’出发，画就变成了‘故事’。”

临别前，海尔格夫人送给我这句话：“让自己快乐！不论我们拥有什么，总是心怀感激。”是的，人生在世，每一天都要努力地从生命里发掘美丽！如果还看不到，那代表自己努力得不够。

发上岁月

一头水亮青丝，转瞬
被轻霜白雪覆盖，情怀

又该是怎样的呢？

是不是心惊之后

是心悸？心悸之后

是心痛年华似水

惶惶舍我远去？

淡莹

新加坡 南洋娘惹



女人
的房间

将峇峇与娘惹文化里最优雅的传承——礼仪、教养、精致文物及不同文化交融而成的独特历史，完整地保存与呈现于世人面前。

寻找翡翠岭上的爱美丽

2006年，我初次来新加坡，接触到“土生华人”以及自土生华人衍生出来的“娘惹文化”。为了对这个独特的文化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我特意走访土生华人聚居的翡翠岭、丹戎巴葛路、如切路以及坤成路。

这些色彩斑斓的土生华人建筑，既是装饰性和热带地区居住实用性的完美结合，也是东西文化交流而生的结晶，如希腊科斯林式柱子及地中海风格的白色百叶窗，又如带有中国传统装饰图案的灰泥墙面，中式琉璃瓦与栅栏门柱上装饰的中国彩釉砖，将土生华人天性里的活泼热情和对装饰艺术的热爱，通过五彩缤纷的建筑给彰显出来。在格局上，土生华人的传统建筑在入口处均采用半高的栅栏门，这独特的两扇护栏式小矮门被称为 Pintu Pagar。日间，仅关闭这半高的 Pintu Pagar，既可顾及私密性，又可使室内空气流通，也大大提升了空间内部的采光，远较中国传统四合院或者门禁森严的王府更适宜人居。堪称南洋建筑独一无二的典范。

这首次的娘惹接触造成的文化冲击在我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我期望对这个令我醉心的文化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也为了一睹娘惹姑娘们迷人的风采，我决意再次走访新马，找出得以为我揭开娘惹文化神秘面纱的传承者。

新加坡社会的缩影

辗转换乘地铁与公交车，我终于来到官女士给我的下车地点。这是一处远离市中心的白色泥墙公寓排楼，由无数的小格子组成，缺乏任何足以辨识的建筑特色。我按指示穿过马路，地址只有第几栋楼与楼层，却没有门牌号码。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好在这个楼层挨家挨户地按门铃，却发现每一扇门的后面，聚居着一群来自印度、马来西亚、潮州等不同地域说着不同方言的族群，他们带来各自的居家风格与宗教信仰，并在这个微型部落里经营起自己的小生意，如理发店、诊所、杂货店、糕饼店等等，仅是一层楼的十来户人家，就已经让我见识到新加坡的社会百态。

敲过一轮门却徒劳无功以后，我搭乘电梯回到一楼，顿时进入人声鼎沸的美食



大排档。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油烟，混合着呛鼻的辣椒与辛香料混合的气味。虽然我抵达的时间已过午饭，食客却依旧兴致高昂。这里的氛围截然不同于是我2006年前往的那个如梦似幻的土生华人聚落。难以置信，这里住着取材自身文化及成长背景、写下新加坡土生华人代表剧作《翡翠岭上的爱美丽》(Emily of Emerald Hill)的官林星波(Stella Kon)女士。不过，这个疑虑却在我终于找到另一部通往目的地的B电梯以后，立即烟消云散。

门前以瓶瓶罐罐的绿色植披点缀得极为干净素雅，显现出屋主十足纤细与宁静的人品。入门以后，一股渗凉使得外头的暑意登时全消。女佣邀请我踏进略高于其他房间一个台阶的没有门也没有墙隔间的客厅，将帘子放下以后便告退，我已然置身于另一个充满禅意的时空。不一会儿，那位肤色黝黑的印度尼西亚女佣再次出现，这次为我端来一杯凉茶，并示意我稍待片刻，女主人正在梳妆打扮。

卡巴雅与珠鞋

官林星波穿着一席水蜜桃色的“卡巴雅”(Kebaya)现身，下半身则以印度尼西亚与荷兰进口的蜡染布，做成颇有南洋风味的沙笼裙(Sarong)，这件娘惹上衣“卡巴雅”完全手工缝制，以缎带与刺绣滚边，且不见一颗纽扣，前襟处仅以金光闪闪的三件式胸针“Kerosang”小心翼翼地接合，她有点不好意思地告诉我：“自1994年起，我已经不穿传统服饰了。这是我特意翻箱倒柜找出来的藏在箱底的古董。”

或许受到天生锈褐色的肤色所影响，娘惹都特别喜欢淡色或混色，如土耳其绿，却不喜爱红、绿，对暗沉的颜色更是十分抗拒。但崇洋的娘惹姑娘们，特别喜欢在秀丽典雅的东方服饰里，巧妙地融入西洋风，好刻意强调自己傲人的胸围与纤细的腰身，而一件图案不算太过繁复的“卡巴雅”，可得花费这些姑娘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由此可见做工的考究。不过，我却特别注意到官林星波的裸足。官女士告诉我，在自宅中，娘惹们多半裸足而行，只有正式的宴会场合才会穿上珠鞋。而真正的珠鞋完全以0.5毫米至1毫米大小、细小如籽的法国玻璃珠与花园石缝制而成。自从生产这两类珠子的法国工厂1940年停产以后，娘惹们只好退而求其次，以捷克与意大

利的珠子缝制，但是两国只生产 13 号珠，并不生产娘惹最爱用的 15 号珠，有些特别考究的娘惹们，还特意将旧鞋拆了，保留珠子，重新绣出新花样，而一双完美的珠鞋对娘惹而言，有如无价珍宝，每天都得以胡椒、檀香与香兰叶来保养。

娘惹们的刺绣与脚上穿的珠鞋，都得亲手缝制，镶珠子及刺绣手工质地的高低与数量的多寡，直接关系到这名女子可否招徕好夫婿，因此早自十二三岁起，娘惹就得将这两门功夫学得精与巧，好提高自己的身价。

不过，身为新加坡两大家族——林文庆以及陈笃生的后裔，在苏格兰爱丁堡出生，在最富传奇的翡翠岭路上的“奥伯伦”（Oberon）豪宅里长大。对于官林星波而言，Peranakan^①意味着：“混合了中国习俗、马来语言等不同文化元素而生的美丽事物，重视烹调、手红、祭祀用的礼器，以及独一无二的建筑风格。”不过，官女士感慨地说：“如今，Peranakan 文化的精神几乎已不复见，只有在极少数人身上，还依稀留存。”

令我好奇的是，一位好娘惹所需具备的十八般武艺——烹调、女红等等，她无一精通，也不曾学会母语“Peranakan Malay”，不穿娘惹装也不懂娘惹料理的她，何以能够创造出新加坡土生华人最成功的娘惹原型——爱美丽？

外祖母是创作原型

“大部分的土生华人都不懂中文，是英国文化迷。唯一将中国与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料理、服饰、语言，还有政治。”官林星波接着说，“李光耀总统是西方的仆人，将我们与中国割离，起因于法国大革命给他的印象，这个政治上的决定，连带导致了土生华人文化在新加坡的没落。直到中国势力崛起以后，土生华人社群才再次受到重视。”

① 土生华人，马来语称 Peranakan，指的是 17 世纪，荷兰与葡萄牙殖民统治期间，来到马来群岛的外来移民与当地女子所生的后代。汉文化、马来文化和一些来自葡萄牙、荷兰、英吉利、泰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地不同的文化，经充分融合以后，形成了独一无二的 Peranakan 文化。印度穆斯林后代被称作 Jawi Peranakan，兴都教商人后代称为 Chitty Melaka，而华人的后裔，若是男性，就被称为峇峇，女性则被称作娘惹。随着时代变迁，这一独特的群体文化保留了汉文化中的节日和传统，同时又体现出马来文化在饮食、语言和衣着方面的深刻影响。



环顾四周，除了地毯上的一只绿陶青蛙与我对望以外，这个空间尽是清一色的乳白与鹅黄。没有任何张牙舞爪的富丽堂皇，有的只是看尽千帆以后的了然于心。官女士指着那个有着绳纹柱造型的落地灯说：“在这间客厅里，这是我最喜爱的。它来自我的外祖母，1950年新英国殖民时期风格。你眼前所见的窗帘、枕套与坐垫，以及那个富有中国风的斗柜，还有这张棋盘桌，玻璃陈列柜里的英国蓝柳青瓷，均是那个时期的‘古董’。”

说起她的两个家族，官林星波的神情满是骄傲。

官林星波的父亲林觉安（Lim Kok Ann）于翡翠岭路2号的祖宅出生，林觉安的祖父是新加坡三大“头家”^①之一的林文庆（Lim Boon Keng, 1869—1957）博士，出

① “头家”（Towkay）一词，来自福建潮州方言，是早期新加坡华人对老板的称呼。当年，许多一无所有的中国人，从唐山漂洋过海来到还是英属海峡殖民地的星洲（新加坡）寻求出路。一旦出人头地以后，有些白手起家者还会将所得回馈社会。

生于新加坡的土生华人家庭，十多岁时，因父母相继过世，由祖父母带大，成为孤儿的他自此立志成为一名医生。在祖父 18 岁那年，他凭着优异成绩成为首位获得英国女王奖学金的华人，远赴英国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学医，日后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医。

官林星波的母亲 Kheng 出生于翡翠岭路 117 号，外祖父萧保龄（Seow Poh Leng, 1883—1942）是当时极少数搬到翡翠岭路豪宅的第一批土生华人。这些大宅建筑称为“奥伯伦”，并以路牌代替宅所命名。外祖父是个莎士比亚迷，战前曾当过剧场演员，于日据时期过世以后，便由外祖母 Polly Seow 只手接管了这个大家族。

《翡翠岭上的爱美丽》既融入官林星波在“奥伯伦”豪宅的生活体验，也蕴含了她对外祖母的情感。她如是告诉我：“当初撰写这出单人剧时，第一个闪现在我脑海里的女性，便是外祖母。她的强悍，形塑了我对坚毅女性的所有认知。也提出我的疑问：‘为什么她愿意为家人如此牺牲？’‘为什么她耗尽每一分精力，甚至于掌控其他人，也要成为众人口中的完美妻子与完美母亲？’通过这出戏，你会发现，当一个由男性所主宰的社会里，男性视女人的成功在于扮演好妻子与母亲的角色而



非其他时，女人就会变成爱美丽。”

“土生华人十分迷信，在他们的社群里，宗教信仰也是文化融合以后产生的独特结果。比如，道教、基督教与密宗，乃至马来巫师。外祖父母那辈凡事必须跋杯以求神问卜、祭祀祖先时，要严格遵守供品不得食用，遇到女儿无法生育子嗣时，老人家还会求助于马来巫师。”

不过，这部以外祖母 Polly Seow 为原型人物原型小说式剧作，故事虽取材自家族流传下来的故事，却非 Polly Seow 真实人生的写照；事实上，Polly Seow 的母系家族是创建陈笃生医院的这位大慈善家的后代，官林星波尝试创造出一个迷人且丰富的娘惹与峇峇世界，并借以反映新加坡 20 世纪初期的众生相。

爱美丽的完美化身

因外祖父热爱西洋戏剧，官林星波自小便耳濡目染，深受西方戏剧形式与其风格的影响，开创出当时新加坡戏剧界前所未见的 Solo 剧《翡翠岭上的爱美丽》（1983），被视为影响最广泛、有史以来被扮演的次数最多、最富有本土特色的前卫戏剧。不但在世界各地均拥有粉丝，剧本也被翻译成外文，先后于 7 个国家 17 个城市上演，并代表新加坡参加世界各地的文化节，足见这部舞台剧在新加坡人心目中的分量。

她却谦称：“赢得 1985 年戏剧大奖的《翡翠岭上的爱美丽》^①，其创作之初只是为了节省经费。相较于百老汇的歌舞剧，它仅需一位演员，制作成本低，且巡回公演也相对容易许多，演员和观众间的互动也更为紧密。”然而，当我前往曾参与此戏演出的导演甄山水及演员蔡宝珠家中观赏这出我慕名已久戏剧的珍贵录像以后，却令我感动不已。这出单人剧不仅是第一出以土生华人社会的女性为主题的戏剧，说故事的手法也富于革新精神，演员不仅得一人分饰多角，还得于不同空间来往穿梭并不时切换各种角色，然而，转场的每个环节衔接紧密，形成让观众目不转睛的戏剧性魔力。

① 官林星波另有几部剧作，先后为她赢得三次新加坡全国剧作比赛大奖。她也尝试小说创作，1995 年出版的著作 *Eston*，获得新加坡文学奖的荣誉奖项。如今，她致力于撰写音乐剧。

曾出演蔡明亮电影《黑眼圈》(2006)的蔡宝珠,更因参与此戏的演出而被誉为“爱美丽的化身”,并一演就演了18年之久,演出次数至今已高达135场,却愈演愈愈有深度,愈演愈精巧。

返璞归真的极简生活

2002年,官女士离婚寡居,儿子Mark和Luke均已成家立业,转眼间,她已成了剧中那位懂得放手让孩子拥有自己一片天的祖母。这位快乐而骄傲的祖母指着墙上的照片,露出难得一见的灿烂笑容:“他们就是我的孙子孙女。”

为了就近照顾年迈的父亲,也为了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以潜心创作,她卖掉祖宅,从山丘搬到山下。对此,官女士丝毫不以为意,仅是知足地说道:“相较于儿时居住的翡翠岭上的豪宅,昔日空间的大小至少是现在的好几倍大。前院草坪有一个网球场,并种满了果树,每年都带来果实累累的红毛丹、织吉士、木瓜、释迦、山竺、杨桃。我们还有一间房间,是以绿色蕨类植物覆盖而成的温室花园,



里面种满了蜘蛛兰和新加坡国花万代兰。”

她眉飞色舞地继续说着这间宅里的点点滴滴，言语中难掩不舍之情：“每个房间的天花板都很高，但不像传说中的，每个房间垂挂着水晶灯。楼梯也不是谣传中的大理石，而是木雕栏杆，墙面挂满过世的娘惹画像。日据时代，日本人霸占了这栋老宅，却没有破坏我们的木雕栏杆。卧室卫生间未安装黄金水龙头，却有我目前房间的两倍大，落地窗前还有阳台可以纳凉。每当我入睡时，有3个仆人轮流守护在侧，不敢出半点差池。而其中一个房间摆着一只巨大的银奖杯，那只总督杯是祖先自赛马比赛时赢得的。逢年过节，外祖母就会为我制作特殊口味的冰淇淋，并以古董木头容器装盛；而所有的姑姑婶婶们此时也都轮番出现在家中，穿着她们最美的‘卡巴雅’与纱笼裙，以方言说着一遍又一遍家族故事。我们就像是享有荣华富贵却被关在紫禁城内的皇帝，不若市井小民的生活来得真切。此外，我现在住的地方有非常棒的食物，生活也很便利。”

这两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土生华人大家族，曾因英国殖民统治而得以享有荣华富贵，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及英国殖民势力的终结而随之衰败。然而，土生华人留给新加坡的文化遗产却是无以计数，其中包括了当地的妇权运动的兴起。

女子学堂的传人

1894年，上流社会的土生华人发起“峇峇文艺复兴运动”，林文庆也是其中成员。这些受到西方教育的土生华人提出“全盘现代化峇峇社会”，主张提升女性地位、鼓吹华人剪除辫子、推翻满清政府的理念，废除鸦片、新娘买卖以及一夫多妻制，兴办海峡华人报纸。为此，林文庆积极推广双语教育，并兴办女子教育。

在那个年代，这绝非易事！因为世人普遍的想法仍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林文庆非但没有任何畏惧，还凭着一己的信念和努力，于1899年开办了第一所新加坡女子学校。虽然学院开办时招生屡受阻挠，仅有7名学生，但林文庆并没有放弃，反而继续积极鼓吹女子走出厅堂接受教育。经过他持之以恒的努力，华人女性的社会地位终于获得大幅提升，而新加坡女子学校也成为新加坡一流的女子学院。

深具商业头脑的林文庆，不仅办学，还经商，成功地培植橡胶致富，并创建了数家银行，包括华侨银行（OCBC）。1920年，林文庆与林义顺合资成立华侨保险（OAC Insurance），华侨保险是新加坡第一间当地人拥有的保险公司。但在事业高峰时，他却选择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邀约，1921年6月远赴中国担任厦门大学校长，为的是推行他“教育兴国”的志愿。在他担任校长的16个年头里，除了奠定了厦大“南方之强”的根基，还倾尽家产办学，替学院纾解财务困难。然而，新思潮崛起后，尊孔崇儒的他，却被支持五四运动、主张打倒孔家店的学生们排挤，成为不受欢迎的旧时代人物代表。

1937年7月，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他卸职返回星州，创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来帮助中国对日抗战。1942年2月，日本人占领新加坡后威胁林文庆担任华侨协会^①主席。回顾林文庆的一生，他始终坚信自己的理想，并且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这种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仍旧深深地感动着新加坡人。当1980年李光耀鼓励新加坡人学习中文，林文庆成为第一位被推举出来的华人社会代表，他一生为家国所做的努力，使得新加坡以一整条街道命名为文庆路以兹纪念。

“曾祖父教会我要相信自己的理念和原则，无论情况有多艰难，仍要坚持自己的信念，永不轻言放弃。”官林星波无疑完成了曾祖父毕生的梦想：巾帼不让须眉。她以一支笔，为新加坡土生华人几世纪以来的繁华烟云，留下深情而难以忘怀的美丽印记。

① 虽然身为孙逸仙的密友，却不赞同他武力革命救中国的路线。1942年，他被迫出任日本傀儡组织华侨协会的首脑，替日军筹钱打仗，并取得华人社会里具有影响力人士的名单，他为此受尽侮辱，晚景凄凉。

马六甲的娘惹世家

离开了官林星波家，隔日下午，我前往另一个目的地，为的是寻访一位地道的马六甲娘惹。我从马来西亚追到新加坡，只为求见一面。我坐在公交车上，一个半钟头的车程，仍不见目的地，司机只是不断地告诉我：Not Yet! Not Yet!



天空开始飘落毛毛雨，一如那天傍晚窗外的绵绵细雨。

我与友人来到这间远离马六甲市中心的“大屋子”咖啡馆避雨，雨势越来越大。穿着拖鞋、无袖衣与短裤的男子推门而入，全身湿漉漉的，像只落汤鸡，他尝试整理自己的仪容，甩掉身体与头发上多余的雨水，却好像怎么拧也拧不干的毛巾，失望之余，他一屁股坐在吧台木椅上，开始读起华文报纸来。

老板默默地为他调制完一杯热的看似可以祛除风寒的饮品，又同我继续聊到一半的话题。半晌过后，这位始终安静地待在角落里作态读报的陌生男子，突如其来地转头问我：“什么叫文化？”

豆芽的故事

“叫我‘豆芽’就好。”这是本名志发的他初次自我介绍时所说的话。我们的话题从文化揭开序幕以后，再也欲罢不能。

被同班同学取笑他是班上最有钱却只穿人字拖、内衣短裤就来参加同学婚礼的人，却又是所有同学公认最讲义气的，也是至今唯一的一位没有“三高”问题的中年男子。无论走到哪儿，都穿着拖鞋、无袖衣与短裤的豆芽，为人随和亲切，完全没有一丁点儿架子，也因为如此，马六甲到处都有朋友，他可以不清自来，随时登门拜访，就像进出自家客厅一样。

“我父亲来自中国乡下。为了谋生，与大伯挑着金佛，一路跋山涉水来到客户指定地，路上抢匪与窃盗什么都有，每每必须以勇气与毅力面对。然而，长久以来的挑夫工作，却使得我父亲生了重病，最后必须吸食鸦片止痛，却也因此成瘾。直到为了前往中国探望大伯，无法带着鸦片过海关，才痛下决心戒毒。从一天抽4支减量到3支、2支、1支，到两星期后抽一小撮，从一小撮再到一小丝，最后完全戒除。刚开始的时候，所有人都认定父亲会破戒，但20年过去了，尽管偶尔烟瘾发作时，他会鼻血流不止，他仍坚拒重蹈覆辙。如今，90多岁的父亲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家人劝他抽几管止痛，他依然严拒。”

“豆芽”的家中有十个兄弟姐妹，他排行中间，却从未听到父母任何一句褒奖的

话。如今，他子承父业，成为豆芽批发公司老板，并与90多岁老父及姐姐三人一同住在偌大的房子里。每天凌晨3点多就得起床，晚上8点多收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却从不抱怨辛苦。隔壁邻居王姓夫妇从小看着他长大，见他人品好，想将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他做妻子，他却在追姐姐的时候，发现自己爱上了妹妹，又因为自己受的是华文教育，对方留洋，思维与价值观都与自己大相径庭，使得这段恋情最后无疾而终。没想到三姐妹中，他认为EQ与IQ都最高的那位，最后选择跟牙买加男人成婚，婚后生下唐氏症孩子，如今抱着孩子全世界四处求医，令人唏嘘不已。

没有男丁继承家业的王老先生，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已亮起红灯，而信守儒家传统的他，始终坚信男尊女卑，加上三个女儿都在马来西亚以外的地方定居，如何传承峇峇与娘惹的文化，维系偌大的家业，成为王老先生心头挥之不去的困扰。求婚不成的老先生，决定认养三个干儿子，志发正是其中一位。而志发要我前去拜会的就是他的干妈，也是马六甲最后一位真正的娘惹世家的媳妇——蔡瑞莹。

保存中国传统礼俗的土生华人

蔡女士的女儿王淑丽开着一辆迷你的紫色轿车前来路口接我。王淑丽女士虽是几个孩子的母亲，却和数年前于《峇峇娘惹的世纪豪华婚礼》纪录片中看到的她并无二致，依旧光彩动人。她以和婉的声调不疾不徐地在车上对我介绍起她的家族：“母亲生长于中国富商家庭，嫁给父亲后，才开始接触娘惹与峇峇的文化，只能算是半个娘惹人；要想了解土生华人，非得问我父亲。至于我，对娘惹文化更是所知甚少。”

王老先生面无表情地在大门前的拱门廊厅处等我，一旁却坐着笑脸迎人的蔡女士。才入座，王老先生就开始盘问我的祖宗八代与学习经历，直到他满意以后，多疑才稍稍减轻，我也才得以开始提问他有关土生华人的文化传统。尊崇儒家与笃信佛教的王老先生以极其自豪的声调说起土生华人的传统习俗：“无论是中华农历的四时节日，还是婚丧喜庆等人生大事，土生华人们都会一丝不苟地按照传统习俗举行，而这些传统礼仪却在中国本土早已失传。这些传统习俗中最复杂的便是嫁娶、庆生、祭祖和葬礼。富裕的土生华人人家往往散尽千金也要一丝不苟地准备这些仪

式需要的所有器物，因而遗留下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如纺织品、珠宝首饰、礼器以及名贵材质如真金、白银、瓷器、丝绸、天鹅绒、柚木和红木等制作而成的手工家具。”

博学多闻的王老先生越说越是热情洋溢：“在土生华人大户人家里，都会特别陈设一间‘Rumah Abu’（祠堂），通常祠堂外通庭院，堂内摆放着神桌，神桌面对前院而设，神桌上摆设着三界神坛，分别代表天、地、人三界，天界拜的是天公，即指玉帝，地界是指放在神桌下的龙神，即家神、守护神，人界则指历代祖先，神桌上摆放历代祖宗牌位，每个牌位上均写上祖居地、姓名，但仅限于男子，女子在牌位上仅存姓但不见名，而女儿或姐妹在族谱中不是全数被删除，就是不见记载。此外，除家族里的男性长者以外，一般人等绝不可碰触神坛。”听到此处，我偷偷瞄了蔡妈妈一眼，她依旧面带笑容，缄默不语地坐在一旁。“一般而言，这间祠堂总会以屏风或窗帘将该厅与屋内其他空间隔开，只有在特殊节日，如一年三节，新年、正月初九天公诞辰、中秋、清明，或接待重要宾客，或举行新娘子的梳头仪式^①，或举办婚丧祭典等大事时才会开启。小孩儿与女子也不被允许进入其中。”

当晚，两老邀请我在他们女儿家中用膳以后，与我相约第二天上午一同从新加坡搭他们的出租车返回他们马六甲的祖居。

明式家具祠堂

这是一间滨海的老房子，占地百来坪，前后各有大庭园，花草树木却因长久未照料而显得气息奄奄。前几年，马来西亚政府力行排华政策，故意在这栋房子前面盖了另一栋庭园建筑，高耸入云的椰子丛林不但挡住了海景，依照两老的说法，还破坏了祖宅的风水。自此以后，王老先生的身体健康就每况愈下，而长期在两老家中帮佣的印度尼西亚佣人也因合约期满而返乡，使得好一阵子，这栋原本百年老宅

① 梳头仪式，在土生华人社会里代表成年礼。举行时，得在三界神坛之前，神桌上必须焚烧檀香，并在天公、祖先以及父母、长辈的见证下进行。新娘一生仅有一次梳头机会，因只有处女才得获行此仪式。



的面貌显得残败凋零，直到上周，好不容易找来一位帮佣，蔡妈妈才总算松了一口气。不过，邀请我这个外人登堂入室，对于生性多疑的王老先生来说，仍旧引来他极度的不悦，为此，这一路上他都一语不发，倒是原本沉默不语的蔡妈妈一路陪着我说说笑笑，充满了朝气。

当蔡妈妈打开紧闭已久的祠堂大门后，王老先生侧卧在贵妃椅上假寐，而接到电话立即放下手边工作赶来的两老干儿子志发兄，现场充当我的临时灯光师。蔡妈妈将通往后院的门开启，当阳光一照进来，室内立刻光亮起来。

神桌是以紫檀木雕制而成的明式家具^①，装饰风格浓郁，桌前陈列了一对扶手椅，通常只有新人拜天公（玉帝）、家神与祖先，祈福^②及进行敬茶仪式时，才得看见。椅背与桌边均以珠母、琥珀、玻璃、象牙镶嵌成各种花卉图案，并以奇珍异石的天然纹理制成椅背，将中国文人寄情于山水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每逢迎亲仪式举办时，这对扶手椅把手上便会饰以有吉祥图案的中国刺绣^③，而供桌上放着一个六角形漆器“Chanab”，内盛着以糖汁与柠檬汁腌过的五串蜜果，并放有一个“Tempat Sireh Pinang”（槟榔盒）作为这场婚礼的见证物，不仅因为迷信的土生华人深信“槟榔盒”^④有驱邪护身的功能，被视为家中的“神灵”，可保佑此桩婚姻美满，并得到庇荫；也因为新娘在入夫家以后，第一次拜见婆婆时便得当场卷槟榔叶，若是技巧熟练，讨得婆婆欢心，对于日后的婆媳关系将大有帮助，也会使得这桩婚姻成功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① 明代国力鼎盛时期，经济繁荣，科技进步，王公贵族、富商巨贾们纷纷打造新府邸，而郑和下西洋为当时兴建中的城市园林和宅院府邸带来所需的珍贵木材。当时盛产高级木材如花梨、紫檀等的南洋诸国，和中国之间的海上贸易往来密切，南洋文化界热衷于明式家具工艺和审美研究，而崇尚中国文化的土生华人世家也因此吹起一股明式家具风。

② 新人双手放在此椅上方，以顺时针方向绕圈。并让长辈坐在此椅上由新人以银器或骨瓷茶具来进行敬茶仪式。

③ 婚前，娘惹每天都得进行严格的珠绣和刺绣技艺训练，以一双巧手制作出一件又一件复杂精美的物品，这些图案多是东西合璧，造型别具一格，而娘惹的珠绣和刺绣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往往成为她们是否能够婚配到好人家的关键，也正因为如此，不少珠绣和刺绣的物品多是为自己的婚礼而预备，如珠鞋、婚床上的珠绣床罩、刺绣的新娘盖头，或者贵重器皿的套罩。婚礼所用的这对扶手椅上的刺绣自不例外，也是出自家族妇女之手。这些物品最后都成为世代相传的珍宝。

④ “槟榔盒”就是吐槟榔汁痰盂的美称。富贵人家多以纯金、纯银或者漆器制作整组器具。娘惹妇女喜嚼槟榔，从小就得跟随母亲身边学习如何卷叶与调槟榔膏，槟榔膏乃是以石灰与切成薄片的槟榔果及配膏混合以后，再以槟榔叶卷成百合花状。

世纪豪华婚礼

而在这间祠堂中最让我感到好奇的，却是神桌对面墙上的历史档案照，它们如珍贵文物般，被锁在玻璃展示窗内。我趋身往前，努力想看清楚这些早已因药水褪色而失真、影像模糊难辨的老照片，依稀可见这些照片共同诉说着一场婚礼，而且是非比寻常的土生华人传统婚礼。

蔡妈妈指着这些照片问我：“像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她却满面春风地耐心等候着我揭露谜底。我来回看过数次之后，这才恍然大悟，这照片中的新娘正是蔡妈妈。她难掩得意之色地说起这场数十年前的世纪婚礼，如数家珍，细节丝毫不含糊：“我当年才23岁，在华人社群里算是晚婚。当时的英女王夫妻也来参加我的婚礼。”

新娘的礼服^①异常华美，蔡妈妈头上那顶金色凤冠更是镶珠嵌玉，重量至少高达四五公斤，将新娘衬托得绚丽夺目。蔡妈妈指着那顶珠光宝气的凤冠与身上那件紫色霞帔说：“依照土生华人传统，传统婚礼长达12天，新娘新郎都得遵循古礼，各自准备聘礼与嫁妆。男女双方家里都得备齐以六个镀金宝塔托盘与福建永春市来的漆篮盛装宝物^②。结婚礼服因异常精美，准备的过程往往耗费数月之久，需要家族

① 服饰是土生华人传统里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体现。19世纪，峇峇身着中国南方地区的男性服饰中山装（Baju Lok Chuan）式的宽松提花丝织上衣和长裤。20世纪初，峇峇吸收了自殖民地时期传入的西服元素，换上斜纹粗棉布的长罩衫（Baju Pinjang）以及纱笼裙（Sarong），并且佩戴各种珠宝首饰和发夹、手镯、腰带和脚镯之类的配饰。

而女性的服饰则以手工制作的珠绣拖鞋（Kasot Manek）最富盛名。今日，这个传女不传子的家族手工艺正逐渐失传，然而，以来自爪哇的花卉蜡染织品制成，与珠鞋搭配的纱笼卡峇雅，却因它的外观随着时代不断地变迁，直至今日，魅力依旧不衰，至于真正高质量手工刺绣制作的纱龙卡峇雅（Salong Kebaya），却已少见多了。

② 第一件宝物是珠宝与红包。珠宝包括三件式胸针“Kerosang”、耳环、手镯、腰带、带扣、戒指，有时也会以项链、纽扣或脚镯取代。红包是长辈作为答礼的聘金，内装有金饰、股票或房契。第二件为生猪脚，代表新郎迎娶了一位处女新娘。第三件是给新娘的凤凰蜡烛及给岳父的两瓶白兰地与6倍数的橘子，取其谐音与颜色，代表婚姻美满，天长地久。第四件则为布料，代表夫家希望新娘操持女红，照料一家大小的穿着，替夫家省下大笔置装费。而新娘接到男方送来的礼物以后，也须准备四份答礼：第一件是将男方送来的戒指系在丝质手帕上，代表同意这门亲事，并连同腰带与带扣（以示自身为夫家守贞）以及一只手表返回。第二件是自生猪脚上切下一小块，代表自己是处女之身。第三件则是奉上龙纹的蜡烛给丈夫、两瓶糖水给姑嫂婆婆，两罐龙眼代早生贵子，8个橘子则代表大吉大利。最后一件为一整套自己亲手缝制的衣服、扇子与珠鞋，好供夫家的姑嫂婆婆鉴定自己的才艺。





里所有的妇女一齐上阵，方可勉力完成。”

不过，我发现这些照片中无论是王先生身上的那件蓝色新郎袍服，还是喜床上的帷幔，上面绣的都只有凤，不见龙。这少了龙的庄严拘谨，多了份女性的活泼柔美且色彩丰富的土生华人娘惹文化，与17世纪以来南洋经商文化与历史的发展，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喜扮慈禧太后的娘惹

17世纪时，中国闽粤一带的商人，不少都远到南洋经商，将原配留在家乡，为

了经商之便，这些商人娶当地的女子为妻，好于回国以后，由他们的异国妻子代为经营与管理在南洋的生意，久而久之，这些有钱太太养成了独当一面、当家做主的性格；再加上华人丈夫离乡背井，对原本就已经“重女轻男”、不管女方婚配给谁，男方都得入赘的马来土著社群，难以强加中国传统社会“重男轻女”的观念，因此更进一步增长了这群娘惹姑娘们的气焰。

蔡妈妈带我离开祠堂以后，来到同样是明式家具风格的客厅。客厅墙上四处挂着家族照片，而高挂在厅堂中央的，却是一位上了年纪、戴着眼镜、不苟言笑的妇女。蔡妈妈指着一旁垫高起来的开放式小客厅内一幅肖像画说：“那也是我的婆婆。”

这间客厅空间内摆满了神像与麒麟神兽，画像就挂在空间正中央类似小神龛供桌的上方，若非蔡妈妈的解释，我还以为她是马来西亚的妈祖。女子的头发上插满了骑鹤寿星与八仙、鱼等海洋生物、蝴蝶与昆虫以及花鸟奇禽等寓意吉祥图案的头饰，并在发髻左右两端各插上一根长长的象征“中国太后”的特制发钗“Than Tok”，身上则穿上绣有金色鱼鳞与凤凰图案的朝服，不谙汉族文化的娘惹，却特别喜欢打扮成慈禧太后的模样，以凸显出自己不同于一般升斗小民的尊贵身份。

由女子当家做主的娘惹文化，自然不同于男性掌权的中国文化，这也使得表面上看似雷同的两个文化，骨子里大不相同。光从这些土生华人日常生活使用的无论是金器、丝织品还是瓷器上，象征生育、财富、幸福和长寿的图案，如凤凰、蝙蝠、仙鹤，以及代表富贵吉祥的牡丹，处处可见，唯独缺少了龙的图案，便可推想一般。

摩托车与缝纫机

虽然蔡妈妈与画像中这位贵气逼人的女子乍看有几分神似，但不同的是，蔡妈妈很爱笑，这也使我不由得好奇这位始终沉默不语的女性，如何得以在家规森严的峇峇娘惹家中活出自己。

“我出生于一个严格而老派的中国家庭，家中有11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么，这也使得我拥有姐姐们所没有的特权。我踢足球，玩曲棍球；当姐姐们要继续求学时，父母以女大当嫁，无才便是德为理由，强将她们留在家中，却让我去上学；当姐姐

留在家中学习刺绣与料理时，我则在学校踢足球，玩曲棍球；17岁那年，我向母亲要求一辆摩托车，却遭严拒，为此，我大发脾气，却对此念念不忘。”

23岁那年，蔡瑞莹父母找来媒婆为她说亲，她见登门提亲者曾留学英国，心想见过世面的人，观念应比较开明，这才应允。婚前，母亲告诉她：“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你出外从夫，夫死从子，一切要以夫家为重。”她担心自己的命运会像薛平贵王宝钏，于是跑到庙里抽签，祈求上苍让她找个好婆家。

婚后，她竭力融入新家庭，并学习与婆婆丈夫好好相处，不会玩“Cherki”^①的她，学会如何打牌，她哈哈大笑地说：“当我再次向先生提出‘摩托车’这个要求时，他却送我一台缝纫机，并暗示性地告诉我：‘我姐姐的女红很是要得。’这么多年，每次送我生日礼物，都是料理书。我也因此学会为下午茶时间做蛋糕。”

当我问及身为小学老师的她，什么是她的人生心愿时，蔡妈妈如是回答：“我只需要足够的东西，而不是满仓满谷的财富。”说到这话时，我听见客厅传来王老先生奋力咳嗽以制止她再说下去。蔡女士显得神色有点不安，却接着说道，“我什么都不需要，只祈求上苍让我先生健康。”

女人当家的娘惹空间

离开蔡瑞莹的家以后，我发现娘惹文化虽然仍旧在空间里保留了男性继承家业并加载史书的中国文化传统，但是那却局限于死去以后的世界——祠堂，在生者的世界里，真正当家以及延续娘惹文化至今的，仍旧是女性。而娘惹文化里的料理、刺绣与珠绣，一直以来也只传女不传子，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空间里，我看不到男性的画像，却看到至今九十好几仍健在人世的婆婆的画像，蔡瑞莹的家，让我真正看到了女人当家。

^① 娘惹麻将，牌比中国麻将的尺寸小，上面以中文字标示，但对不会福建话或者峇峇马来语者，玩起来会很费力。玩时需要四人一组。娘惹们多借玩此游戏时聊八卦、嚼槟榔。

收藏家的房间

我们在一栋被重重大树紧拥着的豪宅前停下，柔恩下车拨了个电话号码，白色铁门登时开启。车子就这样直直开到了前廊入口处，一位将长发扎成马尾，身着工作服的女士，毕恭毕敬地站着等候，当时我可没想到，这位一点身段也没有的女性，就是柔恩口中不断提起的那位槟城第一富豪，这栋宅院的女主人。

女主人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屋。然而才一入门，我就被眼前所见的景象给震慑住！这是一间门窗紧闭，极其昏暗的大厅，里面被各式各样古色古香的大件物品占满，仅留下一条蜿蜒的窄道供人侧身而行。我因随身的行囊过于大件与沉重而不敢任意往前。女主人看我伫立在门口，不好意思地告诉我：“这间房子的电线被白蚁给蛀坏了，我一直没找人修理，所以，只有二楼才有灯光。”我只好小心翼翼地取出背包中的手电筒，才一打亮，竟赫然发现自己置身的是一座所罗门王宝藏。

从收藏家到历史文物馆主

大理石桌面的欧式餐桌，鸟身人像的镜面壁炉，洛可可风格的雕花置物柜，镀金的新艺术（Art Nouveau, 1890—1910）风格屏风及水晶立灯，来自意大利 Bigazzi 工坊的狮子铜像，百年历史的日本铜制老虎，彩绘大师威廉·莫里斯^①（William Morris, 1834—1896）的玻璃制品，千娇百媚的女神雕塑，以及将一个又一个 19 世纪的置物

① 威廉·莫里斯，英国艺术与工艺美术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世界知名的家具、壁纸花样和布料花纹的设计者兼画家。也是小说家和诗人，更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发起者之一。虽然莫里斯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师，但他对建筑的爱好持续终身。1877 年他创立了古建筑保护协会。他的座右铭：“如果艺术不能与众人分享，那么艺术便失去了价值。”





柜填塞得连一点儿空隙也不剩的婴儿人形陶瓷，而身处这些庞然大物当中的女主人，却像小鸟一般地轻盈自在，好像这些价值连城的物品在她眼中的分量，跟小女孩不离手的那只心爱的洋娃娃是一样的。

这位日日夜夜玩赏自己收藏的女主人告诉我，一直行事低调的她，2008年，却应刚上任的槟城政府首长林冠英之请，同意出借大部分文物作为槟城开埠功臣莱特船长^①故居“瑟福屋”（Suffolk House）开幕展出。没想到对方工作人员竟说不知道如何照顾这些文物，为了替这堆宝物找个家，她决定以一己财力创办一座人类遗产博物馆。经与槟城市政局数度沟通，终于找到一间占地7500多平方米的乐龄公会会所，并获准承租期为20年，目前正全力将这间百年历史建筑打造成为主题文物馆。

“我希望将博物馆做得美美的，我要用人面狮身的斯芬克斯柱来做亭子，等落成以后，我要在树下拍照。”女主人说着说着就悠然神往起来，这也激起我对身为娘惹后代的她对欧洲古文物的情有独钟感到好奇。

“我从1982年开始收藏。因先生喜欢中国风格的古董，我也学着收藏中国制的黑檀镶珍珠母图案的家具与瓷器，到了第二年，我开始收一点点娘惹的珠宝与家具。我拥有一对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峇峇娘惹龙凤桌。但两三年下来，我却越看越觉得这些中国宝贝很是死板，不若欧洲家饰的线条来得曲线玲珑，灵动丰富。先生很尊重我，1985年以后，决定卖掉原有的中国收藏，改收欧式家具。自此后便欲罢不能，越收越多，我走到哪儿，就带它们到哪儿，始终不忍离弃。为了保存这些珍宝，我接连买了3栋大宅来‘装’它们。”

欧洲文物与东方观音

我细细环顾空间内的收藏，从这些古董家具及大理石人像雕塑的外观，不难发现它们绝大多数承自英国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和爱德华七世（1901—1910）年代遗留下来的风格，不过仍有为数不少的作品出自其他名匠之手，比如这件曾加

① 弗朗西斯·莱特（Francis Light, 1740—1794），是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在英国殖民时期的第一任总督，常被称作莱特船长（Captain Francis Light）。

载史书的“洛可可风格书桌”，便是出自法国著名工匠法斯瓦·林克^①（François Linke，1855—1946），四个桌脚均饰以金色女神像以衬托出使用者是王公贵族的显赫身份。尽管拥有如此大量的传世之作，在她所有珍藏中最宝贵的，可还不是这些触目即是的大件物品，而是被锁在银行保险柜内的一纸1794年由莱特船长亲笔写的公文，那封信的内容记载了一笔土地交易事件。

有趣的是，我竟在这成堆的欧洲文物间瞥见一座观音像。我问她原因。

她说，多年前，女儿结婚6年，肚子仍不见半点动静，每次与朋友聚会，她总是叹息：“我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孙子！”后来她买了尊大大的观音摆在家中每天膜拜，女儿果然怀孕，现在她不仅圆梦，还有了两个孙子。不过，她也告诉我，这两个孩子是女儿做试管婴儿受孕得来。“所以，到底是观音显灵遂其心愿，还是科学制造了奇迹？”当我追问，她笑而不答，反而告诉我另一桩发生在她生命里的奇迹故事。

从娘惹糕到大石山

“我与柔恩因娘惹糕与娘惹菜而结缘。爸爸说，我的名字‘陈月明’是爷爷看《通书》取的，因我出生时，月色很明亮，我又长得白白胖胖，爷爷便说：‘这孩子虽是女娃，但聪明，不可小看！’”

陈月明的父母是普通人家，母亲做办桌，父亲开咖啡厅，从小她便会做咸菜鸭汤与娘惹糕。

“很小的时候，我就得学会凌晨三点起床，帮妈妈磨米、刨椰丝做糕，熬鸭骨头咸菜汤；妈妈不愿我上学，因父亲执意才勉强同意。上课时，眼睛看黑板字总是一片雾蒙蒙的，到了十一二点便觉得很累，得拼命揉眼，擦祛风油提神。我就这样，读完两年的华文小学，接着转到一般学校就读，还成为模范生，一路读到高中毕业。”

“我那个时代，很少有娘惹能够读书，更别提上英语学校了！而且，一般而言，

① 结合18世纪的摄政和洛可可风格与当时流行的新艺术风格，创造了数件家具。林克在1900年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以“大书桌”获得金牌。



娘惹很内向，不爱出门。我原想念大学，当老师，却于19岁与隔壁青梅竹马结婚而放弃。”

22岁那年，她产下一子，31岁又生下一女。先生在外面卖祛风油，她负责包装、煮饭、缝衣与剪发，小姑小叔也来帮忙，就这样过了六七年，直到槟城民政州政府加入联盟，槟城大桥^①的兴建势在必行，此时，他们看到不可多得的商机，想向亲友调头寸开采石厂，却得到亲友们如此的响应：“把钱丢进大海还听到咚的一声，丢钱采石却连咚声都没有，根本是石沉大海。”陈月明决定用尽毕生积蓄，再向银行借贷了一大笔钱成立“大山石厂有限公司”。

“那时的我，借多少钱都不怕！根本不知何谓恐惧，不会做也说‘会做’。现在可不敢了！”说到这里，陈月明哈哈大笑起来，很有女企业家的豪气。

1977年，他们租下本南地石山，1978年开山，经营多年，苦无成绩，就在差点要放弃时，报上宣布政府将于1982年开工，并由韩国现代公司负责建造此桥。陈月明一听，马上查出对方下榻城市海湾酒店，当晚她彻夜守候在酒店门外，终于以诚意博得对方视察小石厂的承诺，后来取得竞标权，并以三年工期，24小时不停工，完全配合韩国工程队施工条件，取得这纸合同。1984年3月30日，陈月明生日那天，买下此座石山，同年，她租下另一座山开采，并于五年内买下12英亩山地，1991年，她再向政府买下17英亩地。如今她将事业交由弟弟帮忙，姑姑也帮忙看着，她则拿股利。

1992年起，连续八年，她在怡保与槟城买下两座马场，并拥有18匹战马。每周，她都要前往观赏赛马比赛，就算生病也不缺席，直到儿子32岁那年结婚生子，她才将重心由马场回归家庭。

殖民是我们的历史

当我问及陈月明为何那么热爱古董，她如是告诉我：“古董提醒人们历史事件，

① 长达13.5公里的槟州大桥连接槟城州的槟岛和对岸的威省。1982年，第四任首相敦马哈地拍案决定展开这个计划。

所以件件精彩。不能以账面上的数字来衡量其价值，因为它们根本无价！”

曾因买不到自己心爱的古董而睡不着觉的陈月明，指着一张有着不同圆形花纹大理石的桌子说：“这件1900年制的古董桌可是我耗费13年时间才等到的。每次见到这张桌子的前主人余东璇时，我总问：‘卖掉了没有？’后来，他因需要资金，不得不忍痛割爱。余东璇从印度尼西亚购得此桌，这张桌面图案是以不同的大理石拼贴而成，每块大理石皆自不同国家采得，珍贵可想而知。”

收藏了那么多老东西的陈月明，却不像其他的娘惹峇峇，纷纷开设土生华人博物馆，她认为，若非西方殖民主义者来到槟城，我的祖先至今还住在树上，此外，殖民统治期间的历史，也是南洋娘惹峇峇历史的一部分，槟城人却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连张照片也未保存下来，而她的梦想，就是借由古文物来重建那段岁月。

太太拍照先生打灯

当我们好不容易在厨房找到一块可以坐下来谈话的空间后，她热情地邀请我为这间未来的博物馆取个好名字，却拒绝以自己的姓名——陈月明命名。我在纸上写下“槟城文明遗产博物馆”（Penang Civilization Heritage Museum）几个字之后，她欣喜若狂，要我等一下，不到几秒钟，一位穿着内衣短裤、个头不高的男子出现在我面前，陈月明赶紧拿着我写在纸上的名字说：“亲爱的，你觉得这名称如何？”男子很认真地看着这短短几个字，却好像他手中捧读的是一本短篇小说，他一读再读，终于抬起头来，看着妻子说：“我觉得这个不错。”随即转身对我道谢，这才转身离去。这位其貌不扬的男性，就是几十年来守候在陈月明身边，始终默默支持她的坚强后盾马振华。

明明比马先生高出一个头的陈女士却对我与柔恩说：“我不要被老公高！”事业心很强，不到50岁的柔恩听到此话，似乎不以为然。

“我先生不喜欢碰钱，只喜欢钓鱼。这一路走来，他总是帮我，在外头，他却到处跟人说：‘这个家业都是我太太建立的。’”

我看到陈月明给我的E-mail信息里，有一个字就是skytoy。“这是以我先生的兴

趣命名的。他这几年迷上纸飞机，前阵子还到上海去参加纸飞机展。”我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这些古董家具上到处放着五颜六色的纸张，原来是给先生折纸飞机用的。

当我为陈月明女士拍照的时候，70多岁的马先生仍旧兴致勃勃地在一旁为我张罗灯具，义无反顾地充当临时工，还不时地依照我的指示挪动那一件又一件沉重的大件家具，几个钟头下来，脸上没有半点倦容或显出丝毫不悦，甚至在我拍照的时候，帮忙调角度，并且毫不避讳地当着我的面指出：“这张照片里她的肚子大了点。那张照片里的造型不太好看。”

厨房是我最喜爱的空间

“我因工作性质使然，一年到头在外，但不管再忙，17点一到，我一定在家做饭；17点到19点半间这段时间，是我与家人一起吃饭相处的时间，‘厨房’成为我最喜爱的空间。”





“身为女人一定要学会‘忍’与‘让’，尊敬丈夫的父母。我的两个孩子都很尊敬我，所有人都会找我商量，比如，孩子受教育；而我，也要找先生商量。我的媳妇也很有礼貌，出门一定打招呼！孙子也有样学样，放学以后便来厨房跟我打招呼。”

家教即身教。难怪这个白手起家、一代致富的家庭，尽管四代同堂，气氛却是和乐融融，就是因为他们每个人的应对进退都能做到“陌生人以‘礼’相待，朋友以‘诚’交往”。透过陈月明经年累月的努力，终将峇峇与娘惹文化里最优雅的传承—礼仪、教养、精致文物及不同文化交融而成的独特历史，完整地保存与呈现于世人面前。

But

We stand back to back
to contemplate darkness
and the chirping of rain,
the rain eases
a new season dawns
we turn our heads
to contemplate Spring
but find we no longer know one another.

Azita Ghahreman

伊 朗

拥抱艺术的女人



末代公主雷丽如今过着平凡人的生活。

从运动场到家庭的末代公主

古列斯坦宫殿 (Golestan Palace)，这座有着“玫瑰花园”美称的皇家城堡，是凯加王朝在德黑兰仅存的一座古迹，历经多次战火的洗礼与重建，至今留存不到三分之一。

凯加王朝的最后一任沙皇纳瑟，对西方文明情有独钟，曾三次访问英国，对英国工业革命成就及建筑工艺皆赞誉有加。返国后，仿照英国皇家的艾伯特音乐厅的规格，打造了一座璀璨的、令观者眼花缭乱的“镜厅”，先后历时4年才得以完成，然而，排山倒海而来的民间压力，要求君主立宪的声浪，以及英俄两国势力的节节进逼，终使他被拥兵自重的拉萨于1921年逼退，1925年遭罢黜，拉萨随即下令拆除宫殿，抑郁以终的纳瑟沙皇死后，其大理石棺柩被供奉在大理石王座厅 (Ayvan Takht Marmar)，而他的遗孀隐姓埋名，逐渐遭世人遗忘，空留下这座美轮美奂的宫殿供后人凭空追忆。

一片巧克力

我与雷丽初见于这座宫殿“钻石厅”地下室茶馆。这间波斯茶艺馆与这间金碧

辉煌、如钻石般闪耀的18世纪“钻石厅”以及19世纪的法国陶瓷器红屋比邻而居。爱笑的雷丽与她的新婚丈夫莫斯雷步入这间皇家茶艺馆，拿起这间咖啡馆的菜单仔细端详半晌后，才下定决心留下。

他俩坐在邻桌，与我隔着一个身子的空间对桌相望。相较于德黑兰无处不在的黑色头巾与动过鼻梁整形手术后在伤口贴着一块小小OK 蹦的伊朗女性，雷丽的打扮独树一格；鼻梁上架着黑框眼镜，虽也是一身黑衣，头上也绑着黑头巾，上面却布满五颜六色的花朵图案。雷丽一直瞅着我，直到她突如其来地站起来，绕行到我的桌前，将一片巧克力猛力塞进我手中，我这才感受到她那看起来一丝不苟的严肃外表下一颗温暖热忱的心，雷丽对我投以一个充满热力的灿烂微笑以后，退步返回



她的座位。

“这位女士的家族成员曾在此居住。”当餐厅侍者为我添茶时，脱口说出这话。

“住在这儿是指？”我满腹疑虑，以为她的祖先曾在这座皇宫做过厨娘，但是侍者却清楚地告诉我：“她的曾曾曾曾祖母是国王的妻子，五代居住在此。如果凯加王朝没有结束，她的身份应该是公主！”语毕，一脸不胜惋惜的模样。为了确认，我起身来到雷丽与莫斯雷的桌边，没想到，这一坐就坐出了这趟伊朗神秘之旅的开端……

梅丽洁与梅丽洁

我搭上前往马什哈德的夜车，整个月台挤满了前往此地朝圣的信徒。女人们一身“夏朵”（chador）的装扮，在黑色罩袍的笼罩下，仅露出脸、手、足，一双双眼睛睁得大大的，在黑压压的夜空里像探照灯似的从头到脚打量着我，我以现学现用的波斯文找到我的车厢，却发现当我一坐定以后，原本空荡荡、仅有我一人的包厢内竟然涌入络绎不绝的女乘客。

她们打从门前走过，只为了看我一眼，或者向我抛下一个神秘的微笑。一位中年妇女领着一家大小来到我的包厢，她颇具威严地对我挥挥手，示意要我尾随她们，她的热情邀约让我很难拒绝，却因车厢管理员的到来而只能作罢；就在火车启动前，一对老夫妻步入包厢，一看到我，老妇突然大笑起来，伴随二老上车的年轻人怀里抱着一个男孩，他叽里咕噜地对两老说了一堆话以后飞快地离开，小男孩在车窗外对我抛出一个飞吻，我也立马回了一个飞吻，此举却引来两老对我咯咯地笑个不停，直到一位年轻女孩出现，一溜烟似的，钻进我们的包厢，并在两老之间挤出一个空间入座。

不同于其他妇女，年轻女孩穿着蓝色的衣裳，头巾的颜色则是浅浅的蓝，她就这样静静地坐在我对面，微笑地望着我，她的微笑里混着稚气、无忧无虑及漫不经心。不知道过了多久，门口出现一位高头大马的妇女，“夏朵”黑色罩袍下露出的那张圆圆的脸蛋，简直就是英格丽·褒曼再世！小女孩指指这位女士说：“这是我的母

亲梅丽洁。”

“哈！我们同名。”从入座起就一直吃个不停的老妇突如其来地搭话。老先生见状立刻起身，做出一个抽烟的手势后离开。

肖像照是禁忌

小女孩的母亲年约48岁，是中学校长，15岁便成婚，嫁给一个比自己大10来岁的先生，并育有4个孩子，她将手机内的居家照片一张又一张地出示给我看；这是一个金碧辉煌的空间，夫妻合照中的俩人，看起来如一对神仙眷侣，照片中的她，仍旧是一身的黑色“夏朵”。说起她的丈夫，满脸难掩崇敬之情。

我问她为什么总穿黑色？她笑着回答：“因为我们爱黑色。”她取出手机笑嘻嘻地拍下我的影像，但当我欲取出相机拍下她时，她却露出惊恐的表情，并且告诉我：“没有丈夫的允许，我不能拍照。”

“那为什么你可以拍下我的照片？难道，你以为我不需要经过‘先生’的同意吗？”我故意逗趣地发出此问。没想到，此问却使这位女校长的笑容瞬间尽失。总爱笑个不停的老妇，这回也嘴唇紧闭，面色凝重。女校长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你不住在伊朗，不需要被迫戴头巾，但我生活在伊朗，若做出任何违反教义的事，后果将是很严重的！”我这才警觉拍下她们的肖像照，对于这些信仰坚定的女信徒来说，是多么严重的禁忌，脸色铁青的女校长，最后取出手机，删除了我的照片。

包厢内刹那间气氛为之冻结。女校长起身，重现和蔼可亲的笑容与我道别，小女孩的面容难掩失落，因为在母亲决意删除我的相片之前，她曾经声嘶力竭，用尽全力阻止，却仍无法拂逆母亲的决定，母亲离开后，小女孩仍留在座位上不肯离开，直到老妇的丈夫回到包厢内，她才不情不愿地与我告别。

老先生在乡下务农，前阵子刚开完刀，清癯的身材、黄土色的面容与迟缓的行动，透露出他的身体状况。50岁的梅丽洁虽是村妇，思想上却似乎比女校长来得自由活泼许多，她悄悄地问丈夫，是否可以遂我心愿？因为她的手机里藏有不少我的照片，而她不愿意删除，也觉得良心难安。老先生马上伸出手臂将身材如母鸡般的



老妇脖子紧紧勾住，并用力地在她的脸颊上深深地印上一个吻，并且理直气壮地大声说出：“这是我的妻子，我爱她。”

波斯房间的传统与现代风

雷丽与莫斯雷和他俩的挚友贝虎兹教授前往我下榻的旅馆接我。我们直接来到贝虎兹位于高级住宅区的父母家。那是一间融合了波斯传统与现代风格的两居室，客厅特别宽敞，并以波斯传统的棕色与黄色作为主色系。

贝虎兹的母亲虽然患有风湿性关节炎，走起路来很是费力，但打从我们入门起，就一直喂我们吃东西。水果盘上几乎囊括了伊朗当季的所有水果——西洋梨、石榴、葡萄、苹果、香蕉。而宛如蜜饯般的蜜枣、番红花炒过的无花果及各式各样的干果，空了又添满的茶杯与五颜六色的巧克力，顷刻间将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房里的语音就在波斯文学、绘画与诗歌之间流转，直到门铃声打断了我们之间的热络谈话。

入眼所即的是一位衣着简约却洋溢着精致欧风的时髦女性，虽然看起来神采奕奕，却也可以感受到那时的她，已经是经历了漫长的10多个小时工作以后的强颜欢笑。

“这是我的妹妹，索勒玛兹。33岁，内科医生。她的先生是外科医生。”在大学教授数学的贝虎兹教授介绍起他的妹妹，跟方程式一样的简短。

看了一整夜列车里的黑衣女子后，再看戴着彩色头巾，发型一半显露在外的女性，怎么看都觉得是世间尤物。

索勒玛兹邀请我们一行人上楼到她家里小聚。伊朗人家庭关系紧密，往往比邻而居，而索勒玛兹的家就在父母家楼上。门一开，我便惊呼起来。这是一间完全以淡紫色装饰的房间，充满欧风的家具摆设让这个空间增添了几分西式典雅，然而，却也在这样的西式优雅风格里，我发现客厅墙壁上挂着几张波斯书法。其中一张，还是出自于喜欢吟诗作词的贝虎兹教授之手。

博学多闻的贝虎兹教授为我翻译他那幅诗句的意思，大意是：“人需及时行乐。”另一幅则写着“树开花，鸟唱歌，人们与世界因此而变得美好”。

索勒玛兹告诉我，她特别深爱紫色，恨不得所有一切空间均以紫色来覆盖。重视美感的她，还特意从橱柜里取出珍藏的水晶造型杯来盛装来自斯里兰卡的伯爵茶，并且奉上以伊斯法罕精致手工陶瓷器盛装的整整一大盘巧克力供我们随意品尝。

她那外科医师的先生，则为我们捧来厚厚一本画册，一交到我手中，我差点儿重心不稳。我一页又一页地翻阅着，这是一本关于哈菲兹的诗文图集，图片皆是出自一流的波斯传统画师之手。索勒玛兹告诉我，波斯文化不等同于伊斯兰文化，尽管自公元651年起至11世纪阿拉伯帝国统治开始，伊斯兰教势力逐渐兴起，但受波斯文化孕育而生的女性，并未受到不平等对待，因为，在古波斯文化中的女性，可参与部落保卫战，故而女战士辈出，传闻中为了拉弓而割去乳房的亚马逊女战士，可能就出自波斯帝国版图内的某个部族，而斯巴达300壮士面对的强大敌手，就是波斯女将军。直到1979年伊朗革命以后，伊斯兰主义才设立诸多对女性的限制。

艺术家的空间

告别了索勒玛兹、贝虎兹教授与托克塔夫妻后，我尾随雷丽与莫斯雷夫妻来到他俩家中。曾为公主身份的雷丽，如今已成为体育健将与小学教员，并嫁给纪录片导演，过着平凡人家的生活。

新婚9个月的他俩，居住在位于市郊的这间紧邻公园的公寓，生活圈宁静优雅，三居室的空间虽然有点拥挤，但却有着其他伊朗公共与私人空间里难得一见的艺术品位。雷丽告诉我，这屋内的装潢，几乎都出自才华洋溢的莫斯雷之手，而她唯一做的，就是把原来屋内她觉得不必要的东西给扔出去。

“我扔出去好几大包的垃圾。然后，我决定那些东西要留下来。”雷丽有点沾沾自喜地说着。

“这出自莫斯雷之手，那面墙上的电影海报都是他的电影作品，这张影像则是莫斯雷最爱的电影明星卓别林。”语罢，莫斯雷翘起脚尖，学鸭子一样左摇右摆起来。

“这是我最爱的空间！”雷丽指着主卧房告诉我。

门框四周以及白色墙面上隆起一块又一块宛若皮肤般的皱褶，乍看之下，还以

为是壁癌，近看以后，才发现是一幅描绘着海洋、日夜与生命的浮雕。

“这张‘太阳与鱼’，是出自莫斯雷之手的即兴创作，为了完成这个，他还将既有的门框都给拆除了，等到作品完成以后才一段一段地像接骨一样地把它给接回去。”雷丽兴致勃勃地继续说着，“这张手工传统壁挂则是莫斯雷在色拉子买的，但他在上面动了点手脚，你看得出来吗？”

我端详了半天，这件彩色格子织毯上挂着银片、绿松石及蜜蜡制成的饰品，并以手工制的木框将色拉子老师傅的传统技艺转换成为现代艺术，真是神来之笔。

雷丽向我一一介绍这个家里的一草一木，熟悉的程度，仿若这些均出自她手。“你瞧，这块石头，是莫斯雷祖父所在的那个小村庄被洪水淹没以后，他自祖父坟墓的墓碑上抱回的石板。这是莫斯雷父亲的喷呐，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只有他成为了艺术家。”

诗人的国度

没多久，门铃响起，竟是贝虎兹教授出现，他刚坐下来没多久，门铃又再度响起，这回是莫斯雷艺术界的诗人朋友前来，女诗人娜吉手执一朵含苞待放的红色玫瑰送给我做见面礼，而她那美如茶花般高雅脱俗的脸蛋，立刻在我心头烙下一个永难忘怀的印象。随行前来的，还有另一位50岁左右的诗人阿伯达拉荷，他一坐定就以诗人般的热情大声地说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这非常不好。”

始终坐在一旁面带微笑的娜吉，在我的要求下，即兴创作了这首诗：

当你为我敞开心怀，
我们变成白天鹅，
那可爱的汪洋，
那月光也是如此美好，
我们的歌声如贡多拉，
它随意自在而行，
到一个幽长明灯下……

我的头枕在你肩，
而你的心是属于我的。
火车正在离去，
寂寞覆盖了我，
你的吻还留着余温，
我正远离你，但接近光。

贝虎兹教授也紧接在后朗诵了一首他自己的诗作《破碎的心》，大家热情地鼓掌之际，雷丽悄悄地走到厨房，为众人张罗晚餐。

厨房是我待最久的空间

“这个空间是整个家中我待最久的地方。”

雷丽来到垂帘后面的房间，这是千年以来，女人角逐的战场——厨房。水槽里堆满了锅碗瓢盆，水槽边的料理台上还摆着一堆等着她展现绝妙厨娘手艺的食材，当莫斯雷徜徉于他浩瀚无边的艺术世界里，费尽心思填饱他肚子的，正是雷丽的任劳任怨。

我边看着宛若大力士的雷丽，两手端起沉甸甸的大铁锅，准备为大伙儿张罗今晚的佳肴，一边问她：“莫斯雷在书架上陈列着祖父的墓碑以兹纪念，你可也将家族过往的遗物留存下来？”

雷丽将厨房吧台上那只有着流线纹的水瓶取过来，放在我手心说：“这只瓶子是历经五代人的遗物，至今已有80年历史。”语毕，她继续回到厨房里切菜，捣米，准备水果盘与茶点。

这是我的作品

“你有没有想过，有朝一日拥有自己的空间，就像索勒玛兹？”



雷丽很认真地想了又想以后，斩钉截铁地告诉我：“我不认为我需要。我非常喜爱这个空间的装潢与气氛，它罗曼蒂克，温馨及舒适，就两个人的小空间而言，它很棒！我不想更动一丁点儿。”

“你从未在这个空间里注入一点点你的色彩吗？”我有点坚持地继续问。雷丽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走出厨房，指着客厅墙上那个空空如也的画框以及那半盆的干花说：“这些就是我的杰作！还有这个角画。为了挂这张画，我还将莫斯雷的几张海报给放到储藏室里去了。不对，丢掉了！”

她难掩自豪地哈哈大笑起来。我感觉这个空间里，因为雷丽的到来，将会注入另一股不同的生命之泉，我拭目以待。

单身贵族的绿色革命

出租车不知道开了多久，终于到达玛丽亚位于马什哈德的家。找不到门铃，只好用手机召唤她。没多久，她打开一个小小的门缝，用细细的声音对我说：“不会很难找吧？”

披着一条黑色滚金边的头纱，穿着袖口绣上波斯水纹的黑衣服，使得原本体态就瘦若竹竿的她，显得更为苍白弱小。她张着一双大眼睛，看我一个人拖着沉重的行李与几十公斤的摄影器材，好不容易才挤进这仅能容一人半身子的门，穿越一



条狭长幽暗的走道，一手抓着行李箱，另一手拎着所有器材登上二楼。

才入门，我已置身于一个充满爵士乐、花香与绘画的空间。

37岁的玛丽亚，有一位比她大5岁多的姐姐，6岁起便拥有自己的房间，这在伊朗可绝不稀松平常。我将行李搁置在玄关后，在她的带领下穿过客厅，来到厨房。一如我所见过的伊朗人家庭，客厅与厨房的空间至少是台湾一般中产阶级家庭的两倍大。

厨房与电视机

厨房与客厅是相连的开放空间。室内灯光昏暗，倒是挂在墙柱上的那幅塞尚风格的水果盘，吸引了我的目光。玛丽亚端来一只古色古香的银托盘，将蛋糕盒打开，再将一个又一个三角形巧克力蛋糕像积木般，整整齐齐地排成一行以后问我：“你时间不赶吧？”我硬着头皮点点头，偷瞄了一下手表，心里想着最后一班火车的时间，环顾四周，没有一处不挂上画，时光在此，凝结成墙上一幅又一幅心语，以宁静而神秘的姿态对我倾诉着关于这个女人的故事。

我望着这间空荡荡的伊朗厨房，瓦斯炉上一只火炉不停歇地燃着火，上面放着一把特大号的俄罗斯式铜壶，只为一直保持茶水热腾腾的，客人一来就有热茶可饮。玛丽亚以骨瓷杯盛装热茶，却未替自己也端上一杯，只是安静地坐在一旁看着我吃，耳畔的爵士乐叮叮咚咚地响个不停，却只能在浩瀚的空间里留下游丝般的残音。

一位中年妇人出现在厨房入口，正式的装束及浓艳的脸妆，一看就知道要前往晚宴。她一见我，脸上露出热情的笑容，并立即屈身向前与我打招呼。

“这是我母亲，她今晚有个宴会要参加，不能留下来陪我们，但她要我向你表达歉意。”玛丽亚说这话的同时，妇人已取出水果盘忙着往上堆满各式各样的水果，又准备了两套骨瓷盘子与金色的叉子供我们使用，才满怀歉意地与我们道别。

“在伊朗，晚宴是很重要的社交活动，如果你够勤快，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晚宴可以参加。”玛丽亚滔滔不绝地说起伊朗中产阶级妇女们的夜间生活，却激起我的好奇心。“那这间大厨房不就是备而不用？”我打趣地问。

“怎么会！厨房是伊朗女人最重要的空间。我们人生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厨房，

就像我的母亲，几乎一年到头都待在厨房里为一家人张罗吃的。但是，年轻一代越来越懒得做饭，大部分都外卖；在马什哈德，我们还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每逢假日^①，全家大小一起到位于近郊的餐馆享用丰盛的佳肴，而那些餐馆多置身于大自然中。”

我突然想起莫斯雷与雷丽，两人一回到家的头两件事：进厨房找东西吃，打开电视。近几年来，大尺寸的液晶电视流行，变成伊朗家家户户最渴望拥有的礼物，而看电视也成为当地人最重要的嗜好。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伊朗人都盯着电视机不放，而且，只要空间够大，电视还会越买越大。

我的一生就是我的房间

与父母一同居住在这间上百坪极其舒适宽敞的空间里，玛丽亚从未想过要离开，她领我穿越幽深的长廊，来到她的香闺。这是一个桃花心木家具配搭红色系而成的温暖空间，墙壁上挂着一幅让人难以视而不见的自拍照，床上躺坐着一只泰迪熊，是她35岁生日那天，朋友送给她的生日礼物。虽然玛丽亚极其爱美，但在她的房间里，衣橱容量却很节制。

“我的一生就是我的房间。这儿有我的衣服、书、化妆品……我无法离开自己的房间而活，如果不小心弄丢了房门钥匙，我会非常生气！更糟的是，我还认床。非得睡在自己的床上才能安眠。每次外出旅行的第一晚，我总是辗转难眠。”

“你从未想过离开父母独自一人生活吗？”

“有，大学时，我执意选择德黑兰大学，我的父母为此非常不高兴。”

“为什么？”

“伊朗女人总是在大学毕业以后，匆匆忙忙地把自己嫁掉，而大部分的伊朗母亲并不乐意接纳一位曾经远离家乡，在外求学过的儿媳妇，因为她有‘不同的’经历。因此，伊朗家长多半不愿自己的女儿离乡背井到外地念书。”

① 伊朗假日为周五。当天，所有商铺、政府机关与传统市场均不营业，市景冷清，整个城市犹如鬼城。

“你从没有男性访客吗？”

她摇摇头，叹了口气：“我得对父母说：‘这男人是来家里刷油漆！’‘他来装修房屋！’否则，他进不了门；因为，在伊朗，一个男人出现在女方家里，只能有一个目的：‘来向女孩求婚。’”

天竺葵与乌鸦

玛丽亚真正的爱人是绘画。不顾伊朗社会认定“女性应待在家乡，否则嫁不出去”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16年前，她只身前往德黑兰，并于4年后修得艺术与建



筑文凭。那段在德黑兰的生活，不但让她结交到不少艺术界好友，还发展出她对抽象绘画的兴趣。

我俩又回到厨房。她指着厨房墙壁上的那幅水果盘说：“这张是我大学时期第一张由具象转为抽象的画作。”随后，我们来到大厅。她指着墙面上一幅色调极其阴暗的画作说，这幅是描绘大我5岁的姐姐的丧子之痛。他的名字取自波斯传奇悲剧英雄西阿佛许^①，是姐姐的第一个孩子，6岁那年因癌症而过世，我们家为此伤痛了好久好久；右边那幅画像中的人物是我姐姐，我觉得她很像达文西画作中的女人^②，所以有感而发。

她领着我来到壁炉所在的餐厅区。墙上挂着两幅2000年的作品。

“它们代表我当时的心情，我什么都无法思考，只能以绘画表达当下的感觉。”

那个时候的玛丽亚，不仅已经掌握到抽象画的表达技巧，更对波斯细密画^③ (Negargari irani) 产生莫大的兴趣。她从那些传统绘画里汲取说故事的养分，并结合抽象画描绘心灵、自己的人生与感情，2011年，完成平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天竺葵与乌鸦》。

在每一个伊朗家庭里，都会摆放天竺葵，这几乎代表伊朗国花，乌鸦在伊朗则被当成厄运，而每当入冬时分，道路两侧的树上就布满了乌鸦；自入秋起，乌鸦就成群结队地飞到伊朗过冬，某些庭院里种着大树的伊朗人家，还会成为乌鸦筑巢度

① 西阿佛许(Siyāvaš)，波斯语：سیاوش，是菲尔多西史诗与波斯传统微型画中最常出现的主角，伊朗文学中“纯净”的象征。

这位又帅又精通战役的伊朗王子，被他的父亲授意进入宫廷，这次会面却引来继母苏达比(Sudabeh)对他美色的垂涎，但西阿佛许却拒绝与她发生不伦，使得继母设下毒计，说西阿佛许强暴并使她怀孕，还强迫她堕胎。西阿佛许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骑着黑驹穿越一座巨大的山火，最后虽证明自己的清白，却换来父亲的冷漠以对，因为国王既不想惩罚自己心爱的女人，也不想得罪拥有强大兵权的结盟者——他的岳父，西阿佛许只好被迫逃到敌国阿弗拉西亚比(Afrasiab)寻求政治庇护，却被敌国国王的心腹斩首。西阿佛许的妻子逃到伊朗，在那里产下一子卡伊·卡罗斯(Kai Khosrow)，日后成为国王，最后，卡伊·卡罗斯对杀父仇人敌国阿弗拉西亚比展开一个可怕的复仇计划。

② 玛丽亚这里指的是《岩间圣母》(1483—1486)这幅绘画，现收藏于巴黎卢浮宫。

③ 波斯细密画(Negargari irani)又名Miniature，是一幅画在纸上的小画，泛指书籍插图或单独的艺术作品，在15、16世纪达到顶峰。波斯细密画所以能在伊斯兰传统微型画中占主导地位，主要是受到奥斯曼帝国以及在印度次大陆的莫卧儿微型图画影响。伊斯兰教在波斯艺术里从未完全禁止人像，或许由于微型画属私人保存，并多以书籍或专辑的形式发表，因此，比壁画或者被信徒广泛看到的作品更自由。



冬区，而且越粗壮的大树上停驻的乌鸦越大。玛丽亚以天竺葵代表鲜血，乌鸦遍布的天空代表2009年的那场绿色革命^①，会同一群伊朗画家，以绘画表达他们渴求民主自由，却被镇压，形成伊朗艺术史上的《血红色和绿色革命》^②。

男人的生命远比女人值钱

“所以你不考虑婚姻啰？”

“除非，这个男人能够接纳我的工作，我的绘画，帮助我在绘画事业上茁壮成长，否则，我不懂为什么要结婚？我必须与男人一同生活吗？我有房、有钱、有车，有父母姐姐，有爱与快乐。”她斩钉截铁地说出“我根本不需要婚姻！”完全不同于大部分的伊朗女性，一心一意只想进入婚姻生活，玛丽亚从一开始便扬弃这个念头。

“对伊朗女人而言，婚姻意味着：有‘家’，有‘钱’，有‘社会关系’。”

“伊朗男性会不会说你是女权主义者啊？”

“‘女权主义’！我不懂，为什么我被视为‘女权主义者’，我爱男人啊！”玛丽亚嘟起嘴说着，“我的理想是一个女人配一个男人。虽然伊朗女人被允许工作，并可获得酬劳，但是，相较于男性，我们同工不同酬；在财产继承权方面，一个男人等同两个女人；在伊朗，一个男人若谋杀了一位女子，不需以死抵命，且判刑判得很

① 2009年伊朗人民的一次大型反政府群众运动。在2009年那场伊朗总统选举中，官方宣布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以绝对优势成功连任，但是反对派总统候选人、前总理米尔-海珊·穆萨维不服，认为选举存在严重的舞弊，要求重新选举。6月13日凌晨开始，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当局选举不公以及艾哈迈迪内贾德政府，要求伊朗进行民主改革，实现自由民主及两性平等。由于穆萨维用绿色作为竞选颜色，因而示威群众大多身穿绿衣或者佩戴绿丝带、绿头巾，挥舞着绿旗，在视觉上宛如一片绿色海洋，因而被统称为“绿色革命”。

尽管抗议的方式和平，警察却使用警棍、胡椒喷雾，以及枪支，14日晚上至15日凌晨，在德黑兰大学宿舍里有15名学生因遭到警察和巴斯民兵野蛮殴打而严重受伤甚至死亡。最广为人知的受害者是内达·阿迦-索乌坦，她被巴斯民兵枪杀的画面在最后时刻被上传到Youtube在世界各地播出，伊朗当局随后关闭了德黑兰的各间大学，并封锁网站、手机Twitter及短信功能，并禁止所有私下与公开集会，成千上万参与游行的年轻学子被政府强行逮捕并施以酷刑，在全国各地的监狱，男人、妇女和儿童被伊朗革命卫队在监狱中强奸与未经审判处决，至今，伊朗政府仍不愿对此发表事实声明。

② 《血红色和绿色革命》(Blood Red & Revolution Green)乃承续伊朗艺术家们以艺术作为抵抗当局的传统，但绿色革命失败以后，过往成为艺术家发声管道的艺廊于一天之内被迫歇业，艺术家由地上转往地下，以匿名方式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绿色革命的作品。

轻，往往只需要易科罚金，女方家庭却需替杀人者的家庭筹措罚金以缴给政府，只因为他是男性。”

“天啊！那不是鼓励男人杀女人？”我不可置信地问。

玛丽亚却极其冷静地回答我：“在伊朗，男人的生命远比女人值钱。”

“伊朗会不会有很多连续杀人犯？”我禁不住再问。

“第二次杀女人，可能会判刑，但绝不会是死刑。”

没有人在艺术上花钱

“那在这样的社会里，什么是最被看重的呢？”

“金钱！没有钱，你什么都没有；教育！因为高等教育意味可以获得较好的工作；系出名门，代表你到处吃得开。”

“真像台湾。”我悻悻然。

“我有深刻的思想，但人们只会看我的外表。我的内心、思想、创意，在这儿，一无是处！金钱却被看得十分重要。作家、画家并不被社会认同。这个地方的人民很低俗。而政府又由这样的人民组成，这样的政府专门出版一些格调低并以消费娱乐性目的为导向的电影与书籍，人民没有自由，政府也不喜欢人民学习和爱与世界有关的事物，却无所不用其极地让人民保持着愚昧与庸俗。”

玛丽亚曾在马什哈德开过艺廊，但是奋斗了数年以后，上个月决定结束营业。

“在马什哈德，人们不会将钱投资在艺术上，除了名贵的波斯地毯，用以装饰家居的摆设，或者，一辆炫富的名车，一间豪华的宅院，相较于此地，德黑兰真是好太多了！我所有的画都是在德黑兰卖出去的。”

德黑洛杉矶

“但伊朗人离开伊朗以后，又是如何呢？”

曾应邀到美国加州和欧洲奥地利与法国展出的玛丽亚却反问我：“你知道洛杉

矶有一个德黑洛杉矶吗？”

玛丽亚告诉我，很多伊朗人选择移民到美国，但几乎大部分的伊朗人都会选择在伊朗人群聚的洛杉矶落脚，他们群聚在一起，以波斯话或土耳其语交流，一如既往，延续着国内的生活模式，从未真正融入美国社会，当地人称这个地方为“德黑洛杉矶”。^①

我回想起贝虎兹教授曾跟我说起他造访此地的经验。

“圣诞夜那天我很饿，美国店家大部分都歇业，我在城市里绕来绕去，开了半天车，好不容易在‘德黑洛杉矶’找到这家小店，推门而入，发现里面说的不是英语，也不是波斯话，为了填饱肚子，平生第一次，我使出浑身解数，凭借记忆，以突厥语来点菜、与人交流，却发现，我的突厥语与他们的用语不太一样。”

离开或留下，好像已经没有太多实质的意义。伊朗人离开自己的国度，发现自己与其他伊朗人间的不同，也发现，换了一个国度，伊朗人仍旧以世世代代相承的方式在生活着。

① “德黑洛杉矶”(Tehrangeles)是一个由伊朗首都德黑兰与洛杉矶组合而生的混生词。泛指1979年伊朗革命以后来到维斯特伍德大道及威尔金斯大道交叉口定居的前巴勒维王朝时期的伊朗移民，在此定居的人口有70万至80万，是伊朗以外人口最多的伊朗城，因为其中许多人是波斯裔的伊朗移民，故由洛杉矶市政府定名为“波斯广场”。

双姝奇缘

几乎列车就要启动的那一刹那，我及时登上前往亚兹德的夜车。

1 号车厢服务员对身为女性的我很是尊重，见我大包小包一路跑向火车的第一个车厢，依旧面不改色、纹风不动地站在入口，冷冷地看着我把行李箱捧上车，背着几十公斤的拍摄设备，奋力踩蹬着踏板将自己连人带相机包给甩入车内。

“车票。”他盯着我问，眼神流露出一种古怪的兴味。

我将全身上下的口袋掏了一遍，终于从口袋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递给他。他



摇摇头，嘴里嘟哝了一句，取出胸袋插着的原子笔，在我的票上打上大大的一个“X”之后还给我。

“这个呢？”我指指地上的行李箱，坚持不肯移动半步。他看了我一眼，面无笑容地拎着行李来到我的包厢。

“这间。”他拉开门，一整个包厢里的女乘客看到我，叫嚷起来。男人像被吓傻了似的，整个身子伸得直直的，两眼紧盯着我。有了上次前往马什哈德的乘车经验，我淡定许多。果不其然，位子还没坐热，一位年轻女孩已过来与我打招呼。

“嗨，我叫艾菰，英语学校学生，希望能够与你多多交流。”浓眉大眼的她，穿着一身“夏朵”，但整身的黑袍怎么也关不住她蠢蠢欲动的灵魂，一开口说话，便如滚珠般停不下来。

“你等会晚餐到我们包厢内吃，我们包厢就在隔壁。”她伸出手臂，朝后面指指，不经意地露出一手修整得漂漂亮亮的指甲。

没有发梳的女人

艾菰离去以后，同包厢的女乘客玛素梅看出我的不自在，体贴地要我摘下头巾：“放轻松。”她指指关上的门与合起来的窗帘。我这才意识到，这个包厢已经转换成一个与外界隔绝起来的私密空间。

玛素梅褪去黑色的头巾，尝试整理自己的仪容，一头乌黑的长发为了撑起头巾，不使其滑落，硬是被一圈一圈地给缠绕到头顶上挽成一个髻，露出发丝的脸庞，一下子年轻起来，她尝试以手指梳理凌乱的头发，却越整理越沮丧，我决意当她的皮格马利翁，没想到她在手提包里掏了半天也掏不出一把梳子，她转头问着低头的男子：“哈密德，帮我。”语气强硬，相较之前的温柔婉约，语气姿态判若两人。

男人一头漂亮的鬈发，发卷上还抹上光亮的发油，干干净净的马脸露出一丝羞涩，从随身小包里一摸，便掏出一把布满密密麻麻针钉的发梳，递给我时却说：“她从来没有梳子，我却一直带在身上。”我瞧着他手腕上那串金链，身上那件显露胸脯肌线的紧身T-Shirt，不由得打心里发出一声赞叹：“真是一位时髦又重视形象的美男

子啊！”

我才刚将玛素梅的发辫梳好，还来不及仔细欣赏我的杰作，唰的一声，门猛然开启。玛素梅紧张兮兮，有如大敌当前，赶紧拉起“夏朵”覆盖全身，只见艾菟大刺刺地问我：“你怎么还不来跟我们一起吃饭？”

我赶紧披上黑色连帽外套随她离去。

门再次开启，已是另一个空间，包厢里已挤着4名年轻女子。对座的双人椅中间走道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食物。大家一见到我就不自觉地拉拉身上披着的“夏朵”，好像这“夏朵”若显露一丝缝隙，就是对我无敬。她们全来自亚兹德，是十分虔诚的伊斯兰教徒。

艾菟为我一一介绍她的朋友。“这位是大我一岁的姐姐法蒂梅，坐在她身边的是我最好的朋友法乐许黛，对面靠窗的是法黛梅，中间的是玛贺迪，她们都是护士，只有我不是……”介绍到此，艾菟突如其来停下来，“我是商务经理，管理大家的就是我，哈哈。”

法蒂梅递给我一大杯气泡饮料：“这是伊朗啤酒。不过，不含酒精成分。”“那不



就跟苹果西打一样了吗？”我心想，有点怀疑地勉强喝了一口，没想到，它的味道跟捷克皮尔森差不多。

“试试这个！伊朗可可亚。”我抿了一口，出乎意料的味美，让我不能不对这个国度的人民肃然起敬。这究竟是要何等纤细敏锐的味蕾，才能够制作出那么丰富的味道？

大伙儿边吃边聊，原本紧绷的心情逐渐松弛，她们见我卸除头巾，在她们面前露出满头秀发，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惊呼：“原来，你的发色是黑色。”

我帮法乐许黛梳整了两条辫子，却找不到橡皮筋，便将盛物的白色塑胶袋撕成条，缠绕在她的发梢。就在此刻，法黛梅也褪去她的头巾，露出满头乌黑的短发，这在伊朗是极其少见的，因为女人均以一头乌黑秀丽的长发为荣，而原本被头巾遮住的脸颊露出来，我这才看到她的脸庞如希腊女神阿缇密丝般英挺。

与禁忌共生

艾菰打开她的手机，为我播放一首马赫巴努合音录影，女子的歌声悠扬，情感饱满丰富，引吭高歌到哀怨处，包厢内女孩们多随之低声吟唱，只有心细如丝的法蒂梅起身将窗帘拢合，确认拉门已经关上以后才放心地坐下聆听，我问她：“为何如此谨慎，是否怕歌声会吵到邻座？”“因为，在伊朗，女子是被禁止在公开场合歌唱的。”

法蒂梅接着告诉我，在伊朗社会里，护士的地位永远比医生低微，且工作待遇及条件都远不及医生；同样的，男性的地位也远比女性高，比如，女性自小起，就被强迫戴头巾以早早养成戴头巾的习惯，这也使得女孩从小便自觉不如男孩，尽管一般而言，女孩所受的教育水平远较男性更高；除非有伴侣或女伴陪同，否则，女性不能够独自一人旅行；女性不能在午夜之后出门；女性不得带男伴回家，除非这个男人来求婚；女性不能……女性不能……

“伊朗女性限制那么多，不会有人反抗吗？”

法蒂梅却回答我：“但有些限制却是为了保护女性，好比‘头巾’。我戴它因为

我觉得头巾可以保护我远离不良的影响以及不好的事，我觉得我因此而感到安全，就好比玫瑰花以刺来保护自己。”

“为什么戴头巾的伊朗女人那么在乎脸妆？我总是看到这里的女子浓妆艳抹那张全身上下唯一可以露出来的脸。”

法蒂梅一时不知怎么回答。艾菰却抢先开口：“我不喜欢化妆，或许一点点，就一点点淡妆。”法蒂梅紧接着说：“新闻说，伊朗女人是全世界消费化妆品量最高的国度。”

“既然如此，我可以为各位爱美的伊朗女性拍照留影啰？”

没想到这个要求引发一阵惊慌。女子们的笑容顿失，慌乱中快速戴上头巾，就怕自己的面貌被别人看见。从未卸下头巾的法蒂梅平静地告诉我：“没戴头巾，我们不能拍照！在仪式中，我们也不能拍照，除非近亲。”

“我不能用手机拍吗？”

艾菰大声地回应：“没用的！因为脸书与 Wechat 都被封锁。你拍了也无法上传与分享。”

“那你如何与国外联系？”

“伊朗有其他类似脸书的网际网路供人民使用，只不过，伊朗的网速非常非常的缓慢。频宽也极其受限。”艾菰说这话的时候，右手在空中挥舞出3个绳圈，如交响乐团指挥般姿态从容，“我的英文老师是印度人，因为喜爱伊朗而留在此地教书，但十分有耐心的她，却也受不了伊朗的网际网路而不时抱怨！”艾菰说到此处，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我的印度老师告诉我，我很活泼，应该更勇敢一点，做一切我想做的。”说到得意处，艾菰举起两指，对我比了一个“2”——“我很可爱”的手势。

伊朗婚礼

“你的梦想是什么？”我不由得好奇。

“嫁一个有很多很多钱、很好很好看、很爱很爱我的男人，住在一个很大很漂亮的房子。这就是我的梦想。”

艾菰诉说的时候，在一旁倾听的法蒂梅却拼命摇头，面露忧虑。

“那你呢？”我转问法蒂梅。

“我希望继续深造，最好能够拿到PHD。”她坚定地如是回答，却引发艾菰的不快与反驳：“你骗人！你明明一天到晚唉声叹气说：‘怎么就是没人来提亲？！’”法蒂梅不甘示弱地辩解：“我是想结婚，但可没有说要住大房子，嫁有钱老公。我觉得钱够花就好。”

在一旁沉默不语的法乐许黛突然蹦出一句：“我邀请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就在明晚。”我还未做回应，她突如其来地拥抱着我，紧抓着我的肩膀边摇晃边说：“你一定要来！好吗？承诺我喔。”女孩们都紧张地注视我，等候我的回答。我点点头，绷紧的脸像鼓胀的气球一下子泄了气，她们开心地尖叫起来。

女孩们很快地决议，由靠窗的法黛梅开车到旅馆来接我，载我到婚宴现场，再由法乐许黛带领我们入场，因为若非如此，外人不得进入。

为了让我了解伊朗的婚礼如何进行，艾菰自愿帮我上课恶补。

“第一步，卡斯特卡丽：两家见面；第二阶段，巴勒玻隆：两家的父母与家族中的大姐决定婚礼举办的场地；第三阶段，梅贺帝：付聘金；第四阶段，阿格德：双方家庭接受新郎新娘；第五阶段，阿罗西：婚宴，男孩女孩去闹新郎新娘的洞房；第六阶段，卡塔克提：新郎父亲送给他的儿媳妇见面礼；最后，蜜月。小孩儿生出来以后，或者当我们初次造访新人的新居，或者婚宴，我们‘必须’带见面礼，比如，一朵银制的玫瑰。”

伊朗女人国

轿车在一栋白色建筑物前停驻，而建筑外三两人群驻足在冬夜中热烈地交谈，完全不受寒流影响。法黛梅与艾菰虽然仍旧罩着一身“夏朵”，但脸上已略施脂粉，表情带着些许的兴奋与紧张，手挽着一个造型精巧的女士化妆包，一看就知是前往盛宴。

才入门不久，我们便走下楼梯，来到一间长廊，长廊上挤满了浓妆艳抹的女子，

她们如云雀般叽叽喳喳，进进出出，忙个不停。烫成大波浪卷的长发女子突如其来出现在我们眼前。她穿着黑色斑马线条镂空洞洞连身洋装，体态极尽妩媚撩人，两条如 Betty Boop 般肉感的玉腿上，露出一截吊带袜。

“嗨！”贝蒂随之给我一个热情的拥抱。拥我入怀的时候，上半身却往后仰，小心翼翼地与我保持一个身宽的距离，以免自己耗费几个钟头的美妆，一不小心就花了！我端详这位热情的女人老半天，却始终无法从我的记忆里辨识。

“你不记得我啦？！‘非常非常好吃’！……”

“天啊！法乐许黛。你怎么变成这副德性？简直像巴黎阻街女郎般香艳诱人！”

“哈哈，怡平，这可是我精心特意为你挑选的衣服呢！我带了三套风格迥然不同的服装，原本想穿印度风，临阵还是改变心意，决定换成这套。如何？”她插着腰，双膝微曲，像极了流行杂志封面的名模女星。

“很棒！”我言不由衷。

可以容纳 400 人的大厅内已是人山人海。法乐许黛技巧地带领我们穿梭于桌与桌之间的小路，像个女将军，一路斩荆辟棘，来到舞台最前方第一排的贵宾座。

一路上，我的出现引来女宾客的侧目与议论纷纷，她们莫不好奇地打量我，端详我的面容，而我这一身不合时宜的黑色登山装，引来她们对我窃笑不停，更对我背上沉甸甸的相机背包评头论足，我这才惊觉，已身历其境费里尼的电影《女人国》。

一位全身上下裹着黄金亮片的妇女向我走来，她趋身前行时，裙摆在身后流泻出一条黄金长河，浓眉大眼丰唇的五官，宛如埃及艳后。

“欢迎您来参加我女儿的婚礼。”妇女很隆重地表达对我的欢迎之意以后，晚宴随即开始。我先被一盘充斥着各式各样甜腻到足以让我丧失味觉的点心拼盘给塞满肠胃后，随即是一大盘番红花香米佐烤羊肉串及番茄洋葱配生菜沙拉的主食，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却是，婚宴饮料竟是可口可乐。

乐声才刚响起，舞台上已涌现自告奋勇的舞者。法乐许黛在姐妹们的鼓动下，蹦蹦跳跳地登上舞台，而不到片刻工夫，无论环肥燕瘦，各个女人都如水蛇般，扭腰摆臀起来，虽然播放的背景音乐是伊朗舞曲，但女人们的舞姿却融合了肚皮舞、探戈、梭哈、雷鬼，甚至街舞，可说是集大成之杂烩，但这些不同年龄的女性却自得

其乐，对于台下观者的眼光毫不在意。正当热舞正酣之际，台下观者突然鼓噪起来，女人们纷纷发出RE! RE! RE!的舌音来表达“欢迎”之意。台上女舞者一听到此，如惊弓之鸟做四散状，法乐许黛赶紧回到座位，所有同桌女子都紧张兮兮地披上头巾，覆盖起她们的身体与秀发，因为，新郎新娘双方家庭的男性宾客即将到来，使得原本男女各据一方的空间被打破。

只见男性家长领头的一排男性队伍鱼贯地出现在会场，领队男子的腋下夹着拐杖，左脚上还打着石膏，缠绕着厚厚的绷带。一拐一拐地进入会场。“车祸！”艾菰小声地在我耳边解释。女生队伍紧随在后，队伍间有一个小女孩，穿着洋装，却没戴头巾，小小的脸蛋因施了脂粉而显得有些协调的早熟。紧随在队伍之后的是唯一获得双方家长允许来拍摄这场婚礼的摄影师。她不仅是婚礼双方家庭的近亲，还是一位女性，穿着一件白色衬衫，线条看起来干净利落，但整个人看起来却垂头丧气，不知道在烦恼什么。

婚宴进行到“罗勒梅”，即双方父母各自推派新郎的哥哥与新娘的妹妹当代表，赠送这对新人结婚礼物。当礼物被赠给新郎与新娘时，礼物的内容都会被大声地宣读给在场的观礼者；这些礼物包括金币一枚，银花一朵，多直接与金钱有关的馈赠，而我注意到礼物的价值越高时，观礼群众的赞叹与欢呼鼓掌声越高昂，足见，笃信安拉的伊朗人，骨子里还是相当务实的。

穿着白色衬衫的女摄影师此时现身，手里抓着一台轻盈的Nikon单反相机，但对这台相机的操作似乎还不太娴熟，要大伙儿一会向右，一会儿向左，却怎么都不满意拍出来的成果，气得直跺脚。要所有人脸上挂着笑意，再次重来了十多趟以后，总算搞定。

婚宴就在双方亲友赠送新人礼物及与家族合照后结束，满桌的剩菜剩饭被我同桌的妇女一盘接一盘地倒入她早早准备好的塑胶袋内，她笑着对我解释：“这是给家里的狗吃的。”

艾菰与法黛梅领着我出场时，法乐许黛早就一溜烟地跑到更衣室内换下一身性感的舞衣，我们三人在散场出口等了半天才见她姗姗来迟，这会儿的她，已经变成端庄典雅的印度小妇人。此时，一直沉默不语的法黛梅却开口问我：“累不累？想不

想继续？”我愣在原地，心想，这场伊朗婚礼还要换到另一间饭店继续办桌吗？

疯狂的飙车族

步出门外，发现自己动弹不得。整栋建筑物的外面都被一辆又一辆轿车给团团围住，比柯波拉《教父》电影里的那场世纪婚礼的阵仗还要大。

“怎么离开？”我心里暗想的当下，已经被法黛梅拉着塞进车内，才坐定，法黛梅已经启动引擎，在寒风中，一股蓄势待发的模样，这时的她，两眼炯炯有神，充满了旺盛的生命活力。

“好！开始了。”只见新娘新郎总算现身于车阵中，登上礼车后扬长而去，所有的车子此起彼落地发动引擎，我赶紧抓紧时间，掏出我的录影设备，摇下车窗，紧紧将摄像机攀附在车窗边。

只听见噗噗噗三声，车子咻的一声，像箭般飞出去。所有的轿车此刻都成了赛车，而坐在驾驶座上的法黛梅成了赛车选手，她只有一个目标，抛开其他车子，紧追在新娘新郎的礼车之后。

完全无视于其他车辆的夹击，法黛梅甚至尝试以车身逼退其他车辆以甩开同行者，并一再在车辆夹缝间毫不畏缩地硬劈开一条道路，硬挺前进。不少车辆摇下车窗，伸出车窗外的手紧抓着白色手帕在空中舞动以示新婚，车队行进间，一路狂按喇叭，以来势汹汹的车阵将马路上行进中的车辆给逼到慢车道；新郎新娘礼车却不时地在十字路口处停下来，以车身围出一个临时舞池，大家一起下车，在马路上生火，唱歌跳舞，直到时间久到路人再也受不了以后，他们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撤退，继续往目的地前行。

就这样来来回回地在马路与快速路上上下下好几回合以后，礼车总算抵达新人的居所外。这条马路上没有任何街灯，但滚滚的车潮却将整条马路照得犹如白昼般灯火通明。

我自女人们围成的圆圈外瞥见新娘的身影，她们似乎在为新娘以接力歌唱的方式集体祝祷，曲终人却未散。我们尾随着新郎一同步入一条狭窄的道路，直到街道

的尽头，我们才看到以七彩灯泡与彩色旗帜装饰的街道。人们在此停驻，不再往前走，新郎向所有追随至此的宾客说了长长的一篇祝福与感谢辞以后，人群这时才依依不舍地离去，我还欲尾随新郎与少数的人群进入新人的居所，却在此时被法乐许黛阻挡，她语意坚决地告诉我：“这是旅程的终点。”语罢，她尾随其他亲友步入新人的居所。

没有家具的客厅

不到早上9点，我已经接获法蒂梅的电话，一再问我几点抵达她们家。我要一起吃午饭吗，有没有什么特别喜爱或不吃的食物，她殷勤周到得无可挑剔，使我不能不开始为我这次的造访担忧起来。这一切都源自伊朗家庭不喜欢外人，尤其是如法蒂梅与艾菰般虔诚的伊斯兰教家庭里，对于不信教且独自一人出游的女性更是视为猛虎野兽，我的担忧却在进入她们家门的那刻起烟消云散。

法蒂梅与艾菰的家位于亚兹德最古老的古城区。这座自12世纪即存在并备受马



可·波罗赞誉有加的中世纪丝路古城，巷内尽是黄土围建的房舍、土墙与镶嵌瓷砖的清真寺圆顶，该地居民至今依旧完整地保留着传统的生活习俗与建筑特色。

整间房舍四周围绕着一所大院子，院子很雅致，种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与蔬果，还以吊绳晾晒着衣物；重视传统文物维护的法蒂梅一见到我，便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因为这间已有百年历史的老房子冬冷夏热，为了让居住品质较舒适，五六年前，她家刚刚翻修完毕，所以，相较于邻居屋舍，她家显得有点新。法蒂梅还告诉我，她的奶奶、姐姐以及亲戚待会儿都会来到家中与我见面。

我坐在整间地板铺上“格林姆”地毯的大厅，墙壁以厚厚的垫子做靠枕。法蒂梅告诉我，传统的伊朗家庭是没有家具的，大家都席地而坐，桌椅还是这些年来逐渐流行起来的风潮。

味道的竞技场

客厅与厨房连成一气，厨房墙面贴满各式水果的图案，热忱的法蒂梅特意为我到城区购买了几款亚兹德当地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手工糕点，我迫不及待地打开这一大盒新鲜的糕饼。“哇！”我忍不住发出惊呼。盒里塞满了杏仁、椰子、花生与无花果等当地食材制成的伊朗点心，种类繁多，掐指算一算，至少有8种不同口味的糕点。我每种都挑选一个品尝，无论是“索哈饼”或者以椰子粉制成的“果塔伯”，还是杏仁粉为基底的“巴格拉法”，口感都精致无比。

环顾大厅四周，摆设极尽简单，并多与伊斯兰教有关，比如摆在那台20吋映像管电视机上方如孔雀开屏的精巧木盒，象征第三个伊玛目胡森的棺木；此时此刻的伊朗，正值阿舒拉节（Ashurah），全城上下都笼罩在一股哀伤的氛围里，在这座笃信伊斯兰教的古城中，所经之处处处可见高达数公尺的胡森棺木，没想到连信徒家中也有缩小版，足见信仰力量的无远弗届。

法蒂梅与艾菟的母亲知道我对伊朗料理抱持着浓烈的兴趣，当场教我如何烹调美味的“羊肉蔬菜丸子”。“先以伊朗专用处理肉的香料来腌制羊肉丸，准备好洋葱、一点点盐，茄子、番茄、胡椒、姜黄粉、切碎的菠菜、大红豆、韭葱以及干柠檬；

将大红豆水煮5分钟以后，倒入其他的食材，煮到烂熟以后，加入2或3汤匙番茄酱以及2球压碎的柠檬，均匀搅拌成泥状即大功告成。”法蒂梅与艾菟的母亲解释的时候，将这道料理说得易如反掌，我看得眼花缭乱，心想着如果不是从小跟在母亲身边观摩见习，这么繁复多工且多样香料非当地没有的伊朗料理，肯定做得不地道，难怪伊朗女人各个练就了一手厉害的厨艺，她们的人生竞技场就是厨房这一方天地。

就在此时，法蒂梅与艾菟的奶奶到来了，她已经静悄悄地待在我们身后有一段时间了，却没发出半点声音，当我看到她的时候，奶奶满脸笑意，我突发奇想地问她：“奶奶，您与您儿媳，谁的料理做得好？”奶奶一听，哈哈大笑，竖起大拇指朝向自己：“当然是我。我会做……”她伸出两只手，一个指头接一个指头，如数家珍地数给我听，哪些料理是她的拿手菜，竟然数了老半天还是数不完。“我才是真正的大厨，我的儿媳嘛！……”奶奶用大拇指比了一个向下的手势，“这是她的料理！”紧接着用大拇指向上指指自己，“这是我的料理。我才是最棒的！”

我瞧向伫立在一旁的法蒂梅母亲，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下来，已经让她的体态起了显著的变化，像母鸡般圆滚滚的身躯，以及温顺善良的性格，让她在听到婆婆对她的这番批评时，依旧能够面带笑容地坦然接受。

属于自己的空间

法蒂梅端来一杯掺入天然食材提炼的专门治疗胀气、胃痛的花朵饮料“野蔷薇阿拉果”(Aragh)，味道有一点点微甜，是以伊朗当地各种特殊的花朵制成的天然饮料。天气很热，我很快地喝完一整大杯，再要了一杯。我的胃口这么好，似乎让法蒂梅的母亲很开心，这次她给我另一杯“玫瑰花阿拉果”。

法蒂梅是一位十分虔诚的信徒，最重要的人生心愿之一是到麦加朝圣，6年前，她终于得以遂愿，回家以后，舅舅送给她一只花环表达他的致意，这只花环被当成重要的物品给悬挂在墙面上。现在的她，一心一意只想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

“家，对我而言，意味着安全与爱，可以有家人常伴左右，度过安宁、安静与安全的生活，是莫大的幸福，然而，某些时刻，我需要独处，一个人能静下心来阅读，

但我们家的空间却不允许我可以安安静静地一个人。”

法蒂梅领着我从厨房旁边的台阶往上，来到地板铺满了格林姆地毯的房间。房间内除了电脑桌以外，唯一的家具就是衣橱与一台缝纫机。她指了指衣橱角落告诉我：“这就是我静思、读书与睡觉的地方。”就在此时，法蒂梅的母亲进来席地而坐，现在是她进行祷告的时间，只见她拿着一块钱币大小的圆形陶土“默尔”放在地毯上，手上拿着一串念珠，开始振振有词地默祷起来。我起身打算离开，法蒂梅却暗示我不需要，因为这个房间里随时会有人进进出出，拿这个东西，做那个事情，这也使得她必须学会与习惯他人的存在与干扰。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拥有自己的房间，我希望能够摆上电脑桌、床与桌椅，不再席地而坐，这样比较舒适。我希望在墙上摆上洋娃娃，而且是戴上头巾的伊朗风格的洋娃娃。我希望我的空间是绿色、浅橘与淡紫色，这让我放松。我也要给我的孩子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因为我从来没有过。不过，我得先找到一位好男人结婚，生小孩儿，然后，继续我的学业，成为一名杰出的护理长。”

粉红色的洋娃娃之家

艾菟进来探望我们，手上拿着墙上取下来一幅画。“这幅画是我4年前找到工作，赚到钱以后，买给母亲的母亲节礼物。”

“为什么是素描呢？”

“因为小时，我就喜欢在纸上涂鸦，只要我见过的东西，我就能够立刻凭着记忆画出来，但我的哥哥并不喜欢我的图画，每当我画完一批以后，他总是丢掉或撕毁我的草稿。”她自电脑桌墙壁旁凹进去的那块平台上搬下这只花瓶说，“你瞧！这是我设计的花瓶，上面的照片是我弟弟。这个漂亮的金框就是出自于我的设计。”

艾菟在这个没有门也没有隔间的房间里，她最喜爱的角落是靠近无线网际网路的这个区块。她总是在这儿读书、祈祷、思考与听音乐。“我喜欢戴耳机听音乐，也只有这个时候，我才能够放松，不受弟弟的干扰。”

“如果你结婚了，会不会希望拥有自己的空间？”

爱笑的艾菰，这次收起爱开玩笑的表情，很认真地对我说：“不会，我的丈夫比我还重要，我希望与他分享空间。”

艾菰告诉我，如果她有一个自己的家，她希望摆放床、沙发桌椅与电脑，更重要的是，到处摆满各式各样的洋娃娃。

“这样的空间得用什么样的颜色啊？”

“粉红色！因为它真的很美丽，而且，搭配我喜爱的洋娃娃恰到好处。你不觉得吗？粉红色很罗曼蒂克，敏感，纤细，喜爱粉红色的人容易被微小的人、事物所感动。”

我突然想起奥黛丽·赫本主演的那部歌舞片《甜姐儿》一开头的场景。

“为什么是洋娃娃？”

“因为洋娃娃让我记起我的童年，那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那时的我，只感到欢乐，从不觉得悲伤与痛苦。现在的我，因失败而感到无助；我非常希望成为护士，却因考试没过而感到前途渺茫，终日惶恐不安，我害怕因此而必须远离钟爱的朋友们。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朋友相伴的人，当我的死党因结婚而搬到另一个城市去住的时候，我简直活不下去了！你知道吗？亚兹德人多愁善感。我们克勤克俭，努力工作，只为省下每分钱以买房、买车，为孩子准备教育基金与更好的未来。”

艾菰突然问我：“你知道卡梅尼吧？”

我点点头说：“嗯，他无处不在。到处都是他的画像与照片，连地铁站与广场也是以他命名，怎么可能会‘视而不见’？”

“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你有空要多多研究他。他做了很多很棒的事。若非他，我们穷人不可能读书识字，也不会享有今日的生活水平。”

“嗯，卡梅尼在世的年代，你还没出生呢，怎么会这么清楚？是从课本上学习到的‘他是伟人’的吗？”

“不！我是发自内心的。我无法解释清楚，你若想了解，得去问教士，他们才能够专业地回答。”

恐怖分子

艾菰看到法蒂梅准备开始今晚例行的祷告准备，起身离开。她告诉我，现在是她的月事期间，不能接触可兰经或者进入圣殿祈祷。

在伊朗，虔诚的穆斯林一天祷告3次：早上6点到下午2点半，中午12点到晚上8点半，晚上6点到早上8点半。祷告之前，法蒂梅必须先以清水洗脸，接着手、膀子，尔后，头发分际线，最后是脚，这样才能开始进行祷告。

就在此时，法蒂梅与艾菰的父亲回到家中，母亲看到丈夫出现，赶紧将头巾拉了拉以盖过上半部额头，原本松弛的表情，一下子紧绷起来，并且眉头深锁，不苟言笑，整间客厅顷刻成了冰窖。

这个满脸倦容的男子入门以后，一言不发，却愣在门口，望着我，出现在他家里的陌生人。母亲的表情有些尴尬，我这才恍然大悟，我这次造访，法蒂梅与艾菰仅告知她们的母亲。我突然想起艾菰曾经一边欣赏她修剪得漂亮的手指甲，一边抱怨：“父亲非常讨厌我擦指甲油。常说：‘这是不好的女人才会做的事。’但我就是不肯修剪我的长指甲。”

父亲示意我坐下，一起与大家用晚餐，法蒂梅与艾菰的姐姐与姐夫及她们外甥也随后来到了，客厅一下子高朋满座。母亲特意为我调制了一大罐的“多”搭配“蔬菜羊肉丸子”、“高丽菜番茄沙拉”及烤饼与番红花香米粒。料理实在是太美味，我不知不觉吃下两大盘菜肉与米饭以及一整张烤饼，就在我打饱嗝的时候，一直沉默不语的父亲突然迸出这么一句：

“你是间谍吗？”内心非常清楚，因为伊朗政府长久的宣传，使得百姓对远道而来的观光客都抱持着怀疑与不信任。

“就某种程度来说，或许是吧？因为，我想要对你们的生活与文化有更多更深入的了解。”

“你觉得伊朗是什么样的国家？”

“会让我想要一去再去、流连忘返的国度。”

“外国人怎么看伊朗？”

“没来伊朗以前，会以为伊朗遍地是恐怖分子。但我不相信，想要亲眼所见。”

父亲望着我，一脸不可置信的奇异表情。

法蒂梅与艾菰的姐姐赶紧自盒内取出“帕许玛克”，一种长像如面线的甜点。

“怡平，请来品尝看看！出自亚兹德的甜食喔。”

一万里里亚尔的祝福

晚餐结束以后，法蒂梅与艾菰顷刻将大厅地毯上铺设的油布以及其上覆盖的大块餐巾收拾起来，大厅又恢复了日常生活的样貌。

父亲开始席地祷告。在祷告的过程中，他的神情庄严与虔敬，完全不受我在旁观礼的打扰。祷告结束以后，父亲取出一本厚厚的黑色笔记本，要我在上面为他们一家人留下一句话，我写下：“凡自助者，天助之。”尔后将这句话的意思翻译给他听，父亲脸庞此时出现了温暖的光泽，有如几千年以来，人类秉持着烛光追求道之所在的表情。父亲要我等一下，不到片刻，他返身回来，手里拿着一张一万里里亚尔的伊朗钱币，上面以原子笔写上：“真主安拉祝福我的人生。”赠送给我作为礼物。父亲说：“你可以任意处理。”我把它小心翼翼地夹入我的书中，带着他给我的祝福，再次踏上旅程。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正值阿舒拉节，尽管已是深夜，街道上到处挤满了穿着黑衣黑裤与黑色“夏朵”的男女老少与维护秩序的警察先生们，黑衣男人们自动自发地加入游唱行列，如中世纪的苦行僧般，以链条串成的铁鞭不断地鞭打自己的背部，以表达对胡森的哀悼。



也是在这长达10天一年一度的宗教节日里，伊朗信徒得以暂时放下世俗的工作，浸淫于炽烈的宗教氛围里，展现对安拉真主与信仰的狂热；然而，却也同样出自于这股对宗教的狂热，每年此时，荒腔走板的行径层出不穷。

我搭上前往伊斯法罕的夜车，脑海里不断回荡着电视机里播放的画面。连续几晚，各地女学生在市政厅前举牌抗议，要求政府尽快速捕这两周以来持续在德黑兰、色拉子与伊斯法罕等大城市对着女性脸部与身体泼洒腐蚀性硫酸，导致女性毁容与四肢严重灼伤，并使得整个伊朗的女性们都笼罩于恐惧阴影中的这个教派团体成员，然而，一如往常，真相石沉大海。

独居生活

79岁的塔荷蕾老奶奶一瘸一拐地踩上楼梯，费力地拉开铁门，露出一条细小的门缝。直到确认来者是她的孙子阿里以后，才真正放心地让我们推门而入。

塔荷蕾老奶奶的家里非常空旷，几乎没有任何家具，唯一最吸引眼球的地方，是她的厨房。开放式厨房以两根科林斯式柱撑起波浪般的圆形拱门，这儿是耗尽她大半人生之所在的空间，也是她施展魔法的地方。

在伊朗，嫁给比自己大七八岁的男子是很常见的事，15岁成婚的塔荷蕾，却嫁给比她年龄整整多一倍的长者。20年前，先生过世以后，这栋大宅院内便冷冷清清。育有5女1子的她，自儿女们成家立业、散居各地以后，便一个人守着这个家与先生留下来的家业。从事服装设计的女儿玛妮洁虽然每天回家，但绝大部分时间，玛妮洁都待在地下室那间工作室里，埋首于工作。

3年前，塔荷蕾外出采买，两名男子翻墙而入，翻箱倒柜，将现金、金饰及有价值的东西一扫而空，正要爬墙离开时，她刚好返家，见到此情此景，惊吓到无法言语，眼睁睁地看着两个贼离开。自此以后，塔荷蕾老奶奶便在围墙上加装铁丝网与碎玻璃，至今却仍为一点点的风吹草动而心惊胆战不已。

自去年起，塔荷蕾的健康情形不断恶化，双脚行动力越来越迟缓，体力也大不如前，此时的她，为自己肉体的日益衰老而无可奈何，也为儿女们的未来忧心忡忡。

穿制服的女孩

正值学校上学时间，塔荷蕾来到窗边，凭窗眺望对街上女子学校门口出现的女学生们，眼神洋溢着难得一见的光彩。

“一切都变了！”塔荷蕾喃喃自语，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在我们那个年代里，女孩9岁，男孩13岁起就得完婚；洞房花烛夜前，新娘新郎没有任何机会看到彼此，打从有记忆开始，我的人生就是不停地编织一条又一条的波斯地毯。你瞧，这就是我钩的床罩。”塔荷蕾语带骄傲地指指她的杰作，这件铺盖在被子上的彩色方格，简直可以比美安迪·沃荷的普普艺术作品了。

婚后，日复一日，塔荷蕾过着洗衣、烧饭、煮菜、打扫及照顾小孩儿与夫家生活起居的人生。

“那个时代的妇女，煮饭洗衣，样样都得自己来，还都自己搬柴回家烧！哪像现在，有洗衣机与瓦斯炉代劳；小时候也没有床，我们就在炕上摆一张很大的毯子，一家人都睡在炕上；家里那时也没有浴池，一家人洗澡都得上大众澡堂；为了对夫家显现极大的尊重，没有丈夫的允许，我哪里也去不了，更遑论工作，就算坚持，也只能在家里接案做；而一个女人在外抛头露面，意味着做地毯编织女工，那是属于底层社会极其穷苦人家才从事的职业。当丈夫回家前，女人必须先丈夫一步返回家中；与丈夫一同外出时，女人也必须在丈夫身后七八步的距离。”

钟声于此刻响起，塔荷蕾突然静默，往对街的女子学校门口望去，街上空无一人。

“你知道吗？我从未受过教育，唯一会读的，就是这本。”塔荷蕾指指书架上那本厚达几公斤重的《可兰经》，“有些家庭为了让女孩能够读写《可兰经》，共同聘请一位女教师来家中教女孩们读与写。只有男孩被允许上学，不过，大部分男孩受教育的年龄是在9岁以下，9岁以后，他们就要被迫去工作养家。如果家中仅能供养一个孩子受教育，那一定是男孩；仅有极少数家境宽裕人家的女孩才能够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但这些受过教育的女孩们也会遇到没有男方愿意上门求亲的困扰，在伊朗，大部分家庭都不希望自己儿子娶一位受过教育的女人，因为受过教育的女孩必须离开家庭在外求学，他们希望女孩保持‘天真’，没有任何外出的经验。”

“奶奶，你的人生未尽之梦是什么？”

塔荷蕾先是照本宣科地说出一连串全世界所有女人都会说的，希望我的儿女，孙子孙女幸福、有钱，并一直健健康康。沉默半晌以后，她却说：“我希望自己有足够的体力去完成每一件事，不须仰赖他人。”

窗外传出女孩们的嬉笑声，只见门口出现三两成群蹦蹦跳跳、穿着制服、背着书包的女学生。塔荷蕾若有所思地说：“我一直想上学，我一直想学习读书写字，我想在有生之年穿上一次学生制服，感受那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我的愿望从来不被允许实践。如今的我，只能坐在窗边，看着这所学校的女学生们下课，那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光。”



梦想与现实

就在此时，塔荷蕾的女儿玛妮洁邀请我参观她的工作室，一个专属于她一人的空间，这在伊朗几乎是绝无仅有，尤其是已婚女人。

这是一间极其简单的工作室，没有任何复杂多余的摆设：一只衣橱、两张长桌、一台缝纫机、一张落地镜与一具人形。

45岁的玛妮洁从事服装设计工作已有22年，却从未有一日间断过她的工作，一方面出自她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另一方面也出自她的人生态度。

“我结婚25年，膝下无子，我热爱工作，想要帮助我的家庭拥有更好的经济，让我的生命为所爱燃烧。身为女人在伊朗，我可以做任何我想要做的！但在做任何一个决定之前，都会与外子沟通商议。”

“有没有伊朗人说你是女权主义者？”

“那得视人而定。比如，有些女性热爱足球，但在伊朗，女性却不被允许观看足球赛，否则会因此而身陷囹圄；但我不喜欢足球赛，更不喜爱与他人一起观看足球，宁愿待在家里与亲人共度闲暇时光。不过，我见到你以后，希望能够跟你一样，环游世界，看看其他国家的人与不同的文化，那一定很有趣！”

“那你为什么还裹足不前？”

玛妮洁低头沉思了一下抬头望着我说：“或许，因为我自小出生于伊斯法罕，或许，我深爱我的家乡，或许，我早已习惯这样的生活。其实，还有一些令我担心的理由，我的宗教使我吃的食物必须经过特殊的处理，我也离不开我的家人。此外，外在世界过度的发展与过度的科技繁荣也使我无以适从，我希望科技文明不是取代我而是帮助我，但这会不会是出自于我的幻想？”

女子美容院

“我在伊朗找女子美容院找了好几周，怎就是遍寻不着？反而，我找到不少间男子理容院，里面的摆设新奇有趣，不是先知的画像，就是可爱的洋娃娃，是不是伊

朗女人在男性美容院做美容美发？”

玛妮洁大笑着回答：“在伊朗，男人的美容院是专门服务男性顾客的，它们多半林立在大街上，相较于此，女子美容院就显得隐秘多了，多半没有悬挂任何招牌，并且就在女人家里，当然你遍寻不着！”

“女子美容院都做哪些项目？”

“任何你想要的，女子美容院都可以满足。化妆、热蜡除毛、修指甲、美发造型……女人们在此换上舒适的衣服，因为，那是男性禁止进入的私密场所。”

“伊朗女人多久上一次美容院？”

“那端赖丈夫的薪水。每次宴会前，有钱太太一定去那儿报到。丈夫的薪水不太宽裕的，太太则在家化妆打扮。”

“难道1979年前也是这样的M与F彻底分离的社会吗？”

“当然不是！那时候的我们，可以选择。现在则是，别人为我们决定一切。”

血的记忆

那年，玛妮洁才8岁，见到同学们走上街头反对巴勒维二世国王，她也跟随上街头呐喊。晚上，她们则爬上屋顶齐声高喊：“阿拉阿克巴！”即“安拉真主伟大过你我的想象”。“我眼见士兵驾驶着坦克车碾过一个8岁孩童的身躯后继续前行，警察朝着人民喷瓦斯枪。然而，如果时光倒流，我会希望这场革命不要发生，人生会变得更好。”

“为什么？”

伊朗革命发生没多久后，紧接着发生1980年至1988年间的两伊战争。那段期间，玛妮洁度过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期，然而，在她的记忆中，望眼所见，看到的尽是断手截肢的伤兵，哀号遍野的人间炼狱；入夜时分，街灯全灭，她得尾随着大人一同躲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地下防空洞；没有一天，她能够感受到平安与美好。

“我亲眼见到这场战争对我人生对伊朗人民造成的毁灭性伤害，我恨它！在一场夜间突袭轰炸中，我的学校被夷为平地，我连上学的机会都失去了。眼见此情此

景，我宁愿这场伊朗革命从来不曾在我生命里发生过，我也从未见过任何一人在经历过这场战争以后还会支持这场革命。”

两伊战争结束后，原本以为可以自此远离忧伤，让时间疗愈她的创伤，政府却不断地播放两伊战争的电影，而所有的美术馆展览也莫不以此为主题，只为不让人民忘记这场战争的苦痛。

永不满足的美人

“谈谈伊朗女性吧？”我指着人形身上那件镶满亮片与珠玉的美丽新娘嫁衣问。

身为时尚设计师的玛妮洁却发出惊人之语：“一般而言，伊朗女人永不满足。她们总是想要更多！更多！”

“为何如此？”

“因为她们总是不断地与姊妹、亲友、这个社会里她渴慕成为的那个‘她’较劲！似乎，在伊朗女性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竞争关系，她们互相妒忌，充满野心。”

玛妮洁谈起她的一位好顾客。“她总是穿金戴银，刚做完一件新衣，又想要拥有另一件，总是想要多一件。如果你想要看到伊朗女人穿上最好的衣服，那你得参加宴会。在那些宴席中，伊朗女人为了成为众人目光的焦点，会花费好几个钟头来做美发美容，甚至耗费巨资来定制华服，一切只为‘最美’。”

波斯微小画家的空间

阿里与我在咖啡馆内啜饮着伊朗难得一见的意大利咖啡。“你看出这张图像是什么意思？”阿里指着入门处的一张碎瓷砖镶嵌画问我。

我看着这幅龙头兽脚人身的奇妙混合体，人拉满弓，射向自己身体尾部张牙舞爪的龙嘴说：“就像人类注定永生得与自己身体里的魔鬼抗争。这个‘魔鬼’可能是阻碍自己生命发展的伴侣，也可能是家人。”

咖啡馆的女人

咖啡馆内几乎清一色都是女人，这些女子的头巾五颜六色，装扮时髦，谈吐优雅，显现优渥的社经地位及教养，我不由得想起一位老友萨莎，多年前，在巴黎国际女子学生宿舍里与她初遇，当时，她的父亲在索邦大学教书，萨莎也在那所学校求学；家境十分富裕的她，生活里从未因柴米油盐而担忧。

大学毕业后，她在父母的安排下嫁给一位商人，每天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直到某日，她的丈夫带另一个比她年轻20岁的女孩回家，并且告诉她：“她是我的妻子，从现在开始，她将与我們同住一起。”

她望着这位闯进她家的陌生女孩，内心惊慌失措，当场声嘶力竭地反对。但自小所受的良好教育却抑制她的顽抗：“在家从父，出外从夫，你必须服从丈夫的决定。”她找父亲帮忙，那平日在课堂上滔滔不绝的学者，这会儿却低头不语，半晌后，吐出这句：“你要接受安拉的旨意。”她对丈夫表达离婚的念头，丈夫不但严词拒绝，还没收她的护照，让她永远不能逃离这个家。

不能逃离这个家，不能忍受与另一个女人同住一个屋檐下，萨莎只能日夜流转于咖啡馆，她成了咖啡馆女人。

寻找瓷盘中的神秘女子

我们搭乘公交车辗转来到伊玛目广场（Naqsh-e Jahan Square）。这座广场集政治、宗教、艺术、社会、商业与娱乐于一体，是伊斯法罕城最重要的文化中心，而伊斯法罕，又是艺术家集聚的重镇，我来此寻觅心仪已久的波斯细密画，却不是传统绘制于纸上作为书籍插图或单独成画的艺术作品，而是手绘于瓷盘上烧制而成的艺术品，这与我几十年来在世界各地收藏陶瓷艺术品的习惯有关。

阿里带领我将上下两层的拱廊下林立的商店街几近走遍，却总是无法看到我属意的；广场上街灯亮起，预告店家们打烊时刻即将到来，只见店员们纷纷收拾，总结一天的收入，为合上铁门做准备，眼见这趟伊朗的寻宝之旅转眼就要成空，突然，我的眼前出现一个橱窗，橱窗中央摆着一个小瓷盘，盘内画着一位女郎，被五彩缤纷的花鸟簇拥着，如大地女神般为人间带来生生不息、繁花似锦的景象。“就是这个！”我指着这只盘子对阿里说。

趁着阿里与男店员讨价还价的时候，我浏览着店内墙面上的波斯细密画，两件巨幅的作品特别吸引我的眼球。同样画女人，这两幅作品女子轮廓的线条柔软，笔调活泼，场景空间多重并置，繁复如织锦滚动条画，不仅故事的层次感丰富，色调也极其艳丽，全然不同于橱窗中的那幅小品，它显得拘谨、安静，用色也相对节制，很难相信这出自于同一位作者。

“我问问艺术家。”男店员对阿里出的价格面露为难。

经过几番来来回回的隔空讨价还价以后，我们终于如愿以偿地购得这件作品。但我仍难掩好奇地问店家：“这幅画与墙上那两幅画风之间差异怎会如此之大？”

“墙上的那两幅画出自男性之手，这件作品出自女性。而且，画像中的女子就是她自己。”

“天啊！那她肯定美若天仙！不知道，我能否有幸与她见上一面？”

“当然可以！”我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位30岁不到的男店员拿起话筒，叽里咕噜地说了一连串话以后，挂上电话。我盯着他张开的嘴，心脏停止跳动……“OK！”

我放声尖叫，又蹦又跳，比我购得心爱之物还要开心。

“在哪儿？在哪儿？”我迫不及待地问着。

他对阿里做了一个手势要他趋身向前，接着说：“我把地址告诉阿里，并跟阿里解释清楚怎么抵达，明天上午10点整？”

我拼命点头，激动到无法言语，小心翼翼地将瓷盘包成一个石头般坚硬的球，紧紧抱在怀里，慢慢地步出店铺，满心期待着黑夜赶紧结束，黎明赶快升起。

金色宫殿里的诗意田园

我与阿里来到一栋外观现代的大楼前，才按门铃，沉重的铁门已为我们开启。我们刚爬上楼梯，却见到昨日的男店员站在门口，咧开大嘴，露出雪白的牙齿，微笑着欢迎我们。

“怎么你也在这儿？”我难以置信地望着他。

“这是我家啊！来，我为你介绍，这是我父亲法塔海先生。”一位蓄着白色的长发，长相如金庸小说里的金毛狮王，眼神锐不可当，如猛虎就要出栅。“这是我母亲莎蒂海。”这位穿着极其简单却浑身上下充满优雅气质的波斯女性，伸出双手来轻轻地握着我的手，脸颊满溢着笑容。“还有我妹妹。”浓眉大眼的女孩，有点怕生地从我父母身后打量着我。“而我呢，莫森。”

我们置身于一座富丽堂皇的金色宫殿内。大厅以咬着羚羊的公狮与蕨叶图案的金色扶手桌椅为主角，整体气势磅礴，犹如1979年伊朗革命前的国旗^①，以太阳与猛狮为国家图腾，展现出十足地道的凯加王朝风格，搭配水晶吊灯及低调素雅的蓝灰

① 伊朗革命前的国旗中央以右手执剑的狮子与狮子背后的太阳为国家与王权的象征。三色起于凯加王朝（Qajar, 1796—1925），沿用至伊斯兰革命，这面旗也为反对伊斯兰共和国的人士所用。1979年后，虽然国旗上的颜色不变，依旧是：绿色代表农业，象征生命和希望；白色象征神圣与纯洁；红色表示伊朗丰富的矿产资源。但却在白色、绿色与红色交接处，分别用阿拉伯文写着Allaho Akbar，意思是：“没有任何比真主伟大”，各11次，共22次，即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日子（1979年2月11日），中央以阿拉伯文写着“安拉”之名。

色波斯手工地毯，在奢华与优雅间做出和谐的对比；转角处的壁炉上摆放的花朵与风景画，夫妻合照与生活小物件，却又使观者从富丽的印象里抽离出来，一下子回归家庭的温馨氛围；壁炉正对的墙却是鸟语花香的意境，笼中鸟叽叽喳喳，与悬挂在墙上的那幅鸟语图虚实对照，相映成趣。比较令我惊讶的反倒是厨房的小巧与极其简约的造型，这在伊朗反而不多见。

一家都是画家

法塔海先生与儿子莫森如左右护法般，一旁坐镇；每当莎蒂海说完一句，法塔海先生便主动替妻子补充发言，这也使莎蒂海紧张不安，几轮下来，她越来越没自信，最后竟无法言语，面对此情此景，法塔海先生干脆取而代之，直接替太太发表谈话。

“法塔海先生，我得请您暂时闭嘴！因为，这一次，我想请您太太谈谈她自己。”我突如其来的请求，却让阿里与莫森哈哈大笑起来。因为，也就在前几日，阿里陪





着我去见他奶奶时，访谈刚开始，阿里也是情不自禁地老想为塔荷蕾奶奶回答每一个问题，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毫不客气地要求他闭嘴，自此以后，访谈才真正顺利地开始。

育有3男1女的莎蒂海·法多拉荷介绍自己时，并未报夫姓，而是保留娘家姓；虽然年过半百，53岁的她依旧光彩动人，甚至比起她的女儿，更为艳丽！

“我一直以来，都十分热爱波斯细密画，但却是在婚后，我才真正从丈夫那儿学习到关于这种独特的伊朗绘画的精髓。”

我看到餐桌上，有一幅覆盖了整面餐桌尚未完成的图画，我好奇地问她：“这是出自你之手吗？”莎蒂海腼腆地回答：“我的画都比较小幅，这是我先生的画。”我



仔细端详这画，发现上面的图案竟然是以一点一点的点画法完成的。“完成这么一幅绘画需要多久时间啊？”我转头问莫森。“至少一年吧，并且得专心一致、心无旁骛才有可能。”莫森收敛起笑容，很严肃地说。

“这‘点画法’，跟法国秀拉的‘点描派’^①技法可是如出一辙？”

莫森、莎蒂海、法塔海先生面面相觑，似乎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莫森不解地回答：“我父亲的技法与‘点画法’毫无关联。这关系到画家如何运用画笔于画纸上。而且，波斯细密画的图案不来自外在世界的描绘，完全出自艺术家的想象。在波斯文化里，它与我们的历史密不可分。500多年前，萨非王朝^②建国，几世纪以来，画师为《可兰经》绘制插图，并自哈菲兹^③诗集中汲取创作灵感。”

“波斯细密画的图案多以花鸟为主吗？女性是否也是经常被绘制的题材？”我转而问莎蒂海。

“虽然波斯细密画并不排斥将女子入画，但有严格的规定，女子不可全身入画，必须以花或鸟遮住身体与脸部。”

莎蒂海呼唤女儿到身边，在她耳边悄悄地说着，女孩离开，不一会儿，拎着她的作品出来，怯生生地告诉我：“这是我画的。”

我端详此画，画中是一对鸟侣，一只鸟叼着水杯，供另一只鸟作画，共谱一首

-
- ① 点描派(Pointillism)兴起于法国的19世纪末，为新印象派画家独创的绘画方法，故新印象派又称点描派。点描派的兴起与色彩理论的发展息息相关，技法上乃根据光学原理，将原色以点状的笔触形之于画布上，让人的双眼在观画时于视网膜中自行调色，由此而产生更高纯度与光彩的色彩感受。首先运用并倡导此画法的画家为秀拉(Georges Seurat, 1859—1891)，秀拉在1880年代初期密集吸收当代对色彩学的科学研究成果，包括对人体的生理眼睛构造与心理的色彩感知研究等，他将所习得的信息实际运用于绘画上，提出以点状小笔触作画的创新实验画法，1884年，他于第一届巴黎独立沙龙展中展出《阿涅尔的浴场》(Bathers at Asnières)，成为点描派的首件代表作品。
- ② 萨非王朝(Safavid Dynasty)起源于一个于14世纪在阿塞拜疆非常昌盛的名为萨法维耶的苏非教团，这个教团的创立者是名为萨非·阿尔丁(Safi Al-Din, 1252—1334)的库尔德人，这个教团就是以他命名的，是从1501年至1736年统治伊朗的王朝。这个王朝将伊斯兰教什叶派正式定为伊朗国教，统一了伊朗的各个省份，由此重新活化了古代波斯帝国的遗产，是伊朗从中世纪向现代时期过渡的中间时期。
- ③ 哈菲兹(本名沙姆斯丁·穆罕默德，波斯语：شیرازی حافظ محمد الدین شمس‌ا‌ه، 1315—1390)，为最有名的波斯抒情诗人，常被誉为“诗人的诗人”。据统计，他的诗集在伊朗的发行量仅次于《古兰经》。哈菲兹为其笔名，意谓“能够完全背诵《古兰经》的男子，并能熟知及牢记至少10万条圣训的学者。”他还有许多其他称号如“神舌”、“天意表达者”、“色拉子夜莺”等。在伊朗，10月12日为哈菲兹日。

和谐美妙的自然之歌。“真是美妙啊！”对这位年纪不满18岁的小画家的才华，我赞赏不已。

莎蒂海难掩母亲的骄傲说：“这幅作品得到那届的首奖。”

这个家庭真是一门四杰。

动物农庄

“在我的家庭里，我是自由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出这个门，我可以以画家的身份展览，四处卖自己的作品，但我却没有属于自己作画的空间。”

“那你在哪儿完成你的作品呢？”我满腹疑虑。

“就在你看到的厨房旁的这张餐桌上，这就是我作画的地方，也是整个家里我最爱的地方。”

“这个家里摆的都是你的作品吗？”



“不，我的作品都拿出去卖了，墙上挂的全是我买来的艺术品。”她说完哈哈大笑，“我不喜欢家里塞满东西，却非常喜爱以艺术品来点缀空间。尤其是这些绘画可以提供我创作的灵感。”

莎蒂海悻悻然地告诉我：“小的时候，为了生计，我必须做织毯童工，每天背着重达好几公斤的毯子进进出出；十七八岁那年，伊朗发生革命，我那时正读高中，对任何外在世界没有太多的感受，但自那时以后，我发现，原来我不以为意的自由失去了！我不能自由地说话，我必须被迫戴头巾，尽管我并不排斥戴它。我现在不缺金钱，但缺少自由。我渴望环游世界，看看巴黎、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比萨塔……但我不能出国。又比如，我很爱料理，但我的时间被孩子们给填满，我根本无法专注于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我的文化与社会也并不允许我去做很多事。伊朗女性活在男性的威权下，没有自由去做任何她真正想要做的事，但我希望我的女儿拥有完全的自由，去做任何她想要做的。”

这时，莫森突然插入我们的话题接着说：“我今年有一幅画参加德黑兰的绘画比赛，却因我画中女子没有戴头巾而被取消参赛资格。”

莫森这时问我：“你读过一本书吗？《动物农庄》。说一群人被关在一起，不准思考，日复一日地过着吃喝拉撒的人生，不知道外面世界发生什么事，我们的国家就是‘动物农庄’。”

附录 1

诗作译文

树

在一棵树里
另有一棵尚未萌芽的树
它的树梢此刻
在风中不住颤抖。
在一片天空里
另有一片尚未打开的天空
沿其地平线
一只鸢鸟飞越远去。

美子

(日本)

施恩

施恩在我家翩然漫步。
施恩夫人，她多么好！
那蓝宝、红宝在她戒指上氤气腾腾
映在玻璃窗，在镜面上
洋溢微笑。

希薇亚·普拉斯

(旧金山)

出租房

别了，屋子，别了，隔板墙，别了，熟悉的壁面，
别了，向我敞开又关闭起来的门扉，
永远别了。你要记得……这份狂热的幸福
在那里……从这里，另一份幸福已经出发；而你曾经在那里慨叹着：
那里，更远一些，你因为某个陌生人而发矜：
你曾誓言要节制生活。
别了，最开始被你拆成毛边的窗帘布，
打蜡的地板，有划痕的唱盘，
以及被猫捣乱过的那一隅。

佛兰西丝·莎冈

(巴黎)

爱全部的我

若你爱我 爱全部的我
不只明媚的我 或阴暗的我
若你爱我 请爱黑白的我 灰的我 绿的我 金黄的我 棕色的我
爱白昼的我
爱夜间的我
以及黎明前倚窗的我
若你爱我 请不要爱某部分的我
爱全部的我
否则一别爱我

杜尔塞·玛丽亚·洛伊纳斯

(古巴)

小金壶

小金壶，装满水
被留在井边
藏它的人是个连数到五或八都做不到的混球
能将小水壶还我吗，那样我才能回家？

诺娜·格杰芒

（斯里兰卡）

却

我们背靠背伫立着
专注于黑暗
及雨的嘶鸣
雨悠悠晃晃
一个崭新季节破晓乍到
我们转过头去
专注于春天
却发现我们不再熟悉彼此了

阿兹塔·伽赫热曼

（伊朗）

附录 2

《女人的房间》中的女性名单

自 200 余位受访女性中选出 41 位最具代表性的女性与其空间，阐述与传达空间与女性、家庭、社会、种族、历史、宗教、文化与其权利之间的关联。

一、日 本

1. 北村佑子，现代 minimal 乐作曲者
2. 垣本泰美，摄影师
3. 加藤育子，大阪府立茨木高等学校的英文老师
4. 松村知可子，专业翻译员
5. 伴户千雅子，花岚舞蹈的舞者

二、旧金山

6. 布丽塔妮，高利贷融资服务
7. 特莉许，“青年团”主席，女性义工
8. 莉萨，旧金山市长社交礼仪长、政治事务如公共行政、教育与医疗等相关工作
9. 史黛西，餐厅服务生

三、北 京

10. 原子，美食杂志执行主编
11. 苏菲雅，美术设计师
12. 张姥姥，兵马司胡同居民
13. 薇薇，娱乐新闻记者
14. 凯特琳，外商公司主管
15. 菲菲，时尚杂志编辑

四、巴 黎

16. 葛洛斯戈杰雅特，家庭主妇
17. 费德列克·贝朵，法国第二台与第六台最著名的音乐节目主持人
18. 黛拉，柯塔国际制片公司负责人、巴黎大学教授“动画与制片”教授
19. 玛丽-法索朗娃·乌塞特，巴黎市政府导游、文化艺术项目讲师

20. 法兰斯多尔，编织艺术家

五、古 巴

21. 梅琳，村妇

22. 叶安娜，画家

23. 马鲁奇夫人，公务员

24. 雅妮丝贝尔，女巫师

25. 梅雅，民宿老板

26. 黛安娜，古董收藏家

六、越 南

27. 花苗族方姓妇女

28. 红瑶族傅家

七、马来西亚

29. 友弟，演唱歌手，作曲、音乐监制与演员

八、斯里兰卡

30. 库玛丽·玛都加雷尔，家庭主妇

31. 海尔格女士，旅店老板

九、新加坡

32. 官林星波，剧作家（南洋娘惹）

33. 蔡瑞莹，小学老师（南洋娘惹）

34. 陈月明，大山石厂有限公司老板（南洋娘惹）

十、伊 朗

35. 雷丽，运动员

36. 玛丽亚，抽象画家、艺廊经营者

37. 法蒂梅，护士

38. 艾菟，经理

39. 塔荷蕾，管家

40. 玛妮洁，服装设计师

41. 莎蒂海，波斯细密画画家

关于彭怡平

以梦想打造人生舞台，以创作实现人生梦想

学经历

台大历史系毕业

巴黎索邦第一大学造型艺术系电影电视系博士

通晓法、日、英、德、拉丁文，是位热爱电影、艺术、旅行、美食与音乐的生活艺术者；也是位多才多艺的创作者与艺术品收藏家、摄影家、作家、专业影评人。《风雅堂》艺术总监。友善的猫公司负责人。出版多本摄影文学专书，并且多次应邀举办摄影个展。为文化部、国艺会、台北市文化局奖助艺术家。专攻剧本、纪录片拍摄与电影艺术的研究，对日本文化与法国文化做过深入的探索，发表专书数本与专文数篇，探讨日法文化；应邀至日本京都现代艺术 Gallery Sowaka 以日文举办专题演讲。

2016 创办视觉艺术杂志 VIEW

2014 社团法人台湾摄影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

2014 女性艺术协会常务理事

2013 筹设《风雅堂》分部

2013 《联合报》文化基金会艺术专题讲师

2012 国家摄影博物馆行动联盟召集人与发起人

2010 应 NIKON SCHOOL 之邀，成为旗下第一位女性专任讲师。开办台湾第一个专为女性量身打造的摄影系列课程；并与 NIKON 合作，成立国内第一个当代女性摄影艺术论坛

2010 担任两岸三地的人文艺术中心《风雅堂》艺术总监

2010 当选女性艺术协会理事

2010 荣获台北文化局选拔为“艺响空间”艺术家

2010 台湾摄影博物馆文化学会会员

2009 法国里昂第十五届亚洲艺术节摄影个展

2009 《台湾电影》圆桌会议

2009 巴黎 Hautefeuille 摄影艺廊展出《她的故事》三部曲个展

2009 巴黎国际摄影艺廊 Hautefeuille 旗下长驻艺术家

2009 与 Epson 及 ttoopp 合作, 将作品以在线摄影艺廊方式永久展出 (http://www.ttoopp.com.tw/Artist_product/product.aspx), 以十二国语文提供摄影收藏者与国际同步摄影作品价格与最新信息。

得奖记录

2016 台北当代艺术馆《女人的房间——彭怡平个展》, 荣获文化部 105 年度视觉艺术类奖助。

2015 《女人的房间手工限量摄影装置书》出版计划, 荣获文化部 104 年度视觉艺术类奖助。

2015 《女人的房间》展览, 荣获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104 年度第 1 期艺文补助。

2015 《女人的房间摄影文学书》出版计划, 荣获文化部 104 年度“推广文化平权补助”第 1 期补助。

2015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104 年度第 1 期艺文补助“台北·咖啡馆·人文影像”展览策展人。

2014 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 102 年第 2 期艺文补助“乳房”展览策展人。

2013 荣获《LADY 格调》“年度最具影响力十大人物”。

2009 世界女性群像之二《女人的房间》获得《国艺会》文学创作类赞助。

2008 《她的故事》摄影作品, 荣获“第四届 TIVAC365 传统摄影奖”入围。

2006 《她的故事》获法国版 Marie Claire 赞誉为年度最佳报道。

2002 《巴黎·夜·爵士——Jazz Club in Paris since 1917》一书荣获法国年度艺术家奖。

1998 《名厨的画像》荣获诚品选书。

1995 结合电影与美食的法文短篇创作剧本《Marianne 的橱柜》在 300 多名候选的激烈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得到法国 E s e c 电影学院年度最佳短片剧本奖。

相关文字著作及摄影作品

专栏

台湾《联合报》副刊“印象巴黎”、Bazaar、ELLE、Cosmopolitan、LOOK、台新银行的《玫瑰人生》、《法国食品协会》、《中国饮食文化》学术专刊

大陆《嘉人》、Wine & Food、《万象》、《看电影》、VLIFE

已出版的个人著作

2015 《女人的房间》(台湾南方家园)

2014 《彭怡平的艺术笔记 1》系列丛书(中国民族摄影艺术)

2014 《爵士巴黎: 摄影家的音乐之旅》(中央编译)

2013 《寻味法国: 摄影家的美食之旅》(中央编译)

2012 《隐藏的美味》第二版(台湾商周出版)

- 2010 《安格尔的小提琴》(2010, 远景 / 2011, 中央编译)
- 2009 《她的故事》(2009, 远景 / 2011, 中央编译)
- 2005 博士论文《电影中的美食场景》
- 2004 《巴黎电影院》(2004, 米娜贝尔 / 2005, 北京三联)
- 2002 《巴黎·夜·爵士——Jazz Club in Paris since 1917》(米娜贝尔)
- 2001 《红色列车》(2001, 商智文化 / 2005, 中国青年)
- 2001 《法国 C'est la vie!》“品味篇”之“游走新电影原乡”(行遍天下)
- 2000 《我爱拉面》(TO'GO 生活丛书)
- 1999 《开麦拉美味幻想曲》(1999, 时报出版 / 2004, 河北教育)
- 1998 《名厨的画像》(1998, 商周出版 / 2007, 河北教育)
- 1998 《隐藏的美味》第一版(1998, 商周出版 / 2004, 河北教育)
- 1998 《美食之都——法国菜与巴黎餐厅行家导览》(TO' GO 生活丛书)

影像作品

- 2015 《味道》, 南海艺廊
- 2015 《我的房间》, 南海艺廊与亚典艺术书店
- 2015 《亲爱的, 我把你变大了!》, 台湾女性艺术协会、社团法人台湾摄影文化交流协会
- 2014 《欢迎光临博物馆》, 台湾女性艺术协会
- 2013 《女人的一生作品 1 号》, 台湾女性艺术协会
- 2013 《女巫》, 台湾女性艺术协会
- 2011 《盛宴》, 台湾女性艺术协会
- 2011 《境外之士》, 台湾女性艺术协会
- 2003 《巴黎·夜·爵士》摄影, 衣蝶百货新馆咖啡馆与户外壁画摄影
- 2003 《巴黎·夜·爵士》摄影作品, 《1920 爵士餐厅》全店壁画摄影
- 1998 《巴黎·夜·爵士》系列幻灯片
- 1998 《八音盒》
- 1997 《巴黎的中国新年》法文纪录片拍摄

剧本创作

- 2015 《女人的房间单人剧》
- 1997 《巴黎的中国新年》(法文纪录片)
- 1997 《约会》描述同性恋情(法文)
- 1997 《北平烤鸭》探讨美食与政治(法文)
- 1997 《Marianne 的柜子》探讨美食与异国婚姻(法文)
- 1997 《法国牛角面包与中国山东大馒头》关注美食与异国文化(法文)

1997 《婚宴》探讨美食与性（法文）

1996 《太极》（法文长篇）

个人摄影展

2016

02/20—03/27 《女人的房间——彭怡平个展》，MOCA 台北当代艺术馆

2015

04/22—05/17 Herstory, 桃园市政府文化局 3F 第一展览室

03/01—03/30 Heroom, 亚典艺术书店

02/25—03/15 Kitchen, 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南海艺廊

2011—2012 《印象巴黎》大陆巡回个展

2012/02/01—02/28, 北京万圣书园

2012/01/01—01/31, 北京崇文馆雨枫书馆

2011/12/15—12/31, 北京世贸天阶时尚廊

2011 Herstory 大陆巡回个展

03/26—04/30, 北京崇文馆雨枫书馆

03/15—03/25, 北京世贸天阶时尚廊

2010 《印象巴黎》巡回个展

04/01—06/30 Part I 《艺术巴黎》, L'etoile

04/01—06/30 Part II 《巴黎人》、《流动的生活飨宴》, 何嘉仁书店民权店

08/01—08/31 Part III 《艺术巴黎》、《巴黎人》、《流动的生活飨宴》, 新光三越台中店 9F 法雅客摄影走廊

06/30 至今 Part IV, ttoopp 在线艺廊

2009 《她的故事》巡回个展

2009/12/3—2010/1/10, 巴黎 Hautefeuille 摄影艺廊

10/19—11/10, 里昂第十五届亚洲艺术节

04/01—04/30, 新光三越台中店 9F 法雅客摄影走廊

03/01—03/31, 新光三越环亚店 B1 法雅客摄影走廊

02/01—02/28, 新光三越信义店 A9 馆 B2 法雅客摄影走廊

2002—2003 《巴黎·夜·爵士》巡回个展

2003/3/26—5/14, 德霖技术学院人文艺术中心

2002/6/3—6/30, 来来大饭店艺廊

2002/5/3—5/31, 国际 Fnac 摄影艺廊

2002/4/20—5/2, 法国在台协会艺廊

联展

2016/04 《1000 元》，社团法人台湾摄影文化交流协会联展，风雅堂人文艺术中心

2015/05 《台北·咖啡馆·人文影像》，社团法人台湾摄影文化交流协会联展，咖啡玛榭、Art Yards
Café、道南咖啡馆、风雅堂人文艺术中心

2015/01 《乳房》，女艺会、社团法人台湾摄影文化交流协会联展，女艺会、风雅堂人文艺术中心

2014/06 《Monet 手工镜头+手工摄影书》，社团法人台湾摄影文化交流协会夏季联展，风雅堂人文
艺术中心

2014/03 《坠落的力量》，女性艺术家联展，女艺会

2014/03 《回忆的钥匙·生命的力量》，女性艺术家联展，新北市妇活馆

2013/11 《女性艺术家实物投影》，女性艺术家协会，女艺会

2013/04 《女娲·大地》，女性艺术家联展，女艺会

2012/01 《查某人的厝》，女艺家园开幕展，女艺会

2011/11 《百家照性别》，淡水渔人码头艺术空间

2011/05 《爱地球=爱自己》，生态与我合一展，女艺会

策展经历

2016/04 《1000 元》，社团法人台湾摄影文化交流协会联展，风雅堂人文艺术中心

2015 《台北·咖啡馆·人文影像》，社团法人台湾摄影文化交流协会联展，咖啡玛榭、Art Yards
Café、道南咖啡馆、风雅堂人文艺术中心

2015 《乳房》，女艺会、风雅堂人文艺术中心

2014 《Monet 手工镜头+手工摄影书》，社团法人台湾摄影文化交流协会夏季联展，风雅堂人文
艺术中心

2013 《通俗剧》影像创作联展，风雅堂人文艺术中心

2012 摄影新锐联展，风雅堂人文艺术中心

官网

<http://www.pongyiping.com/>

联络作者

friendlycat8@gmail.com



ISBN 978-7-5117-3014-5



9 787511 730145 >

定价：98.00元